雍正剑侠十三部

续一

常杰淼 遗述 蒋轸庭 修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传统评书秘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续 一

常杰淼　遗述　　蒋轸庭　修

许秀成　整理

中国评书论坛资料群

2023.07

目　录

第一百八十八回　病太岁无心说大话
神力王有意举铜屏 …… 1
第一百八十九回　兴隆镇张方丢失双龙牌
会仙楼怪客戏耍病太岁 ……26
第　一百九十　回　散家财少年遇高僧
闯江湖晚年占名山 ……49
第一百九十一回　替友寻婿田文盗玉牌
佳偶天成夫妻闹洞房 ……77
第一百九十二回　张家庄陶飞雪耻
年公馆凶僧行刺 …… 136
第一百九十三回　吕福学艺九如洞
师徒铁履闯江湖 …… 186
第一百九十四回　庄道勤还弩失坐骑
吕应天应敌废了因 …… 229
第一百九十五回　朱苍投奔聚英山
陆炳夜探卧云庄 …… 286
第一百九十六回　赚李祥火烧稻田堡
请卜华独擒李百昌 …… 305

第一百九十七回　病太岁恩放朱天鳌
脉门弩惊走李居龄 …… 337
第一百九十八回　双侠探山路遇李居龄
争虎结仇火烧罗家沟 …… 356
第一百九十九回　急怒攻心罗恩去世
狭路相逢罗方复仇 …… 382
第　二百　回　老父死牢狱母子漂泊
顽童游庙院方丈收徒 …… 401
第 二百零一 回　厌练套索胡允求绝艺
爱学神针伯纲上高峰 …… 421
第 二百零二 回　下泰山北京寻母
探王府寿元负伤 …… 454
第 二百零三 回　替父鸣冤兄弟追王驾
掌里藏针胡允破长法 …… 478
第 二百零四 回　看宝剑长眉笑叟遭拒
用绝招飞剑道长挨打 …… 512
第 二百零五 回　卧云庄褚光荐滩主
白鹤峰四侠战三绝 …… 522
第 二百零六 回　奔江南三侠夜行遇怪客
寻爱徒二叟结伴下华峰 …… 555
第 二百零七 回　童海川荐贤福临聘帅
李居龄探庄赵竹擒贼 …… 593
第 二百零八 回　高人暗助童林擒贼首
顺手牵羊卜华盗双宝 …… 620

第 二百零九 回　卧云庄赵丕写信
聚英山童林下书 …… 653
第 二百一十 回　伤长法童林初用脉门弩
战公乾治元空走窝心肘 …… 679
第二百一十一回　长剑短棒清尘战赵竹
鱼肠红毛老道斗和尚 …… 700
第二百一十二回　恶仆妇贪财定计诓小姐
黄娟娘上香遭劫陷贼宅 …… 724
第二百一十三回　螳螂扑蝉群贼计赚白莲藕
黄雀在后高人暗救盖山东 …… 743
第二百一十四回　薄惩淫徒老尼训群贼
痛失双亲娟娘入空门 …… 771
第二百一十五回　静修坐化三星洞
心元归隐聚英山 …… 799
第二百一十六回　和解纷争心元劝僧道
流连荒野侯庭遇晏南 …… 815
第二百一十七回　觅徒弟和尚授艺朝阳寺
寻恩师酒圣拍树巢父林 …… 830
第二百一十八回　群贼纵火避尘轩
心元对敌吕晚村 …… 862
第二百一十九回　群石岭脱凡会五剑
树林边明志战心元 …… 888
第 二百二十 回　张方负气夜探聚英山
钟离云游误走白龙滩 …… 916

第二百二十一回　白龙滩钟离卖马
聚英山焦氏吞金 …… 931
第二百二十二回　双侠巧遇挺而走险误探放火寨
张方被擒恶语相加收降火云 … 954
第二百二十三回　再遭擒张方被囚群英馆
雪私恨朱苍行刺殒高楼 …… 978
第二百二十四回　救张方陆恒火烧群英馆
比水性双剑误入聚英山 ……1000
第二百二十五回　为友担忧边大承病逝
侠影迷踪董化一莫明 ……1023
第二百二十六回　陈三设计书生遇恶棍
董乾震怒铁胆会铜胆 ……1051
第二百二十七回　抗捐比武八臂仙猿误伤恶吏
越狱救人一颗朗星突现侠踪 …1096
第二百二十八回　恶化小儿老道传绝艺
义救老侠洪甫劫监牢 ……1137
第二百二十九回　三老下江南洪甫戏耍镇古侠
毛山聘师父老人分说三等贼 …1179

《雍正剑侠图》第 40——46 集整理后记 …… 1219

第一百八十八回

病太岁无心说大话

神力王有意举铜屏

话说老肃王令贝勒爷坐下，正要和他说话，此时有人献上茶来。

镇东侠侯庭，与张方、刘俊，未便公然进内。侯爷心中说道：虽然都是有功夫的人，人家是有身份的王爷，如果上去相见，老王爷怪下来，这个乱子可大了，这是有尺寸的地方。爷儿三个站在台阶下留神往里观看。镇东侠在老肃王下轿的时候，未便仔细的观看，此时站在外面，才正得观看。侯爷这么一看，不由得赞美老肃王这份威风，难怪人家是王爷了，实在是与平常人的相貌不同。我也是个八十多岁的人了，这可是头一次见王爷，竟有如此的威风，这样的英勇。镇东侠赞美多时，又暗自说道：可不知老肃王的脾气好不好？要是好，张方说话或者不计较他，张方可以由打这里就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神力王爷要是不喜欢他，这回可就白来一回。他要是不成，连我都有莫大的关系。镇东侠站在外面偷偷观看老肃王爷，不敢出一口大气儿，低下头来，留神听里面老肃王和贝勒爷说些什么。

此时神力王在屋里早已看见门外站着三个人，自己心中暗

道：大概这就是奉旨进京的张方也在其内。看了看镇东侠，心说：这个老者一定不是。听说这个张方是个年青的，不是这样大的年纪。神力王一边看着，一边与贝勒爷谈话，说了些个朝中之事。老王爷沉了一时，向贝勒爷问道："这个奉旨进京，鄞见圣上的那个张方，现在可在府中吗？"贝勒爷闻听此言，连忙往上回答，说道："是。这个张方自从来到这里，晚生连次上了数本，奏道此人生得五官不好，相貌丑陋，故此圣上才降旨，特命老王爷您来到这里。王爷已经知道他的相貌丑陋，你老人家要看见不要见怪，这个孩子长得太难看了。"老肃王听了点点头遂说道："贝勒你这话说得远了，有你这一层，无论他多丑，我不怪还不成吗？好坏咱们不说，我不是奉圣上的旨意吗？到明日早朝，我还往上奏了。"贝勒爷闻听遂笑道："既然老王爷这样体恤他们，我先替他们谢谢，就请您多多美言，要不然，老王爷往上一奏连我也不好看。既然这样，我就叫他们上来见见您来。"神力王点头不语。贝勒爷这才说道："何吉，你去请侯老侠客他们三位来见，就提老王爷有话不见怪他们，叫他们一齐进来，给老王爷见礼。"何吉听了，上前请安，答应一声是。退出客厅以外说道："老王爷有话，不怪罪你们各位，命张方、侯庭、刘俊进见。"

这时，老侠客镇东侠侯庭等早已听见，异口同音答应了一声。侯爷把脚步放轻，同了张方、刘俊，爷儿三个此时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慢慢随着大管事何吉进了客厅。来到里面，三个人垂手侍立，不敢公然的抬头，撩衣跪倒向上叩头说道："老王爷在上，小的们给您磕头。"爷儿三个恭恭敬敬的行了大礼。贝勒爷在旁说道："你们三人站起身来，各自往上报名，以便老王爷在上静听。"三个人听了此言，同声答应是。头一个是侯庭侯振远，向前上了两步，走出班外面向老王爷说道："小的姓侯，

单字名庭，号叫振远，住家在山东东昌府。”侯爷这个地方，可留了个心眼，知道人家是王爷的身份，不敢递出自己的别号来。神力王听了，暗自说道：这个老者就是侯庭侯振远哪。点点头说道：“好，你站在一旁。”镇东侠闻言回身退至原位站立。贝勒爷坐在旁边对老王爷说道：“这就是成了名的侠客，别号人称神手赛昆仑镇东侠，他的二弟就是侯杰侯辅三，外号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要说人家弟兄，所办的好事，可以说是指不胜屈，所谓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赃官，除恶霸，无形之中替国家的子民去了多少的隐患，这才是举世的英雄。”老肃王复又看了看侯爷，点头说道：“这也是一代的英雄了。但是，要不是贝勒你这样的豪迈人，那能与这一流人物接近？我主圣上的宏福齐天，竟有这样人物暗助，实在是不可多得了。”沉了一沉，老肃王又对镇东侠问道：“侯庭，圣上有旨召见的是张方一人，你们三个人一同到此先来见我，是什么原因呢？”镇东侠闻言遂答道：“老王爷有所不知，小人等奉了钦差年大人之命，皆因张方功劳虽大，本领过人，可是他对于人情世态似觉年幼，皆因这一层，年大人才命我们俩个人在路上保护张方进京。”老肃王听了点头不语，又指刘俊说道：“你呢？”贝勒爷同时叫道：“刘俊。”刘俊听了答应一声是，走出班外，向老王爷叩头。老王爷说道：“免行大礼，站起身来。”刘俊立起说道：“是。”老肃王留神看了看，但见刘俊生得风姿英勇，年在三十以内，心中说道：这个小孩儿倒是仪表不俗。老王爷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下去吧。”刘俊答应一声，退归原位。

老王爷指了指张方，向贝勒爷说道：“张方一定是他了？”贝勒爷连忙说：“是。”此时张方不等呼唤，走上两步向老王爷叩头。老王爷含笑说道：“免礼免礼。”张方叩头站起身来。老王爷又对贝勒爷说道：“这不也是一个英勇的少年吗？也这样的

精神哪，怎么说生得丑陋呢？我已经亲眼得见，我得往上奏本。这一定张方在无意中得罪了小人。”贝勒爷一见老王爷对张方不但不憎嫌，并且拿他当了小孩儿看待了，暗想道这也是侯庭刚才交代的那几句话的好处。又听老王爷对张方说道：“你站在一旁，我有话跟你相谈。”老王爷很是高兴的神气说道：“你这小傻子也太傻了，一个男孩子家，又不是大姑娘，你这模样还算丑？比你生得出奇的还有的是呢，别拿这一点小事当事。再说你自己立了很大的功绩，这就可以看出你的素志来了。”老王爷说着哈哈的笑道：“这小子，不怪侯庭说年钦差看你年青。”老王爷又对贝勒爷笑道：“这小子怕我嫌他貌丑，进来的时候尾随在刘俊的身后不敢抬头。”刘俊听了，心中笑道：张方这小子今天可现了原形了。此时又听张方说道：“我想我长得这样难看，随在刘俊身后，再不抬头，也行了。不想进来以后，老王爷一个一个的看，我心里就没有主意了。”老王爷复又正色的说道：不用说啦，张方，我看你谈话也很有个意思，你在旁边好好的我跟你谈谈。”张方低着头说道：“小子我本是个民子，不会跟老王爷说话，我在这里回奏了。”神力王听了哈哈大笑：“这小子，虽然说他是年青，听他的言谈，不像年青人，说话太已的拘礼了。你说的这话可不对。要按情理上来说，此时当然你是一个庶民，还没有得着什么功名，我呢，是一个王爷的位份，再说你的年纪也小。可有一样儿，你的功绩很大，年钦差当然也不能不论功行赏，才保本上来，现在你是奉旨进京觐见，我来办的是公事。我虽然这样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小看你，你说话也不可以客气。今天你来见我，我得把你的源源本本知道了才行，如若不然，我糊里糊涂的怎么回奏圣上呢？你替我想想。”说着笑了笑又向贝勒爷说道：“你说这话是不是呢？”贝勒爷含笑答应一声是，遂向张方说道：“老王爷的话你听明白

了没有？”不等张方回答，贝勒爷又说道：“我再细细的跟你说说。因为你是一个年青人，竟有这样的功劳，因为什么有功劳呢？不就是凭你的一身的本领吗？因为你的年岁这样幼小，会有这样能为，一定是家学渊源，经过名人的指教。因为这个，老王爷也是一位有功夫的人物，要不是一位行家，那能懂这个？再说我主圣上，为了国家，恨不能要把天下的英雄豪杰，招为国家的栋梁。老王爷身为王位，奉旨前来，又是职责所关，不能糊里糊涂的交代公事，这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张方听了此话，连忙说道：“小子我说的是这个意思。自幼练功夫，没读过多少书，我就是一个粗人，说话恐怕不周到，你老人家要问的话，我就往上回就是了。”老王爷哈哈的笑道：“这小子倒有个意思。虽说是没受过相当的教育，倒是有点儿细心，怕我怪罪。”贝勒爷坐在旁边说道：“是，他倒是一个聪明人。”老王爷点点头说道：“那是当然了。练功夫虽说是笨汉子的事，可是练到好处，能够成了名那可就不容易了。”

此时镇东侠侯庭站在旁边，听老王爷说的这两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不由自己的脱口而出说道：“唉，真痛快。”老王爷与贝勒爷坐在那里听见侯爷这话，知道侯爷是钦佩的表现。老王爷又说道：“都是练功的人，这种心理总该领会的。”侯爷暗自点头，不敢冒昧的答言。

又听老王爷说道：“闲话儿我们不说啦。张方，我看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儿，将来是很有出息的，我简直的跟你说明了，我要看看你的功夫。因为什么呢？我听说你的功劳，在你们随行的委员中，比谁都大，出力很多，比谁都年青，露这么大的脸，我听着很纳闷，一定有点来历，你由头至尾说说我听。”张方听了道：“请老王静听，我家住镇江府的地面，我生父名叫张鼎张子美，绰号人称铁扇仙风流侠。我自八岁学艺，

练功夫才一年，学会了六支枣核镖，三支脉门弩，一个大钉子。要说使大钉子，大概你老不明白，就是三棱凹面霸王锤。然后我老师打发我下山，我怕学艺不深，不能露脸，我老师命我创练创练。后来无法，才辞别了他老人家。我老师就是成了名的剑客，就是龙门县青翠山降慈观老当家的，复姓欧阳，底下单名一个修字。”老王爷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道：“是了是了。”

不想张方当时说出这样来，可把在旁边站着的镇东侠吓了一惊，心说：这小子，倒是年青，神力王三个字谁不知？满朝的文武官员，那个不惧他一头？天下有名的英雄，那个他不知道？他是一个王爷，又不知道他是什么脾气，这一来，这孩子是要把他得罪了。

不但镇东侠侯爷替张方担心害怕，就是在旁边坐着的贝勒爷听了，心中暗道：这孩子，神力王他也是一个练家子，要再往下说，他的脾气又很古怪，说你目中无人，怪下来，连我也跟着倒霉。

贝勒爷正在替他担心，不想人要走运，无论什么事，都能逢凶化吉，张方虽然在这身为王位的驾前，不知深浅，照直的说出，不想老王爷反倒哈哈大笑，连连叫道：“张方，张方，听你说的这个意思，可想你这小人儿，倒是有点儿志气，也不自大，心目中也不那样的无人。”张方听了老王爷没有怪罪的话，才把害怕失言的心放下来，心中很是高兴。

说着张方抬了抬头，正与老王爷来了一个对脸。老王爷也在无意中正正看见张方的正脸，老王爷一看，吓了一跳，心中说道：真有这样难看的人哪。不由的说道：“这小子，可惜你父亲的美号，风流侠，又叫子美，乍一看你，不过身量矮点儿，跟平常人一样，不想你的相貌也太难看了，你的绰号起的倒是很对，病太岁，太岁星君，人都说长的相貌丑陋，你还要加一

个病字，也倒对你这个瘦小枯干皮包骨的形态。”张方闻听此言说道：“老王爷一说此话，我将来也没多大的希望了。”说着一撩衣襟，刚要跳起身躯向当地撞去，镇东侠侯庭与刘俊二人，早已一个箭步向前，把张方拦住。此时老王爷与贝勒爷已经扶住张方，神力王笑道：“你这小子，看你不是这样的暴性人哪？你看你是个小孩子，再说有我在头里，那怕你的前途不好呢？我说了几句笑话儿，你就行这样的拙智，我劝你以后不可以这样。”张方立起身来，向老王爷跪下说道：“你老人家恕我一时的无智，我是一时的急躁。我想平常还不要紧，就是这次我奉旨进京，就连老王爷你老的大驾，也因为我这相貌劳动来了，我想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呢？”神力王与贝勒及侯爷、刘俊一见张方说出心事，这才各自离开了张方。老王爷坐下口中说道：“岂有此理，这孩子的性质太暴了！”

此时侯爷不知神力王究竟是什么脾气，一见神力王不怪罪张方，遂上前向老王爷请安说道：“张方的心意，小的等尽知，他所说的这话，俱是实情，请老王爷海涵。”贝勒爷一见侯庭出来给张方解释，倒觉不美，遂向侯爷说道：“老王爷明白这个意思。”

神力王向侯爷说道：“要是你这样胡闹，当然是不行。我不是说嘛，他是个小孩子，再说这孩子虽然相貌长的难看，倒是有个人缘儿。”说着，又向张方说道：“你站起来，我不看你是个小孩子，为公家出力，我一定不饶你。你不是你自己怕朝见圣上见怪吗？你把小心眼儿放开，我还更得提拔提拔你。”张方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说道：“谢谢老王爷，小子我的前途不是就在你老的一句话了？”神力王说道：“我来问你，你跟年大人手下，一路之上，所见习的是些个什么？那一样功夫进步得意？”张方听了此话，含着笑容答道：“你老要是问我这个，我实在没

有法子答你老了。要说我这十二年，属那一样儿最好？据我自己想，我那一样儿都不含乎。”老王爷一听这话，用手理着胡须，哼了一声也笑了，“你这小子，也就是个武人就是了，再说你还年青，你怎么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呢？有时候说话也很知道矩规礼法，有时候说出话来又很楞。你说的这话，口气也太大了，你这分明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以后不可这样的自大。不怪年钦差派人跟着你，你也是太没有经验了。”张方闻听此言说道：“老王爷你老可错怪了我了。我已经有话在先，我说我自幼就练功夫没念过书，不会说话，你老人家叫我随便一说，我就随便说吧，你老又笑话我，这还叫我怎么往下说呢？”老王爷听了此言哈哈的笑道：“张方你先不用说这个，你是个傻小子，你想，我要是拿你当个外人，就像你今天这样的胡闹，我早把你交到统领衙门啦，你小子还站在这儿？这不咱们爷儿俩没说的嘛，我才说你哪。”张方一听连忙说道：“咱们爷儿俩可是真过，我可要说了。你老问我身上的功夫，六支枣核镖打的也不含乎。”老王爷转面向贝勒爷笑道：“这小子，又来了。”张方一听，连忙停住不说了。老王爷说道：“往下说。”张方并不答言，接着又说道：“各般的家伙都可以伸手就使，也不算精奇，三支脉门弩那是另外的玩艺。这些个玩艺不算我的能耐，要按真理上说，我老师对我有这个话，说我身上的功夫，有点儿特长，别看我骨瘦如柴，格外的力大，两膀一抖，有几百斤的膂力，所以说我全身的功夫，最好的就是力量过人。”

张方说出这样话来不要紧，可把侯爷和刘俊吓坏了。最担心就是贝勒爷听了这话，心中可真替张方害怕，心中说道：这小子你说别的功夫还不成，单说这个？他也不知道，老王爷正是力大过人，神力王三个字，都是万岁爷加封的他，还有你小子在他跟前夸口的地方，这小子真是死催的。不表贝勒爷在旁

替他担心。此时老侠客侯庭听了，心中暗自说道：这位楞少爷，你大约是活够了，他怎么不在乎，他是个王爷脾气，一个心不顺，听着不入耳，说真了你的小命儿就算送到北京啦，碰巧了连我侯庭跟刘俊还许饶上，我镇东侠今天可是大祸临头了。不言侯爷暗自害怕。

此时只见老王爷含笑说道："张方，你这是你所练的功夫以外了？"此时侯爷与贝勒爷等人听了，知道老王爷无心计较不问这个，此时张方顺着杆儿往下爬也就完了。不想这个小张方他又说道："练功夫以外，就是力量大。"老肃王闻听此言，不由得怒气上升，用手一指张方说道："你这小子说话太大了，你的力量有多大？我今天要看看你的力量。"张方说道："请你老发令，怎么样的观看我的膂力吧？"

此时神力王有心亲自与张方较量较量，无奈身为王位，不好出口，又看张方是个孩子。想到此处，随往客厅房中用眼寻视一周，用手指着当地陈设着的一个金胎金丝景泰蓝的宝鼎说道："你把那个玩艺轻轻的把他举起来，我就知道你的力量怎么样了。"张方与侯爷等众人顺着老王爷的手一看，是那座金质的宝鼎，高矮就与张方的身量差不许多，大约不足四尺。侯爷暗自说道：这个鼎虽然不大，看那宝色放光，一定是金的，不足一千，也得有个八九百斤的分量。此时就听张方向神力王说道："你老人家说话叫我怎么举？"老王爷站起身来，此时贝勒爷等人也随着老王爷来到宝鼎的旁边。神力王笑道：你小子能用两只手，就用两只手，一只手举起来不是更好吗？"张方说道："两只手举起来，你老人家想想，难看不难看？"大家听了一齐笑了起来。此时张方一下身躯，一手攥住了鼎足，此金鼎慢慢的上升，张方一提身躯，举了起来。神力王等人往后退了两步，同声说道："好！"张方一听，很是高兴，一连又举了三起，

围着鼎座走了一个圈，蹲下身形慢慢的把鼎放回原处。

此时大管事何吉早已派人把脸水打来，张方擦了擦脸。神力王说道："好，很好！我这也好奏明圣上，我就这个机会也可以提拔提拔你呀。"张方听了此话说道："小子说话有冒言楞语，望你老人家多多原谅。"神力王笑道："你这孩子以后对于人情世态要多留心，不可以说出目中无人的话来。你要知道，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种行为，是惹祸的根苗，你明白不明白？"沉了一沉，老王爷看了张方半天，张方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贝勒爷看出老王爷对于张方倒很原谅，遂也在旁说道："你是不懂啊，老王爷因为你是一个有功的人，今天又亲自看见你很年青，虽然有心提拔你，你又楞头楞脑，屡次的解说你，看你这神气，似明白不明白的你站在那儿想什么呢？"张方笑道："贝勒爷这话我明白，我想老王爷说的眼空四海，木头里怎么能有人呢？除非是棺材里头才有人。"贝勒爷哈哈的大笑向老王爷说道："我们大清国的教育真得想办法，您看这不是笑话儿吗？"复又对张方说道："老王爷说你说话太大。自己的力量大，别夸嘴，你跟谁一夸嘴，你就是看不起人，这就是眼睛里头没有人，就叫眼空如同海那样的大，把旁人看成没有的一样。"张方连忙说道："那我可不敢，我心里想着老王爷要看我的膂力，越说的大他老人家越喜欢。"老王爷听到此处哈哈的大笑说道："这小子，他也有他的心眼儿。"张方一见老王爷明白了自己的心意，心中更高兴，遂又说道："老王爷与贝勒爷待我这样的恩厚，我那能看不起你老人家呢？"张方又向神力王说道："不知你老人家还爱看不爱看？你老人家要是爱看，我把那个玩艺儿拿起来。"说着用手一指。老王爷与贝勒爷、侯庭等人一看，老王爷向贝勒爷说道："这个围屏有多大分量？"贝勒爷沉了沉说道："我不知道，大约一千斤还得多。"老王爷点头向张方说道："你要

小心，这个古铜的围屏，是御赐的东西，你很矮的身量，我想你往起拿很不容易。”张方说道：“你老人家不要管，你看着我怎样的往起拿。”神力王满面笑容的向贝勒爷与侯爷、刘俊等说道：“这小子的膂力倒是可以。”说着大家随了张方又走到铜屏的旁边。张方一塌身形，右手把住底脚，左手往左一扯，身体一转，右脚一开步，就见那座铜屏斜调四角的，就在那骨瘦如柴皮包枯骨的病太岁手里举在空中。神力王看了，心中不由得兴奋起来，一时精神抖擞，技痒勃发，也不顾自己的身份，遂叫道：“张方，你放下，我看你拿的太利落了，你也看看爷儿们我的吧。”说着张方慢慢的往下，轻轻放在原处。神力王上前，一撩袍襟，塌下身躯，右手拿定下脚，手腕一坐劲，生把铜屏端起二尺多高，往前一上步，借力使力，一千三百余斤的古铜屏一只手举了起来。

此时镇东侠侯庭在旁边说道：“老王爷今天很高兴，这样的年纪，还是这样大的膂力，真是人间最有福的人了。”说着老王爷把铜屏放下。贝勒爷说道：“老王爷今天看见张方有点膂力，看这样心里也很高兴。”

老王爷面不更色的笑着看了看张方。张方一看老王爷一只手就把铜屏举起来，心里有些不服，刚要说话，此时贝勒爷说道：“请老王爷歇一歇吧，以后得暇，晚辈我带他们到您府里练习练习。”说着各归原位。

此时张方早被侯爷拉了一把，不叫他再与老王爷比较。张方心中觉悟，不作一语。不想老王爷虽然身为王位，究竟是天赋的武人，今天一见张方这样的显示膂力，不由得心中有些不服，但是还顾虑自己的地位，对于张方虽是不服，也是含而不露。与贝勒爷回归原位坐定，沉了一时，端起茶碗来喝了两口茶，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遂把槟榔盒打开，拿出一个槟榔向

张方说道："傻小子给你一个槟榔吃吧。"张方连忙走了过来，用两手捧着来接。只见老王爷手里捏着一个槟榔，张方走至跟前，老王爷的两个手指一捏，就听克哧一声，槟榔碎如粉末。张方等人一看，贝勒爷笑道："老王爷给你槟榔吃，你看这是一手气功。"张方说道："这个倒省事，不用使刀割就碎了。"神力王笑道："你的气功我看也可以，你来来我看。"张方往后退了两步说道："小子我可不行。"老王爷说道："不要紧，我不是跟你比功夫，我要看看你的本事，我就知道啦。"说着又拿了一个槟榔向张方手中递来。此时病太岁一听老王爷还是考试自己的言词，心中说道：唉，这你可别怪我。想至此处，上前接了过来，用手一捏，照样也碎如粉末。老王爷笑道："可以呀。"此时贝勒爷暗向张方摆手，意思是不叫他与神力王紧紧的比赛。

此时侯老侠客镇东侠，见张方紧紧的跟随，心中甚是着急，暗自说道：俗语有话，王爷的脾气，听他说话虽是这样，你把他比下去，他一怒，还是那句话，离着惹祸可就不远了，你怎么不见好就收呢？不表镇东侠暗自埋怨张方。

此时老王爷向贝勒爷说道："这个小孩儿的力量真是可以，也是一半天生，一半锻炼而来。"贝勒爷满面陪笑说道："可以是可以，不过将来是有希望，较真了要是比老王爷的膂力，据晚辈来看，还是不如您的膂力有根底。就拿刚才您举那座围屏来说，你那一只手的力量没有两千斤的力量力，要平端一定是端不起来的。您的手腕子的力量真是不小。晚辈还没看见过您这样的高兴过，今天还是初次。"此时张方上前向老王爷叩头说道："老王爷在上，小子今天在您老人家面前逞能，不才罪该万死，我给你老人家叩头了。"神力王听了哈哈的大笑叫道："张方，你小子真正是大清国少有的一个小人儿了。我奉了圣上的旨意，我想不过来看看你的模样儿，说你相貌丑陋，可是呀，

长的虽然不出奇，你小子的本事，也可以说是出众，看起来你可不是池中之物，希望你好好的用功夫，再说我也很喜欢你。可惜有一样儿，我也不好出口。”说着笑容满面的看看张方。此时也是张方的福至心灵，一看老王爷的神色，连忙说道：“我有一句冒言，皆因你老人家是金枝玉叶，身为王侯，小子我心里敬佩你老人家的本领，这是我小子的心意所使。”老王爷听到此处，笑嘻嘻的问道：“你说说，我听听。”张方连忙跪倒说道：“你老人家，如要不嫌弃我这粗俗的小民，我情愿认作你老人家做为义父。”老王爷听了此话，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你小子算是有造化的了，我要说出来，我怕吃你的碰。你不是开言吐语的说了吗？正合我的心意。”说着站了起来走至张方的旁边，用手一拉说道：“起来吧。”病太岁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贝勒爷向张方说道：“你这一趟北京可是来着了，认了一位开国的元勋，功高[国]内的老王爷做义父，也算是一个好命的了。”

此时镇东侠侯庭侯老侠客一见如此情形，甚是欢喜，心中暗自说道：这小子真是福禄双收，几时再朝见皇上，常言说的好，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认了王爷做干爹，这不是平地升天吗？要看刚才张方那样紧紧的比赛，一个恼羞成怒，连我得跟着倒霉。

就听贝勒爷回身叫道：“何吉，你传下去，令厨房今天预备，上边八桌燕翅席，下边一律鸭翅全席，多少桌你去斟量着办吧。回头令他们把彩绸、宫灯等物都挂上。”回过头又向神力王问道：“您看，就在这屋里作礼堂吧？”老王爷往客厅里看了看笑道：“很好很好。”贝勒爷又向大管事何吉说道：“你令他们把大红毡子铺在这屋，把堂帘打起。”何吉等二人答应一声是，忙上前向老王跪倒叩头，同声说道：“给老王爷道喜。”神力王哈哈大笑说道：“起来吧，回头我都有赏。”

张方与侯庭、刘俊等三人，听了贝勒爷吩咐何吉，如此的悬灯结彩，大张筵宴，心中大为不安，不知如何应付。

此时老肃王又对贝勒爷说道："我想择个吉日子在我府里头行礼，不想贝勒你的脾气比我还爽快，今天就办，太好啦！"老王爷说完此话，无意中看见老侠客侯庭等三人还是彬而有礼的站在那里，连忙说道："唉，不要拘束啦，已经近了一层，我们又是同道，以后可以把这一层打消，我们论私交就是了，请坐吧。"镇东侠听了此言笑道："不敢，不用说你老人家在此，就是在贝勒爷面前，也不敢大胆的放肆。"神力王说道："我已经说过啦，我们是道义之交了，再说张方已经不是外人，看他的份上，你们随随便便坐下，似觉合乎，不然倒不方便，你也这么大的年纪了。"张方一听，忙向侯爷与刘俊说道："我干爹已经有话，咱们就坐下吧。"侯爷与刘俊谢过了老王爷，走至贝勒爷的面前说道："谢谢贝勒爷赏座。"贝勒爷用手一挥道："去坐下吧。"

一时贝勒府中，上下人等忙了起来，悬灯结彩，热闹非常。此时礼堂布置就绪，真是红烛高烧，香烟缭绕。

老王爷早已派人把蟒袍补褂取来，朝衣朝冠，坐在礼堂上首的一把太师椅上，手理胡须。张方等三人虽然换了很新的衣服，站在红烛辉煌的礼堂里面一比，甚觉减色。老王爷一看对贝勒爷说道："令家人到我府里也成，在贝勒府里也成，给他们三人每人找一身适合的新官衣来。"贝勒爷答应一声是，便令何吉赶紧到内宅去找。

不多一时，大管事的与二管事的二人拿了两个衣包，帽盒、官靴、翎筒，朝珠盒等物。何吉等四人忙着给张方等三人穿戴起来。

贝勒爷后退了两步，看了看，只见张方等三人，一律是亮

蓝顶，双眼大花翎，宝蓝宁绸袍子，石青褂子，武职补子，中间绣的是一只坐虎，全是粉底官靴。贝勒爷看罢，摇了摇头向老王爷说道："补子错了。"说着回头欲叫管事去换。老王爷说道："先带着去吧。这不过是临时体统一点。"

张方等三人一时冠戴起来，彼此观看一番，好不威风凛凛。张方一时高兴，向老王爷叫道："干爹，你老人家看我穿这官衣好看不？"老王爷手里端着茶杯说道："很好。"回过头来又命自己两个跟班的下人，再给张方整理了一回。

此时礼堂之中，真是喜满口堂影烛红。贝勒爷吩咐大管事一切事务已毕，有何吉等服侍着换了官衣。老王爷喜气盈盈坐在太师椅上。张方上前走到大红缎绣了金丝红团龙拜垫之前说道："义父王在上，义子张方给大人叩头。"老王爷笑道："磕吧。"沉了一时，等张方叩头已毕说道："我儿站在一旁。"病太岁听了，答应一声："是。"老王爷说道：我朝入主中原，国基初奠，我主圣上，需人之处甚多。今天我来到这里，见你虽然年青，膂力过于常人，也是一个有用之材，故而在此一举。我劝你以后，凡事要谨慎，说话不可过人，一切事物，多要体察，谨记以往的事物。孔子有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这两句话你知道吗？"张方一听老王爷这话，连忙说道："知道知道，不过没听见先生讲过，我这才知道，这就是干爹你老人家嘱咐我的那个话吧？"贝勒爷闻听张方此话，连连点头说道："不含乎哇，真有这种聪明。"老王爷哈哈的大笑说道：你看他这样儿明白，我倒纳闷儿了。说着张方又重新给老王爷叩头道喜已毕。贝勒爷上前给老王爷道喜，侯庭、刘俊二人道喜已毕。一时贝勒爷府中上下三百余人挨次道喜，老肃王一一各有赏赐。

此时何吉等照料一切，令人布置桌椅。不大时间，礼堂当

中罗列杯盘，山珍海馐，相继而上，真是酒[气]盈庭。划拳行令之际，张方站了起来叫道："干爹，你老人家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上下人等各有赏赐，惟独你老人家这个干儿，反倒一字不提，不知你老人家有我这份没有？"老王爷正在兴高采烈，一听张方此话，倒闹了一怔，想了想说道："有你的。"说着回手撩衣，由腰间取出一物，递给张方说道："你先把这个东西好好拿起来。"张方笑着双手接过来一看，见是一个黄绫子的棉套，打开里面是一个碧绿的水水淋淋的一块翡翠石牌，有四寸余长，二寸余宽，上边串了一根黄丝绳，上面刻有免死两个字。张方很是惊奇的问道："这个牌子上面，怎么刻着这么两个字呢？"老王爷说道："你要问这个物件，这是先帝老佛爷在位的时候，义父我舍死忘生，南征北战，有功国家，并且有特殊的功劳，先帝老佛爷无物可赠，御赐免死牌一方，以表大功。直到康熙圣主在位，仍是照例。这就是免死牌一块，你要好好的保存。"

大家闻听老王爷说出这样话来，贝勒爷赶紧离了座位。老侠客侯庭向张方说道："你把此牌赶快请到上位，以便大家参拜。"张方一听，忙把免死牌恭恭敬敬送到礼堂中供桌的上面。贝勒爷领导大家，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已毕，各归原位，复又痛饮了一时。老王爷说道："我儿你小子要知道，你跟我要东西，那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一样，你要什么我没有？我惟独先让你拿着这个翡翠牌，这也是我一点奖励你的意思。你要听明白了，这个东西，圣主所赐的用意，我已经对你说过了，除非是嫡出之子，不能承受。因为喜欢你，我今天把此物命你暂存，可以表表我的意思，几时我是要收回的。"贝勒爷自从老王爷把免死牌拿出给了张方，心中甚为纳闷，以为老王爷喝酒喝醉了，不然不能这样儿戏这御赐的的东西。此时一听老王爷还要收回，这才知道老王爷不是喝醉了。想至此处，才对张方、侯庭等三人

说道："今天老王爷这份意思，对于张方实在是奖之过优了，这个东西不是轻易交给人的东西。"张方一听这种意思，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这样无价之宝存在手中，一旦有了舛错，我小子可是担不起，喜的是老王爷出于至诚这样的奖励。遂说道："老父王如果这样的奖励，小子实在是不敢接受了。此种贵重的物件，小子又是一个粗心的人，恐怕有点舛错，小子怎样对得起你老人家呢？"老王爷闻听此言，哈哈的笑道："你小子又怕起来啦？我让你暂时拿着，你就收起来，有天大的舛错，有我呢。"说着各自散席。贝勒爷在旁说道："老王爷既然有话，你就把他带起来，这也是老王爷的一点意思，同时也是你的脸面，不过你暂时好好的保存就是了。"张方一听贝勒爷也有此话，连连答应，走至供桌的旁边把那翡翠御赐免死牌拿起来，系在腰间，忙向神力王叩头致谢。老王爷点头不语，遂吩咐从人备轿回府。张方上前向老王爷说道："你老人家回府休息，小儿本当亲自跟随，不过天气不早了，有所不便，望你老人家明日早朝，在圣主面前酌量着奏明圣上，今天小子我对你老人家逞能的事，望你老人家可要一字不提。再者小子生得如此模样，倘能不见圣上是小子最希望的一件事。"老王爷说道："你小子不用不放心，我比你明白这个。你不是不放心吗？明天早朝下来，我能到贝勒府这里来，我就来，不能来，明天晚半天我一定来跟你说一说还不成吗？"张方闻听此言说道："那可是你老人家太累了。"此时大管事何爷回来说道："老王爷，现在外面轿已备齐，请你老人家回府吧。"说着神力王站了起来。贝勒爷与张方、侯庭、刘俊等四人随着走了出来。老王爷坐在轿中拱手作别。

大家回到外书房坐定，贝勒爷看了看张方说道："你小子真算走运，你这一手儿来的，还是真不含乎。你要知道，他是一位王爷，你紧紧跟着比力量，他要是一个脸儿不挂，恼羞成

怒，连我也得担处分，你小子可更担不起啦。不想你小子软硬话儿都有。”说至此处，镇东侠侯爷道：“张方也真是走运，老王爷捏那个槟榔给你时候，我看他老人家强作笑容，我心里很替你担心，没想到，你也是福至心灵，倒认了一位王爷做干老儿，这也是你有一点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占了便宜。穿云白玉虎刘俊笑道：“今天看张方弟这种神气，可以说是武人的本色了，心里有什么话就往外说。刚才没比力量以前张贤弟的话说的也太大了，老王爷号称神力王，你又直说就是力量大，多亏他老人家是这样大的身份，要是一位平常的人物，今天就要出点是非。”贝勒爷点头说道：“老王爷也是应了侯庭那句话了，看他是一个小孩子，不然的话，我可是担不起这个处分。”

镇东侠侯爷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先把官衣脱下来，身上松快松快吧，这个衣裳我很穿不惯。”张方等听了，大家一齐脱了下来。贝勒爷命大管事令从人把彩绸等物收拾起来，又对张方说道：“你是初次来到北京，你不知道，神力王在朝中那是多大的势力？认他做义父，那不是做梦都梦不到吗？他要是认干儿子，那不是车载斗量？今天不是这样吗？我看你怎样的请客吧。”张方站起来说道：“你老不是说到这里吗？您看我怎样的酬客。”贝勒爷等三人听了张方这句话，大家哄堂而笑。四个人谈了些个一天的经过，又说了些练功夫的情形，才各自安歇。一夜无话。

到了天明，张方老早的起来，常言说的好，人得喜事精神爽，闷里愁肠困睡多。镇东侠与刘俊一看张方老早的起床，刘俊说道：“你起来，我也起，咱们到外边看看。”镇东侠说道：“我们一同散逛一回。”说着爷儿三个来到贝勒府的花园之中。刘俊说道：“恐怕我们与贝勒爷遇到一块儿。”侯爷想了想说道：“此话有理。我们就在此处看看好了。”爷儿三个正在说话之际，

就见贝勒爷由远远的一小桥经过，够奔这边而来，后边有何吉紧紧跟随。贝勒走近跟前说道："我们赶快喝茶，预备迎接老肃王。你们不知他老人家的脾气，像这样的高兴，就许下了朝就跑来。"

说着侯庭等三人并不答言，随了贝勒爷来到外书房。此时家人献上茶来，贝勒爷向张方说道："老王爷今天下朝，要是圣上命你觐见，你自己酌量着能成不能成？"张方闻听说道："我就盼望老王爷给我说好了，最好是不见才好。"贝勒爷笑道："你说的倒是省事。圣上要召见你，你还能说不见？"张方无言可答。沉了沉贝勒爷又道："这样办吧，你还是把昨天我教给你的那套礼节，再练习练习吧。如果老王爷说不成呢……"说至此处，回事的进来说道："老王爷的大轿现在在门外停住。"

说着贝勒爷等出离了书房，来至大门以外。神力王同了众人来到客厅里面说道："方儿你的心事告成。圣上说你年轻，貌丑倒没说什么，说你年纪很轻，见不见也没有嘛么关系。"张方听了此言，甚是欢喜说道："这是你老人家的大恩。小子我不是怕面见皇上，我又怕失了仪，怪罪下来，我小子倒反美不美了。"老王爷听了又说道："你先等一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说。圣上不是不看你了吗？圣上已经把意思带口说出来了，我先告诉你一封信，你，圣上加封的是记名副将，实授的参将，调查江南事务。刘、侯二人，圣上亦有加封，等上谕下来再看。"老王爷说完了，又向贝勒爷说道："圣上的意思，本打算看看他，说他的年纪很轻，有这样本事，心里很纳闷。我把他这个神气一说，圣上也笑了，说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孺子，不见也好吧。"贝勒爷说道："老王爷今天下朝甚早，想必是没有什么事？"神力王点头说道："唉，倒是没有什么事。想我主先帝老佛爷自入关以来，也是我主洪福齐天，皇恩浩荡，泽被万民，才有这四海承

平的气象。”贝勒爷笑道：“老王爷说的甚是。”张方在旁边说道：“义父大人，你老人家跟我说了，我听着也很高兴。可是这个副将与参将全都管什么？要是拿笔写字，那我可办不到，再说我这个权也小不了，到那时候我张着两只手不会办事，这个脸没露了，我还现不了世呀？”老王爷等人一听此言大家笑了起来。贝勒爷说道：“国家用人也是量其才，得其用。你是一个武人，绝不能叫你办文职的事。再说这个参将与副将有弹压畿辅地面的重大责任，用不着你拿笔管，你不过是，到了实缺的时候，北京的地面你得带领手下的人巡察巡察，那才是你的责任，这也是圣上派你保护近畿，拱卫禁城的用意。这是圣上重看你的地方，也就是老王爷提拔你所得的好处。”此时镇东侠侯老侠客说道：“贝勒爷说的甚是，这副、参、游、都、守等职，在武职之中，最是近水楼台的差事。快给老王爷道谢吧。”说着张方又给神力王与贝勒爷请安道谢。

张方喜不自禁的对刘俊说道：“你是我的随员了，给我叩头，我就有你的赏。”刘俊笑道：“你先不要在老王爷面前这样的放肆，我给你磕头？你给我磕，我还赏你呢。”老王爷正与贝勒爷说些闲话，一见张方与刘俊说笑，老王爷看了倒是喜欢非常，遂对刘俊说道：“很好很好，你们随便说笑话儿，似乎有点儿意思。”老王爷又对贝勒说道：“你看他们来到这里，日子虽然不多，我看倒很有意思。”贝勒见老王爷很欢喜遂说道：“不知圣主派张方到江南去能够实现不能？晚生很想叫他们久在京城，我们爷儿几个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没事的时候在你老人家面前研讨一点功夫，晚生我也可以一广见闻哪。”神力王一皱眉头想了想说道：“看吧，我有晋谏的机会，在圣上的驾前说一说，或者可以不去。但是一样，意旨要是到了军机处，上谕一下来，可就不行了。”贝勒爷说道：“那是当然了。不过最好是我们爷

儿几个常在一块儿谈谈才好。”神力王点头不语，沉了一时说道：“好吧。”

说着大管事何吉张罗设摆桌椅，擦抹桌案，忙了一时。神力王并不推辞，爷儿五个团团围住，真是觥筹交错，宾主同欢。一时一席欢散，老王爷说道：“我要回府休息。”此时从人早已传下备轿的消息，神力王站起身来说道：“你们明天听我消息好了。但能不叫他们离京很好。”爷儿五个说着话走至门外，老王爷上了大轿，拱手作别。

到了第二天神力王朝见圣主，有心再提张方之事，但是苦无机会，虽与随侍内庭的太监问了问，奉旨进京的张某一件公事交下来没有？据说业已交到军机处。神力王闻听此言，退了朝，派人到贝勒爷府中，特请贝勒同了张方、侯庭、刘俊等三人同到神力王府中，老王爷有事相谈。贝勒爷等闻听此言，不敢怠慢，立时派人传出去预备车马，前往神力王府。不多一时，车马齐备，贝勒爷坐在车中，镇东侠侯老侠客与张方、刘俊等三人，各骑骏马。一路之上，真是车水马龙，不绝于途。镇东侠侯爷骑在马上，左顾右望。不多一时，贝勒爷的车业已停住，跟班的家人下了坐骑，奔到回事处而来。王府的家人走到贝勒爷的车旁请了一个安。贝勒爷说道：“老王爷在家吧？”回事的家人答应一声是，当时通禀进去。不多一时，回事的出来奔向车旁请安说道：“有请贝勒爷。”贝勒爷下车随了家人。

此时张方等三人也随着来到里面一看，侯爷心中暗自说道：我年已八十多岁，虽然听说王府怎样的阔，可是没看见究竟是怎么样情形，就看这样的房，就不是草民所在的地方。大门以外摆着的枪架上面，还有带蓝布套的长枪，大约那就叫压护枪，他这儿竟有十二杆，可见得功劳不小啊。再看里面的房屋，就跟大庙一般。侯爷暗自观看，不觉得过了一道门，又过一道，

也不知走过了几层院落。侯爷等三人暗自叨念，就见神力王由那座大厅里面迎了出来。贝勒爷一见，紧走了两步忙上前请安。张方等三人请安已毕，老肃王伸手相让。贝勒爷垂手往旁一闪说道："不敢，老王爷请。"神力王并不客气，此时早有家人把堂帘打起，爷儿五个一一的走进了老王爷的内书房屋中。

镇东侠侯老侠客一看，里面的书箱书橱都是红绿油，刻着真草隶篆的书签，墙壁上挂着今古名人的字画，玲珑的多宝格里面摆设了一些古砚秦砖，周鼎商彝，以及金钟玉磬等物陈设在明可照人的几案上面。真可谓窗明几净，别有一番的逸致。

家人献上茶来，老王爷说道："我今天在大内里面，问了问方儿这件事，据说已经下来啦，我一听，不用说没有机会提，就是得了机会，也不能再提了。我想上谕一下来，恐怕马上就得走。"张方说道："我们不是在京城里头当差吗？"贝勒爷说道："我不是跟老王爷说，想着让你们在北京当差吗？我想也是好，这一来可怕不行了。"张方听了甚是欢喜向贝勒爷说道："我们跟贝勒爷你老人家说吧，我们这久在外面跑的人，要是在一个地方住过三天以后，不由得心里就闷的难受，如果要是调查江南事务，那我小子可就美起来了。江南的地方可大啦，那个地方不许我去呀？"

说着神力王吩咐预备酒宴。贝勒爷等人并不推辞，一时酒过三巡，菜尝五味。老王爷坐在当中叫道："张方我儿，你要知道，你现在可要身[登]仕版，侧身宦途，你虽是武人，也得要谨记先贤的遗训，兵武穆有云，你知道不知道？"张方一看老王爷的神色，赶紧站起身来答道："老父王教训我，我静听就是了。古圣先贤的遗教，孩儿不知道的太多了。"老肃王点头说道："你坐下听我告诉你。"沉了沉又说道："既做了国家的官，岳夫子说的好：'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为文武官要是照这

样做，上可以报君恩，下不愧于庶民。你现在就是一个危险的时期，为好人也在你，可以增光耀祖，流芳万年。为坏人也在你，也可以骂名千载。这话你要记在心里。”张方答应一声是，又说道：“孩儿不敢忘。”老王爷又对侯庭、刘俊二人说道：“你们二人，大约是随张方调查江南事务，我嘱咐他的话，你们也听见了。但是我很放心的，就是侯庭你上了几岁年岁，一切的事情你要多关照一点儿。”侯老侠客站了起来说道：“老王爷的话说的过奖了。但是我虽马齿徒增，官路的情形，实在是不大明白。”贝勒爷笑道：“侯庭你也不必客气，不过是这样，你比他有些个经验，遇见一点什么事，一看容易明白些个，官场里面不过也是离不了人情事理的。”说着话爷儿五个离席散座。

神力王说道：“你们今天在我这儿吃饭，我看着心里很痛快，侯庭他们也不拘束了。”张方向老王爷说道：“干爹你老人家说万岁爷叫我到江南，调查江南事务，我这个记名副将，实授参将，干什么呢？”老肃王说道：“明天看上谕。如果派你回江南，调查事务，那算是特派的差事。参将虽是实缺，现在还没实用，副将是著加的头衔。”张方听了，并不答言。老王爷又对侯爷说道：“你们三位今天回到贝勒爷府里的时候，据我看就预备行装，上谕说下来也快，明后天也差不多了。”侯爷一听赶紧站起身来说道：“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去了。”神力王说道：“好吧，我先告诉你们，明后天上谕下来，得工夫你们来，不得工夫不必来了，赶路要紧。”贝勒爷闻言站起来说道：“走吧，我也走。”神力王道：“贝勒你也走吗？”此时早有家人传下备马，爷儿五个说着话走出书房，来到院中，贝勒爷忙上前拦驾。老王爷含笑躬身说道：“不远送了。”贝勒爷等四人辞别了神力王。

到了第二天清晨，张方等三人起床梳洗已毕，贝勒爷已在

书房坐定，手里拿着一本黄皮册子，另外一张纸条。贝勒一见张方与侯爷等进来，遂说道："上谕下来了。"张方上前接了过来看那纸条念道："宫门抄：特召张方进京觐见，刻已来京报到。知道了，钦此。钦命张方实授参将本职，著加副将衔，派赴江南调查事务，钦此。特命侯庭、刘俊随往江南，沿路护衙专员，以利进行。钦此。"

侯爷闻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我们俩人究竟是什么差事呢？一想暗自又道：唉，还是没有功，不露脸，借着张方的光，皇上知道我这么一个人也不错了。不言侯爷暗自思想。

贝勒爷对张方说道："你们把行李预备好没有？"侯爷等三人同声答道："预备好了。"贝勒爷心中甚喜笑道："张方我今天给你好好的饯行，回头吃完早饭，我请你们三人听戏。回来，晚上痛痛快快的喝一回，明天一早晨你们就登程赴任，你说好不好？"张方、刘俊二人喜不自禁说道："谢谢，谢谢。"侯爷说道："你们俩人我知道，来了这些日子，我虽然不好意思说你们，你们对于我，我看倒很拘束，不过我是爱说[至][理]。你们听见贝勒爷要请我们听戏，听戏倒是好，可是一样儿，张方你那个双龙牌可留神，别尽顾着喜欢。"贝勒爷闻听此言说道："对啦，那个东西你留神一点。"张方答应一声："是啦。"又对贝勒爷问道："我们上什么地方去听？"贝勒爷说道："吃完饭你们跟着我走。"说着吩咐下去，预备早饭。一时早饭完毕，贝勒同了张方、侯庭、刘俊等三人足乐一天，晚饮痛酒。张方到了此时，自是高兴已极。一夜无话。

明日清晨起来，爷儿三个同见贝勒爷告辞，以便够奔江南地面。贝勒闻言笑道："方儿，我祝你步步高升。可有一节，我要告诉你，走在路上，无论遇上什么事，你不可自主，得跟老侠客商量商量，问问可行则行，不行则止。因为你年纪轻，我

恐怕你不听老剑客的话，你要紧记在心。”病太岁闻听此言答道：“爷你老人家嘱咐我当然记在心就是，我今天不是要走了吗？你老人家嘱咐我的美意，我也明白，我绝不能眼里没有老前辈，请你老放心吧。”贝勒爷含笑点头不语。又对侯庭、刘俊说道：“老侠客你们三位我祝你们一路平安了。”镇东侠等三人拱手说道：“托你老的福了。”说着贝勒爷送至垂花门以内，侯爷连忙上前拦住说道：“请贝勒爷止步，小人等实在不敢当了。”说着爷儿三个遂与贝勒爷作别，出离了府门。

病太岁张方扬扬得意的十分高兴。爷儿三个沿路在城里买了一点随手的东西，说着话出城奔了江南的大道而来。

第一百八十九回

兴隆镇张方丢失双龙牌

会仙楼怪客戏耍病太岁

别看张方在贝勒府里对侯爷、刘俊爷儿两个说话，有时候开点小玩笑，走在道上他小子可是不敢放肆的，说怎么着便怎么着。一路上晓行夜宿。镇东侠暗自说道：这小子把神力王看的不值什么，差一点惹了祸，对我们俩人倒不小看，你小子还算便宜。不然的话，别看你在京城里面，天子脚下那样的人物，来到这儿可就由不了你啦。现在若要离了我们，准保你寸步难行。调查江南的钦差，又是秘要的差事，在道上不露便罢，只要一露出来，外面贼人是多的，我看这一路之上他平平安安的到了地方，可是真不容易吧。镇东侠老侠客暗自思索。刘俊一看遂说道："张方师弟，我不愿意走了，天也不早啦，我们早一点打尖，找个店住下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你看怎么样？"张方闻听此言，抬头看了看天儿说道："师兄，你说的话正对我的心意，我也想找店住下。不过走了这么半天，我总没看见。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着有店我们就打尖住下。"说着话路旁就是一家客店。张方说道："我们再走一站，好在我们走路也不算什么。"刘俊闻听此言，遂说道："师弟你要是愿意再走，那么可

是你走吧，我可走不了，我就在这个店住下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见了。”张方闻听此言说道：“那是何必呢？我们是一同来的，倘若走到两下里去，错了路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大小伙子什么叫走不了？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跟我走起来吧。”张方这么一说，他还以为刘俊就听他的话了。那里知道刘爷那个脾气，走在路上，无论跟着谁走，只要有人一说住店早，他就跟着说住下。谁想今天刘俊成心拿张方开耍，他不说这个话还不怎么着，张方这么一说，刘爷更不走了，连着说道：“小方儿你走你的吧，我实在是走不了啦。我还要命呢，肚子饿的难受，再要是饿一会儿饿坏了谁管呐？你走你的吧，我就住这儿了。”刘俊说着话马上就站住了脚步。

此时侯爷也有一点故意的看着他们二人捣乱。

张方一见刘俊这样情形，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也怔了，站在旁边不语。老侠客回着头见刘俊真是不愿意走了，随往回来走几步说道：“你要是打尖，我们就在这个店住吧，别麻烦了，让人家看着是什么样子呢？”张方说道：“你老人家说，这时候就打尖早不早？”侯爷心中说道：我也随着刘俊吧。想到这里往天上看了看遂说道：“要说早也不算早了，他不是打算不走了吗？就不用走啦，明天再走得啦嘛。”张方一听这话，心说：好，给我来一个这个。遂说道：“也好也好，我是随众不随一，我们爷儿三个有两位愿意住店的了，那就住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走。”刘俊往前走着说道：“你这就充不了官儿了，我们这可不是拿你一把，找你的不满意。”张方听了心中很是纳闷，看看侯爷的神色，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只可随着来到店里。刘爷主张找了两间北上房，然后伙计打过来一盆脸水，爷儿三个一位一位的洗完了脸，要酒要菜吃饭之际，张方心里有意问问我什么地方拿官儿架子，又一想暗自说道：唉，管他呢，不跟他们废

话了。爷儿三个各寻闲话儿。酒饭已毕，喝了茶各自安歇。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张方赶紧起来，叫醒刘俊。侯爷早已睡醒，躺在床上尚未起身。刘俊似忙不忙的就是那个劲儿，张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心中有气，也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可忍在心里。付清了店饭帐目，三个出离店房。

一路之上老爷儿三个，虽是一路同行，心中各有大大小小的不满。张方暗自说道：我在老王爷与贝勒爷的面前，虽然有点儿大话，我既来求功名吗？那也是我应当说的。我对于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自大的地方，他们怎么这样的对待我呢？自己有心要发作发作，又一想侯爷很大的年纪，随我进京来，也很不容易，最可气的就是刘俊这小子，他可不应该这样的待我。再者我要是一发作，他们爷儿俩抖手一走，我一个人儿在路上可就单了。这不是这样儿吗？我就听他们的了。不表张方暗自思索。一路之上，直往江南而进，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这一天往前行走，来到了固安县境，天就在申时巳正，穿云白玉虎刘爷就要找店安歇。张方有心不便多言，又一想这些日子他这样的成心捣乱，实在是可恨，遂说道："师兄，咱不是一块儿来的吗？再说你也知道我的人性，我有什么对不过人的地方？再说你跟侯大爷都捧我来的，到了现在要看我的笑话儿，那就不对了，我只好往回走了，我这个乏官儿也不做啦。官儿那倒不算什么，我们师兄弟的义气要紧。我们打开鼻子说亮话，你们老爷儿俩是捧我不？捧如果是不愿意捧我的话，我可就回去。这也算不了什么。"镇东侠一看张方这个样儿，知道他看出一点来，不然他不能这样的火儿，遂说道："你也不用那么说，刘俊他的人性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有什么话可以往出说，别闹意见。你这话是跟我们爷儿俩交待呀，还是怎么着？"张方一看，遂强笑说道："不是别的，我怕都犯着心思，没有意思。"

侯爷一看也不好再往下本问，遂又向刘俊说道："今天我还没觉着累呐，咱们爷儿三个到前边那个村子找店吧。为什么招你师弟不喜欢呢？"刘俊闻听此言又笑了，说道："好，我倒好象跟张老爷开玩笑了。好在一样儿，他老人家不怪我，从此我可不敢了。"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心中这个气呀，一句话不答往前行走。侯爷与刘俊，在后跟随。眼看天都要黑了，尚未找着店房。张方此时很是后悔，不如刚才打尖住下好啦，此时找个地方打尖吧，到现在我倒不好说话了，刚才我愿意走，我就不打算找店，现在我要是说话，侯大爷还好说一点，就是刘俊这小子，他总说我拿架子，看不起人啦，其实我是赶路心盛。唉，还真是应了我义父的那句话了，说一句大话，就是惹事的根苗啊。张方一边走着，心里又自己叨念，又一想刘俊他说什么我也不理他，我也别有气，再往前走走他们不说话再说。张方想到这里，反倒努着力的走起来。后面镇东侠侯爷与穿云白玉虎刘俊二人在后紧紧的跟随。又往前走了一里多地，张方实在走不了啦，遂转身说道："天都黑了，今天怎么显着黑的快了？"镇东侠闻听此言，哼了一声并不答言。张方说道："你老人家倒好，总取那个不得罪人的，说什么您就哼哈，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镇东侠一听笑道："你小子的心眼，我还不明白？我才不说哪。"张方一听笑道："这老头子，我就知道您就得跟我来这个嘛，真是老而不死。"镇东侠不等说完笑道："好小子，你说我是贼，好好好。"张方大笑起来说："打嘴打嘴，怨我，怨我还不成吗？"镇东侠说道："我一脚把你踹回去。"张方说道："不是这样吗？咱们就往前走，谁教我多说话哪？我要是跟着走，打尖就打尖，不打就不打，也就没事了。"刘俊听了此话，也不言语，反倒紧走起来。张方一看，连忙紧赶了两步拦着说道："师兄，你真是有点成心哪。刚才我说再走走，也是我赶路心盛，怨我还不成

吗？我要是再拦你们，你永远别理我。”刘俊一听，想笑又强着不笑说道：“也不用管怨谁，往前走吧。”说着又走。张方揪着刘俊说道：“听我跟你说呀，找个店打尖，吃点什么，肚子饿了是真的。”刘爷闻听此言又道：“走吧，我不饿。”此时镇东侠看了张方，也很可怜，遂叫道：“刘俊，你也别走啦。看看那里有店？该吃点东西啦，你们不饿，我可等不了啦，天到什么时候了？这小子他就是这样人性。”刘爷不语。张方说道：“师大爷你老看前边一片黑，一定是树林子，那一定是村子，看那样子村子还不小。”侯爷点头说道：“快走吧，不然的话，就是赶到那里人家也许没有房了。”说着爷儿三个复又振起精神，工夫不大，走进了村子大街。

此街本是东西的大街，往东走了半天，一看路南有一家客店，走近门前看了看，倒是十分的洁净。老侠客上来进了门来，先道了一声辛苦，然后说道：“有闲房吗？我们因为赶路天晚了。”老侠客把话说完，在门内站着的人一看说道：“有，请里边吧。”镇东侠说道：“我们是三位，最好是两间通连才好。”伙计点头说道：“有，您随我来。”伙计在头前引路，后面张方、刘俊跟随。伙计用目看了看，原来是两位年青的，三十来岁的这位长的是小白胖子，那一位长的太难看了，要是没有人跟着在一块儿，这么晚进来还不把谁吓死呀。这位长的太不像人样了。伙计心中很是纳闷张方面貌。说着过了一个院落，穿过一个过道，伙计用手一指说道：“你老三位看这两间干净不干净？”说着推开房门，往里便让。镇东侠老侠客走进屋中，伙计把灯掌上，爷儿三个一看，老侠客说道：“很好，就是这屋吧。”伙计答应。工夫不大，伙计打了脸水进来，向镇东侠问道：“老三位擦完脸，吃点什么？”说着小伙计把茶沏来。侯爷说道：“什么省事，快，就行，你先来一斤酒，来四五个松花，带点姜末醋来，就行了。”

伙计听了，答应一声，忙转身形去了。爷儿三个喝茶的喝茶，躺着的躺着。说着话小伙计进来设摆杯箸，一时把酒饭上齐，爷儿三个吃了一个酒足饭饱。伙计把杯盘撤去，复又沏上茶来含笑说道："三位爷台还用什么不用了？天可是不早啦，要买什么东西，可早一点儿吩咐，我们要上门撤火啦。"镇东侠闻言沉了半天，遂说道："我们不买什么了，有上好的蜡烛没有？要有再来两支就行了，我们也走累啦，说一会话也就睡啦。"伙计连忙说道："真有。"等了一时拿了一根火纸、火连等物，小伙计提着开水一齐送来。侯爷等一看心中甚是喜欢，遂说道："好好，不用什么了，你们忙去吧。"伙计去后，爷儿三个喝着茶说了会子话，天就有三更多了。镇东侠打完了灯花儿，把门关好，然后把行李打开，各自安眠。

一觉醒来，天已大明。张方等起身，付清了店饭的帐目，张方又另外多给伙计的小费，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张爷这一多甩钞不要紧，伙计可真是喜笑颜开，眉飞色舞的张罗。张方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此处属哪里管？"伙计说道："此地名叫兴隆镇，属固安县管辖。"张方点头不语。老侠客侯庭与刘俊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了，出离了店门一看，这条兴隆大街，买卖倒是很多。张方向侯爷说道："看这样大约许是集日子，这些人们一定是赶集的。走，你老人家跟我们到集上看看去。"老侠客闻言说道："你这孩子，太没有准脾气，摸不着你的心思，一会拿事真当事，还是要紧的不得了，这又看见赶集的啦，又忘了你的事了。你知道你是干么来啦？你现在是国家的官员，多少也负着责任呢，万一有仇人追下你来，或是遇上他们，那不是就麻烦了吗？"说着拉了张方就走，说道："别去了。"爷儿三个出了兴隆街，不想越走人越多，张方说道："老师大爷，我们在这里坐会儿，我爱看此地的情形，很有意思"。

说着张爷就坐在道旁的地下。刘俊也不言语，老侠客无法，点了点头说道："你也是国家的公务员哪，说坐就坐在地下，你腰里那个东西你可留神别碰了。"张方一听忽然想起，用手往腰里一摸，当时吓了一跳说道："我放在腰里了，怎么摸不着了？这真是没有的事。"自己站了起来后前又找一回，还是不见此物，不由得惊慌失色说道："师大爷你老人家看见没有？"老侠客闻听此言说道："张方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双龙免死牌在你身上，我还教你留神，你此时反来问我？"张方沉了半天说道："你老人家没看见，那可了不得了，让我给丢啦，可真是要我的命了，那是老肃王的东西，我临行的时候，本当给他老人家留下，没想到我会把他丢了。这比丢了我的脑袋还要紧，那是皇上赐给老王爷的东西，老王爷他老人家也担不起呀！这可教我怎么办？我可活不了啦！"遂对老侠客与刘俊说道："师大爷、刘师兄，你们爷儿两个回去吧，我张方也是生有处死有地，没想到我会死在固安县。你们走了，我找个地方一死，以免解到北京受那一刀之苦了。这回事可把我的命要了。就是把我治死，我还得认便宜，就连我全家大小都有关系。老爷儿们，我可活不了啦！这东西丢了好丢，再找可就不容易了。"张方平常说话够多么顽皮，赶到了今天把这个丢了，脸上也带出不好看的样子来了。老头子镇东侠一看这个样子，也是跟着为难。这回事一定跟张方有仇，这是仇人追下来了。这也是我们一疏神，被人家把东西偷了去了。这个免死牌，可不同别的东西，那是老肃王爷的，倘若叫他老人家知道，张方这罪过可就大了。还有我跟刘俊我们爷儿两个也躲不开，我们二人是保护他的，我们全有刨坟灭祖的罪，我这不是自找其祸吗？我还恐怕把这个东西丢了，叫他留神。这个话刚说完，他这个东西就没了。虽然不出我所料，可是人家早就把这个东西盗走了，这个人的功夫比我们高。人

家盗走可是好盗，我们再找可有些不容易了。落到平常人的手里，那还有可说，要是落到贼人的手中，那可就麻烦了。镇东侠想到这里，心里也着急。刘俊这时也急了，无奈这时也白着急，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

这时张方可算活不了啦，遂解下腰间的扎腰带子，要寻短见。张方对镇东侠侯庭、刘俊说道："你老人家也不用跟着我为难了，请你老人家和我的师弟二位多辛苦一趟，到北京报个信儿，就提我小子无德无能，一时的大意，把王爷的至宝双龙免死牌丢落了，我小子罪该万死，实无颜面再见义父老王爷，在此自缢一死，以谢义父老肃王爷待我小子之厚情。别的话我也不说了，就是这一件事儿。"张方把话说毕，就把带子往树上一套，要上吊一死。这时镇东侠侯爷在旁边那能忍的看着张方他一死呢，遂忙叫道："方儿，你休要着急，双龙免死牌不是没了吗？你就是一死可也应该。不过有一样儿，我想在这一时半时的你义父老王爷也不知道，吾们不是爷儿三个了吗？往各处设法子寻找，要是找着了，那也是吾们三个人福分，那可太好了，若是实在的找不着不用说你一死，就连吾们二人也是活不了。"张方闻听此言，遂忙说道："好，这不是你老人家说到这儿了吗？我小子看在你老人家的面子上，我就算多活两天。"镇东侠点头说道："你只要是不寻死了，吾们爷儿三个想设法子找吧。"张方此时把东西收拾收拾，又仔细的在身上找一遍，把全身的衣服都看到了也是没有，遂说道："茶馆饭铺是[群]聚之所，我们何不前往寻找寻找，或者许有个下落。"老头子侯爷见张方如此说着，遂连话也不说，只剩点头了。刘俊年轻也未经过事，也就是听喝而已。老头子镇东侠方才还着急呀，直到现在见这种东西实在的是没有了，他老人家可就把心气儿压下去了，遂对张方说道："吾们慢慢的找吧，要是实在的一点儿下落打听不出

来，那也就没法子了，是该着吾们死期到了。现在天也不早了，我们先找个酒馆吃点什么，然后再设法找吧。”老头子说完此话，于是三个人往前行走。

也就是走出了半里来地，见路南有一座酒楼，门前倒是非常的热闹，里面的客人还是真不少。爷儿三个来到近前留神观看，见上边有一块匾额，写的是会仙楼。老头子侯庭来到切近，回头说道：“我们就这儿吧，里面又干净而且又整齐。”张方点头，三位这才往里走。由里面出来一个伙计，未曾说话笑道：“三位才来呀，里面请吧，楼上请吧。”老头子点头。伙计在前引路，来到楼下，高声喊道：“上面看座。三位您上面请吧。”这爷儿三个遂忙上楼。上面有伙计迎过来笑道：“老人家您看这儿倒清静。”老头子闻听抬头观看，但见这楼上，真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见眼前一张小方桌，在一旁还坐着一人。这个伙计把三位请这里来了。张方一看，又往四外看了看，别处也是没有清静桌儿，无法这才坐下了身形。伙计给擦了擦桌面，然后说道：“您三位喝什么？我给您们三位烫几壶。要说别的我们这里不敢说好，要说到酒，我敢说一句大话，那儿也不行，还得说我们这里。您要是常到我们这里来，就知道会仙楼酒怎么样了，别的家还是真比不了，因为我这儿的酒，全是老存的，无论是白酒陈绍，远年花雕。我说好，您也不信，您只管试，就知道不假了。”镇东侠侯爷闻听，也未往下问，伙计说的话未免太多了，你自己竟说好不行，得我说好那才叫好了，你自己说一百好也没有用。侯爷遂说道：“你们这酒好，我也知道，要不然我还不来啦。把黄酒给来两壶，再给配上几个菜。我们不忙，不要凉，越热越好，你给我们预备去吧。”伙计答应转身下去。工夫不大，先把压桌碟摆好，然后又把酒菜端上来，急忙把酒杯擦好，又给三位斟上，遂说道：“老人家您先喝着，我照顾别

处了。”镇东侠点头答道：“好。”先把酒杯端起来，连仔细看全没有，端起来就喝，一仰面就下去了。那位阅者道：就凭这么大身份一位侠客，就这么大意，连仔细看全都不看？酒里要是下上什么药，喝下去不坏了吗？诸位这可不是我大意，皆因这有个原因，药酒这东西差不多全是野村的店房背巷的小馆，用这种东西，他们好做江湖上的买卖。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大酒楼，又在中心市上，他那能够做那种买卖呢？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老侠客那是久走江湖有多大经验？什么事看不出？故而才大大方方的喝下去。刘俊看师大爷喝了，他也端起来喝了。这里就是张方，心里不高兴，把杯子端起来，酒不沾唇，先往四外看了看，要是有形迹可疑的人，我得仔细看看他，我得访我的东西。张方他想这个，故此四下留神观看。无奈看了半天，所有这些酒坐多少他都数过来了，看那样儿那一位全是本村人的样子，说出话来全是客客气气，一点形迹也没有看出来。自己无奈，这才把这杯酒喝了，喝完往桌上一放，劲儿大一点，只听吧的一声，然后不由己长叹了一声：“咳！”心说：我这才叫时运不佳了，不该我露脸，才把双龙牌丢了。

张方他一摔杯子，咳了一声，就见对面那个人，也一摔杯子，咳了一声。张方不由心中有气，暗自说道：好小子，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学我，我这还不够闹心的，你给我来这个？我再来个看，看你是学我不是？若是果然学我，我可不能吃你这个，我也是快死的人了，临死我何不拉着你？张方想到这里，自己又斟上了一杯，仰面喝完遂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拍的一声，然后咳声叹息，留神观看对面的那人。就看那人与自己不约而同的，用目还看了看张方，把桌上的酒杯也往桌上一放，照样拍的一声，跟着也咳了声。张方一见，不由己的这个气儿可就大啦！他这分明是学我，和我成心斗气。

这时镇东侠侯爷老人家也看出来了，注意看打咳声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原故呢？我这是闹心，关乎死期到临，所以才打咳声，你若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故意的学我们是何道理？无论你是那路的英雄，也没有这样成心气人的。你要是个英雄好汉，我们当众比试，分个高低，这么着可有什么意思呢？这也算你挤的我们，可不算我们不对，我得过去问问你，倒是因何如此的和我们作对？老人家想到这里，就在自己的这张桌儿傍旁一看那人。见他年岁也就五十上下的样子，若站起来还是个大身量的人，光着头未戴帽，新剃的头打的辫。往面上观看，面如黑铁，天生来的两道残眉，一双阔目，灼灼的放光。准头丰满，齿白唇红，四字海口，大耳有轮。苍白的胡须，倒根根见肉。身上穿着米色绸子的大衫，身体魁梧，倒是带着精神百倍的样子。老人家镇东侠看毕那人，不由得暗自叫道：朋友，你这可就不对了。你要是年轻的人还可以说，年青无知，好强心盛。你已经这么大的年岁了，做事怎么还这样的不知好歹呢？我们心中要没有为难的事，万也不能打咳声，你这样一来，是怨我们，还是怨你呢？我来问问你吧，省得张方他正在气头上，说出话有个顺听不顺耳，难免就得出了是非，我问你因为什么和我们捣乱？

老侠客侯爷想到这里，尚未发言，就见张方站起身形，用手一指叫道："老头儿，你是怎么的了？我是惹着你了，还是你看着我不对眼呢？你为什么学我？别的可以学，打咳声你学他有什么用呢？"张方说完了这些话，还以为那人必然回答啦，谁想到那人不但不回答，而且微微的冷笑，还眼看着张方，又一点手儿，叫道："伙计，给我算了，总共是吃了多少钱？快快的算来。"伙计在那旁听有人唤他，赶紧来到桌前，遂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不喝了？一共是八十钱。"那人点头道："不多。"

遂由怀中取出一块银子，约足有一两多，连忙的说道："伙计，拿了去吧，剩余的给你。"伙计一听遂笑着说道："谢谢客爷。"那人站起身来，转身下楼去了。张方一看他走了，遂也点手叫道："伙计，你也给我算了吧，我们也不喝了。"伙计把钱账算完了，张方如数给了钱，未敢停留，跟着来到楼口追赶那人去了。

这时候老人家侯爷，连同刘俊一看张方不舍那人，恐他一人前去不行，遂忙也跟着下去了。及至来到门外，用目留神观看，见方才那人出了会仙楼一直的往东，张方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侯、刘二位也赶过来了，那意思倒要看看那人往那里去，所以一声也没言语，在后面跟随着。就见那人也不慌不忙，慢慢的往前行走，后面张方等三个人一声也未言语，在后面跟随着走。走出了约有半里多地了，前面又是个村庄，那人进了村口，回头又看了看。张方不由得心中一动，暗道：莫非他就是盗我双龙牌的贼人吗？我必须看他倒是往那儿去，还不能把他放走了，我的双龙免死牌这算有了下落了。张方想到这里，心中欢喜的了不得，心中暗自说道：我若将此人追着了，我得和他较量较量，问他倒是跟我有何冤仇，为什么下此毒手？张方想到这里，往前又紧紧的追赶。不大的工夫，来到了村口，注意留神往前面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倒把个张方吓了一身的冷汗，把方才欢喜的心情，早飞到千里云外去了，原来他向村里一看，不但是看不见他那个人，就是连那个人影儿都看不见了，望了半天，也是没看见那人倒是往那儿去了。张方正自站在这儿出神啦，后边的镇东侠侯爷及刘俊也赶到了。这二人也用目往村里观看，方才那人可也不知往那儿去了。见村子里有做买做卖的，街虽然不很大，可是非常的热闹，来往的行人还是真多。镇东侠侯爷遂忙问道："方儿，方才那人往那里去了？"

张方闻言遂叹了一声道："别提了，我在那人的身后紧紧跟随，眼见他进了这个村口了，及至我赶到一看，就看不见了。那人的身法未免太快了。莫非他隐藏起来了？"老人家镇东侠闻听，遂说道："咱们别在这儿怔着啦，我想那人他既然进了这个村口，他定在这个村内居住，咱们爷儿三个何不围着这个村庄，绕个弯儿找一找这个可恶的东西呢？"张方闻言，遂说道："就依你老人家吧。"爷儿三个说着话，往村庄内行走。连看带找的，把这个村庄全找遍了，也是没找着。这爷儿三个遂又围着这村庄外绕了一圈，不但是人啊，连那人的影儿都没找着。这时可把个智勇多谋的病太岁张方，急的呀呀的怪叫，口中说道："可气死我也！"这时镇东侠侯爷说道："方儿，你别着急，想法子找那人要紧，若不然打听打听本村庄的人，他倒是在本村庄住不是？或者也许打听着点下落。"

张方闻听此言有理，这才找了个小本经营的买卖，见里面有一位老者，看情形是掌柜的样子，张方遂走到老者面前说道："这位老人家你老人家看见方才由那儿进来一个老头儿，他往那边去了？"张方把话说完，就看老者的了。这位掌柜的老者遂站起身形，看了看张方，一看张方的这个长相其貌不扬，长的太难看了，不由的这个气可就大啦！世上那有打听道，不说客气话的？这么大个子是怎么长的？简直是没受过教育。这位老者未曾说话，先点了点说道："我是给你打听道儿用？我这是做买卖呢，你这不是成心吗？我到现在还未开张啦，先给来了这么一个丑鬼，你不会那边打听去吗？我知道那个老头儿？走道的人是多的，你这是成心和我捣乱。"张方闻听老者申斥他一顿，心中这个气可就大啦，有心要和他发作，又一想，何必呢？这事实情是怨我，世上打听道儿的，那有不说客气的？我这成了什么人了？太不对了。我也是心里着急，就忘了说客套话了。

到现在他既然挑了眼啦，我也不能再问他了，就是再问他，也不能好好的告诉我了。张方一语未发，走开这儿往前行走。老人家镇东侠见张方未和那老人置气，遂说道："方儿，你这一来太对了！本来怨你心中有事，忘了礼节啦。你不和他打听太好了！他正在生着气，你就是问他，他也不告诉我们，我来问问吧。"张方遂退到一旁。老人家镇东侠才又找了一位上年岁的人，未曾说话，先乐嘻嘻的说道："老人家我向你老打听一件事，方才进来一位上年岁的，你老看见他往那边去了吗？"老者闻言道："我倒没看见，你再打听别人去吧，来往的行人是多的，往那面去的都有。"侯爷一听他说不知道，也是没法。如此的打听了好几位，都说不知道。怎奈打听了半天，怎样也是打听不着，没有他法了，还是摸着瞎往各处寻找吧。今天见不着不是还有明天了吗？这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也得寻找他，他对于我们的这种行为，看八成内中必有意思，我看免死牌恐落在了此处。于是这爷儿三位又在这个村庄的前后绕了一天。眼看天快要黑了，就看在前面有一家大门，高大的门楼，黑漆大门，就在这大门旁边贴着一个红纸条儿。侯爷看毕不明白，遂忙走到近前用目观看，见上面写的字，非是别事，正是发卖双龙免死牌的五个大字。

张方看毕，不由得欢喜，暗道：可找着下落了，就因为这件东西我险点儿丧了性命，现在既然有了下落，我何不找上前去，与贼人讨要。张方想到这里，心中更欢喜了，遂也未和镇东侠侯爷商量，就迈步上了台阶，意思要拍打门叫人。此时镇东侠侯爷一看，忙赶上前拦住了张方，遂说道："方儿，你且退下等着，待我打门问话，或许妥当点，此事万不可造次。"张方闻听有理，遂忙转身形退了下来。镇东侠侯爷遂走到近前，不慌不忙的扣打门环，心中也是不由的高兴，暗想我们正找双龙

免死牌，正愁没下落了，你的门前竟敢大书发卖两个字，这不问可知当然是你拿去的了。这回要是叫张方出头，人家若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儿，岂不把人家吓了一跳？再来个不见，到这时可就没法了。我自己前来唤门，只要是有人出来，我非找他要双龙免死牌不可。若是话不投机我再与他们动手，要是言语和顺，当面交出双龙牌，万事皆休，我们也好赶路。再者说我们三人一路行走，虽然张方是记名的副将，实授参将之职，要论责任的话，我较张方孩儿大的多。老人家侯爷想到这里，遂又二次用手打门，拍拍的声音，口中说道："里面有人吗？"老人家连叫了两三声，就听里面有人大声的说道："门外是有人打门吗？是那位？你老找谁呀？"老人家侯爷闻听说话的声音，听那人已然来到门前，老人家遂也大声的说道："我姓侯，不是此地的人氏，你老把门儿开开吧，我向你老打听一件事，多麻烦吧。"老头子把话说完，就听门儿一声响亮，便分为左右了，由里面出来了一个人。老头子侯爷留神观看，见出来的这个人是一家人的样子，年岁可不小了，也有五十多岁了，新打的辫，满面含着喜容。他一看镇东侠侯爷这个样儿，慈眉善目的，站在门外真是精神百倍，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好武的老头儿。遂来到近前，先点了头，然后笑着说道："这位老人家你老找谁呀？是打听什么呢？我是本宅的老家人。"老头子侯爷闻听，遂忙抱了抱拳陪笑答道："原来是老管家爷，我打听的这件事，你老准知道。我请问你老贵宅的主人他老人家姓什么？"那老家人闻言，上下打量了侯爷一番，然后怔了怔神说道："老朋友，你老打听我们主人做什么？要是认识的话，我给你老回一声儿，等他老人家出来会你，要是不认识他老人家的话，你老有什么事先和我说，我若是知道的，我必然实言奉告。"老头子侯爷闻听此言，遂转了转眼花，心中暗道：我们还是真来巧了，按他所

说的话，本宅的主人定是在家了，我要是请管家他给回一声儿，就说我是打听双龙牌的事，他们这位主人若是不见我，都不成了。他不是说给我回一声吗？我还是叫他回好，还是先打听打听他好呢？老头子侯爷一时间想不起主意来。正自思索间，猛然想起一事，暗道：我要是把此事说明向这个老家人打听，他若一听我是为这件事来的，若把他的主人吓的不敢见我，那可就坏了，我还是不向他说明了好。我就提跟他主人是多年的老友，有数十年老没见面，我这是路过此地特亲自前来拜访。他要是给我回了进去，他的主人出来了，有话再和他谈。侯爷想到这里，遂答道："老管家，我是跟你家主人在前几年有来往，现在好几年没有来了。我是由此路过贵宝村，故而来拜访他老人家，烦劳管家给回禀，我们有话见面再说嘛。"管家闻听此言说道："您既然是和我家主人有交情，您就多屈尊会候一候吧，我快给你往里回去。如要我们主人认识你老，叫他老人家出来迎接。可有一样儿，您请把名字赐下来我好往上回呀。"侯爷答道："我姓侯，我的名字不告诉他，他一出来也就知道了。"管家闻听遂笑着说道："好好，您就候着吧，我这就往里回。"侯爷遂站在台阶下等着，见那家人转身形仍然把门关好，往里面去了。

去了工夫不大，就见门分了左右，在头前站着那老人家是家人了，后面跟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人家，举步出了大门。老人家镇东侠留神观看，见来者这位年在六十多岁，威风十足，生来的一个大身材，足有八尺多高，真是精神饱满，两道银眉，一双龙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有轮，海下一部银髯，白剪子股的小辫，身穿一件米色绸子的大衫。这工夫那人已来到门外，留神观看镇东侠侯爷，然后用手一指自己说道："那位英雄找我？我就是本宅的主人，姓孔名春，字昭容，别名人称

乾坤子铁臂翁。”这人说着话，遂一抱拳。侯爷这才看出原来出来的这位老人家，也是一位英雄，遂暗自想道：我倒是听人家谈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人，可是我始终没跟他见过面，今天相见，真是名不虚传，倒是一位出众的英雄。镇东侠侯爷想到了这里，遂也一抱拳，满面带笑，恭恭敬敬的向那老人家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孔老英雄，不才我平生所最羡慕的老前辈，今日得见，真乃是三生有幸。”孔老员外一听，遂问道：“这位英雄，没领教你老贵姓大名？”侯爷见问，答道：“在下姓侯，单字名庭，人称胜手昆仑镇东侠的便是。”孔员外闻听，没等侯爷把话说完，哈哈大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侯老侠客，久仰大名。既然是来到了敝处，请不要客气就请寒舍一谈吧。”侯爷闻听，连着说道：“好好，我们这就打搅了。”侯爷回头向张方、刘俊二人说道：“这位老人家，也不是外人，乃是孔老英雄，赶紧过去见礼吧。”张、刘二人一听，赶紧的过去见礼。

见礼已毕，这四位才一同往里行走，来到了前院的书房。早有孔宅的家人，打起了帘子。孔员外将侯爷、张方、刘俊三个人让到了里面。大家落坐，早有家人献上茶来。侯爷吃着茶，留神观看。就见这间书房是三间明着打通了的，屋中的陈设都非常的讲究，所有的桌椅板凳，全是硬木的，墙上挂着是名人字画，旧案上摆着许多的古玩。侯爷看罢，心中暗自羡慕，好阔的一间大书房，不问可知，这位孔爷一定是一位好古玩之家。侯爷想到了这里，暗自点了点头。孔爷遂说道：“请坐吧。”侯爷仍然落坐吃茶，遂向孔老员外说道：“看你老的府上，这样的讲究，一切的陈设，富丽堂皇，真使我等村野俗子，羡慕万分，看起来你老人家，也决不是平常的人物，一定是一位高人。”孔员外闻听侯爷如此的夸赞，遂笑着说道：“侯老侠客，像这样的茅舍草庐，也算不了什么讲究，无非是众亲友所赠的几张字画

及古玩，究竟是那一朝的那一代的，物资的真假，价值的高低，在下是一概不知。至于老侠客说什么我是世外的高人，更使我汗颜了。”侯爷跟员外谈着话，留神一看，张方在一旁听着，面上变颜变色，带着有万分的着急的样子。张方心说：我的侯大爷，你老这是怎么啦？咱们爷儿三个是上这儿做什么来啦？不为的是那块双龙免死牌吗？如今他的门外边，明明的写着发卖双龙牌，一定是他家里有，若不然他也不能够说那样的大话。既然是有了下落，你老还不跟他谈谈？他要是好好的把双龙牌献出，我们爷儿三个的性命，就算保住啦，那是两全其美百事皆无。他若是说出一个不字来，俺张方伸手将这老儿拿获，得回了双龙牌，连同这个老儿，一块儿押解进京，见了我的义父老王爷，就说这个老儿是盗国宝的要犯，一经判决，处以极刑，不就完了吗？不提张方在一旁着急。侯爷那是多么精明的人哪，早就看出了张方的意思，遂改变了话头，向孔爷说道：“老英雄，在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台前领教。”老员外闻听说道：“侯老侠客，这是那里话来？你老乃是侠客的身份，久走江湖，南七北六十三省，无一处没到过，那一个不知你老人家的英名？世上的事情，你老焉能不懂？我孔春有不知之事，还得求老侠客你老指教，何以反来下问呢？”侯爷闻言，遂摆手说道：“老员外不必客气，因为我是有一样事情，必须在老员外台前领教的。”老员外说道：“只要是在下知道的事情，我是决以实言奉告。”侯爷一听，笑道：“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进门的时候，在你老的门外，写着发卖双龙牌，我们看见这几个字，我们就都怔了。因为别的我们没见过，要提双龙牌我们可见过，那乃是皇上家的东西，赐给老肃王爷的，怎么会落在了你老的府上？当然其中必有原故。老员外你老乃是高人，侯某到此，并未深加追问，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其中的原委，望你老当面

示知，究竟是怎么到了你老的府上？如果要是认为我们爷儿三个，不值佩带，也没有那么大的福德的话，我们得看看你老的点儿什么？要不然决不能这么容易的就完了。”老员外说道：“你老要问这个问题，连我也是说不甚清，不如我给你老引见一个朋友，他一定有圆满的答复，能够把其中的原委，详细的对你老人家说知。”孔爷说着话，大声的叫道：“大哥你老还不出来等待何时呀？现在有镇东侠侯庭侯振远老侠客，在此等候多时了。”话言未了，就见帘儿一起，进来了一个人。

此时侯老侠客，以及小弟兄张方、刘俊二人，全都留神的打量这个人。就见进来的这一位，中等的身材，长的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仪表非俗，二目灼灼放光，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平常的主儿。就是一样儿美中不足，这个人虽然长的这么好的一个外表，就是一样儿，少一条胳膊。就见此人进到了屋内，满面的笑容，一团的和气，向着孔员外说道：“侯老侠客在那里？赶紧的给我指引指引，不才在此得遇了高人，真是荣幸极了。”侯老侠客那乃是久闯江湖的老资格，那两只眼睛够多么高啊，一看这人虽然是更换了衣服，可是跟方才在酒楼所遇的那个人一样。因为在那里吃酒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坐在了这张桌子，他就坐在了我们旁边的那张桌子了。张方摔杯子，他也摔杯子，所以才招得我们多心了。出得酒楼，我们爷儿三个，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赶来赶去，赶到了这个村子，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敢情他跑到这儿来了。这不问可知，他这是故意把我们爷儿三个，引到了这里来，互相见了面，略有言语不和，为的是跟我们动手，看看我镇东侠侯庭的能为如何。事到了如今，我还得将计就计，也不能把话说软，倘若是我一示弱也叫人家孔春小看于我，再者说也叫张方埋怨我。事既至此，也说不上不算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脱不过，别说是他，就是项长三头，肩生六

臂，我也要跟他碰碰。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就是言语失和，动上了手，那也是我一个人的事，别看我们来的是三个人，可是不能叫他们两个人动手。因为什么呢？论年纪我比他们年长，又是论大论小的交情，倘若叫他们动手，有了一些意外，我可对不起人。且看他的态度，再作道理。

侯老侠客心中正然想着，就见那人用手一指侯爷说道："孔二弟，莫非这位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镇东侠侯老侠客吗？"此时侯爷看此人，口口声声的称自己为老侠客，带着万分恭敬的样子，一些小看自己的情形也没有，看他这个年纪，比我也大不了几岁，人家既然是如此的客气，我也不能失礼，就是来此跟我动手的话，我也得先礼而后兵，方不失我们侠客的身份。老人家想到了这里，遂站起身形，一抱拳说道："不才就是侯庭，未领教你老人家尊姓高名？"此时孔员外，站起身来，说道："此位也不是外人，乃是我的金兰之交，姓田名文，外号人称单臂赛王佐。"老人家闻听，哈哈大笑说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田老英雄，久仰大名，今日一见真乃三生有幸，老人家快快请坐吧。"田爷说道："老人家既然来到了这里，也都不是外人，还是不要客气才好了。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个性质，专好交友。我看天气也不早了，我说一句，你们爷儿三位，千万不要推辞，就请孔二弟作回东道主，给咱们预备几样菜，他家中也有的是好酒，我们大家，今天在一处喝两杯，吃完了饭，有什么事再说。你们爷儿三位的来意，我已然全都知道了。在酒楼上的时候，我是不能对你们说破，因为在那时候耳目众多，诸多的不便，所以才将你们三位，引到了这里。吃过了酒饭之后，我一定的把这双龙牌的原委，对你们三位奉告。"侯爷闻听，心中非常欢喜，暗想：人家这位田老英雄，可真算是一位好朋友，侠肝义胆，济困扶危。今天要是把双龙牌交还了我们，我

们这爷儿三个的性命，就算是保住了，他老人家岂不是我们的救命的恩人吗？到了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人家田爷的好处哇，怪不得人家这么大的英名呢？我在幼年的时候，就听见老前辈常提，江湖上有这么一位田文田老英雄，到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伤了一只胳膊，所以江湖上人称单臂赛王佐。这位田老英雄是怎么伤的这只胳膊，可也不知道。

侯爷正然心中想着，就见帘子一起，有手下人端进来热气腾腾的一桌上席，无非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烧黄二酒，全都摆齐。

老英雄田文笑嘻嘻的向着侯爷说道："老侠客，你老还客气么？就请来上坐吧，因为你们爷儿三位，是远道而来乃为客位，我们哥儿两个好歹是个主位，无论如何，我们主位也不能坐在上座。"镇东侠闻听，遂说道："田老英雄，你老人家太已的能言了，无论你老多能说，这个情理是下不去的。咱们爷儿几个，就属你老年长，我跟孔员外比你老小几岁，张方、刘俊呢，那乃是晚一辈的人，他们更不能上座了，还是您上座吧，也别客气了。"田爷一看人家这样的诚恳，遂说道："得啦，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上坐吧。"田爷上坐，镇东侠跟员外爷坐在下首，张方、刘俊也坐在了横头。此时张方心中，非常的着急，因为什么呢？张方的心中就恨不能的一时把事办完了，有什么事再说。这时候牌也没到手，竟跟他说这些闲话，吃完了饭人家要说不给，应该怎么办呢？张方想到了这里，自言自语的说道："吃饭倒是小事，也得想想我们是为什么来的。"张方说出这话，镇东侠听见，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啦，他这一定是叫我赶紧向他要双龙牌。我可是他的长辈，今天到了这个地方，有我在此，我决不能叫他说话，他要是把话说差了，那不更是没有意思了吗？镇东侠想到了这里，看了张方一眼，那个意思不

叫他[多]语。遂对田爷及员外爷说道："二位老人家，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员外爷已然跟我们说过，这个牌的详情，田爷您是完全尽知，就求您对我们说说，也叫我们长长见识，以后也好防备。这是落到您的手中，倘若是落到贼人的手里，那不就坏了吗？"镇东侠说罢，田爷闻听哈哈大笑说道："老侠客，您要想知道这件事先别忙，我得慢慢的对您详细的说说。"田爷遂不慌不忙的，就把个人的历史，由头至尾的说了出来。

第一百九十回

散家财少年遇高僧

闯江湖晚年占名山

书中代表，原来田文不是本地人氏，乃是山东曹州府田家镇，乃是家有百万之富。自幼父母双亡，只剩了田爷孤身一人，并无兄妹，孤苦伶仃的实在是可怜。那时候田爷不过才十四五岁，田老员外临危的时候，就把亲信的老管家田福叫到了跟前，满眼的热泪，上气不接下气，颤颤巍巍的叫一声："田福哇，田管家，你乃是自幼来到了我家，你我二人难说是主仆。但是咱二人的年岁相等，我总拿你当自己的弟兄相待，数十年来，咱二人的感情不恶。我今一死，别无挂念，惟有我那文儿年幼，无人照管，我是放心不下。也没有三亲六故，惟有你是我的一个近人。没有别的，我死之后，所有的一切家产以及那五个买卖，完全的托付你，替我照管文儿生活，我死九泉，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老管家田福闻听，赶紧的跪倒在老员外的床前，热泪滚滚的叫道："员外爷，你老千万不要跟老奴我以弟兄相称，这岂不折死老奴了吗？你老人家望安吧，所有少爷的事情，完全有老奴我啦，你老就不用惦念了。"老员外爷听了这话，微微的点了点头，张了张口那个意思，还要说话，可就说不出

来了，就见两个黑眼珠向上一翻，四肢一挺，老员外一命呜呼，与世长辞了。老管家与少爷田文，哭的死去活来。庄上的乡亲们，大家劝解了会子，老管家田文这才帮着少爷办白事。白事办完了之后，少爷田文就跟这位老管家一同过日子。过了几年，少爷到了十七八岁的样子，不想他这人，天性特别，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他父给他留下的家产买卖，不过一年多的工夫，就全给挥霍了大半。五个买卖也剩了两个啦，少爷还是不断的支钱，周济一些贫穷的乡亲们。这两个买卖的掌柜的一看不好，遂找到少爷的家里，向田文说道："少爷，这个买卖可全是你们田府上的，可与我们做事的没有多大的关系。可有一样儿，照着您这么支钱法，用不了两月就得关门。这样以来我们觉着一来对不起老员外，二来与我们也不好看。您要是不打算干，不如早早的关张倒好。"少爷一听正合自己心气，遂说道："关张就关张吧，那有什么关系？"遂把这两个买卖也收了，还是照样的救济乡亲们。以先不过是附近的几个庄子的人，到后来离着一二百里地的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善人，门前总有七八十个人求救。老管家田福一看，少爷这是怎么啦？别是疯了吧？遂向少爷说道："少爷，老员外临死的时候有话，叫我照管着你，你这是怎么的了？这么些个财产，全都这样的花了，到后来我们还怎么过日子呀？"少爷一听把脸一沉，说道："我这是天性，向来我就不在乎金钱，再者说我现在也是善门难开，善门难闭。你要怕跟着我受罪，你就去你的，你就不用管我了。"田福一听，把话又拉回来说道："少爷我说的这是好话，你也不用生气呀。不是你天性这样吗？就这么办就得了么，反正我是不能不劝你就是了。现在门口还有几十口子等着啦，没有钱都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少爷说道："先把家中的东西给他们分分，明天把地再卖啦，也可以施放些日子。"赶把地出手之后，没到半个月

又完啦，门口求救的人，还是那么些个，口口声声的叫道："田善人哪，你老多行好吧，我们这都是一百多里地远奔你老这里来的，实在是苦到了极点啦，无论如何这时也得搭救搭救我们，我们实在是没有出路。"少爷田文听了众人这话，也是替大家为难，遂来到外面见着大家说道："诸位乡亲们，不才我现在实在是不得了啦，我所有的家产还瞒得了你们诸位吗？说全都花尽了，那是假话，你们要用，我就是我自己住的这所宅院的房子了。你们众位如若恕的过我去，那就不用说了，如若是非得用钱不可呢，那可就没法子了，你们众位就张罗着找个主儿，把这所宅院的房子，或者卖了，或者典了均可。不过可有一样儿，我可就没有安身之处了。"大众一听此话，真[有]替少爷田文为难的，看少爷田文他对众人这样的热心，那能忍得叫田少爷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呢？遂叹息了声走去了。就剩下了些小人之辈人了，看着少爷年轻可欺。自从少爷施舍那天起，至今已有一年多了，不但是他前来领钱，就连他家的小孩儿都来领钱，还有一样儿更可恨，每日反复的领三四次的时候，稍一不称自意，回头就骂。似这样的人如何能救了他呢？到今天少爷说出这样话来，直点头儿说道："全走了，就剩了我们这几个人了，不是田文说还有房子了吗？要是出手，这所房子可也少卖不了钱。"这个人不但不感激少爷的大恩大德，反要从中取利，心中暗想：这可是好机会，我得前去问问他倒是卖不卖？他要叫我卖这所房子，妥了之后，我还能多落几个，少爷田文施送我一笔，从中再得的回酬礼，岂不是双料的小发财吗？他等这样一着想，遂有一人向前问道："少爷，我们说一句话可不是我们没有良心，简直我们是被穷所迫，实在是没有饭门，你老施放我们这些日子了，救我们救到底吧。这不是今天到了这样了吗？你老人家的这份热心，我们至死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再救我们一步儿吧。

不是你老说到那里了吗？我们众人竭力的给张罗主去，如若是有了主，我们几人可就得了活命啦。”少爷田文他是什么样的人儿，一听他们如此的说，遂慷慨心动，才哈哈的大笑说道：“你们众位既然说了，那就往外找主儿吧，所得钱我也不要。”众人听了，遂客气会子。少爷连连摆手说道：“请众乡老们不要客气了，谁叫我还有这所房子呢？我若实在没有了，那可就一点法子没有了。”当天一夜晚景无书。赶到了次日可把房子出去了。那位说怎么这样快呢？这还不快？少爷不知道值多少钱，随便要了几个钱，可就把身下住的这所房子也出了手了。每天门前求救的人，不但不见少，反倒越来越多了。少爷每天真应付不过来，这所房子根本就没卖多少钱，由着这群人随便作的价那还能多的了吗？所以这点儿钱，没过了两三个月，也就完全都打发出去了。少爷这时候可真没有钱了，求救的人成天的在门口堆着，说什么也不走，少爷急得没有办法，遂向众人说道：“诸位乡亲们，我田文可不是那视财如命的人，你们大家也不是不知道，自我父亲去世，所有的家财，以及几个铺子，全都放完了，连最后身底下住的宅子全完了。你们大家想想，我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只要是你们大家给我想出法子来，我没有不办的，我田文说话，向来敢对天地鬼神，请你们大家替我想想，连我现在住的这所房子，还是人家买主的一份厚道，先叫我白住三年，到了三年后，也得给人家租房钱。我现在跟你们大家一样了，你们还叫我拿什么来施放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乡亲们你们大家另想别的门路吧，我是实在没有法子了。”田少爷说了许多的好话，才把这些人说走了。田少爷每天在家中一坐，连门儿都不出。

这一天正然自己在屋里坐着，就听得门外有人叫门。田少爷一听，吓了一跳，心中说道：这可怎么办？他们又来了，我

可怎么应付他们呢？自己为着难出来一看，原来不是那些求救的，乃是一个大和尚，看年纪足有百岁开外。就见那和尚打稽首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善哉善哉，这位可是田文田施主吗？请这位施主多方便方便吧。"少爷一听就是一愣，心中说道：这位和尚来的太巧了，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我到了这个地步，他才来向我化缘来呢？叫我拿什么布施他呢？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少爷心中想着，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老和尚一看少爷不言语，遂哈哈大笑道："田少爷你倒是，打算着施给我些什么呀？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少爷见问，这才答道："咳，大师父不是我不舍，是因为你老来的晚了。要是早来几天，不用说还是高僧你老来，就是俗家来此求救，我田文也是百无一辞。现在我是一点什么也没有了，你老想我拿什么施舍呢？"老和尚一听，哈哈大笑道："怎么着都舍完了？你不如说不舍给我倒好，为什么拿这套话来搪塞我呢？怎么这么巧，好几年的工夫，谁不知道你是个大善人？有求必应，惟独今天我来了，你说都舍完了，你这不是拿我这百岁之人，当作了孩儿了吗？就是真施放完了的话，你也得给我留下点儿，你不知道我来吗？你这真是欺我太甚也，简直你这是要造反哪，你还有王法吗？今天赶快的给我找点儿什么来便罢，如若不给，我就跟你来场官司，凭你这么大的财主不舍给我？要是平常的主儿，就得向他化啦，真真岂有此理，气死我也。今天说什么也得给我钱，你要是不给，到那儿你也是说不出理去。天也不早了，赶紧的给我拿去吧，别跟我在这儿装穷啦。"田少爷听了老和尚这些话，急的他面红耳赤的说道："大师傅，小生我可不是那瞒心昧己的人，我总不敢跟你老人家说虚言，我说全舍完了，你老要是不信，就请到附近的乡邻们打听打听，就知道我田文说话不假了，我要是有钱的话，绝不敢叫你老人家着这么大急。你老不信请到里

面来看看，我现在是一贫如洗，连我自己的生活都很艰难。”老和尚听罢，哈哈的大笑说道：“田大少爷，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是一个轻财重义的人，今日一见，果然是话不虚传，真叫老僧我佩服极了。既然如此，没有别的，我这里有点东西，拿出来就给你一个人吃，因为你一个人的生活我还能管得起，要是还有别人，我就不管了。你就是家有百万不也是一个吃饭吗？现在你已然把家财全舍完了，我也不能叫你没有饭吃，反正是我吃什么你吃什么。”少爷闻听遂说道：“大师傅，你老不用给我饭吃，您就是管我的生活，还能管我多少日子？可是你老人家的这份美意，我是感激万分了，不过是你老所想的，跟我所希望的相反了。因为我的希望并不在这衣食住的问题上，我要是把这个问题看重了，我也到不了这个地步。我所希望的是想访一位高人，离开了此地，下上几年的苦工夫，学些惊人的本领，日后也好做些惊天动地的侠义行为，方遂了我的志愿啦。你老人家的美意我这里谢谢吧，再见再见。”说着话一抱拳，回头就往院里走。老和尚一看，这倒得，把我给干在这儿了，赶紧叫道：“田少爷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少爷闻听老和尚叫他，遂又回来，问道：“大师傅，你老还有什么话说呀？”老和尚道：“你既然有这样的高尚志愿，我是非常的佩服的了，这才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呢。我对你实说了吧，我也不是平常的和尚，我乃自幼得过异人的传授，你既然想学点儿武学，我今天就收你这么个徒弟吧。“”少爷一听，真是福至心灵，赶紧跪倒在老和尚的面前，磕了三个头说道：“老恩师在上，受徒弟大礼参拜。”老和尚一看也是非常的喜欢，用手搀起了田文。

少爷说道：“你老人家就是我的老师了，我访了这么些年，这才访着高人，总算是我的造化不小，才能得遇了你老人家。”老和尚闻听哈哈大笑说道：“田文哪，此处也不是讲话所在，有

什么话咱们爷儿俩里面说去吧。”少爷点头道：“这更好了，我的男女仆人，因为我把家财全施放出去了，所以他们也就都回他们的老家去了，现在家里头就是我一个人了，你老来了正好，先在我这里住些日子，然后再想办法。”爷儿俩说着话往里走，来到了书房，少爷打起了帘子，把老和尚让到了里面落了座，少爷说道：“师父你老人家先候一候，我给你老烧点儿水去，先给你老打点洗脸水来。”老人家点了点头。少爷去了工夫不大，把水打来，老人家洗着脸。少爷又沏了一壶茶来，老和尚喝着茶，对少爷田文说道：“田文哪，你自己外边的名誉你知道吗？”少爷说道：“我那里会知道呀？”老人家道：“附近的这个地方，那个不知道你是活财神的？我因为慕你的名，访你可不是一天了，我在这附近可住了日子不少了。因为我也这么大的年岁了，还能活几年呀？我不忍将这身功夫带走，打算找一个有福有德的，把我这一身的武学，就传授于他。所以我这才下山，各处访查，路过这个地方，听说有你这么个田财神。我一听还以为你是一个邪派的人啦，所以我用尽了工夫，观察你的行为，倒没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可以承受我的这点武学，才来在你的门前恶化。你要是无福之人，一定不听我这些横话，到那时我是回头一走，也就完了。不想你这个人，不但不生气，反倒以好言答对，足见咱爷儿俩有缘，咱简直就从明天起我就教你几手小架式。”少爷也真机灵，老和尚无论教给什么招数，一学就会，没用老和尚费[过]事。老人家也非常高兴。由小架式慢慢的教给他长拳短打，各种的功夫。少爷成天的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没有别的心思，就是练功夫。练了十几年，功夫还是真不弱，十八般兵器没有一样儿拿不起来的。

有一天早晨，少爷正在院中练功夫，功夫练完了之后，进了屋中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老师父不辞而别，也不知道是

什么时候走的。师父没有啦，少爷可就慌了神了，赶紧的出来在院中各处找了找，那有一点儿影儿。少爷急的了不得，自己想道：我师夫父这些年来，对于我真是没有当徒弟看待，就跟自己的儿女一样，我对他老人家总是抱着万分的感激，早早晚晚的殷勤侍奉他老人家，十余年如一日，我们爷儿俩，可以说是相依度命，毫无恶感。今天这是怎么啦？一句话也没说，不知道何时走的？莫非说徒儿我有什么不周的地方，得罪了你老人家？就是有得罪你老人家的地方，你老也不该就这么不辞而别。我虽是你老的徒弟，就如你老的儿子一样嘛，你老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只管教训我，就是打我也是应该的，何至于生这么大气呢？少爷想到这里，心中非常的难过，不由得掉了几点英雄泪，饭也吃不下去啦，成天的垂头丧气。

过了几天工夫，就见老和尚从外面进来，叫道："文儿，你在这里干什么啦？"少爷一见师父回来，当时喜欢的了不得，遂说道："老师父你老上哪里去啦？怎么连句话也没有呢？你老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也没看见。"和尚说道："就在你练功夫的时候我走的。你出去快把我买的那些东西，拿进来吧。"少爷到了院中一看，买了不少的东西，吃的用的，还有一盆秋海棠。少爷把东西全都搬了进来，老和尚说道："文儿啊，为师我平生最喜欢这种花，你早晚的要好好的看着他。"田文连连答应。爷儿两个又谈了些古今的故事，以及老人家这些年来，所遇的新奇的事情，江湖上的规矩。谈了会子，天也不早了，爷儿两个这才安歇。第二天早晨，田文仍然温习功夫，够了时候侍候着老人家吃饭，每天如此。

又过了些日子，少爷正往后院去小解，回来一看，老人家又没啦。这回少爷倒不大着急了，以为着老人家又出去买东西去了，大约着饭口的时候就回来了。那知道等到了天黑也没见

回来，田文这时可着急了，遂又等了一宿也没回来。第二天早晨起来，可更着急啦，心中说道：每次出去，没去过这么些日子，不过是出去一天半天，买点东西就回来了，这回是怎么的了？真不回来了？过了两三个月，这一天田爷正然盼想师父，自言自语的说道：我田文的命可真苦到极点了，从小父母就全去世了，好容易有这么一位恩师，不想半途分离，我也没把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并且连他老人家的名姓都不知道，日后我要是在外面奔走江湖，人家要问我是谁的徒弟，我是无言答对，那不成了无根无派的武学家了吗？正然想着，一眼看见师父留的那盆海棠花儿了，见花如同见老师一样，两眼望着花儿出神。看着看着过去，摸这花盆，也因为养的日子不少了，花盆哗啦的掉了好几朵花，一看在花根儿上夹着一个小布团儿。田爷打开了一看，就见这布条上写着几个字：见花如见师。田文看罢心里很纳闷，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说我的师父叫秋海棠？不能，那多难听，也许是他老人家姓秋，这倒有几分情理。

书中代表，这个田爷自从遇见这位老和尚以后，当时拜为老师，十余年来，真下了些苦工夫。老和尚一看，田爷的功夫，也足够用的了，虽然比不上侠剑客的身份，也比一般的武学家强的多。我可不能再住下去了，因为现在已然把我身上的功夫，学去了十分之八了，那二分我先不传给他，先叫他在外面闯荡闯荡，叫他在外面也见识见识，我在暗地看看他的行为如何。他如果真能成名露脸，没有一点儿的不正当行为，我才能把我那二分传给他啦。所以老和尚打定了主意，故此才不辞而别。

田爷自老师走后，自己也是不在家里住了，遂带着老和尚给留下的那个布团儿，自己海走天涯，行无定所。逢山拜山，遇寨拜寨。只要见了忠臣孝子，烈女节妇，有了什么灾难，他必出头相救。要遇那个地方有了赃官恶霸，他必替民除害。田

爷在外面奔走江湖，就指着两只手成名，并且还拜一把盟兄弟，共计是三个人，田爷行大，二爷是孔春，三爷姓李名叫子明。

因为这位李子明，跟本村的人，闹了一场事，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自己打不过人家，这口气要是正不过来，这个地方我姓李的可就住不了啦，这可怎么办呢？遂把拜兄田文想起来了，我这口气非得大爷来是办不了的。正在着急的这么个工夫，忽听家人报道："田大爷来啦。"李子明一听，喜欢的了不得，遂赶紧的出来，把大爷迎接了进来。李子明说道："大哥你老人家来的太巧，兄弟我这正着急了，我现在正想着给你老写一封信，又不知道你老在家不在家？这真可是天助我李子明，你老就真会来了。"田爷问道："你这是有什么事吧？要不然你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呀。你倒是有什么事快跟我说吧。"李子明说道："你老先别忙。"遂叫家人给大爷打洗脸水来。工夫不大，家人把净面水打来，大爷洗完了脸，然后家人献上茶来，哥儿两个喝着茶，田爷问道："老三，你这倒是有了什么事，快说吧。"李子明未曾开言，先长叹了一口气，叫道："大哥，咱们在这个地方住了也不是一年半年了，既然咱弟兄是武学家，附近的老乡亲们，谁都知道。但是一样儿，数十年来无论跟那一位，也没跟人家打过架，就怕的是叫人家说咱仗力欺人，所以无论是多大的亏，没有吃不下去的。无奈东村口的有一家左家，弟兄五个，大的叫左良，二的叫左奎，这弟兄五个全是武学精奇，身有出众的本领，久闻兄弟我这么个人，练过些年功夫，那天找到了咱的门上，非要跟兄弟我比试比试不可。兄弟我再三的推辞，我以为着全都是乡亲，他把我打伤了也不好看，我把他打倒了也不好看，说了许多的好话，他也不听。我一看无法，只得跟他周旋几招。不想兄弟我真不是他的敌手，在众目之下，被他打倒。老乡亲们看着哈哈一笑，全

都散了。大哥你想我这个气可怎么受的了哇？既然是大哥你老来啦，没有别的，就求大哥你老给我出这口气。”田爷一听说道：“没有关系，兄弟你就放心吧。别人的事情，咱还管了，何况是自己弟兄呢？再说左氏弟兄也不是什么出名的英雄、剑侠客的身份，据我想也不过是无名的小辈。也不是我说大话，我要是一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就能把他们两个人完全打倒，也[好]给兄弟你出这口气。我到了那里，先以礼相待，他要是通达人情，认罪服说，那是怎么着都好办。如果他要不服，即或动上手，那也说不上不算来，无论是我们两方面，谁把谁打伤了，甚至送了性命，兄弟你也不用管，完全都有我啦，何况还不至于败在他人手中呢。兄弟你就在家里等着听喜信儿吧。”田爷说完了这话，问明了路途，出得门来，一直够奔东村左家而来。

也不太甚远，走了工夫不大，找到了左家的门口，上前一叫门：“门上有人吗？“”就听里面答道：“是那一位呀？”田爷道：“我。”就听哗啦一声，门分左右，出来了一个人，家人的模样，向着田爷问道：“你老是那一位？是找谁的？”田爷说道：“你是这宅的什么人？”那家人道：“我是本宅的家人，你老倒是找谁的呀？”田爷这才说道：“烦你老给辛苦一趟吧，就提在下姓田，乃是给你们主人左良，与西村住的那位李子明两家，了事来的。”家人闻听连连说道：“是是，就请你老人家候一候吧，我去给你老回一声，好叫我家主人出来迎接你老人家。”说完了这话，转身往里走，见了大爷左良说道：“大爷，现有一位姓田的，前来给咱们与李家了事来的，现在门外等候着你老人家了。”左良一听，心中暗道：这个姓田的，那里是给我们了事来的，分明是李子明约出来的人，替他来找场的。好，我这还正要找你去呢，你来找我正好。想罢，随着家人出来，到了大门口外，一看果然在那里站着一个人，年约四十上下岁的样

子，身高足有六尺开外，四方脸膛，大耳有轮，高颧骨，两道重眉，二目灼灼放光，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武学家。左良看罢，遂一抱拳说道："这位可是田老英雄吗？"田爷遂也答礼道："不才就是田文，你老可是左良左大英雄吗？"左爷遂道："岂敢岂敢。"左良遂说道："既然来到舍下，就请里面一谈吧。"

田爷也不客气遂跟着进到里面书房，分宾主落座，有家人献上茶来，左良才问道："这位田老英雄是何处的呀？乃到敝庄有什么公干呀？田爷说道：在下乃是山东曹州府的人氏，与你老贵宝[处]的李子明，是八拜之交。昨日路过这里，到李家看看拜弟，听说这里有一位出名的大英雄姓左名良来，弟兄共是五位，全都有万夫不挡的本领，不知是为了什么原故，两家发生了误会。我想你们两家乃是多年的乡亲，又全是武学人，人不亲土亲，土不亲武学还亲呢，就应该互相亲近，有了外人来欺负，你们还应该互相帮助才算对呢，怎么着也不应该闹出意见来。要是听我所劝，以往的事情，无论是谁对谁不对，一概全完，从此结为义友，亦免得受外人之欺。不知阁下以为如何？左良闻听，遂叫道："田老英雄，咱们二位虽说是初会，可是一见如故，我看你老足够一位外场的朋友。你老来到这里，为是给我们两家了事，我是非常感激。可有一样儿，你老可是聪明人，可万不要听信令弟李子明一面之辞。皆因李子明有几个徒弟，在这庄子上，非常蛮横，那一天来到我的门上，非要跟我动手，看看我的能为如何，我是再三的不肯。我以为全是本村人，谁把谁打倒了，那也不算是多大的光荣，况且又是李子明的徒弟，更是不可。不想他不知进退，非动手不可。我也是无法，没过了两个照面，就被我给打倒了。他回去对李子明一说，他说我们故意的向他动手，将他打倒，还说连你的师父李子明，也算不了什么。李子明听信他徒儿之言，故此才气恨恨的找到

了我的门前，大声叫道：‘姓左的，你出来，我也知道你在这里有点儿名声。’我一听外面有人喊叫，不问可知一定是李子明那个徒弟，回去向他师父一说，把这位李师父说火儿啦，找上我的门上来了。既然是人家来了，我也不能不出去。及至到了门口，李爷正在那儿站着了，我遂一抱拳说道：‘李贤弟，这是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先请进来，有什么话里面谈吧。’李子明一听，用手一指道：‘左良，你也不用跟我来这套假情假义，我那徒弟，不过跟我学了几招简单的功夫，所为是强健身体，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常言说的好，打狗还得看主家啦。咱们又是这么些年的乡亲，平常又没有什么过节，你这不是跟我的徒弟，你简直是跟我姓李的。不要紧，既然是跟我，你就是三头六臂，我也要跟你拚拚。’说着话这就要动手。我说道：‘李贤弟，你可不要听信你徒弟那一面之辞，可耽误你我弟兄的交情。你那徒弟故意向我这来与我动手，我再三的劝他他不听，才被我打了他一掌。也不过是警戒警戒他，并不甚重，所以他才到贤弟你的面前，搬弄是非。要是依我相劝，到舍下吃杯水酒，还是不发生误会为对。’我这话说完，他不但不听反倒破口大骂，过来就是一掌。遂一看无法，只得接架相还。动手没有十余照面，也是被我一腿踢倒，自己回到家中。第二天我就叫我的二弟左奎到他家中赔礼。不想他一见我的二弟，这个火儿可大了，我二弟正跟他说着话，冷不防就是一拳，把我二弟打的倒退了几步坐在了地下，遂慢慢的自己走回了家中。我一看这不是成心找是非吗？太已不知好歹了，再三的相让，他还是不识抬举，我们这里正要想法子找他呢，你老来到啦。你老要是想了这档事儿也成，您叫李子明来到我这里，给我赔个礼，认罪服说，百事皆无。如不这样，您就不用管了。如不听我言，可与您多有不利。”田爷一听，遂哈哈大笑道：“左良，你倒算是个说客

呀，太已的善辩了，把我的兄弟打了，你说出这么些理来。告诉你姓左的，就是叫你全身都是嘴，你也说不动我的心。我既然是来到你们这里，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能叫你们打倒了，也不能叫你们说倒了，就像你们这样的人物，我也没把你们看在眼里。”

在旁边站着的四爷左祥一听气不打一处来，用手一指叫道：“小子，你不要这样无礼，待我将你拿下。”说着话手拿着三截棍过来，照定了大爷的头部打来。左良手使大枪，二爷左奎手使宝剑，三爷左彬手使七节鞭，五爷左宝手使一把单刀，弟兄五人，一拥齐上，把田爷团团围住。田爷可是赤手空拳，并没带着兵刃，就凭拳打足踢，抵抗这五个人。要说是一个对一个打，谁也不是田爷的对手。田爷左窜右跃，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不见胜负。这五个人一看，这个田文真有两下子，我们这五个人全拿着兵刃，人家还是空着手打了这么些个回合，尚且没把人家打倒，倘若人家要是也拿兵刃的话，咱们这五个人想是真有些危险。看起来我们练武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学到方休处，才知艺不高。这时候田爷动着手，一招紧似一招，这哥儿五个堪堪不支。田爷一看四爷左彬，招数已乱，鼻尖鬓角微微见汗，田文一看有机可乘，向前紧跟一步，伸手要夺四爷的三截棍。尚没到手，五爷左宝一看，四弟的军刃，要被他夺去，与我们弟兄多有不利，说时迟那时快，过去照定了田爷的左臂就是一刀，就听克哧一声，血流满地，田文翻身栽倒，当时可就晕过去了。

大爷左良一看，急的连连跺脚说道：“咳，老五，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他跟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仇恨，你这不是找祸吗？况且人家又是一个人赤手空拳，我们五个人拿着军刃，把人家的胳膊砍掉了一支，这种名声传出来，与我们面上无光，

这叫群殴，不是英雄所为，这可怎么办哪？”那哥儿四个也傻啦，全都面面相观，没有一个有主意的。还是大爷左良说道：“你们别看着啦，赶紧的把他的腰抱起来，叫他坐起来缓着。老三你去到前边大高村的那位外科先生丁小菴请来，老四你把西村住的内科先生徐今吾请来，快去快来。这哥儿两个那敢怠慢，赶紧的去请先生。

工夫不大，先把内科徐先生请来了。徐先生是本村的一位儒医，非常的有道德，无论穷富随请随到，今天左家一请，慌慌张张的也没问是什么病，就赶着来了。到了左宅一看，一院子血，就把这位徐先生吓了一跳，一问是通伤，连连摆手说道：“这、这、我可治不了，我是治内科的，外科我可治不了。”说着话往外就要走。左良说道：“徐先生，你老先别走，您看看这个人晕过去了，您先给想个法子吧。”徐先生过去刚要诊脉的，这工夫外科先生丁小菴也来到啦，一看伤人还坐在那里不省人事，徐先生说道：“您快来看看吧，脉倒是有，就是脉气浮，无非是流血过多啦，并没有伤了内脏。”丁先生过来看了看，赶紧的打开了小包袱，拿出了一小包止疼药来，先用温水给灌下去。要说这位丁先生是家传的医道，所有用的药也是祖传的秘方，所以这包药灌下去工夫不大，就见田爷心口窝，微微呼吸，又听哎呀了一声。丁先生一看遂说道：“得啦，这就不要紧了，要是伤了内脏，我这药也是办不到啦。”遂又用药把伤口轻轻洗了洗，又敷上点药，用布给缠好了，留下了几包止疼药，为的是夜间要是伤口疼的时候，就把这个药给他吃一包。两位先生走后，大爷左良一步也不敢离开，一切的吃饮，以及大小便，全是他亲自伺候。

说书的一张嘴难说两头事。李子明跟孔春，自从早晨大哥走后，一直到了天晚掌灯之后，也没见回来，这弟兄两个，连

晚饭也没吃，李子明叫道："二哥，怎么天到这般时候，大哥怎么还没回来呢？别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吧？"二爷说道："不能够。他们哥儿五个也不是大哥的敌手，就怕大哥把他们打倒了之后，自己又去奔走江湖，不愿意回来了，也未可知。大哥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吗？"李爷一听摇头道："不对不对，大哥要[是]把他们打倒了的话，决不能不见咱们的面儿，无论如何也得家来。据我看其中凶多吉少，不如我们去到那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孔爷说道："那么着也好。"两个人出得门来，一直够奔左宅而来。工夫不大，到了左家门前，李爷向前一叫门，"开开！"里面的家人一听，说话的声音耳熟，怎么带着这么大的气呀？遂把门开开一看认得，还是闹事的那个人，遂问道："您有什么事呀？"孔爷遂说道："你也不用问，跟你也不值得说，你快把你们主人叫出来吧。"家人一看来头儿不好，遂连答道："是是。"说着向里就走，也没敢关门。到了里面见着大爷左良说道："大爷，可了不的啦。"左爷一看这个家人脸上的颜色都变啦，就知道其中有事，遂忙问道："什么事呀？"家人道："跟您闹事的那个人又来了，这回还带着一个人来，气恨恨的样子，叫您赶快的出去。"左良一听，连连摆手，不叫他再往下说，恐怕叫田爷听见。那知道田爷早就听见了，遂说道："左大爷你叫他们进来吧，我自有办法。要不然他们见不着我，也是完不了。"大爷一看这样也只可如此，要不然拿什么话对答人家？大爷出去，一看果然门外站着两个人，遂向前说道："田大爷现在里面候着呢，就请二位里面请吧。"这二人找大哥的心急，也不言语往里就走。到了书房一看，田爷正在床上倒着啦。李子明一看，把脸都吓白啦，赶紧到了床前忙问道："哥哥，你这是怎么啦？"田爷说道："你不要着急，我跟你说，你要是一着急我可就不跟你说了。"李爷、孔爷说道："我们不着急您就说吧"。田爷道：

“只因为我与他们动手，也是他们失神误将我的胳膊削去了一只，可并非是故意。他们全都后悔的了不得，赶紧的请了两位先生，花了不少的钱，给我治伤。并且他们弟兄全都是亲自伺候我，寸步不离。看起来我们跟他们的事情，完全是误会，决不是什么怨仇。如果要是真与我们过不去的话，我的命早就没有了。我虽然掉了一只胳膊，反倒感激人家的好心侍奉。你们要是听为兄的话，赶紧把我搭回去，别在人家这里了。”李爷一听，不由得热泪滚滚的说道：“大哥您这全都是为了我的事，才落得这种地步，您也不用管，我与他们一死相拚，决不能善罢甘休。”说着话就要动手。田文一看忙拦道：“老三，你是怎么的啦？不听我话呀？我不是把话都说开了吗？你怎么还这样的暴躁？你要是不听为兄之言，那你就不是我的好兄弟了。”孔爷遂说道：“老三，不可如此，恭敬不如从命，大哥不是说到这里了吗？就听大哥的，先把大哥搭回家去调治。”左氏弟兄百般的挽留，不叫田爷走，一看实在留不住啦，遂叫家人们，帮着把田爷送了回去。到了三爷的家中，遂又叫家人，把昨天的那二位先生请了来，接着给田爷调治。二爷、三爷侍候着不离左右，治了有三个多月，就算是完全好了。

这一天弟兄三位，正在一处吃饭，田文叫道：“二弟、三弟，我有句话对你们说。”老三道：“有什么话您就说吧。”田爷道：“我在这里也住了不少的日子了，伤也完全好了，我想还要到外边闯荡几年去，别看我落了一只胳膊，还非得闯出个样儿来不可。”三爷一听，遂说道：“据我看您还是别走为对。你老人家，虽然心高，可是一样，现在已经不能与以往比了，现在却因少了一只胳膊，多少也是差点事。依我说还是不出去，在我这里住上几年，咱们弟兄，得以多在一处盘桓，也省得叫兄弟我们想念你老，也没处去看您去。”田爷闻听，微微点头说道：

“兄弟你的这种意思我也明白，但是我常此以往，就在兄弟你这里住下去，将来不是也没有相当归宿吗？我在外面再奔走几年，将来有了相当的出路，你们弟兄到那时再往一处一归，才是我们的归宿啦。”三爷一看实在留不住了，也就不往下再说了。孔爷遂说道：“大哥，既然有这样的高志，将来也是咱们的希望。可是你老走我也得跟着你老去，常言说的好：身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借着你老的光，也好到外面见识见识。”孔爷道：“兄弟你就别出去啦，我是单身一人，什么观念都没有啦，兄弟你这么些家财，家里的人也不少，还是不走好，跟我一走，止不定什么年头儿才回来啦。”孔爷道：“我既然说出走来，我就有这个决心，不论去几年也没有关系。”田爷说道：“好，既然如此，明天我们就起身吧。”

到了第二天，三爷又给二位兄长治了一桌酒席送行。弟兄三人，痛饮了几杯，这才起身，送出了十里以外。田爷说道：“老三哪，你回去吧。送客千里，终有一别。”三爷掉了几点热泪，这才与二位弟兄作别。不表三爷。

单说田文与孔春，两个人出离了三弟的家门，就信步的走下去了，也没有一定的目的地，反正在一路之上，专访各路出名的英雄。走到了那座山寨，必然要上去拜望寨主。所做的事情，完全是替天行道的行为。没过了几年，南七北六十三省，无论是占山的为王的，行侠的作义的，保镖的护院的，以至于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田文这么个人的，后来在江湖上落了一个外号人称单臂赛王佐。孔春也有个外号，叫乾坤子铁臂翁。老哥儿两个，在江湖上总算是有了名啦。

不知不觉孔爷跟田爷出来了七八年了。这一天孔爷叫道：“兄长，我也出来了这么些年了，我想回家去看一看，您也跟我一同回去吧。”田爷道：“好，本来你出来这么些年，也没回

过家，你要回家你自己先回去，我先不愿意回去，再过几年，你我弟兄后会有期。”老二位分手不表。

单说田爷自己还是在外面奔走，自己一想，我虽然漂泊了这么些年，将来算是怎么个下场呢？不如我找个山寨一守，也好享几年福。自后有了这个打算，所以就往塞北下去了，由北京一直往北，出了长城，还往北走。这一天正走着，就见前面有一座高山，看着也就有十几里地远，敢情望山跑死马，一点儿也不假，直走了一天也没到。跟人一打听，这座山名叫鸡鸣山，离这也还有三十多里地啦。遂找了一个店住下，要了些酒饭，自己吃喝已毕，第二天早起来，就奔这座山来了。到了山根底下一看，这座山足有三四十里高，山中腰还有一座庙，山顶上也有一座庙，再一看山下边不远还有一座城，名叫鸡鸣城。田文一看这么一座高山，四外完全好庄稼地，这边一住，岂不胜似海外天子吗？正然要下山，就看由山环里，出来了一群喽兵，拦住去路。田爷连忙向喽兵说道：“众位弟兄辛苦了，我烦众位不论哪一位给我回一声。”众喽兵一听田爷这一道辛苦，知道是一个江湖的人物，其中一人问道：“你贵姓啊？我好给你回禀寨主去呀。”田爷有心不道名姓，但是怎么叫他回禀呢？想到此处遂说道：“我姓田。”那个头目不答，又向大家说道：“看着，别叫他动。”遂转身向山上跑去。田爷一看这个意思，心中很是好笑。工夫不见甚大，只见由上面同着那个喽兵走下一人，单臂赛王佐一看，向众人问道：“这一定是寨主下来了吧？”众人一看说道：“是寨主。你往上迎接去吧，你的面子真不小，寨主亲自出来迎接你来。”田爷并不答言，沉沉的往上走着，来至切近。大寨主抱拳说道：“来的可是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吗？久仰的很啦。”田爷一听此言，遂笑着说道：“大寨主过于夸奖了，我们萍水相逢，大寨主亲自出迎，实在令我担驾不起。不

知大寨主尊姓大名？”说至此处，只听山中呛啷啷一片锣声。田爷虽然走过江湖，猛然听此一声，不知为的什么。大寨主所说的姓名一时也没听清，有心再问，又不好意思再问，恐怕令人家耻笑自己没见过大阵势，一听锣声就沉不住气了，随搭讪着说道：“是是，久仰久仰。”大寨主把手一伸说道：“请到里面一谈吧。”田爷闻听此言，笑着答道：“那可太打搅了。”大寨主点头伸手又说道：“请请，老英雄既然来到就是一家人。”田爷一听此言，心中说道：此人有点来历，倒是一个英雄的气概。此时大寨主用手一挥，令喽兵说道：“去通知各位寨主，就说田老英雄上山来了，出来迎接。”田爷说道：“不敢劳动各位，请大寨主收回成命。”喽兵听了，略一停身，大寨主把眼一瞪，喽兵见了转身往里通报。不多一时二人来到了大厅以外。此时各位寨主把田爷请到里面，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寨主这才开言说道：“田老英雄，你老人家这是打算往哪里去？还是今天来到敝寨用些盘川呢？或是有什么见教呢？”单臂赛王佐田文哈哈大笑说道：“大寨主这是哪里话来？你我既是一家，有什么客气？什么见教不见教的，我不过上得山来，拜访拜访，为的是瞻仰瞻仰各地的英雄。”大寨主闻听此言笑道：“原来如此。你老人家足遍大江南北，威名远震，这是我等知道的，不过是没见过面，这是初次罢了。”沉了一时，田爷正要开言，又听大寨主说道：“你老人家既是访友，我们既然不是外人，刚才已经谈过了，我想你老人家，既不用钱，又不大显身手，我想老人家特意来到敝寨，一定大小有点事。”说到此处哈哈的大笑起来。此时各寨主同声说道：“田老英雄，我们既是一家人，就不必客气，有什么话简直说了出来，小弟等是可成则成，不能成，当然是办不到的。你老人家说给我们听听。”田爷闻听此言点头说道：“我与几位弟兄说吧，我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大江南北的

名山峻岭，我那一座高山也不喜欢。我无意中听说此地有一座鸡鸣山，我故此特意来到此地看了一番，又一打听，才知道有你们几位英雄坐镇在此。我才上得山来一看，更是加了一番的羡慕，真是山峦叠翠，瀑水清流。我要是一言出口，恐怕各位寨主有所多想。”大寨主不等田爷说完，接着说道：“老英雄说得那里话来呢？圣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话说得有多大的爱众之心？走遍天下都是朋友，我们更没有什么说的了，你老人家说出来我们听一听，可办的事，绝不能含乎。”田爷心中想道：“刚才一见面的时候，他说出我的姓名，我倒怕他多疑，看这样子此人也是一个侠义的英雄。”想到此处，遂说道：“我田文这样的年纪，又废了一只胳膊，江湖中我也闯荡了多少年，也就是如此了，我打算找个可心的地方一隐遁，以乐晚年也就是了。”说着用目又将在座的各位寨主看了看说道：“我打算就在此山找个清静地方一住，不知各位能不能垂允此事？”大寨主看了看众人拉着长声说道：“这个……也可以吧，不过是这样，兄弟得与各位弟兄商量商量。好在你老人家也不是忙人，先在山上住着，我们商量商量以后，你老人家就在此处养老。”田爷听了此话，见其中一人年在二十以外，看他的神色，有些不满，一手叉着腰，将身体一扭，坐在那里看也不看。此时大寨主吩咐喽兵预备酒宴，给单臂寨王佐田文田老英雄洗尘。田爷听了，并不拦阻，遂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我今天讨扰大家，一时疏忽还没领教各位寨主的尊姓大名？”哈哈的又大笑了两声。大寨主说道：“好，我来从头一一的引见引见。兄弟在此山中，忝为领袖，刚才见面的时候一阵迎宾锣声，大约扰得你老人家也没听见。”把话说到此处，田文有点沉不住气了，遂镇静的说道：“可不是，我想各处的山寨一处有一处的规矩，不想老弟你领袖群雄，竟有这样的纪律，真是可钦可敬了。”田爷一片

话把自己那一点的惭愧打消了。大寨主盛天才听了，更是喜出望外，遂说道："兄弟姓盛名叫天才，外号人称铁腿书生。"田爷说道："久仰久仰。"此时就见那人更是有气的神情说道："你这个人，还说什么久仰呢？既是知道还记不清吗？我大哥的威名谁人不知，那一个人不晓？"田爷看了看，也不好意思答话。此时盛天才笑道："你很年青的人，说话不要这样的莽撞。"田爷佯作不知的问道："二寨主可是那一位呢？"盛天才伸手指着下首一人说道："这是二寨主王建平，外号人称滚地金钢。"此时王建平抱拳答礼。田爷还有心拱手，无奈一只胳膊难于为礼，只好躬身相答。大寨主又指再下首一人说道："这是三寨主赵文通，外号人称铁臂架金梁。那位是四寨主马龙光，外号人称急行术士。"随又指着那个青年说道："这是五寨主周伯成，外号人称无烟火炮。"大寨主又对大家说道："这就是久闯江湖，很有名声的那位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

此时兵卒上来设摆桌案，不多时杯盘齐布，大家划拳行令，欢乐非常，一时酒足饭饱。大寨主吩咐下人说道："把后山的一所宅院，打扫清洁，预备给老英雄暂住。"田爷说道："等各位寨主商量以后，能令我存到此处，有三间两间的住所就可以了。"大寨主盛天才说道："有的是房间，等他们打扫清洁了以后，你老人家暂时安身数日，我个人还有一点意见，要与你老人家相商。"田爷一听此言，心中暗暗说道：他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呢？不问可知，我说出在他这山上寄住，他也许是多想啦，恐怕我有什么野心。不能够哇，我看这个人，倒足够个外面儿的朋友，决不像那不明世故的主儿。可就是那个年青的五寨主周伯成，看他那个意思，面色直变，大约着他许有些不服，这也没有什么。如果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们两个人就比试比试，你还别看我田文这个样，你以为着我是一只胳膊，还能有多大的能为吗？

嘿嘿，姓周的，你要是没有什么意见便罢，只要是你有一点儿不服的话，今天就叫你知道知道姓田的是何如人也。不表老英雄心中暗想。再说这位大寨主盛天才，遂一抱拳，满面带笑的说道："田老英雄，兄弟我可不是当面奉承，就凭你老人家这个英名，南七北六十三省，所有的占山的、为王的，以至所有的江湖朋友，那一个不知道你老人家这么位高人的？兄弟我在前十几年，就常听人说，江湖上有你老这么一位朋友，侠肝义胆，济困扶危，以义为本，不重金银，在江湖上奔走了这么些年，还是任什么也没有落着，不过可就把这种好名声落着啦。我就总打算去拜望拜望你老人家，但是总没得工夫。今天既然你老人家，虎驾光临，就是你老人家看的[着]兄弟我，并且你老说是住在这里，这不更是兄弟我所最欢迎的事情了吗？你老人家在外面的名声比兄弟我也大的多，一切的见识也比我广，以后这山上再遇有什么事故，有你老人家在此，岂不是我们弟兄的护身符吗？可有一节，我还有一句话，说出来你老人家可不要多想。你老既想在这山里跟我们弟兄一块儿盘桓的话，要打算在这里白住可差点儿事。"老人家一听：好，这盛天才说话倒有点儿意思，前松后紧，他这话里有话。以先那些话说的倒是满够朋友，以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绕弯的不留我，亦未可知。心中想罢，遂沉了沉说道："大寨主，咱们可是一见如故，道义之交，并不是我有什么野心，想要谋夺你老的山寨，决不是那个意思。也不是在下说句大话，我要是打算占山的话，由十年前我就有了山寨可居了，何至于到了如今，才想这个法子呢？再说我的为人，大寨主你也许有个耳闻，向例是不贪虚荣的，对于一切的身外之物，全都看的很轻。不过是现在已经这么大年岁了，精神也就要慢慢的退化了，所以才投此山来，久仰大寨主的英名，以义交友，不是那一般占山的寨主可比，

所以我才斗胆的来拜山。你老说什么不能叫我在此白住，莫非说还有什么条件吗？”盛天才一听，遂笑着说道：“老英雄，你老人家全想差啦，不是那个意思。你老人家以往的行为，兄弟我不是不知道的。再者说你老要是有野心的话，我们还可以跟你老人家比试一下子啦，决然不能叫你老三言两语的就把这山夺了去。不过是分人分事。我的意思是打算着叫你老人家，在这山上，我们求你老人家关照着我们，我们就公推你老为本山的大寨主，为的是你老人家比我们弟兄都年长，并且名气比我们也大的多，所以你老要是做了本山的寨主呢，以后也就没有人小看这山寨了。我说的这是肺腑的话，一点虚情假意都没有，你老人家要是以为小弟我是那不可靠的话，我可以在你老面前对天明誓。”老英雄田文一看这个人还真是实在人，说话很诚恳，并不是搪塞我的话，遂说道：“大寨主你的这种用意我是知道了，决不是假的，我也十分的感激。不过还是那句话，虽然你老是对我的美意十足，但是与我所希望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老要是非使我为首领的话，那也没有别的，我只可是一走，另寻安身之地，你我是后会有期。”盛天才一听，这位老人家这是怎么个人哪？我们公推你老为大首领，这岂不是海外天子一般吗？怎么你老倒这么推辞呢？想到了这里，遂说道：“田老英雄，我们公推你老为首领，你老说不合你老的意志，可是我们这种话说了出来，也决不能不算，你老人家要是不听的话，这么办，我把这座山，举把火来一点，完事咱们大家一走，你老看怎么样？”田文一听，这不是麻烦吗？我早要知道这样，我怎么着也不上这山上来。人家这份诚意还是十足。答应他们吧，我就得落个落草为寇，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不答应吧，人家弟兄几个也不要这座山了。你说这个事叫我怎么办呢？为难了半天，遂说道：“盛大英雄，既然是你们众家弟兄看的起我，公推我为

大首领，要按着江湖道的义气，我可不应当接受这个名义。无奈你老这样的诚意，我也是恭敬不如从命，暂且应允了你老的这个条件。可有一节，你老也得问问众家英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是有问题的话，可以说出来大家商议。”田爷说这话，用目窥视着那个年青的。盛天才不等田文把话说完，遂答言说道：“我既然说出来啦，就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决没有什么说的。”老人家一看没有人说别的，这才向着大家，带笑说道：“既然如此，我先向大家谢谢。”遂向大家一猫腰，又接着说道：“我既然是应了你们众位的条件啦，我也有个条件，你们大家可不能不应允。”众人齐声说道：“您有什么话就说吧，没有不应从的。”老人家道：“我当这个首领倒是可以，可有一样儿，我算是名义的首领，有什么事还得大家商议，我可不能专主；再者说在外面做买卖所得的金银，还是由盛大英雄分配。要是答应我就这么办，要是不答应，就作为罢论。”大家一听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全都暗暗佩服人家。天才一看无法，只得答应了老人家的意见。天才遂吩咐鸣锣，聚齐了全山的喽卒，天才把老人家请了出来，坐在了正当中，天才向众人说道：“大家弟兄们，今天我有几句话说。”遂用手一指老人家道：“这位老英雄，就是我常跟你们提的那位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这位老人家，平生不贪人间虚荣，轻财重义，一世竟作了些侠义之事，并且武学出众，真乃世外的高人，这也是我们全山众家弟兄的福运。他老人家，路过此地，我们大家百般的央求，把他老人家留在这山上，为本山的大寨主，以后无论有什么事，全得听他老人家的调遣，如果要是有不听从他老人家命令的那是自取灭亡。”天才说完了这话，站在了一旁。田爷站起身来，向着大家一猫腰，表示行礼，遂满面带笑的说道：“众家弟兄，在下的为人，蒙江湖上的抬举，微有虚名，也没有什么出奇的本领，不过是平生好练。

自从年青的时候，把一份家产，全都不要了，才到各地遍访高人。始终我是没把这家庭的观念看重，所以对于身外之物，一无所惜，直到如今，我还是这个目的。现在路过此山，蒙各位寨主以及众家弟兄抬爱，公举我为大寨主，在下自知是没有这么大的德能，不过是情不可却，暂时就算是本山的名义寨主。以后还要求你们大家弟兄们多帮我的忙，咱们要把这座山寨整理成为塞北的安乐山寨，我们大家也好在一处同享幸福。这就是在下所最希望的事情了。”田文说完了这些话，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天才吩咐：“预备上等的酒席，大家欢宴，以为庆贺新寨主。”喽兵们这一天随便的吃喝，全山悬灯结彩，热闹非常。田爷也是非常的喜欢。自从这一天开始，田爷就算是为本山的寨主了。可是这位寨主跟以往的那位可不一样。从先的那一位，要是有喽兵一报告，山下有了什么行路的客商，当时就下山去做水买卖来。这位田爷可就不一样了，三五天跟大家讲一回话，总是说些道德的言词，劝解大家，不要大家总以这种生活为常事，因为江湖上凡是做这种买卖的将来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我们要是不做这个买卖，也不是没有饭吃。你们大家看看，咱们这座山的周围，完全都是很好的良田，我们要把做这买卖的精神，要是全搁在了农事上，我想用不了二年的工夫，就能把这山整理得像世外的桃园一样。到那时我们有家眷的，也可以接到山上来，父母妻子，共同安居乐业，岂不比做这买卖胜强百倍吗？以先大家听着全都不入耳，全以为田爷这个人太古怪，我们在这山上待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见说过当寨主的不叫做买卖的，指着种地活着那不是没说一样吗？春种秋收，那够多么慢哪，种地谁爱种谁种去，我还是做我的买卖去。田爷知道他们的心理，也不问他们，还是三天两头的善劝。老人家并且亲自带领着大家去耕种，竟用善法子渡化大家，慢慢的真把全山

的人都给渡化过来了。在山下种了有不下一二百顷的良田，山上治理的非常富裕。这么一来，田文的这个名气比以前更大了。

这个消息，慢慢的可就传到了固安县住的那位二爷孔春的耳中了，孔爷就听说大爷田文在塞北落草了。二爷心想：我们这位大爷这是怎么啦？老了老了倒干了这个啦，这是为什么呀？你老不是那种人啊，莫非说是被穷所迫？那更不至于啦，咱们家里有的钱，不用说就是你老一个人，就是有个十口八口的，我也养活的起呀。这是从那里说起呢？想了半天，遂写了一封书信，派一个亲信的家人，去到塞北鸡鸣山，与田爷下书。这家人接过了书信，就够奔塞北而来。固安县离着这座山，也就是八九百里地远，走了有十几天，这才来到，叫喽兵回[禀]，就提固安县孔二爷打发我来的，前来找田文老英雄下书的。喽兵进去工夫不大，把这家人领进山去，见了老人家行了个礼，就把那封书信，双手奉上。老人家接了过来，由头至尾详细的念了一遍，不由皱眉心中暗道：二弟你这不是埋没人吗？你那里知道我这里的难处，误听传言，以为着我是做了贼寇啦。那知道我这个人，与平常当寨主的大不相同，不是那专指着抢夺吃饭的，你不信来看看，就知道我的实在情形了。你说叫我怎么答复他呢？我就是说什么他也是不信。他说的这么诚恳，非叫我回他的家中去住着不可，我本不打算去的。自己想了半天，遂又给二弟写了一封回信去，上面说是随后就到。给家人拿了二十两银子，打发走了之后，自己这才吩咐手下人，把各位寨主请来。工夫不大，全都来齐，向田爷问道："大寨主你老人家，把我们弟兄叫来，有什么要事相商啊？"田爷遂说道："众位贤弟，自从为兄上山以来，辱蒙各位错爱，被举为首领，小兄我实在是感激万分，平生难忘，恨不能与众家贤弟，共同享此晚年之乐，不肯时刻分离。不过现在有固安县的二弟孔春，来了

一封书信，叫为兄立刻回到固安，有要事相商。为兄我想明天起身，到那里看看有什么事，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不过三五个月我就回来。”天才一听，接言道：“大寨主，那可不能够。你老人家在这山上，整理的这个地步，要是没有你老，我们现在还不知落到什么地步啦。无论如何，咱们大家是有福同享，有罪同受。要是离了此山，可不能叫你老自己走，要走咱们大家一起走，不走就全不走。再者说孔二爷那方面，既是你老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他老人家要是想您的话，不妨把孔二爷也接到山上来，我们都在一块住，那比什么不好？为什么总得你老上他老人家那里去呢？不如您写封信，派个伙计，给孔二爷送去，把孔二爷请了来，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帮着办，就省得您亲身去了。”说着话这就要预备笔墨，叫田爷写信。老人家连连摆手道：“慢来慢来，贤弟你怎么没听明白我的话呢？我并不是一去就不回来啦，不用说贤弟你们几位舍不了为兄，我还舍不得你们众位呢。我这次去到孔宅，并不是一去不返，无论如何，等把事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也许把孔二弟也接了来，你们看怎么样？”天才说道：“你老这话真实在吗？”老人家笑道：好兄弟跟哥哥我在一块儿待了这么些年，那一句瞎话是我说的？”天才说道：“要是那么着，我们也就不强留了，您可不能叫我们弟兄几个失望啊。”老人家道：“那是一定。”当天晚上大家安歇，一夜无书。

到了第二天早晨，天才吩咐喽兵杀牛宰羊，预备了许多的美酒，全山的人，一齐给田爷饯行。吃喝已毕，田文又向大家说了许多的客气话，就此起身。早有几个伙计把行李打好，并且还有各家寨主送的礼物。老人家向大家辞了行，各位寨主全都在后面相送，送出去有十几里地。老人家说道：“众位贤弟还不回去吗？你们众位就是送我百里，不是也有一别吗？我也不

是不回来。”弟兄几位这才分手，各家寨主回山不表。

第一百九十一回

替友寻婿田文盗玉牌

“佳偶”天成夫妻闹洞房

单说这位田爷别了来人，自己够奔固安县而来。一路上不过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孔二爷的门首，上前一叫门。家人开门一看是田爷，全都认得，忙说道：“大爷你老来啦，我们二爷正在家里呢，方才还念叨你老人家呢，你老就快里边请吧，我们二爷在书房屋里啦。”家人头前带路，来到了书房门，家人把帘子打起来。

二爷孔春正在屋里喝茶啦，抬头一看是大哥来啦，赶紧站起身来，把田文迎了进去。田爷落了座，二爷吩咐家人赶紧的给大爷打洗脸水去。工夫不大，把水打来了，田爷洗了洗脸，家人献上茶来。弟兄二位喝着茶，二爷这才问道：“大哥你老吃了饭了吗？”田文说道：“我方才在前面那个大李村打的尖，现在还不饿呢。”二爷道：“你老这几年，精神还是这么好，别看头发有一点苍白，可是一点老的样子也没有呢。”田大爷道：“兄弟你也不见老哇。”弟兄两个谈了会子离别的经过，二爷这才说道：“大哥你老知道我把您请来是为什么吗？”田文说道：“我那里会知道哇？”二爷说道：“我听人传言，大爷您在塞北已落

草了。我自从听见了这个信，把我急的别提，恨不能一时赶快把你老接了回来。你老这是怎么啦？咱们家里用不着干那个去。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呢？无论如何咱家里也够我们弟兄这一世生活的，莫非说你老在我这里还有什么不实在的地方吗？”大爷听了孔二爷这话，遂带着笑说道：“好兄弟，你那里知道哥哥我的细情呀？你不过是道听途说，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名义上虽然说是当了大寨主了，可是不跟平常的山寨一样，我这并不做那强盗的行为，更不做那杀生害命的事情。你要不信，几时有工夫你跟我走一趟，到那边看看你就知道了。我们那座山完全是防务为本，靠天吃饭，你别听人的传言，那是不可信的。”二爷说道：“无论是多么有纪律，山寨上的人，那能全这么齐心，一个歹人没有？再者说你老就是不做非法的事，反正你老的名义上是个山寨主，决不能说你老是位知县的，名不顺言不正的这种事情，还是不做为对。今天既然是你老来啦，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你老回去啦，有兄弟我吃的，就有哥哥您吃的，好歹的就在一块儿住吧。我这两天，心里也是着急，因为我现在有一件为难的大事，我自己是办不了的。大哥您来还是正好，这件事我就指着你老办啦。”田文一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想，遂问道：“二弟你有什么事至于这样的为难呀？”二爷见问，说道：“你老先候一候。”说着话出去。工夫不大，领进来一个人。田爷一看，吓了一跳。就见这个人，身高足有六尺，膀扎腰圆，漆黑的大脸膛，两个大环眼，长的十分凶恶。二爷指着田文说道：“见过你的伯父。”那人赶紧向田文施礼，叫了声伯父，说话的声音很粗。田文问道：“他是你的什么人？”二爷道：“这就是你老那个侄女。”田文闻听，也不敢笑。这工夫这位孔大姑娘退了出来。田文才问道：“二弟，这个孩子怎么长的男相啊？将来一定的有福气。”二爷闻听道：“得啦大爷，将来有福气，

现在可把我愁死了。这个孩子，长的一点女子的样子没有，并且还没有女子的那种性质，凡是女子应做的事情，他是一样都不会。就是好练，跟我练了这么十几年，还有真下功夫，昼夜不息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不用说是平常的男子，就是练过几年的那个主儿，有个十个二十个的也不是他的敌手。您说这么大的一个姑娘，竟练了会子，将来可怎么办呢？一个女子又不能与国家效力，也不能出去做事。我这些年来，烦了许多的亲友，给他说个主儿，无论是上中下那一等的人家，我是全都不挑，只要是有主儿要吧，不怕我把家产分给他一部分啦，那全都能办的到。那知道整整的说了这么些年，全都是一提咱们的名姓，都乐意跟咱作亲，赶等到细一打听，这个姑娘是这么个人啊，谁还敢要呀？全害怕过门后受他的气，没有一家要的。我这些日子，一听说本村谁家一办喜事，我的心里就非常的难过。大哥您来啦，也没有别的，就请你老给想个法子吧。”田文一听，不由得心中暗道：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全国各省没到过的地方很少，什么样的人都看见过，也没看见过这么难看的人。这个孩子长的不好看也不要紧，怎么长的这么凶呢？我二弟他的外表也不是这个样儿呀，这可叫我上那里给他找主儿去呢？看二弟这个样子，还是真走心，我要是再说出没有主要的话，他真可以急出病来，这个我还得用好话安慰他几句。田爷想到了这里，遂说道：“二弟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天下有剩下的男，没有剩下的女，什么样儿的姑娘也有主儿要，不过是得找合适的。你也不用忙，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吧，反正我得替兄弟你把这件事办了，去了你我弟兄的一块大病。”二爷闻听，喜悦非常，遂叫道：“大哥这个话可是说到那儿办到那儿，您可别拿这话敷衍我，我这个事可是急的，要办马上就办才行呢。”田文答道：“那是自然，我跟着就给留神查访。”二爷听了这话这才放点儿

心。哥儿两个，说着话天也不早了，家人把酒饭端上来，老二位吃喝已毕，各自安歇。

田文如此的住了一个多月。二爷一看大爷虽然答应给我办这件事，这么些个日子了，这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你倒不走心啦，你知道我这心里头多着急呀？二爷心中的话，也没敢跟田爷说。田文那个人是久在江湖上的人，什么神色不会看？一看二爷的这种神气，成天的这么闷闷不乐，田文又怕二弟闷出了毛病来，这一天遂向二爷道："贤弟你也不用这么为难，我既然说是能给你办，一定的给你办。我马上就走，我给你找个人去。"二爷道："你老上那里去呀？"田文道："那你也就不用问了，你就在家里等着听喜信儿吧。"二爷一看是办这个事去，也不强留。

田文就出了二爷的家门，信步往前走。自己一想，不由的自己心中暗笑，我虽然应了他啦，可是叫我上那儿去找那么合适的去呢？得啦，我就往前走着看吧，事由天定，也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找的着相当的主儿，我必给他出力办，找不着的话，我也就先不回来了，我还找我的出路去，也就完了。老人家想到了这里，就奔北京的路程而去。走了有一两个月，来到了北京。一进北京城，到了前门外，就见坐西有一家三间门面的一家大饭馆子，门前停着许多辆的马车，看这情形，这一定是北京城头等的馆子啦。老人家正在门前观看，就见由里面出来了几个人，就见其中的一个人，田爷一看，把田爷给吓了一怔，心说：这是人吗？怎么长的这么个样子呢？简直的就跟庙里头的四大金刚差不了许多。这要是夜间叫他坐在了一间空屋子里头，前面放一张桌子，再点上两支绿蜡，还不跟阎罗殿一样吗？这幸而是白天，要是再晚一点，可以把我吓掉了魂。要照他这样的外表，这一世还打算成双成对呀？我看不容易啦，

世界上往那里给他找个这样的人儿去？也就是跟我们二爷的那位姑娘，堪称“佳偶”，天配良缘。就是有一样儿，可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要是个平常的草民，那倒没有什么不可，看他那个神气，大约着还练过些年功夫，就怕他不是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那就不能成事实了。老人家想到了这里，再往后面一看，就见跟随这个人一同行走的，还有两个人，一老一少。那个年轻的，长的也就在二十上下岁的样子，面白似玉，二目有光，精神百倍，书生的神气，要是跟头里的那一位一比，简直的就可以差天地之别了。再一看这位老者，中等的身量，面似童颜，也不似那平常的老头儿。田爷看了看，非常的眼熟，我在那里见过呢？这个人我还不是见过一次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来。那三个人往前走着，田文在后面暗暗的跟随。走了有二里多地，田文这才想起：原来是侯庭侯老侠客。要是这么看起来，这个人别看长的这个样子，也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主儿，既然跟侠客在一块儿，决不是歹人了。我今天跟着他，看看他倒是往那里去，暗地我再看看他的行为。他们爷儿三个往前走，这位田爷暗暗在后面跟随。就见这三位由前门一直够奔贝勒府。老人家田文一见，不由心中暗喜道：喝，这个小子还真不含乎，居然由贝勒府里出入，这更不是平常啦，就是不三不四的小官儿，他也没有进贝勒府的资格。这么看起来，我那个侄女，还要有掌印夫人的福分，那也未可知。田文看着他们三人进了府门，认清了地点。

就由这一天为起，老人家可就下上心了，无论是黑夜白天，时时刻刻的在暗地查访这人的行为。白天这人出去，老人家也跟着出去，这个人上那儿去，老人家就跟到那儿。到了夜间，人家爷儿三个，回到了贝勒府，老人家也越墙进去，无非是用小巧之功，在房檐底下，或是房坡上隐着身形，夜间也就在府

里待着。所以这个人的一切的经过，老人家看的是清清楚楚。您道这个人是谁呀？我不说大约着诸位也就知道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病太岁张方。自从老人家田文在前门外看见了他之后，由张方跟神力王比武，以至赐与了双龙免死牌，老人家全都看的很详细。老人家心中暗想：由我这儿说，我那侄女的婚姻大事，就算应在他的身上了。可是叫我由那里入手呢？就凭人家这个身份，别看外表不怎么样，就凭人家的这份官职，要什么样儿的媳妇没有？人家决不要那样的姑娘作妻室，这个我还得等个机会再说，要是没有相当的机会，就凭这么一说，那是决以办不到的。老人家想到了这里，可就时刻的更下上了心啦。所以张方由北京出来，要回公馆，一路之上，老人家还是暗地跟随着，始终也找不着一点儿机会入手。人家三位上那儿吃饭去，他老人家也在附近的地方吃饭。人家三位在那里住店，他老人家也在附近的店房住下。有时候，要是住在了大店房，人家住在前院，田爷必住在后院，人家要是住在后院，田爷也要住在前院，总想过去跟人家拉拉近。自己又一想大约着要是善说准不成，还是想个什么法子，要挟着他，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强迫着他答应这件婚事才成呢。这可用什么法子？

老人家田文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后来一想，有啦，他不有老王爷亲赐的那块双龙免死牌吗？我得着机会把它盗过来，我再想法子叫他找我，到那时他一找我，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老人家想到了这里，时时刻刻的就留了心了。但是人家这爷儿三个，也不是那无能之辈，人家也都是够了身份的人了，对于这个免死牌，也是看的如同至宝，人家也知道这东西关乎性命的关系，所以是保持的非常严密，无机可乘。田文一看，可就为了难了，主意倒是想出来了，无法下手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不跟着他们吧，已然费了这么些个日子的工夫了，咳，既然

是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如我就办个水落石出，我想也没个不成功。老人家打定了主意，还是暗地跟随。走来走去，堪堪离着固安县还是几十里地，还是没有机会下手。田文这工夫可真着了急啦，心说：这可快到了二爷的家啦，我若是还不下手可就算是完全没有指望了。正在这么个工夫，老人家一看有了机会了。这爷儿三个一路之上，闹点儿小意见，一看这三位住店也都不在一间屋里头，老人家侯庭自己住一间屋，那个年轻的也住一个单间，这个身上带着免死牌的自己可就住在了后头院了。田爷一看，心中可就暗喜了。因为什么呢？田文所以迟迟没敢下手的原因，也并不是害怕那两个年轻的，所惧的就是这位侯爷，今天一看他们这老爷儿三个分开了住啦，这可不怨我，这乃是你们自己放的过门儿。老人家田文，等着他们这三位全都安歇之后，天交了三更，田文暗暗的由自己的屋中出来，悄悄的就一直够奔张方的这屋来。老人家施展夜行术，使了个燕子抄水式，一拧身纵上了房上，留神侧耳细听，张方在屋中睡的正酣。田文用军刃把门拨开，悄悄的进到了屋中，用手各处一摸，摸着了张方，可是人家张方睡觉并没脱衣服，老人家一想，我虽然到了他的屋里啦，可是免死牌在那里了呢？田文那个人够多么老练哪，一想人家这个主儿，决不能把免死牌离手，看他这个意思，大约着还许在他身上了。田文轻轻的由张方身上把牌盗了出来，仍回自己的屋里，接着又睡了。那位说你这个书说的太没理了，这么容易张方的牌就叫田文盗走了吗？这里头也有您这么一问，可是这种武学的场中，就得讲究身份了，因为田文的武学比张方高，所以才盗的这么容易，要是这个东西在侯爷的手中拿着，那可就差点儿事了，田文一进门就许把人家惊醒了。闲言不表。再者这位田文，第二天早晨，不慌不忙，算清了店钱，出了店门早就在头里等着去了。老三位出了

店门，并没发觉丢牌，仍然的够奔固安县的大道走去。老人家田文早在前头的大道等着呢。

这老三位，来到了固安县境，正赶上了集日，来来往往的人很热闹，张方看着很有意思，遂对侯爷说道："咱们爷儿三个，上集上看看这个闹热去吧，顺便看看有什么当地出的土产，咱也买点儿。"侯庭闻听，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你得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不能上那杂乱的地方去，没有什么好处。再者说你那身上还带着双龙免死牌啦，要是把那个东西丢了，大约着我们的小命就算完了。"老人家侯庭这句话，可把张方的醒儿提起来了，遂用手一摸，连影子都没有了，当时面上就变的跟纸那么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侯庭一看这个样子，就明白了，准知道是丢了，遂问道："张方，怎么的啦？"张方遂说道："可了不的了，我把牌丢了，这可怎么办哪？"说着话不住的把全身都找到了，还是没有，连连的说道："苦了我啦苦了我啦，我可活不了啦，这可上那里找去呀？简直我也没有法子再见老王爷了，不如我一死，万事皆休。"说着话就要上吊。侯庭拦住，劝解了几句，这三位遂向各处查找。进了酒馆，田文也进去了。张方吃着酒，不住的咳声叹气，田文在一旁也咳声叹气，张方也不介意。张方一摔杯，田文也摔杯，张方这时可就多了心了，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这心里有事，你跟我斗什么气儿呢？我也不认识你。张方看了田文一眼。田文这时给清了饭钱，自己出了饭馆，一直够奔二爷孔春的家而来。这爷儿三个，一看田爷走了，他们也就跟着出来，在后面紧紧追赶。就见田文进了孔爷的这个村子，就看不见了。

书中暗表，田文把这三位，引到了村里来，自己赶紧的进了孔爷的家中。家人一看这位大爷慌慌张张，遂问道："大爷，你老这是怎么啦？"田大爷道："你先别问，快把大门关上，给

我拿张纸来。”家人把纸拿来，老人家写了几个字，上写发卖双龙免死牌，叫家人贴在了门口上。老人家遂把二爷孔春请来，对二爷说道：“二弟，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孔春那里见过，看了半天，说道：“这是什么呀？我可没见过。”大爷遂笑道：“这乃是国家的至宝。我现在也没有工夫跟你细说，回头有几个人找我来，你就把他们迎接进来，他们必然问你门口上贴的那张纸条，到那时你再把我叫出来，我自有话对答他们。”孔二爷闻听，这是怎么档子事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又不叫我问，这别是大哥又想起了老买卖了吧？不定是谁家的东西，叫他给盗来啦。你上我这逃还逃得了吗？人家追下来，我看你怎么办？二爷孔春这是心里头的话，他那里知道，人家大爷田文，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全都是为他的这位千金小姐。

不表孔春正然想着，就见家人进来报道：“外面有老少三个人，前来拜望你老人家来了，现在外面等候啦。”孔二爷出去一看，果然有老少三位，彼此的客气了一番，把这三位让到了里面书房落座，家人献上茶来，孔春与侯庭说了半天互相景仰的话。张方在一旁看着，这个火儿可大了。以至把田文请出来，彼此的交谈，张方在一旁看着可就火儿了，也不问三七二十一，向田爷大声的叫道：“姓田的，你也不用跟我们来这套假好假厚，无论怎么说，反正我的双龙牌是你这家伙给我偷去的。你要是知道进退，你就赶快的拿出来，咱们是万事皆休，如其不然，姓田的，今天我叫你见识见识你家张老爷的厉害。”说着话就要打包裹取军刃。田文看着也不着急。侯庭在一旁说道：“张方，你不要如此的无理，有什么事都有我啦，何必这样的撒野？”田爷遂微微一笑，说道：“张壮士，你这个人的性子太已暴了，你那里知道这里头的细节？你也得想想，我要是歹人的话，把牌既然偷了去，我还能叫你们知道？我早就走了。你们就再发

觉的话，我也就出去八百里地了。我既然是把你们爷儿三位引到了这里来，我就没有什么歹意，你也不问明白了，就要动手？我也不是说句大话，就凭你这身的能为，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的了三个回合，我就不叫田文。”张方闻听，他那里管那些个，直眉立目的还要动手，叫侯爷给拦住了。

田文又向侯爷说道：“老英雄，我的心中的意思，还没有对你老说呢，咱二位上这边说来吧。”说着话把侯庭请到了暗间里。田爷道：“我盗这个东西，其中有件原因，你老要是能依我的话，我就把牌双手奉上，如其不然的话，我可不能从命。”侯庭问道：“你老有什么事就快说吧，只要能办的事，没有不答应的。”田文遂就把孔二爷有一个姑娘，打算许配给张方的话一说。侯爷听罢，连忙摆手道：“老英雄我可不是不从您的命，您要是提别人，我全都敢应，惟独这个张方，我可不敢管。我可不是别的意思，皆因为头一样儿，他那个人的性情，跟牛差不了许多，那里能够跟他提这个呢？再者说老人家，你老也看看，张方的这个小外表，世界上还有再比他难看的吗？那不跟鬼一样吗？你老可是圣明人，孔二爷既然是跟您有交情，你就得替人家的姑娘想想，凭人家的千金小姐，什么样儿的主儿不能配，怎么您就看上他了呢？日后你老对的起人家孩子吗？你老要是非要给孔大姑娘选婿的话，这么办，我再替你老另选一个，无论如何，也得交待的下去，这也是人家孩子的一世的大事。”田文问道：“是那一位呢？”侯爷道：“你老看跟我们一块儿来的那个刘俊怎么样？长的外表也很好，能为比张方也不弱，要照那样的小孩，配孔大姑娘，也算是咱们二位做的好事，将来也对的起人家小夫妻。”田爷闻听，忍不住的笑道：“咳，侯老英雄，你老所想的，倒是很周到。可是您就听说我们二爷有姑娘，你老可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姑娘，要是再能有一分的人样儿，也

不至于等到现在还没出阁。就是因为长的那个外表，比张方长的差不多，也是那么难看，所以我看天下再也没有第二个能配他了，你老还说跟刘俊成亲，那我可就对不起人家刘少英雄了。我看你老人家也不必推辞了，你老要是答应，这个事情就算成了，你老人家准能主的了张方的事。你老要是答应了，张方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不但这个，他要是跟我们二爷作了亲，以后无论有什么事，全有我一个人承当了，决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样儿要紧的，你老要是能够答应了这档亲事之后，我与我们二爷孔春，情愿保着张方南下，帮着他调查江南，助他成功。这还要多么诚恳呢？我田文可不是跟你老撒赖，这件事情别人全都没有问题，成与不成可就全在你老的身上了。您一点头，这个事准成啦。老英雄咱们全都这么大的年岁了，给他们成其好事，一来也对的起他们的家大人，二来也有一份德行事，何乐而不为呢？”侯庭听了这些话，不由得连连点头，低着头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自己心中为难：要说这件事倒是一个好机会，第一个可喜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两个孩子的长相，可以说是绝对，错开了这个主儿，大约着张方这个孩子的亲事，大概许来世见啦。再者说人家孔二爷的这等家儿，要是跟张家作亲，也堪称门当户对，两头儿我是全对的起了。其中还有一件最可庆幸的，就是人家老二位，作亲之后，情愿自动的帮着张方南下查办江南。像人家所说的这些个条件，完全都是下就我们这方面，对于张方的一些要求全没有，定礼一层，人家是一字没提，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可显着我们爷儿几个，太不识事了。真要是跟人家闹反了目，两下里一动手，还不定谁怎么样，就看人家田文这点儿举动，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如我先答应了，有什么事我再跟张方商议。老人家想到了这里，遂向田爷笑道：“老英雄，你老的这份意思，太已的看的起我们爷儿们了，这

真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奇迹。不过就是恐怕日亲，对不过您那侄女。现在既然是你老人家，完全都担当的起来，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于张方这方面，他的父亲那方面我敢专主啦，不过就是这个孩子的性情特别，我得跟他详细的商量一下。”田文一听侯老侠客首先应允了，心中非常的欢喜，遂说道：“既然是这样，你老就多美言吧，这样事情可就全看您的了。”说完了这话，老二位由暗间里往外走。

在这么个工夫，张方在外面可等急了，手擎着军刃，怒气冲冲的站在了暗间门口等着啦，一看老人家侯爷从里面出来，张方用手一指，叫道：“侯大叔，咱们爷儿俩可是一头儿的，无论如何，咱们可不能失了外气。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个田文不给咱们双龙免死牌，你老不但不跟他动手，反倒这么和和气气的跑在这个小屋里来？你们商量什么啦？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不用说你许是看人家里有钱，跟人家套近乎，商议着要害我张方。好，这不是这么着吗？你也不用管，就看我一个人的，有能为我把他弄死，没能为叫他把我弄死，我今天跟这个老小子拚了！”说着话就要动手。田文在旁边看着也不言语，不过微微的一笑。侯爷遂用手把张方拉在一旁坐下，说道：“张方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知道倒正呢？咱们是自己爷儿们，无论如何还是我们近，你想我还能跟他们一头儿不利于你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呀。”张方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说实话吧。”把侯爷也给气乐啦，心说：我这倒成了他的敌人了。遂向张方说道：“贤侄，方才人家这位田老英雄，把我请了暗间里去，并不是为别的，皆因人家这本宅的孔爷跟前有一位小姐，今年也不小了，就因为人家孔二爷这个人太已的固执，对于不三不四的那等人家，总不愿意下就，所以这些年来，提亲的主儿可不在少数了，一家说成了的也没有，不是

因为家底不好，就是因为家财不富，人家的希望，是打算找一家门当户对，还得家底清白，说的出去的家儿，并且本人大大小小还得有点儿官职的那才成呢。听这位田老英雄说，这个姑娘手里头还是很有点儿什么，谁要是遇上这么个妻室，他这一世的幸福可大了。方才田老英雄跟我商议，打算着田爷做媒，叫我为证，把这个姑娘许配于你的身旁为妻。倘若是这头亲事成了的话，我们这个运气可就算来了，不用说是双龙牌，就连查办江南的一切事情，我们都不用着急，人家二位老英雄可以帮着我们南下。张方你可把话听明白了，这里面的细情，我已然早想了半天了，人家这么大的身份，要是跟咱们提这个事，这个地方人家可太已的看的起我们了，我们并不是有什么出奇的本领，人家害怕咱们，并不是那个意思，这完全是看我们爷儿几个够朋友，看你这个人也很诚实，五官也这么有气度，叫人看着不怒自威，自来就带着几分官缘，准知道你将来的前途，还不定阔到什么地步啦，所以田爷才想提这门亲事。你看这个事怎么样？”张方一听，大声的说道：“那可不成！他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我们担了多大的危险？我这心里的火儿还大着呢，恨不能把他们杀了，方解我心头之恨，怎么你老这么不明白呢，竟听他那一面之辞？你老知道他们安着什么心哪？别听他们口头上说好话，心里头准没安好心，他们要是真拿我们当朋友的话，他还能够盗我们的双龙免死牌吗？”侯爷听到了这里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张方啊，你这个孩子怎么还没听明白呢？人家田文并不是故意的暗害我们，要是真想害我们的话，你想想人家既盗走了东西，还能在后面跟着我们，故意的把我们引到这里来吗？”张方说道：“老爷儿们，不是这么着吗？你看他们好，你就跟他们作亲吧，反正我是不要的。头一节我不放心他们，二来我是身有公事的人，现在也是国家的大员了。

我这是出来办公事来的，我要是在外面私自成亲，误了国家的大事，不但我这个官做不了啦，大约连我的小命也保不住了，到那时我也没脸见我那义父老王爷了，回到家去，我的父母也准不乐意，到那时候你就不管了。”侯爷一听遂笑道：“张方你想的也不算不对，可是这里头不是还有我啦吗？以后就是见了老王爷，我一个人跟他说，用不着你言语。这也不是你自己找的人家，这乃是人家女家找的你，这其中也是为了国家的大事，才作的这门儿亲事，我想老王爷也说不出什么来。再说说你的父母那方面，那更没有问题了，我跟你父亲是什么交情你还不知道吗？日后我见你父亲，我就把这里的原委详细的一说，别说你父母还不至于生气，就是有些不乐意的话，关着我的面子，他也不能说什么，我看你也就不必犹豫了，赶快的就答应了吧。要是把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将来要是再想找这个事的话，可就不易了。你的年岁也不小了，什么事情你也不是不明白，常言有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留后世草留根，人留后世防备老，草留后根待来春。我是希望看你有了妻室，过个一年二载的生个一男半女，也是你们张门的香烟，你要再思再想。”张方听了这话，不由得冷笑道：“老爷儿们，你老倒是比我想的周到啊，这恐怕我们张氏门中断了香烟啦。不要紧，我就是没有妻室的话，也断不了后。”老人家问道：“怎么呢？”张方说道：“实不可解的话，我可以化钱买个儿子，不也是一样吗？再不然的话，咱们是老爷们儿啦，把你老的儿子过继给我一个不是也行吗？”这句话把侯爷说的又是气又是乐，遂说道：“别胡说了，可惜你这么大的个子怎么长的，难得你还做国家的官呢，怎么连一点儿倒正都闹不明白。”张方道：“这不是我以为着全是自己爷儿们没有说的吗？要是外人过继给我，我还不要呢，赶情的好啊，我现在又是个官员，过继来了一进门就当少爷多

么美呀？有那个事儿我还去啦。你老要是不乐意的话就算罢论，何至于跟我着急呢？”老人家带气的说道：“张方你这个孩子怎么啦？我是你什么人？”张方说道：“咳，你老怎么拿我当傻子呢？你老不是我的大叔吗？”老人家又问道：“你是我的什么人？”张方道：“我是你老的侄子啊。”老人家又问道：“我的儿子是你的什么人呢？”张方道：“你老的儿子不是我的兄弟吗？”老人家说道：“对呀，我的儿子既然是你的兄弟，怎么能过继给你当儿子呢？”张方说道：“那不要紧，要是真过继的话，我就不跟你老论爷儿们了。”老人家问道：“论什么呢？”张方道：“那就论哥们得了。”老人家唾了一口说道：“你别胡闹啦，你这要是叫人家田老英雄听见，这门亲事也成不了啦，人家也不能有姑娘给你这样的做媳妇。这门亲事，我说能作一定能作，决没有什么关系，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由我这说也不能答应他们。”张方一听人家侯大叔这样的满口应承，这里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要是我已然不小了，直到现在我的父母也没给我提亲事，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也难说就凭我这样的外表，也没有人给我提亲。这么些个年了，谁问过我的这档事呀？他们也不敢有什么意外。想到了这里，遂说道：“老爷儿们，你老要是叫我答应我可就答应了。可有一节，现在可不能解决，你老得先给我父亲去一封信，我的父母答应了以后，那才成啦。如果不这么办的话，我还是不能私自作主。”老人家一听，这个傻小子，倒是真规矩，没有他父母的话儿，他真不敢答应。老人家说道：“好，你既然是说到这里了，我就依着你还不成吗？我马上就给你家里去信。”说着话站起身来，走到了田爷的屋中。田文问道：“怎么样了老英雄？”侯庭道：“这档事儿可把我累死了！你老那里知道，这个孩子就跟牛差不多，费多少话才把他说活动了一半儿。”田文问道：“怎么叫一半儿呢？”侯爷道：

“他倒是点了头了，不过还得叫我给他家里头去一封信，等他父亲的信回来之后，他才正式的定婚呢。你老看这个事怎么办呢？”田文道：“你老就一方面给他的家中去信，一方面这里先叫张方见过他的岳父，还不行吗？”侯爷道：“这个意思跟我一样，不过这个张方未必这么听说呀。”田文道：“这个事最好还是事不宜迟，夜长了梦多，你老就马上跟他说去，叫他先在这里见过了他的外父，然后有什么事再说。反正这个事就全看你老的口才了。”侯爷一听，心说：这点儿事，也快把我累死了。遂由田文这屋里出来，到了张方那里，遂说道：“张方啊，信我已经派人给你家中送去了，可是这个事，我敢担保你父亲看见这封信，知道完全是我的主持给你定的婚，你父亲也不能说出什么来。我看你也别等着回信了，你现在先见你的外父去吧。”张方闻听，遂答道：“老爷儿们儿，你老要是担的起来我就依着你老，你老可别现在说的满好，等到日后我父亲跟我一闹，你老来个不管，可就把我害苦了。”侯爷道：“这是什么话呢？我还能说出来不算吗？我这个人说什么是什么，决不能说了不算的。”张方说：“既然如此，我就听你老的吧，怎么办全行。”老人家见他答应了，过才到了田文这里，把这个情形对田文一说。田文也非常的喜欢，遂说道：“老英雄你老这算是积了德了，这档子事儿，要没有你老，我看谁也办不成。得啦，我快给我们二爷报个喜信儿去吧，他那里等的不定多么心急啦。”遂说着话往后院走去，见了二爷，带笑的说道：“二弟，我给你道喜吧。”二爷一听就明白啦，遂也说道：“我也得□□□□□□。”田文道：“这件事要没有人家侯老侠客，还是真不易成，你可不知道这个张方多么固执了，他非得听他父亲的回信他才点头呢，结果叫侯爷费了许多的话，才把他说的活动了心。你先到前面，跟他引见引见去吧。”二爷点头，随同田文来到前院，进了屋中，

带笑的向众人说道："大家都请坐吧。"二爷也坐下。田爷叫道："张少侠客，这是你的岳父，你还不上前行礼吗？"张方走到了二爷面前，还不肯的行礼，遂向二爷说道："老英雄，可不是小子我不识抬举，我们可得把话说开了，我这个样儿你老可看明白了，将来可别后悔。"二爷留神的又看了看张方，就这个小外表，也是真没有地方再找对儿去，真正是七分不像人八分倒像鬼，不怨人称病太岁，一点儿都不假，也就是我这个姑娘就完了，要是再能有一点人相的姑娘，也不能给他。想到了这里遂说道："张少侠，你我两家乃是门户相当，我爱你的少年英才，不能以相貌取人的，并且我那女儿也不十分的好看，反正你们二人年貌倒也相当。就是一样儿，我那小女，自幼失教，对于一切的礼节，还得你慢慢的指教他。"张方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用客气了，你老请上就受小婿大礼参拜吧。"二爷一看，喜欢得了不得，遂说道："我这一世的福分总算是不小，有这么一位门婿，记名的副将，实任的参将，我那小女要是有造化的话，还止不定将来升到了什么身份了。这件事完全是田大哥与侯老英雄的功劳，这我得先谢谢你们老二位。"田文说道："你先别这么喜欢，你看看你们这位门前贵客还在这里跪着呢，要是把他累出毛病来也是你的心思吗？"孔二爷一听这才恍然大悟，遂用手相搀说道："少侠客，你快起来吧，我喜欢的只顾说话啦，把你给忘了，我这真是得意忘形了。"张方站起身来，遂说道："小子在你们几位老前辈面前，有句冒言，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老人家田文说道："少侠客，现在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谁是外人哪？由今天为起，咱们彼此间，无论有什么事情，全可以公开的说，谁有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研究，没有什么不可的，千万不要客气。"张方遂说道："这个话说出来，要是不明白我的心理，就以为着我小子不识事了，要是知道我的心

理的，可不能怪罪。”二爷道：“倒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就是有什么难题的话，全都有我啦。”张方道：“我这种外表，你们老几位是全看详细了，可是这位未来的娘子，他是什么样儿，我可不知道。”二爷闻听就是一怔，二目注视着田爷，面面相观，全都没答出话来。张方一看这种情形，心里早就明白了，大约着许要吹。他们这老二位，只顾专主作了亲，大约许还没跟姑娘商量啦，这个姑娘长的不定多么好看啦，这二位只顾看上我的官职了，可不顾我的这个小外表了，一听我说这个话，他们心里一定的为难，真要是叫姑娘看见了我这个小女婿，还不把人家孩子吓死？他们不是为难吗？我还是非得看看不可，免得过门后再出什么笑话，倒都不好看。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二位老人家把话可听明白了，我可不是故意的刁难，我也不是恐怕小姐长的不好看，就是恐怕小姐长的好看，我跟他配不上，所以我才要求，我们两个人见个面儿，彼此的全放心啦，也省得日后闹出笑话来不好吗？”二爷一听遂说道：“这倒没有什么不可的，你们两个人见个面儿也好。”遂叫家人：“告诉后宅的婆子，把小姐请出来，就提我有话跟他说。”家人到了后面，把话传进去。

其实姑娘在后面早就知道前面的这些事了。因为什么姑娘知道的这么快呢？只因张方等自从来到孔家，以至田爷给姑娘提亲前后的事情，早有家人们在院里纷纷议论，被婆子听见了，婆子又跟姑娘手下的丫环一说。丫环得着了这个信，一直就跑到了姑娘的面前，冲着姑娘不住的乐，心里说：就凭这个小样儿，还真有人要，可是张方长的外表不怎么样，人家也是个官儿了，他过门去还是个官娘子了。丫环越看他的长相越笑，姑娘问道：“你这是怎么了，乐什么呀？有话你先说，说完了再乐不成吗？”这个丫环还是不说，把姑娘乐急了，一伸手把这个

小丫环就给举起来了，说道："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我把你摔死就完了。"丫环可给吓着了，赶紧的央求道："得了，姑娘，我不敢乐啦，你老把我放下吧，我跟你老说实话还不行吗？"姑娘这才把他放下，大声的说道："倒是怎么回事快说实话，如果不说，我就要了你的命。"丫环遂就把前面来了三个人，一位年长的，两位年轻的，由田大爷主婚，把你老许配那个年青的了。听说那位少年姓张，名叫张方，还是什么剑客的徒弟，侠客的儿子，现在还是个官儿呢，全都说成了。方才张姑老爷也给老员外爷见礼了，就是一样儿，人家这位姑老爷还要看看你老长的怎么样。姑娘一听这话，不由得心里暗想道：田大爷这是怎么的啦？你老人家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这个人虽然说是个姑娘，可是一点姑娘的意思也没有，头一样儿，就凭我这个头儿，不三不四的男子也未必有我高。再说我的这个小长相儿，也不是那一般的女子的样子，你老给我说了主儿，将来过门之后，人家要是遗弃我，叫我怎么办呢？姑娘想到这里，遂说道："怎么着？田大爷给我说了主儿了？这不是胡来吗？我那能够给人家做媳妇去呀？他要看看我，那更跟没说一样，我不去。"丫环遂笑嘻嘻的说道："姑娘你老别这么固执，我说的这可是好话，你老也这么大的岁数了，常言有语道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难道说你老还能在家里待一辈子吗？再者说出阁不是坏事，现在你老不乐意，等着过了门之后，就知道了，小夫妇同享富贵，这位姑老爷又是个官儿，过门去就当官娘子，将来还许有一品夫人的希望，也未可知。你老现在要是一固执，真要是把这个机会错过去，你老要是再想这个事儿，可就没处去找了。我看还是听我的话，赶快的到前面叫人家相相去吧，别叫人家老几位在前面着急了。"姑娘一听可就火儿了，过去就打了这个小丫环一个嘴巴，大声的说道："胡说，谁叫你在我这里

跟我说这些废话啦？又没叫你来招呼我来，你跟着废这些话干什么？我要不看你早早晚晚伺候我，我今天非把你打死不可。你也不看你家姑娘是何如人也？你当是他们那不三不四的姑娘啦？一听见有人给说婆家打心里头美的不知说什么是好呢。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正在这么个工夫，老家人遂来到了姑娘的屋中。平常上下的男女仆人，就没有一个不怕这位小姐的，今天一进门，就见这个小丫环用手托着小脸儿，一红一白的，眼圈汪着泪。老家人一看这个情形，就知道这位姑娘又生气了，遂进门来也不敢说话，站在那里低着头，你说再出去，又不好出去。姑娘一看就知道他这一来也是有事，遂把眼一瞪，大声的问道：“你是干什么来的？怎么不说话呢？”老家人见问，遂吓吓惊惊的说道：“我、我……是前面大爷叫我来的。”姑娘问道：“大爷叫你来做什么来啦？”老家人说道：“大爷说把姑娘你老请来，大爷有话跟你老说。”姑娘问道：“大爷叫你来的，前面还有别人没有？”把老家人也给闹的不知说什么好了，遂说道：“没有别人，就是大爷一个人，跟田大爷，还有一位老者，跟两位年轻的，我也不认的，说的没有什么事，就请你老说句话。”姑娘一听大怒道：“胡说！你不是说没有别人就是大爷一个人吗？怎么又出来这么些个人呢？”老家人一想坏啦，满说走了嘴了。姑娘大声的说道：“我要不看你这么大的岁数，我就把你打死，跟我一句实话都没有。你去告诉他们去，要是没有外人我就去，既然是有这么些人我可没有工夫去，有话叫他们到我这里说来。”老家人闻听连连说道：“是，是。”说着话退了出来。见了田大爷，遂就把姑娘的这分意思，低言悄语的一说。

田文一听，暗想道：别看这两个人的长相不怎么样，脾气可都真不小哇，居然他父亲都叫不来他，难道说还能叫我们这老几位亲身到你那里把你请来吗？我们这个当伯父的也太已的

没有身份了。我要是不看与你父亲有这种的关系，我早就不管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去，别说就是你这样的姑娘，就是比你强上十倍的，也没有像你这么不好说话的。这真是不识抬举。老人家田文想到了这里，遂向二爷孔春说道："二弟，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好容易才把这位姑老爷说好了，这位姑娘又犯起脾气来啦，你没听人家人说吗？他还不出来，有什么事情叫我们上他那里说去。这可怎么着呢？"二爷闻听遂说道："也难说。他也是这么大的姑娘了，我们这里的事他也许知道啦，未免有些害羞，并且还有他们这爷儿三个在此，当然他也是怕人笑话他。要说平常日子可不这样，那时叫他那时来，决没有不应从的地方。你老给想个办法吧。"田文想了半天说道："要是叫我看不定对不对，这位张少侠客，乃是国家的要员，也不能净在这里耽误工夫。再者说这次要是走了，去查办江南，还不定得什么时候回来，倒不如就在最近，找个好日子，给他们两个人成了婚，叫他们小夫妻待一个月两个月的，再叫姑老爷一走。等他查办江南回来，再接他妻室上任去，你看好不好呢？"二爷听着倒是正对自己的心意，可是不能由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一听田爷说出这话来，也没答出话来，两眼净看着侯庭侯老侠客。侯爷一看这个情形，准知道二爷也是愿意这么办，遂顺水推舟的说道："田老英雄所说的太对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就是没敢说。既然田大爷主持这么办，就赶快的派人找个先生来给找个好日子，给他们合了婚就完了，省得悬虚着。"二爷一听侯爷也乐意，这才说道："得啦，就依你们老二位吧。"

这就叫家人去找先生择日子。说话的这天是十三，择定了十六的日子好。田爷遂向侯爷说道："老侠客这个事就全看你老的了。"侯爷道："不行不行，我对于这种事是门外汉，并且此地的风俗我也不明白，还是你老多偏劳吧。"田文遂说道："既

然如此，我们也不要客气了，我看你老就为男方的主婚人，专办男的那一方一切的事，我跟我们二爷为女的主婚人，办理女的这头儿的事得了。也不用找房子，就在这院里办，把这位姑老爷，用轿子请到了姑娘的绣阁，就算是成功了。”侯爷闻听遂说道：“这倒满好。”

田爷这就张罗着，派家人去找搭棚的，饭馆子，吹手等等。到了十六这一天，悬灯结彩，闹的非常热闹。附近的亲友也来了不少，全都给二爷来道喜。没有一位不替二爷喜欢的，就凭那样的姑娘，居然还有今天？并且人家的命真不错，还是个官员呢。不表大家纷纷议论。

单说这位张方，他的心里可是一点不喜欢。因为什么呢？虽然说是一点没费事白得个媳妇，他可满没上心里去，他所着急的还是那个双龙免死牌，我这一世的幸福可全在这个问题上了，既然是有了下落，直到如今还没有出现，也不知等待何时？要是不给我牌，净给说媳妇，这简直还不把我急死吗？人家田文当然是不着急，怎么这位侯爷也不着急？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安着什么心了？张方正然在屋里，自己胡思乱想，就在这么个工夫，由外面进来了一个老家人，手中拿着衣帽，完全都是新做的，见了张方，向前请了个安说道：“给姑老爷道喜，这是我家二爷派我给你老人家送来的。”张方接过来，家人退出。刘俊在一旁说道：“张方你这可美啦，在这里招亲，你是一点儿事也没费，白得一位太太，并且一切的花费也不用你的，你这不是走红运吗？又做官又成亲，我们干什么？净跟着你白跑腿，一点儿光也沾不着，你还不喜欢吗？”张方一点头，遂长叹了一声道：“咳，刘俊你这个小子，到了时候啦，你还拿我开心？你就看着我这是办喜事啦，你那里知道我的心思呀？我这心里一点儿也没有喜欢的意思。”刘俊问道：“你这叫跟我说风凉话。

你现在这么好的事儿在这儿，我们看着都喜欢，你怎么倒不喜欢呢？不用说你许是想家了吧？不要紧，这不是还有侯爷跟我了吗？我们不也是家里人一样吗？还有什么问题呢？”张方道：“你所说的这些话，完全都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我心里所想的不是这个。”刘俊问道：“你想的是什么呢？”张方说道：“我所想的是咱们那个要命的东西，双龙免死牌，直到如今，人家还没给咱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安着什么心了。虽然说是不至于有什么意外，可是我的心中可等不了啦。”刘俊闻听，遂笑道：“我当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呢？原来还是那免死牌呀。不要紧，张方你就放心吧，决没有什么问题，人家一定办完了喜事就给你了。人家都与你作上亲了，这里面还能有别的意思吗？再者说侯老伯比我们年长，一切的阅历都比我们高的多，要是有了什么问题的话，他老人家也不能看着呀？”张方又说道：“你是这么想，我也不是没想到这里。可是人家田爷没有什么歹意，就这么延误着时间，咱们就受不了。现在把握还在他们手里啦，现在一切的事，就得全听他们的，咱们要想着不答应他们，大概全都不成。完婚之后，还不定再过多少日子才能把牌交还我们啦。”小弟兄两个正然说着话，就见侯爷由外面进来，一看张方这个样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早就看出他的心思来了，遂说道：“张方，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多少次啦，这里头决没有问题。再者说双龙牌，办完了喜事人家一定给你。现在也不是不给，是因为办喜事办的这么乱杂，恐怕到你手里再丢了，可就没处找去了。”张方听了这话，也没有话对答啦，遂说道：“这里头既然有你老啦，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就是这个人性，遇上事心里发慌。”就在这么个工夫，侯爷跟刘俊帮着他换好了衣服。早有家人以及田爷，全都进来说道：“现在就要发轿了。”遂吹吹打打的，叫张方上了轿，抬到了姑娘的绣阁。

早有许多丫环婆子们迎接。张方进了屋中，用人指挥着拜罢了天地，饮了交杯酒。张方猛一抬头，就见屋中站着的这个人，身量比自己还高，往脸上一看，长的好不吓人！头上的发乱蓬蓬的，两道粗眉，一双环眼，大狮子鼻子，火盆嘴，不亚如大山贼一样。差一点没把张方吓出了声，遂连连的用手拍自己的头顶，怕吓掉了魂，心中暗道：这是人吗？可有生以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人哪？怎么长的跟鬼一样呀？他还穿着一身红，这样还不把人吓死？可是吾长的也不十分老好看的，怎么田爷给我找这么一位姑娘呢？大约着要不给吾，说不定这一辈子，也不易有个主儿。侯爷也太不对啦，你这么大的年纪，怎么也这么大意呢？净听人家一头的话啦，也不看看是什么样的姑娘，就给我配上啦。你说吾现在要是再说了不算，那是办不到了。得了，这也是我的命呀，要是再好看点的姑娘，也不能跟我成亲哪。张方正然坐在那默默无言的发怔，就听有人说道："新郎官，你先出来吧，别这么见了太太就不出门啦，有什么话晚上再说吧。"

张方闻言，将然出了门外，看见是刘俊在门口等着招呼他。刘俊一看，张方由洞房里出来，一点儿也不喜欢，遂说道："张方怎么样？你倒不错啦，这也不能埋怨吾们了吧？"张方一听这话，心里这份难过就不用提了，心说：刘俊，吾跟你有什么仇哇？你跟吾说这个风流话。这是朋友，还是冤家呢？其实他是真没看见过这位小姐吗？他早就看见过了，就知道今天两个人一见面，就得一场热闹，所以现在先把张方叫了出来，先嘱咐他几句，免得真出了什么意外，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遂对张方说道："张方，吾可不是奚落你，我们是什么关系？难道说，吾还能不跟你一个心吗？我们现在利害相连，你得到好处，吾也沾光，你要是有了什么意外，吾们爷几个也是跑不了哇。吾

方才说过的那是笑话，你别信以为实。吾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跟你说。今天你们两个人一入洞房的时候，吾就在外面偷看你们两个人的行动，吾又恐怕你们房中说话，言语一个不和动起手来，你的性子不十分好，两个人动手一下绝情，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不是糟了吗？那位小姐的脾气也不好，两个人谁把谁打伤了，不也是不好吗？你得要知道，夫妇为人伦之始，那可不是儿戏的事情，也不是因为相貌长的不好，你就把这婚姻的大事随便的退了，那是决办不到的事情。你要知道，人家的免死牌还没给我们啦。再者说，田老英雄跟那孔二爷，也不是那无能之辈，一旦间要是动了手，可是与我们大大的不利。你可是要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良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哇。”张方闻听连连的点头道：“好吧，反正吾今天晚上，他要是不跟我说什么，吾决不能跟他动手。他如果不跟我说话，那就没有法子了，吾只得给他露两手，叫他知道知道吾的厉害，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反正我也不能伤了他的性命就完了。”正在这个工夫，侯爷也来到了，遂向刘俊说道：“你看见新人了吗？”刘俊道：“吾倒是看见了。”侯爷道：“吾也得看看，吾这个侄媳妇，是什么样的。过了这个日子，我也就不能看了，吾还是个长辈啦。吾也不求好看，只是五官齐全，没有毛病，就行了。”刘俊道：“倒是长的不算难看，您自己进去看看去吧。”老人家听了刘俊的这套话，还以为说的是好话啦。自己走到了新房中，早有丫环婆子迎了进去。

老人家一进门，就见屋里坐着一个人，身穿着一身大红，坐在那，个儿就不小了。老人家留神一看，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心中说道：哎呀，吾侯庭可对不起我那侄儿张方了。老人家想到这里，遂向婆子们问道：“那一位是新妇人哪？”就见那婆子用手一指在炕沿上坐着那个道：“这就是新娘子孔大姑娘。”

侯老侠一看，差点儿没乐出来，遂假意的说道："好，好，张方这个孩子的福气真不小，就凭这样的媳妇，也足对的起他了。我还是最欢喜这种姑娘，别管怎么样，身体儿先强健，不像那普通的姑娘，就跟病人一样，三天一病，二天一病的那够多么麻烦哪。"侯老侠说的这些话，本来就是敷衍的话，像他这样的长相，你说叫人家侯庭侯老侠客，说他什么好呢？本来长的就不像人样，老人家要是说这姑娘长的多么好哇，这总算是我对的起他，真要是那样一说，老人家还怕这位新媳妇听了出来，还许跟侯爷火儿了，所以老人家说了这么几句敷衍话。姑娘听了略略的抬起头来看了看，侯爷也没说什么。

老人家将然一出新房门，早有田文田老英雄在门外等着了，恐怕侯老侠说走了嘴，这位姑娘不是好惹的。田爷在门外等了半天，一听侯老侠客所说的，没有一句不顺耳的话，田爷这才放心。一见侯爷出来，遂说道："怎么样？我们这个侄女儿不错吧？"老人家道："好，好，太好了！这样的媳妇给谁，谁就有福气，这够多么好哇！总算是咱们老哥俩的功劳。这可不能白给他们受累，必须叫张方谢谢我们。"田爷道："不必费那些事了，我们都是长辈，应该替他们受累的，那有什么关系？怎么还谈到道谢我们呢？您要是这么一来不远了吗？"老人家说："不行，这是应该的。"田爷说："依您得怎么叫张少侠客请我们呢？"老人家说："叫孔二爷的管家，给预备一桌上等的酒席，摆在前面的书房里，叫张方给我们哥俩敬几杯酒，也就完了。"田爷道："那不能够，怎么还须礼从外来的道理？我看也不用费那些事了。"老二位正然说话，就见刘俊打那边走来，一看老二位说的很热闹，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遂说道："老二位，在这里商量什么事啦？"侯爷说道："得了，刘俊来了，这事问他怎么办吧。"刘少侠问道："什么事呀？"侯爷遂道："我们爷几个给

张方忙了这些日子了，今天这才算是达到了目的，难道说，我们就白忙合了吗？”刘少侠答道：“那不能白忙合，也得想个法子叫张方来酬谢酬谢我们，才行啦。”侯爷一听刘俊跟自己的心气一样，遂说道：“我想叫孔爷的家人给我们预备桌酒席，叫张方敬我们爷儿三个几杯，那也就完了，总算是我们没白受累。”刘俊说道：“就这么办吧，我找张方去。田老英雄您也就吩咐他们办酒席去吧。”

刘少侠客说着话，到前面把张方找着，说道：“张方你也不用别的酬谢我们，回头你就敬我们三杯酒吧。”这时张方心里那有一点高兴？听了刘俊这话一声也没言语，遂微微的点了点头，心中说道：给我找了这么一个怪物，还叫我谢你们？真有点意思。好啦，我正有一肚子的话，没能去说，回头我在敬酒的时候，我自有一番的言语说。张方想到这里，遂有家人来请。

他们二人来到前面的书房，田爷、侯爷都在那里等着了。小弟兄两个这才走到了前面书房中一看，早把酒席摆妥了，把二位老人家让在了上座，小弟兄两个，在下马相陪。侯爷首先说道：“田老英雄替你办这么大的事，费尽了心血，才给你把亲事说成了，你还不给田老英雄敬三杯吗？”这时张方听了这话，心中非常的有气，暗想道：你们简直是拿我张方开心，难道你们也不睁眼看看那是什么样的姑娘，就给我配上了？大概要是你们有儿子的话，你们决不要这样的儿媳妇。看起来我张方还是年轻，自己在外面，没有父母在场，自己就受了他们愚弄了。要是我父母主婚的话，怎么着也不能给我找这么个媳妇。难得他们还有脸叫我谢他们。好啦，我正想找个机会发发我牢骚了。张方想到这里，遂用手把酒壶拿过来，走到田文的面前，说道：“田老英雄，你老人家乃是我的惟一恩人，不亚如重生的父母，再造爹娘，要不是你老人家为力，我张方焉能有这么好的夫人？

我张方没齿难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张方说着话，脸上一点儿笑容没有。说完了这话，遂给田爷满了三杯。田老英雄用一只手托着酒杯，站起来，满面含笑的说道：“张少侠客，田某有什么德能，敢受少侠客所赐呀？这岂不是理从外来吗？再者说你们两家的亲事，也不是人力所能办得到的，这乃是你们两家三生有幸，天作的姻缘，那能是我田某之功呢？”田文说着话，把这三杯酒喝完了。田爷把酒壶拿接过来说道：“没有别的，这乃是喜酒，我也得给你三杯。”张方勉强着客气说道：“这我可不敢当，你老这么大的年岁，那能够叫您满酒呢？你老人家快快把酒壶给我吧。”田爷说道：“要是平常的日子，我也不能给你满酒，今天乃是你一生少有的好日子。”张方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小子就拜领了。”田爷把酒壶拿起来，向张方祝贺道：“这杯酒祝你夫妇白头到老。”又给斟第二杯，田爷道：“这杯祝你福寿双全。”又给斟第三杯道：“这杯酒祝你早早生贵子。”张方遂勉强着向田爷拱手道谢。张方又给侯爷敬酒。侯庭道：“得啦，贤侄，咱们是自己的爷儿们还用客气吗？”张方道：“这档子事，要是没有你老在其中主持着，我也是难以成功。现在我先给你老满上三杯酒将来回家见着我父母，把这儿详细禀明了他老人家，我父亲少不得，还要重重酬谢你老人家的恩德呢！”张方这是反话，把侯爷说的脸一红一白的，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自己也觉着心中有愧，遂把张方这三杯酒一饮而尽。侯爷也没给张方回敬。张方又给刘俊斟了三杯。刘少侠说道：“师弟，咱们是自己弟兄，况且又是平辈，还用的着这么客气吗？”侯爷说道：“应该的，你这几天也不含乎，你就叫你师弟斟吧。”刘少侠一看无法，只得双手托着酒杯一连喝了三杯。爷儿几个又说了会子闲话。天不早了，刘俊道：“还不叫新郎入洞房吗？”田文田老英雄道：“现在天也不早了，就请刘少侠客

陪着张少侠客入洞房吧。”张方无精打采的，跟随着刘少侠走向新房而来。走到了新房门口，刘少侠又嘱咐了张方几句道：“张方，你进房中以后，千万什么话也别说。因为这个姑娘脾气也不好，要是又出什么事情，不就麻烦了吗？”张方听了，这才进新房。

早有许多的丫环与婆子们，在屋里张罗把被窝铺好。有一个喜娘，看姑老爷来了，那个意思打算念几句喜歌，得几个赏钱。那知道刚说了一句：“一床锦被红又鲜，……”下句还没说出，就见姑娘用眼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把这个喜婆吓的也不敢往下再说了。丫环婆子们退了出去。

张方自己无精打采的把屋门关上，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心里这个烦就不用提了，自己心中暗想道：我张方总是不拿侯庭侯大爷当外人，他老人家与我父亲那样的交情，无论如何，他老人家不能看着我受人家的愚弄，所以因为这种关系，我才大胆的答应了。我想凭人家孔家的小姐，跟我成为夫妻，未免有些屈尊人家千金的贵体，我还恐怕将来结了婚之后，人家姑娘一看我的这份外表，不定多么后悔了。乃至今天一入洞房，原来这位小姐是这份尊容，不亚如母夜叉一般，要是胆儿小的，还真不敢跟他在一屋里待着。事已至此，你说叫我怎么办夫妇之道呢？比不得别的可以换换，或者是躲开他，这个可不行，就同一贴老膏药像的，那算黏上了。除非是我们两个人死一个，算是解了冤了，要不然这一辈子算下去了。张方自己心中胡思乱想的，那里睡的着，不住唉声叹气道：“咳！”

这时姑娘在炕上脸冲着里，自己心中也是着急，心中暗暗的埋怨田大伯父道：田大爷你老这是何必呢？我这姑娘并不是那一般的女子可比，并不希望着这种婚姻的问题，我是总想着自己脱离了家庭，女扮男装，到外面闯荡闯荡，也好到外面见

识见识，到后来也能落个侠义的名声，在外边也好做些替天行道的事情，那才是我的本意呢。为什么今天叫我跟他拜了天地？我本当不随从他们，无奈我的天伦这么大的年岁，我要是不依从的话，他老人家也是很着急呀，我暂时先敷衍着他吧，反正我们两个人是走着看，几时我一不痛快，我再把这小子赶走了也不晚。姑娘想到这里，留神用目一看张方坐在那旁椅子上，衣冠穿得十分整齐，在那儿呆呆的发怔，面带着不悦样子，不住的唉声叹气。姑娘一看，这个火可就大了，遂用手一指张方，大声叫道："姓张的小子，你还不要这样的不高兴！由白天拜天地的时候，你就这样的无精打采，那时我就想问问你，因为那时有诸多不便，所以我才忍耐到现在。我可告诉你，你还别以为你是个官儿，你也不打听打听？吾们孔家也不是平常的主儿。这门子亲事，本是我的田老伯父跟那个老头儿侯庭，他们两个人专主着办的，事先并没跟我商量。等到我得着信的时候，事情就算都妥了。我要是再不答应的话，恐怕我父亲这么大的年纪，要是急出病来，也是我的麻烦，所以吾委委曲曲的受了他们的愚弄。我的本意，跟那普通的姑娘大不相同，并没有这种婚姻的希望。我虽然是个女子，并不愿意叫男子拿的服伏在地。你如果要有不痛快的地方，咱们两个人就比试一下子。别看你是剑客之徒，侠客之子，我孔元还没把你放在心上。"

张方听了这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暗道：我这那是娶媳妇，简直的是给我弄一个母夜叉来。这刚见面就想跟我动手。恐怕我张方这么大的身份，闯荡江湖这些年，什么出色英雄高人也见过，我的义父神力老王爷，我张方跟他老人家都比过功夫。我要是没有真正的本领，吾的义父神力老王爷，也不能把那双龙免死牌赐给我。就凭你这么一个村野丫头，也敢在我的面前说些大话吗？你要是把我拿下去，我张方还算什

么英雄好汉呢？当年我的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在剑山蓬莱岛招亲的时候，在洞房之内，也曾比过武。人家于大姑娘那是何等身份？我师叔童林童海川他老人家，后来跟他学了后部的剑招，真是亘古以来，没有之奇事。今天想不到，我张方也遇见这样的怪事。事已至此，我也说不上不算来了，不免我先用手打他一掌，把他打死，也可以去掉了这一辈子的大病。又一想不能这么办。头一节，因双龙免死牌还在人家手中，到如今也不知他们放在那里去。我真要是把他打死，不但得不回双龙免死牌，而且这一场人命官司，一年半载的也未必打完，查办江南之大事，也耽误了，到那时误国之罪，谁能担得起来？不但侯爷与刘俊二人受了牵连，就是我那义父老王爷，他老人家虽然是当今之要员，也有些吃罪不起。张方想到了这里，遂向那孔小姐说道："你不要这样大言欺人。俗语有句话，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能人背后有能人。你也得睁眼看一看，我病太岁张方，是何等之人儿？我也不是无能之辈。提起来我的恩师，家住广东龙门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乃是一位剑客的身份，可称是世外高人。江湖上，南七北六十三省，所有做官的、保镖的、护院的，以至于戳杆子立场子，练过武的，提起他老人家，那一个不知，那一个不晓？再提起我的天伦来，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老人家是何等人物？所有与他老人家为伍的人，都是侠客剑客身份。再说到我这里，由我师父那里论，我乃是一位少剑客，若由我父亲那里论，吾还是一位少侠客哪。我张方要是没有一点真实的本领，也不能在年大人手下当这么些年差呀。因为我累建奇功，蒙当今万岁召见进京。在贝勒爷府，与神力老王爷比武较量。老王爷见我有出众的本领，十分宠爱，认我为义子，并亲赐我双龙免死牌，又奉我为记名的副将，实任的是参将，奉命南下查办江南。论到咱们二人的婚姻，

那乃是由田、侯二位老人家从中主持。事已至此，我也谈不到谁乐意，谁不乐意啦。你要是不服我的话，你可以说一个道儿来，我张方无不乐从。”

姑娘听到这里，遂哈哈的一阵冷笑，“呕，原来你还是一位少剑客啦！你若是不说，我们那里知道哇？你还是别以为你师父和你父亲，都是剑客之流，若叫我看来，你师父那份剑客，可以说是有名无实，你父亲那份侠客，也未必真有实学。不过是比我在外多走几省，所以比我有点虚名，真要是与我遇在一处，动起手儿来，还不知谁行谁不行呢。论到你这儿那就更不用说啦。”

张方闻听这话，这个火儿可就大了，遂怒气冲冲的用手点指姑娘大声喊道：“你且住口，咱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乃是道义的结合，你何必这样的侮辱于我？张方乃是堂堂的奇男子，始终不能对你有非礼的地方，不要紧，你[划]道儿，我们两人是怎么个比法你说，我决没有含乎。”姑娘说道：“是论文，是论武，我可不能挑，因为这是在我们家，我要是出主意，就显着我欺负你了。”张方闻听，暗想道：要是论文我还差点儿事，要是论武学上，你这可是自找无趣。我张方出世以来，还没遇见过敌手，就凭你个黄毛丫头，也敢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遂说道：“咱们俩人也先不用动手，凭我张方要是跟你一个女流动手，我要是把你打倒了，我也不算露脸。你就先站一个架儿吾看看，吾就能知道你的功夫如何。”张方说这个话，他也有他的打算。自古道：轻敌者必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未曾跟人动手，必须先明白人家功夫怎么样，然后才能跟人家动手了。张方叫这个姑娘，先站一个架式，就为的是看看，他是那一门那一户，能有多大的本领。知道了他的底细，然后再跟他动手，自己就有几分把握了。姑娘闻听张方此言，心中明白他的意思，

暗想道：这小子，真有点难斗，这个地方儿，你可真够机灵。你真拿我当好惹的了？我说是跟你动手，你不敢跟我过招，先叫我站个架式，你为的是看看我的功夫，然后你再跟我动手，你心里就有准了。我要是一大意的话，当场站了个架，你看出我是什么门户的功夫，你再设法破解我的招数。那你可算想错了。姑娘想到这里，遂向张方说道："姓张的，你要是叫我站个架式的话也行，总得你站一个式样出来，我随你站，咱俩看看谁站的时间大，那才算是真有功夫了。"张方闻听，说道："不用不用，你自己先来一个就行了。"姑娘一听，遂答道："我先站也行，我站出来一个架式来，你可得认识，说出来那一门那一户的功夫，才行了。如果我站出架式来，你要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门户所传，那你就算栽了。"张方说道："那是自然，凭我练了这些年的功夫，闯荡江湖的年头也不少啦，什么名山大寨我也见识过，著名剑客侠客，也会过不少了，天下所有的武学，我也不敢说一见就识，大约着我不懂的武学，很少很少的。"姑娘听了这话，遂说道："好，你上眼吧。"

姑娘说罢此话，遂将簇红衣服以及头上所戴的钗环等物，摘了下去，露出来衬身水红色的内衣，腰扎大红色绸子凉带，紧衬利落，来到张方面前，就站住啦，姑娘遂在屋子当中，站了一个架式。张方一看姑娘又改变装束，比方才看着更加了三分的吓人，像锅底般的一张大黑脸，衬着二个大环眼，火盆似的嘴，再加上两道粗眉，看着叫人真有些害怕。今天错非是我，真要换个别人，早就叫他把人家吓跑了。张方看罢，就见姑娘左手冲天一举，右手向左一推，两腿一躬，站出一个架式来。姑娘跟着说道："姓张的，你看这是什么门户的架式？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招数？你可要说明白了。快说，快说，我这里站着净等着你看清楚啦。"

张方一看姑娘站的这个架式，真有点新鲜，我这么些年来，走了十几省的地方，还真没有看见过这个架式，他这是那一门的架式啊？张方思想半天，还真不知道姑娘这个架式是那个门户的。张方他那里知道，姑娘心思，在张方一叫他站架的时候，他就打好了主意啦，你真是叫我先站，我焉能容容易易的站，我先随便给你站一个出来，先蒙你一回，你要是不认得的话，你可就给我站啦。姑娘遂随便站出一个来，张方那能认的出来？此时又有些后悔，我这算是失了算啦，我根本就不应该叫他给我站架看看。现在人家已经把架式站了出来，不但是看不出来人家的门户，并且我张方活了这么大的个子，还真没有这种功夫，简直我就算栽了。看起来练武功的场中，真是练到老学到老，谦受益，满招损。古人的明训，一点都不假，还是真不能看人的外表。要看这个孔元孔小姐的长相，以及他的态度，绝已看不出来，他练过这样的功夫。我莫若不叫他站架，简直就跟他递手进招，他的功夫就是跟我平平的话，无论如何，他是个女子，吾是个男子，他的气力也未必能抵抗的住吾。张方想了半天，心中觉得十分的惭愧，面上一红一白的，低着头，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姑娘一看这种情形，不由得心中暗笑道：傻小子，看你还有什么坏主意出？遂问道："姓张的，你可别怔着。"张方闻听此言，这才说道："天也已然不早了，吾们也别净站架了，莫若咱们两个人过过招，倒不错。"姑娘遂带笑说道："你先别忙，过招今天晚上一定得要过招，可有一节，吾的架式已经站了，也给你看完了，你也得站一个架式，给吾看看。"张方说道："你这是何必呢？吾再站一架儿，你认识还好，要是不认得的话，你岂不是自寻苦恼吗？"姑娘道："没有关系，既然你叫吾站了，吾就得观一观，你的功夫怎么样？"张方道："站可是站，你可

得认得。”姑娘说道：“张方，我这个人，并不是那说了不算，不讲信用的人，我说怎么着，一定怎么着，决没有反复无常的道理，你就站吧。站出架儿来，我要是不认得，说不出来是什么门户来，也就不用费事了，我当场拜你为师，决无食言，也省得过招了。”张方一听，心说：这倒有点意思，他居然敢说这么大的话。我站出式子来，你准不认得是什么门户，如果要认不出来的话，你可就算输了。张方想到这里，遂向当中一站，站出来一个式子，叫道：“姑娘你看吧，这是什么架式？”姑娘一见心中暗笑道：张方啊，张方，你这不是太已的轻视人了吗？你也得站个出手的式子，给我见识见识呀，就是这个架式儿，你还叫我看？这岂不是成心认输吗？姑娘想到这里，遂说道：“你这是太极十三式的，头一个式子，手扶阴阳式。”张方一听：哎呀，这个孔元，我还是真不能小看他，他还是真练过几年好功夫。要是没有点真本领的话，我站出式子来，居然不加思索顺口就说出来了。看起来，这位姑娘真不是等闲之辈。张方说道：“不错，我算佩服你了，咱二人再过过招儿吧。天也不早了，已经四更天了，再不过招天也就快亮了，等到人家全起来，我们还怎么过招呢？”姑娘说道：“过招还是你先亮出式子来，我然后再往里进招，你看怎么样？”张方一听，方才可是我先叫人家站的式子，人家可站了，这时人家叫我先亮式子，吾要不亮的话，岂不是我这少剑客的身份有些退缩了吗？张方说道：“好，既然你叫我先亮式子来，然后你再进招，那也没有什么不可的，你就上眼吧。”

张方说到了这里，遂向前一上步，亮出了一个式子来，把门户封好。姑娘一看，心中暗喜道：我当是你有什么出手的了，原来就是这么两下子呀？毫不费力的把张方的招数破开，照定了张方的头上打了一掌。张方一看姑娘的掌，来到了切近，遂

不慌不忙的向左边一闪，把掌躲开，跟着张方藉着这个劲儿，左手一晃，右手就奔姑娘的胸前打去。张方的这一手可真加了十分的力量，带定了风声。姑娘一看自己的招走空了，暗想道：你别看张方这个样子，身上真有点儿功夫，要是不三不四的主儿，也不能躲的开我这一手。方才我把人家爷儿几个说的，一文不值，事到如今，我才有些赞成人家。看起来，人不可以净看外表。就凭张方的这个长相，决不似那有福有德的气度，长的这么个身量，面上的五官，可以说是没有一官有福的。就看他那个脑袋，上边这么大，下边这么小，跟窝瓜差不了许多。两道粗短的眼眉，又稀又少。两个眼睛还是一大一小，黑眼珠发黄，白眼珠发红，还有些烂眼边。小蒜头的鼻子。一张火盆般的嘴。面上的气色，又黑又暗。也不知他的这点儿福相在那里了。可是我孔元的这种人样儿，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也不希望出阁与人为妻。现在既然是田老伯父，与侯庭侯老侠客给我们两个人配成了夫妇，这也算是天配良缘，世界上再没有我们两个人再合适的了。我要是不给他做妻室的话，我这一辈子也就不能出阁了，谁也不乐意要我这样的媳妇。可是张方呢？他要不是在我们这里招亲的话，大约着他今生今世也就不易再有夫人了。我的本意就根本没把这婚姻之事看重了，就知道我这个人是上下不就的。今天在将一跟张方见面的时候，我还想把他用招数把他打出去。不过是这门亲事，也不是人家张方强迫着办的，完全是我那田老伯父，看我也这么大的岁数了。我的天伦若大的年纪，就因为我的婚姻之事，愁的饮食俱废，才用书信把我田伯父请了来，要求他老人家，从中帮忙给我找个人家。所以人[家]田伯父，费尽了心血，才找着了这么个张方来。我还以为着他是那不三不四的主儿呢，原来还是个外门之后，剑客之徒，还是什么记名的副将，实任的参将，神力老王爷的

义子，看起来我还有夫人的命呢。姑娘心中想着，一看张方的右手就奔自己的胸前打来，自己以为着张方这么小的身量，他还能有多大的力气吗？我先不用招数跟他动手，不如用力降他倒有些把握。想到这里，遂用左胳膊把张方的腕子往下一压，那个意思打算用力把张方打倒。张方早就看出了他这个用意了，张方暗道：好哇，你这是打算以力降我，你这不是自找无趣吗？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病太岁张方，是怎么成的名？怎么做的官儿？我一生就喜欢人跟我较力，就是那神力老王爷，他老人家那是全国尽知的神力，他老人家都赞成我这两下子。你今天要跟我用招数动手，大约着你还能有几成的希望，你要是想着用力量与我较量，那可就没有你的便宜了。张方想到了这里，腕子上一叫力，就听得张方喊了一声："嘿。"就听噗通的一声，张方与姑娘的身体全都碰在了墙上，要不是离着墙近的话，两个人全得栽倒在地。

这时候姑娘的心中，又是喜又是怒。喜的是什么呢？凭张方这个小个儿，居然跟自己打了个平平，我会真没把他打倒了，这真是名下无虚士。这幸而是我，要是换个别人，不用说是女子，就是那练过二三十年成名的武术家，我看跟他论武学过招数还可以，如若是跟他以力相敌的话，我看十位也不易有一位能得上风的。不表姑娘心中暗暗佩服张方。

再说这位病太岁张方，自己用了十足的力量，以为着这回一定的把他打倒了，那知道不但人家没倒，自己倒险些没倒了。自己心中也是非常的佩服，暗自说道：这个人虽说是个女子，居然比我张方的力气不在以下。这幸而他还是个女子，他如果要是个男子的话，我张方决定的讨不了好儿。自己心中想着，不由得说道："这那里是女子呀，这不成了母老虎了吗？"张方这是无意中的话，顺口说出。那知道他无心的说出来，这位张

夫人一听可了不的啦，就见他听了这话，站在那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气的脸儿都白了。张方一看可吓坏了，以为着是自己动手没留神，打了他的什么穴道了。张方正要向前用手去给他活动活动，那知道将然往前一走，就听张夫人用手一指，大声的叫道："张方！"这一声不要紧，把这位张参将给吓了一跳，连连的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才知道，并不是打的，原来是气的半天没说出话来。这时就听张夫人说道："咱们两个人自从见面的时候，我可是以礼相待，对你并没有失礼的地方，你怎么这样的口出不逊呢？"张爷一听：我说了什么啦，会把你气的这样啊？遂问道："你对我以礼相待，我张某也不敢放肆啊。"张夫人道："你还不放肆？你什么不许说我，怎么就说是母老虎呢？"

书中暗表，这位小姐，你说他什么都不要紧，就怕人说他母老虎。因为他在小的时候，长的个儿就大，力量也有，跟他一般大的，谁也不是他的个儿，所以丫环们时常的吃他的苦子，暗地里就骂他母老虎。这一天，又有一个小丫环跟他在一处玩耍，也不知怎么就给他惹火儿了，叫这位小姐给打了一个嘴巴。他是个少主人，并且又有力气，小丫环那里敢跟他还手？只得哭着走开，口里骂道："这个母老虎，净欺侮我们。"小丫环时常骂惯了，可是这位小姐没听见过，今天小丫环被小姐打的，气糊涂了，顺嘴骂了出来。小姐一听可更火儿了，向前紧走一步，一把将丫环抓住，问道："你说什么来着？"丫环也是个小孩子，你就说没说什么不就完了吗？他还说："我没说什么，我就说你是母老虎，这还有什么关系吗？"这位小姐一听，气得一句没说，上前一把就将丫环的脖领抓住了，往后一带，噗通一声，把丫环打倒了，小姐一脚将丫环的脖子蹬住，厉声的问道："你还说我母老虎不说？你要是再说的话，今天我就把你弄

死就完了。”把小丫环可给吓坏了，遂连连的央求道：“你老饶了我吧，我永远也不敢说你老啦，我要是再说的话，你老就把我打死。”小姐听了这话，这才把他放开。就从这一天为始，所有宅里的丫环婆子，没有一个再敢说他母老虎。一晃这么些年，姑娘也把这母老虎三个字全忘了。今天不想在洞房中与张方比武，无意中张方又说了这么一声母老虎，可把姑娘气坏了，紧跟着把脸儿往下一掉，走到张方近前，冷笑的说道：“我看你也是活够了，在先前有叫我母老虎的，你问问那一个也没逃出我的手去。今天你居然敢说我是母老虎，我非把你的人头取下来不可。”说着话紧走一步，伸手就照定张方的脖子抓来。你想张方那能够叫他抓的着呀？紧跟着往旁一闪，躲过了他这一掌，遂说道：“孔元，你不要如此的无理，说不对咱们从好商议，你不要这么大的性子呀。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就火儿了呢？我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决不跟你废这么些话。今天又是咱们的好日子，始终我不能跟你下绝情，你这个人不知道黑白，我可不能跟你一样。你别以为着我真不是你的对手，我是看在你我乃是夫妇，无论如何，既拜了花堂，就不能不算了。你如果非要找不痛快的话，你自己可别一时的大意，不拿我张方当个英雄，再三的欺侮我。真要是把我的火儿惹起来，下了毒手，出了意外，到那时可再后悔可就晚了。”姑娘听了这话，不由得哈哈的冷笑，遂叫道：“张方，我早就知道你有两下子，你还别拿大话欺我，我既然敢跟你动手，就不怕你，要是怕你的话，我就不跟你动手了。你不是会下毒手吗？我也不是不会下毒手，今天咱们两个非分个上下不可。谁就是把谁一掌打死，那也没有什么说的，只可各认天命就完了。”姑娘说着话，紧跟又奔张方的面部抓来。张方不慌不忙的又闪开了，张方也用招数接架相还。两个人一来一往的动起手来。

两下里打了十几个照面，仍不分胜负。张方面不更色，随随便便的跟姑娘接招。姑娘这时心中可就有些后悔了，暗自叫道自己的名字：孔元哪，你这个人也太已的轻敌了，你当是人家张方，也像那几个丫环那么好欺了？不费一点儿的力气，就被你打倒？这可不能那么容易。人家要没有点儿真实的功夫，也不能到了这么地步。你无论多么大的本领，你也不过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没在外面闯荡过，你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竟如此的大意。这幸而是屋中没有外人，就是我们夫妻两个，就是我叫他打倒了的话，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真要是在外面大众之下，被人家打倒了，我还有什么面目生在人世呢？事已至此，我也不能说不跟人家动手了，只得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无论如何，就是占不了上风，也不能叫人家把我打倒了。因为方才我把话都说大了，现在要是在这里被他打倒了，虽然说没有外人，我也得怕他一辈子。姑娘想到这里，也不往里进招了，用两条胳膊把门户封住，不求取胜，但求不败而已。张方一看这种情形，暗叫道：好丫头，别看你的这个样儿不济，你还是真有点儿坏主意，你以为着跟我动手敌不住我，竟用这种法子，耗我的精神，为的是把我的精神耗乏了，然后再跟我动手。好啦，你不是不往里进招吗？我也不往里进招，咱看看谁先败了神。张方想到这里，也把招数慢慢的收住了，把门户一封。这二人动着手，全把门户封闭了，不明武学的人一看，就好似斗鸡的一样，二人谁也不肯递招。姑娘一看，心中说道：好，真有你的，这分明是成心跟我斗气。既然是我功夫没有你好，我先把门户收住了，不往里进招，倘若是我不想出这个法子，眼见就要落败。张方，你可就不然了。你跟我对手占着上风，为什么也这么个样儿呢？我明白了，你是怕我把你的功夫耗乏了，然后再进招，不利于你。要是按着实情上说，我可没有那个心，

现在动上手了，若是总这样互相的不进招，敷衍了行事，那时候才能算完啦？现在既然到这种地步，若不冒险，这事也不好解决。我何不就势进招，成不成，我先来个看看，就是被他一招打倒了，我也是情心愿意，总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孔元把主意拿定，遂向前进招。这回进招，可与方才大不相同，一招紧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恨不能一招将张方打倒，才趁了他自己的心愿。姑娘这个地方，可就算错了。常言说的好，武学讲究就是镇静沉稳为宗旨。今天他这一起火儿不要紧，动手上可就吃了亏啦。这时张方动着手一看，见孔元孔小姐动手招数加紧，就知道他着了急啦，心中不由得十分的喜悦，暗想道：你要是进招这样的急法，不久就要落败。我也不用十分力量，全凭我身子灵巧功夫，把自己的门户看好，再跟他慢慢周旋，就可以把他赢了。孔小姐这时也看出张方用巧妙之技，跟我动手想不费力把我赢了，你可太损了。孔小姐看到这样，心中越发着急，于是把招数越加紧，其快如神，恨不能将张方打倒才算满意。无奈自己的功夫不如人家张方高。孔小姐这样的想着，心中非常着急，工夫一大，鬓边微微的见汗。张方动着手一看，心中说道：这就成啦，你的太阳穴已然见汗，我也不用进招啦，再有十招八招的，你也就自己累倒下了。

张方正然自己想着，听了听外面，更鼓齐鸣，天已交到四更啦。

张方听罢，暗想道：这事可得快解决，要不然再有不大的工夫，可就到五更天亮了，那时再要动手，就有些不便了。因为我们这是洞房头一天，本宅上下人一定要前来看我们，动手要是叫他们看见，或是知道啦，岂不被他们笑话吗？此事必须快解决才好。因为今天若不解决，明天进新房的时候，一定还得接着动手，倒不如，我找他一个漏空的地方，轻轻的给他一

招，将他打倒，叫他知道我的厉害，省得他眼无高人。不用说你是个女流之辈，就是我们男子们，也不敢在他人的面前，口出狂言。常言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今天要把他打倒，那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张方想到这里，用目观见。这时孔小姐用了一招名叫单碰掌，奔了自己面门而来。张方见掌来到面门切近，不由得高兴，心说：姑娘，你这就要有乐了，我要是用手打你，就不算高明。张方这才把身形一晃，闪过这招，拿右手一剪孔小姐腕子。小姐知道不好，赶紧把手往回一撤。总算是不含乎，还真把这只手逃出去了。张方一见自己进招，没剪住小姐的腕子，他的坏主意可就来了，故意的把身形又一转，面向外，脊背冲着孔元小姐把腿一拨，向后蹬着。按武学上说，这手叫换李倒杨式，又叫孺子倒踢紫金冠。张方这一手，也是个绝招，除非是跟孔元使出来，要是跟人家成名剑客，或是侠客一样的身份，那时张方可就不敢往外使用这手儿。这招带着风声，奔孔元踢来。要按着张方这一手，可算是踢得合情合理，又一想，孔元乃是个女流之辈，并且又是自己的内人，今天乃是洞房的头一天，我们两个人动手，不过就是闹着玩哪，我可不能照着他的致命处下毒手，要是往上来一点，踢他的前胸也就是了。张少侠想的可真对。无奈这二人对上手可就太难了，张少侠的身量矮，孔小姐比他高着一尺多，张少侠要打算抬腿踢小姐的胸前，那可太容易了。要说是讲功夫呢，一定是张方张少侠，比孔元孔小姐高着一点儿。少侠用这一招，还真用上了，要用别的招法，孔小姐还可以闪开了，要是这一招，孔元可实在没有法子防备。孔小姐动手看一招走空了，见少侠客剪自己的腕子，也被自己逃过去了，猛然间，见少侠客把身形一转，面向外脊背冲着自己。孔小姐正自莫名其妙，不知他又使什么损招了，要是按着他这一转过身来，他

可就太不高了，这分明是露空了。若是我孔元今夜该着露脸，我要在你的后面打一掌，小子，你若是逃的开我这一掌，那就是你的功夫比我高。小姐心中越想越高兴，就站稳了身形，举起掌来奔少侠客打来。这时正赶上少侠客用那手绝招，换李倒杨式，踢小姐的胸前。这二人的招法，是同时而发，小姐的招是用腿向后踢，请想小姐那能闪的开呢？眼睁睁看着人家踢自己来了，再打算是闪开是万万的不能，小姐这时只有着急了，真是进退两难。小姐正在为难之际，少侠这只脚可就到了，耳轮中就听登的一声，两个人可撞在一处了。当时这位小姐站立不稳，跟着倒退了好几步，来了一个屁股蹲儿。这时病太岁张方观见情形，遂转过身来，往旁边儿一跳，见他坐在尘埃，黑脸蛋儿羞的通紫。再听外面，金鸡三唱，东方已经发晓。张夫人坐地上，一语不发，看那意思，简直是没脸再跟张少侠接谈了。就这样儿，怔了多时。还是张少侠往前走了两步，连连抱拳说道："孔小姐，这一次实在是我一时失神，收招不住，得罪了小姐。好在一样儿，咱们是谁跟谁呢？快快的起来吧，天已不早了，有什么话慢慢的谈。"张夫人闻听此言，自己也是出于情不可却，那个意思，要转怒为喜，想和张少侠接谈。

张夫人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闻听外面有人大声的喊道："兄弟，我跟你在一处这些年，向来没听见过你说客气话，闹了半天有客气话，全在今天说出来了。"这句话声音还没落下，可把张夫人吓了一跳，心中暗道：我们俩人闹了一夜，连说话带动手的事情，全被这个野小子听去了，到明天这小子对旁人一讲这个事情，再说这个小子很顽皮的，好事被他一说，就成了笑话了。今夜我们俩人比武，本是斗志，他要是对别人讲出许多花样儿来，对别人一说，不太难看了吗？姑娘想到这里，小脸蛋儿越发的更红起来了，无法只好低着头，一声不语，想要听

听外边是什么人。大概许是跟张方同来的人，我得仔细听听倒是那个小子。于是姑娘把耳音放出去，留神细听。只听这个人，把话说完，不但是没走，而并且把帘儿一推，来到屋子里面，别的话没说，站在那里，高高拱手。姑娘打算站起身来，就要说话，才微微的翻了眼睛。见来者生得来好样儿，三十来的岁，小白胖子，光头并没戴帽子，身穿一身青。在这时，口中连连的说道："贤弟，弟妹，这个地方恕过我。拿我做哥哥来说，可没有我这样的说话的，这一句话也出乎不得已，既然说出来，也说不出不算啦。二位请讲，我在这里听着，要说我不对，我情心领罪，罚我什么，我认什么，还不行吗？弟妹要不认得我，我来给我引见引见，我姓刘，单字名俊，有个外号儿，叫穿云白玉虎，我是镇八方童侠客的弟子。要按说侠客的弟子，可没有这个，我这是出乎高兴，二位只管说吧，罚我什么认什么。"

刘俊他这是由那里来呢？因为刘俊与老人家镇东侠、田爷、孔爷闲坐着，等到张方入了洞房，大家也是欢喜。刘俊站过身形往外就走。老人家侯爷一看，刘俊他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儿，老人家就知道刘俊要到洞房看看。白日一天，张方的脸儿太已不高兴，大概这小子要去看看。我想这时候去太不相当了，你在外面要是有了风声草动，叫人家小俩口儿听见，太不合适了，我先把你拦下。要看今天白日，也真不叫人放心，似乎也真得叫他看看去。这时我先把他拦住，我想要听，在前半夜也没有，总得早了，这个话还得告诉他，叫他听明白了。这个事还真得叫他去办，那有我来这个的？再说田文田老英雄，也不能办哪。我先问问他，做什么去？他要是实话实说，那小子就没有意外了，他要是说了别的，话里可就有话啦。老人家侯爷，想到这里，口中叫道："刘俊，天到这般时候，你出去要到那里去？"刘俊闻听，侯爷来问——刘俊本意，也是不放心张方，要是不

去，恐怕夜间闹起来呢，那成什么样儿？他转身要往外走，就听见师大爷侯爷，问自己往那里去——刘俊有心说是往张方那里看看去，这里又同着孔爷，那我做哥哥的，到洞房之夜做什么去？自己一犹意，半天没说出来，可就叫侯爷看出形踪来了。自己一着急，想出一个好主意来，遂说道："我这是出恭去。"侯爷一听，这分明有假了，要是出恭去，还怎么吞吞吐吐的呢？遂随说道："你出恭去这太好了，我由方才就要出恭去，怎奈我还没去了，咱爷儿俩一块去吧。"刘俊闻听，心中说道：老人家，这是看出我来了，我把这个思想先放在旁边儿，还不成吗？连连答道："好好，就早早出去，省得夜里再麻烦，我们爷儿俩个一同去吧。"侯爷点头。

爷俩儿走出了客厅，顺道前行。走了半天，侯爷回头看了看，并没有人跟着，老人家遂说道："刘俊，你是真出恭去吗？你要实话实说。"刘俊听老人家这样的问，再不说是不行了，遂说道："我不是要出恭去，我是不放心我师弟张方，我打算我先往那里看看去，不想叫您看出我的意思来了。算没有这回事，咱回去还不成吗？"老人家侯爷闻言，忙摆手说道："不能，不能，这件事净看你的了。不但是你不放心，我也是一样的不放心，恐怕他们闹出笑话来，可就晚了。可有一节，若是现时去，也不太相当。他们二人若是谁也不问谁，把灯吹灭了睡觉，你这时一去，若被孔春和田文二位老英雄看见了，够多么不合适哪？"刘俊闻听，遂说道："依你老人家说，怎么才算合适呢？"侯爷道："现在我们爷儿俩先回安歇，等到四更天的时候，你再去也不晚哪。去时先探听他们那俩个老头儿的动静，然后，再往后面看看去。有事没事，在这个时候。"刘俊一听，侯大爷所说的话甚是有理，连连点头说道："我到在那里，若是没有意外的事，他们小俩口儿，圆满的渡过这一夜，那就不用说了。到

在那里我要看见他们有了意外之事，我可应当怎么办呢？”侯爷闻听此言，又把看见翻脸的话，教给他几句。刘俊这才明白。

于是爷儿俩个，才回归屋内坐在炕上，静目养神。工夫不大，老几位全都睡着了。刘俊是越想越怕，更不放心了，遂慢慢的溜了出来，走到新房那里，在外探听。后来二人动手以至姑娘被张方打倒后，刘俊在外边听着，恐怕闹出意外来，这才搭言。张方在屋内听见外面说话的人是大师兄——穿云白玉虎刘俊。这个姑娘可不知是那里的事。

刘俊来到屋中，一说认罚的话，倒惹得张方转怒为喜，遂含笑说道：“我以为是谁啦，原来是你老人家了，真把我吓了一跳。”刘俊闻言，遂说道：“你可不要害怕，真要是把你吓个好歹的，我还是担不起。我的傻兄弟，你不要傻了，我闹看你们这个样儿大概许是一夜未睡觉吧？你今夜可真受辛苦了。”张方听罢，知道他将这一夜的事都被他听了去，心中暗道：大凡一个人，要是娶媳妇的头一天，赶到明天早晨起来，一定有人要说些笑话。张方遂怔了半天神，才说道：“我的师兄呀，你不要取笑了，都有点不合适。”刘俊闻言说道：“这一层，先不用谈啦。我看那边地上坐着的，大概是新弟妇吧？怎么还不叫他站起来等什么呢？净在那里坐什么劲？”刘俊说出了此话，还以为这位张夫人爱听这话，又谁知道夫人给他来个不理，倒把少侠客刘俊堪住了。好半天的工夫，还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接着说道：“我这份好心，没有人知情，师弟，你还不过去把他搀起来？”正在这般光景，忽听门外有些人笑嘻嘻的走进来。刘俊等抬头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本宅的一群丫头和婆子们。张方、刘俊二人还未曾说话，这时张夫人，急忙站起身形，找了个椅子坐下。众丫头们，遂站在张夫人的身旁，并不言话，可是都捂着嘴儿的笑。刘俊此时，也无话可说，张方也低头不

语，众人这份难堪，就不用提了。好半天工夫，张夫人可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你们这群死丫头们，是谁叫你们进来的？站在我的身旁，笑什么？莫非说我还有什么可笑的吗？这可不怨我不对，我还是用那个法子，治你们，到那时别怨我无情，这是你们挤的吾。"说着话，举起手就要打这群丫头们。众婆子们一看，姑娘真火啦，全都笑嘻嘻的一哄而散。这工夫张方也是一阵的好笑，自己暗自说道：我们两个人成亲，倒成了出奇的事情了，给大家一个很新奇的印象似的。张方暗自思想，就听姑娘又接着说道："我这算怎么一个人呢？叫他踢了我这一个筋斗，还没等我站起来，这群奴才又给我添气来。我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个，我得罪他们谁啦？怎么这样巧呢？真是叫我太难堪了。"孔元说出这个话来，张方听着也是替他难过。这就应了那句话啦，一日夫妻百日恩。此话真是不假。此时张方倒后起悔来了，又暗自说道：我们打了半天，我又给他来了这么一下子，叫他够多么难看哪？使出招来，他输了他也不能说不算，这一来还是怨我不对了，以后我还得跟他说话。张方正在思想之际，又听旁边穿云白玉虎刘俊说道："弟妹您也不用后悔了，再说往后也用不着什么比招站架了，谁的功夫有多大的程度，那都在肚子里放着了，说一句笑话，这有什么要紧？你们是谁跟谁呢？输一招也不算栽多大的筋斗，也没有什么难看。常言说的好，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不羞，老婆子打男人，虽然不多见，可是打了也不算什么难看，在这年月儿。我师弟打了您，那更谈不到羞不羞了。再说又是比功夫，我大胆的再说一句，您又是一位女流，敢跟男人过招比武，也可以在女人群里扬眉吐气了。请您不要这样想不开，赶快请前边去坐吧，老人家孔老伯与田老伯老二位，此时还正在不放心呢。倘若你们再要闹出笑话来，那有多么不好看呢？再说老伯父在

此地也不是那无名无姓的人物，虽说是比武，也得分个时候呀，弟妹您想是不是呢？您也不要生气了。再说您若在女子群里可以算是一位女英雄，没有想不开的事。您如果有气，想不开的话，您就得想老人家与田老伯为你这门亲事，可是太不容易了。走吧，请你们二位快快跟我到前面见见他们三位老人家去吧。”姑娘孔元听得刘俊说了这一片又开玩笑，又有正经的话，心中倒是好笑，遂慢慢的说道：“师哥您所说的话倒是很对，我也不生气，我谢谢您的美意。但是有一样儿，我跟您说，今天这事是我们闺门以内的事，请您在外边不要对外人说，拿着当谈话的材料。如果那样，让我知道了，我可是不答应您。”刘俊听了此话，假意的一摸脑袋，用手挡着脸，向张方一吐舌头，随把手放下来，笑容满面的说道：“不说不说，我要说您打嘴。”姑娘孔元站了起来。张方也笑了，遂说道：“什么人性。”说着三个人往外走着。刘爷说道：“你们二位给我把这个肩卸了。你们一对夫妇到前面见着老伯父一磕头，他老人家见了就放心了，我的责任也就卸了。从此以后老人家知道你们夫唱妇随啦，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我的责任也算尽到啦。”张方听了此话，一抬手打了刘爷一掌说道：“我知道你的责任尽了，紧着说开没有完了，回头给你磕一个还不行吗？”姑娘孔元听到此话，只有低头不语。

此时丫头老妈子跟在后面笑笑嘻嘻的围了一圈，一时来到前面客厅。三位老人家早就站在堂屋当中，都是笑容满面，看见了张方等三人进来，理着胡子坐下。刘俊笑着说道：“三位老人家看见了吧？好啦，我的差事算交代了，我就等着听赏啦。”三位老英雄听了哈哈的大笑。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说道：“好，你就听好儿吧。”此时只听孔爷让道：“先给你们田大爷见礼，他为你们的亲事，是怎样的费事呢。”田老英雄说道：“不

可以，那有先给我磕头的道理呢？”孔爷站了起来，用手指着田爷说道：“给你田大爷叩头，听我的话。”姑娘与张方二人双双跪倒，行了大礼站了起来。孔爷用手指着又道：“再给侯大爷叩头。”镇东侠侯庭侯老侠客站起身来说道：“岂有此理，老弟养女一场，就是这么一点意思，那有先给外姓人磕头呢？田老英雄为你们这门亲事太不容易，那当然得先给他磕。”刘俊站在一旁说道：“孔老伯父，你老人家就请坐吧，不要让了，我侯师大爷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老人家绝对不能先受礼的。”说着张方便先跪下。姑娘偷眼看了看张方，随着也跪了下来。侯爷一闪身形说道：“对了，先给你岳父磕为是。”小夫妇二人礼毕，站起身形，由侯老侠客以下，依次行了大礼。此时刘俊跑在当中站着说道：“磕吧。”孔爷一看也笑了，遂说道：“对了，快给你们师兄也磕吧。我怕你们捣麻烦，我特意派他监视你们，他也很受累了，给他磕吧。”此时张方真要跪，刘俊赶快上前拦住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张方说道：“可不是我不给你磕。”招得大家哄堂大笑。一时孔宅的家人婆子等人都来道喜叩头，乱成一阵。三位老人家坐在当中，真是欢喜非常。老英雄孔春喜欢得更是难以形容了。

姑娘与张方，及刘俊各自坐下，老英雄孔春说道：“今天借着各位都在这里的机会，我把他们两个亲事的经过说一说。”于是孔爷便把姑娘的脾气，找婆家怎样的不易，怎么跟田爷说心腹话，田爷怎么为此事暗访张方他们爷儿三个，以及提亲，直至今天的经过，一一的说了一回。刘俊听了遂说道：“若按老人家所说的话，你们二位还得给田老伯父，再道道谢才是呢。”张方闻听此言，翻眼看了看刘俊说道：“你小子冒坏水我知道，没给你下这一跪，你心眼里总不甘心。”姑娘孔元听了，暗自笑道：这小子真坏，你等着我的。此时田爷等大家听了张方一说

此话，也都笑了。沉了沉侯爷正色的说道："要说田老英雄为了姑娘之事，也算是没枉费了心机。若论姑娘的武艺与功夫、人品，张方的武艺与功名、人才，真可以说是天配的良缘，一对佳偶。"刘俊笑道："可不是，若不是一对佳偶，这一个吉期的夜里，临完了还吃了一枝金丝摆莲。"姑娘听了此话，臊得面红过耳。张方向刘俊说道："刚才跟你说什么话，你忘啦？"姑娘听了，暗自又是笑，又是气。

说至此处，家人上来擦抹桌案。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与镇东侠侯老英雄说了会子张方在贝勒府与神力王比武之事。

一时酒饭已毕。侯爷说道："我说一句话，现在喜事已经是办完了，我们大家再热闹两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张方的身上责任很大。一来得先到老大人的公馆，把张方北来的事情对他老人家说嘴，二来还得在江南各地调查调查一切的事务。他的事情很多，责任很大，总在此地耽误着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可担不起。沉了一沉接着又说道："因为什么非担不是呢？"又用眼看着张方说道："公事在他身上担着，我为什么这样忙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刚才我也跟田老英雄谈过了，自从年大人保举他以后，奉旨进京的旨意下来，年大人就派我跟刘俊跟着，沿路保护。老大人看他虽是功高之人，究竟是年岁很轻，没有经验，因为这个才命我们跟来。年大人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到了北京住在贝勒爷的府里，这小子也是有个傻人缘儿，贝勒爷见了也很喜欢他，这不是小孩儿的福气吗？见着老肃王，他这个楞劲儿，看看真可怕，不是别的，他是个王爷呀，这小子楞跟王爷较劲，我就替他担着心。说他楞，在那时候他也知道让步。老王爷爱他的天真、力大，又有出众的功劳，老王爷倾心乐意要他做义子。"侯爷说到此处，二位老英雄听了，同声的哈哈大笑。田爷说道："这正是年轻的[楞]气。常言说的好，

自古英雄出在少年。他知道让步，就不是傻。”侯爷又道：“那我是知道的。不过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刘俊跟他使眼色啦，用手捅他呀，他怕他惹出祸来。没想到这小子倒闹正了，认了一个王爷做干爹。”说到此处，张方笑道：“我也知道人家是王爷，也不能那样的傻呀，不给他老人家留点面子，老人家一怒怪罪下来，还不把我发到云南充军去呀？”田老英雄听了侯爷把张方的经过一说，此时真是精神百倍，遂向姑娘孔元说道：“姑娘你听见没有？田大爷给你保的这门亲事，总还是不含乎吧？老肃王是你们的干爹，平常人做梦也梦不到哇，你听见啦？”姑娘低下头去说道：“听见啦。□□□□□□□要是不认干爹，田老伯父也没有法子给保这门亲事。”说着大家都笑了起来。侯爷又接着说道：“张方他不是认了义父了吗？老王爷在言语间也是嘱咐再三，说他倒是很年轻，命我在路上嘴勤一点，差不离的事说给他。这是老王爷的一点意思，也就是跟年大人一样的心理。我想这样，他现在正是新婚之期，按理说至少也得住一个月再走，但是已经耽误这些日子，如果再等一个月，恐怕误了公事，不但他担不起，连我也担不了这个不是。我不过是一个小差事，不论什么事，我想到了也得跟他商量商量。”张方听了，遂说道：“你老人家也不用跟我商量，就拿这回事来说，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日子也真不少了。”刘俊又说道：“师弟，你这是心里的话吗？你真愿意走吗？”侯老侠客一看，遂正色的对刘俊道：“不要起关子，说正经的啦。”

此时丫环婆子等人，也看着姑娘的脸唧唧咕咕的笑个不休。姑娘心中倒是欢喜异常，但是这群丫头婆子们太讨厌了，遂回过面来低声说道：“你们笑什么？讨厌的东西，等回头再说，我不把你们摔死，你们也不怕我？”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婆子吐吐舌头低声说道：“还这么厉害哪！你跟姑老爷摔一个我们看看。”

姑娘孔元听了此话，也不好意思笑出来，随着慢慢的站了起来。那老妈子见事不好，连忙跑了出去。小姐暗自笑着，沉沉稳稳的赶了出去。这时那老妈子早已跑到走廊的石阶上说道："你也会做新媳妇的样儿，你怎么不像跟我们那样横啦？这半天连头也不敢抬，腰也不敢直，装的多好呢。"孔小姐听了又是气又是笑，遂两手指着说道："除了你不上我那屋去，我也没那工夫赶你，你等着好啦。"说着，转身回到客厅坐下。又听侯老侠说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再住十天吧。"又见张方说道："别听我师兄的，你老人家怎么……"张方话没说完，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小姐的身上笑了起来，闹得小姐坐在那里甚是不安。刘俊笑道："要不然，这不是弟妹也进来啦？请弟妹说，我们再等几天再走？"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大笑。侯爷此时究竟是位老前辈，遂大声向刘俊说道："唉，你怎么没完了？你还是个师哥呢。"孔爷笑道："也难怪，他不闹谁闹呢？再说也没过三天。我们弟兄三个很大的年纪，怎么好闹呢？"刘俊听了孔爷这两句话，更是得了理的一般，遂拍着手笑道："对了对了，我今天非叫弟妹在这屋同着大家唱一个本地的流行曲，我才算完。"

此时众丫头婆子们，也不唧唧咕咕的暗笑了，便大声的闹了起来。刚才那个年青婆子说道："会唱我们小姐会唱，不但会唱曲，而且还会唱高腔昆弋二簧呢，不是光会练把式打人。"说着小姐一转身，把那老妈子吓得跑了出去。

刘俊大声哈哈的笑道："哈哈，弟妹还会高腔昆弋二簧呀？您要是不唱，"刘爷又向张方说道："这三天以内没完。"众人听了鼓掌的鼓掌，大笑的大笑。张方闹得也不好说话了。侯爷说道："完了完了，说点正事吧。"刘俊说道："我刚才那个主意很好，叫他们夫妇省得谁都不知谁的武艺怎么样，叫他水落石出也就甘心啦。"刘俊此话说得侯爷等三位老人家也笑了。刘俊又

道:“你老人家不是说再住十天吗？”张方听了，也止不住笑道：“你小子留神吧，看你这闹劲。”

此时田爷正色的说道：“好吧，也不用十天八天了，在这十天以内，那天走随便好啦。”侯爷沉了沉说道：“也可以吧。那天要走，我们就当时告辞。我想耽误日子太多，老王爷知道他在这里娶亲，倒是没有什么要说，叫年大人知道了，可就不方便了。他老人家用人的时候，手底下人娶亲都不请假，那可不好说话。”孔爷说道：“也是呀。”说到此处，小姐孔元站了起来，带着一群婆子丫头回到后宅去了。

老英雄孔春见小姐走出，又对张方说道：“张方贤婿，我对于你，现在也不能说些客气话，我也不会客气。我们姑娘孔元，既是许在你的身旁，也是他的一点福气。虽是这样，我有几句话相托。”张方说道：“你老人家有什么话请讲。”孔爷说道：“也不为别事，只因他的年纪很小，练了几年的功夫，有时候犯了那鲁莽的脾气，请你原谅他，多多的开导他也就是了。其余的倒没什么事，就是这一点小小毛病。”田爷接着说道：“这也不算什么毛病，不过年轻一点，遇见想不开的事，鲁脾气就上来了，年纪再大一点就好啦。他犯这个脾气的时候你就别理他，慢慢的劝导也就完了。”张方闻听此话，心中暗道：听你们的得啦，我当看孩子好啦——说翻了我还是踢呀，我听那个？张方自语到此，又听孔爷说道：“我今天跟你说这话是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年纪是已经过来的人了，告诉你们，以后省得俩人争吵，都是很青年的。这是一。再就是你自己的前途。我听侯老侠客说了你的经过，往后遇到什么事，必须再多多的谨慎，不可太猛。我看你倒不是不聪明的人，你也是年幼，没有经验的关系。你小小的年纪，为国宣劳，有功我朝圣上，望你好好的用功，留心事务，这是我最希望你的一件事。我也就是这一

点意思，望你牢记在心就是了。”张方听了此话，遂说道：“你老人家请放宽心，我自有我的打算。你老人家所说的话，我心里都有，一时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我按着老人家说的话行好啦。”田爷闻听张方此言，心中说道：这小子说话倒很爽快。侯老侠客对孔春说道：“孔老兄，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这位门婿，我敢保他将来是有希望的。虽然是年轻，练了点功夫，对于世态人情差点儿，他是个诚实人，你还看不出来吗？说出话来，真是一派天真，绝不像那营营苟苟的一流人。”田爷在旁听了此言，连忙接着说道：“侯老侠客说的很是，现在他这样，可以说是本性了，也可以说是生坯子。”说着看了看张方便哈哈的大笑起来。侯爷笑道：“是呀，你俩二位没看见在老王爷面前哪，若不是占了年轻的光，就凭他那一步跟着一步紧的，跟神力王较劲，他老人家一个脸儿不挂，就是祸呀。”孔爷向着张方笑道：“你看，你把你师大爷吓的，提起来就后怕的了不得。”张方说道：“我干爹他老人家不服我，那也不能怪我。再说我们进京是为见皇上，他老人家要考试我，完了又要比力量，要不是刘俊跟我摆手，我还跟他比比。”刘俊笑道：“你要把他比下了，咱们爷儿仨可就别活着啦。”张方又道：“完啦，过去的事不说了。”又向侯爷问道：“师大爷，说了半天，我们再住几天呢？”侯爷说道：“十天为限，十天内那时走都行。”张方点了点头不作一语。孔爷说道：“还有一节，你们爷儿三个的公事，几时才能办完？”张方与侯爷听了此话，沉了沉侯爷拉了长声说道：“这个……张方你说你几时可以回来？”张方说道：“你老人家跟我去吧。”孔爷一听，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也可以，我正要跟着你到南方看一看去。”侯爷闻听此言说道：“张方这小子出主意是鲜明，我也没想到这一层，孔老英雄跟去更好了。如果这样，你老人家安置安置，我们三五天一同南下。”孔爷说道：“现在就

是我一个人，也好安置。唉，这个事儿，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也到江南各地开开眼界。”田爷在旁说道：“您去倒可以，那么姑娘呢？”田爷一言出口，正在高兴的老二位与张方听了，孔爷挠着头说道：“对呀，他还是个问题呢。”遂暗自说道：我这一去还不定多少日子，要是去个一年半载的，叫姑娘在家，我是[真]不放心，这怎么办呢？为自己叫张方把姑娘带着一同南下，实在难以出口。想到此处，又说道：“这样办吧，我先不去，几时我能去的时候，我再去好啦。”张方一听此言说道：“你老人家去好啦，家里不就是他一个人吗？”刘俊听到此处说道：“不要紧，孔老伯父，你去吧，这个事我主啦，连我弟妹一同走。您就这么办吧。我师弟那能不愿意带着太太走的呢？再说日子一长，我师弟在外要是有点琐事，您也不省心了，让我弟妹在家知道了，岂不是麻烦吗？不如一齐都走，我看倒省心。”侯爷与田爷二位老人家闻听说道：“就那么办吧。”侯老侠客又对孔爷说道：“您就预备预备吧，咱们后天就走。”大家计议已定，田老英雄向张方说道：“张方，你想这么办好不好呢？”张方沉了一会说道：“好倒是好，我想带了一个女人，在路上太不方便了，到了年大人那里，我把他搁在那里呢？再说我也不好看呢。”张方把话说完，大家听了大笑起来。刘俊笑道：“你这么大的能耐，这可把你治了。那有什么关系？人间的大道理呀。年大人要问你：‘怎么有了媳妇啦？’你就实话实说，你就说老王爷给你的双龙免死牌，又在这儿被田老英雄盗去，所为的是给我说家室，要不然的话，双龙免死牌想要万难，才娶得弟妹。你就照实说了，又有什么呢？再说年大人对于我们这有几年功夫的人，他又另眼相看，你这么一说，年大人一定要追问你，你就把弟妹的本事一说，与二位老人家的英名一提，你看他对你说什么？”侯爷听了此话笑道：“你这小子真有主意，还是你。

张方听见你师哥这一片话啦？你就照着他这话说。”田爷听了笑的一只手不能鼓掌，直拍脑门子，遂说道：“你就说我是塞北鸡鸣山的寨主。”孔爷连忙对张方说道：“别说啊。”遂又对田爷说道：“你这是怎么的啦？”田爷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笑话儿笑话儿。”孔爷又对张方说道：“这不是你师哥告诉你吗？你也不用照他这样说，你就把所经过的事一一的实说了，就完啦。”张方沉了一时笑道：“我想实说倒好，还是这小子主意多。”说着看了看刘俊。刘俊说道：“你小子就知道（此处缺 16 字）屋里去，告诉你屋里一声，叫他也预备预备行装。”遂又对孔爷说道：“我们后天走好吧？”孔爷想了想点头道：“多等一天吧，大后天走。”张方站了起来说道：“大后天走，我去告诉他吧。”说着张方出来。

此时早有丫头报知了小姐孔元。张方来到屋中向小姐说道：“你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我们大后天就要起身。”小姐孔元闻听此话，并不答言，心中想道：父亲很大的年纪，家中又没有旁的人服侍，孤苦伶仃抛下老人家一人。想到这里，不由得两眼落下泪来，抽答答的哭泣起来。张方一见，不由怒火中烧，遂说道：“你哭的什么？谁叫你学艺不高？踢了一脚，你还没有完吗？没有完，你也别哭哇，哭还算什么本事？”张方说到这里，孔小姐听了，不由大怒，正要发作。此时那个年轻的婆子见事不好，连忙说道：“姑老爷，你老人家别着急，我们小姐不是为那事。您请坐下。我来问问他，大约是舍不得老人家，可不定对不对？”说着张方气昂昂的坐下。那婆子凑近小姐的跟前说道：“你是舍不得老人家不是？”小姐说道：“是呀，他说我学艺不高，你等我点的吧。”那婆子故意的大声说道：“你说明白了，姑老爷就知道啦。”此时小姐说的话，张方也没听清。那婆子转身向张方笑道：“我猜对了不是？我们小姐是舍不下老

人家，您楞说是为昨天夜里的那一脚。”说着众婆子丫头也都笑了。张方闻听此言说道：“为这个说话呀？谁知你的心里头？”那婆子说道：“这半天我也没到前边去，也不知您跟我们老爷怎么商量的。我要知道，我先来告诉我们小姐一声，好想一个办法。再说您也得给我们小姐想想啊，父女还有不关心的吗？”张方听了此话说道：“不用你们操心，我们商量好啦，你们老爷也跟着去还不行吗？你们就听信吧。”张方说着便往外行走。那婆子说道：“姑老爷您坐一会儿，我们小姐还有话说。”说着婆子一使眼色，把丫头等人叫了出去。此时小姐孔元听见父亲也去，心中的怒气立时顿消，见婆子丫头等人不在屋中，遂对张方说道：“你把我们爷儿俩带到什么地方去呢？你要是没有一定的地方，我跟你去倒没有什么，他老人家这些年也没有出门，再说也很大的年纪……”小姐的话还没说完，张方说道：“你就不用管了，他老人家还愿意去呢。你虽说他年纪大，那是你的心理，我看他还很健壮呢。再说我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去干累差事。”小姐站了起来说道：“好吧，我跟你到前边客厅，我们爷儿俩也得说说家里的事情，是怎么安置。”张方说道：“你不用去，我把他老人家叫到这里来，你们爷儿俩商量好啦，我还得跟田文要那个双龙免死牌去。”小姐听了免死牌三个字，不由得一笑说道：“还没交还你呢？”张方笑道：“人都给了我了，免死牌他还拿着不给。”姑娘说道：“那能不给呢？”

说着张方走了出来，来到了客厅，遂向孔爷说道：“你老人家到后边看看，小姐有请。”孔老英雄答应一声，走了出去。刘俊对张方说道：“怎么样？弟妹有什么问题吗？”张方笑道：“你怎么总是惦记他呢？”刘俊笑道：“我不知他是什么脾气，他要不去……”张方不等说完，便大声说道：“什么？！不去，不去他就别去。”刘俊哈哈的笑了起来。侯爷向田爷说道：“田

老英雄，明天请把这个双龙免死牌拿了来，为是呈献年大人观看，以便张方多一层的荣耀。”田爷闻听此言，连忙说道：“好，我此时就去拿来。”说着孔爷父女二人回至客厅而来，孔爷说道：“田老兄，姑娘说得有理，我们索性一同南下，倒也爽快。”田文沉了一沉说道：“好好，回来再说。我先把那国宝免死牌给张方拿来。”说着田爷走去。小姐孔元向刘俊说道：“我想田大爷孤身一人，不如与我们一同前去，我看倒觉爽快。”老侠客侯庭听了甚是欢喜，遂说道：“你们家里有人照管没有呢？”老英雄孔春说道：“我已经安置妥当。有个老家人甚是老成，派他照料家事了。”说着田爷手提着那件国宝御赐双龙免死牌，来到屋中。大家见了，不约而同的俱都双双跪倒叩头。古语有言，黎民见宝如面君。大家行完了礼，张方这才双手接过，送到一个书案的当中。放好了以后，退了两步，遂对小姐孔元说道：“你把这个免死牌替我收了起来。”小姐不敢怠慢，连忙恭恭敬敬，慢慢的走上前去。张方说道：“这就不必了，我们把礼行过了就完，这就可以随便拿好啦。”

此时侯爷见张方如此，暗自说道：这小子心里内秀，把双龙免死牌交给他，太对我的意思了。不言侯爷暗自佩服张方。

刘俊说道：“这不是国宝已经收回，新人入了金屋了吗？我们操持着启程吧。”说着大家各自落座了。田爷接着说道：“我去也好，我在南方再找一个山青水秀的的所在一住，也倒不错。”侯爷说道：“田老英雄虽是好武，也好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我们到了南边再说，我给找个地方你老看一看。”大家又说了些个闲话儿，把起身的事情计议已定，晚饭后各自安歇。

在此三天之内，姑娘孔元也无非是打点自己应用的东西。到了是日清晨，孔爷、侯爷与田老英雄老早的起来，把刘俊叫醒。小姐孔元同了病太岁张方也都老早的给大家预备了茶点，

一同吃完。有家人备好了马匹，进来说道："马已备好，请各位老人家启程。"众人听了，这才一同出离了大客厅，来到门外，大家欢欢喜喜各自上马。

此时小姐孔元独自眼泪汪汪，在此出离家门之际，忽自想起了自己的生身之母，不由得落下泪来。张方见了心中甚是不悦。那个青年的婆子心中甚是机警，一见张方怒视姑娘不语，连忙对他说道："小姐你就不用难过了，老太太已经故去几年了，别哭啦，快上车吧。"此时孔爷为了照管姑娘，还没上马，站在一旁说道："我就知道你得如此，不然我为什么叫李妈与香芸跟着你呢？"张方一看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为此事，遂说道："我最腻烦这个，不说话就哭。"李妈说道："我们小姐可不是轻易爱哭啊，您不想他这两回是为什么事？您快上马去吧。"此时孔爷上了坐骑。

张方看着小姐同丫环香芸上车，李妈上了姑娘的行李车以后，一看自己所骑的这匹马也笑了，遂对刘俊说道："你看，你们给我留的这匹马多高，我的身量这么矮，叫我怎么骑呢？"刘俊笑道："张爷，你老怎么不明白呢？给你留了这个马，你看多出眼，又黑又大，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正式官儿老爷。"遂用手指着说道："你看，连次序我都给你排好了。"张方笑嘻嘻的上了马，只见侯爷与田爷二人在前，自己在次，后边是妻子孔元的两辆轿车，刘俊与孔爷在后。张方笑道："好小子，回衙有赏。"说着此时已经出离庄村，够奔大道而来。

第一百九十二回
张家庄陶飞雪耻
年公馆凶僧行刺

侯老英雄在头前带路，一簇人马，浩浩荡荡向前行走。在路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的行程。这一天往前行走，不觉得来到了年大人公馆的路口。侯爷回头说道："到了，前边就是，大家多多的留神。"往前走了不远，侯爷翻身下了坐骑说道："众位下来，我们先到差官房休息休息再说。"

此时张方心里着了慌，走到刘俊跟前说道："这两辆车赶到那里去呢？"刘俊说道："你不用管，我叫他们把车赶到公馆里去。"张方一听吓了一跳，说道："那可不行。"刘俊说道："你不用管了，你去吧。"

张方慌慌张张的同了三位老英雄走进了大门。忽见一人向着张方行了一礼说道："张老爷，你这是由什么地方回来？"张方闻听说道："不要行礼了。"那人说道："我听说你进京这一趟很露脸，没想到你这小子会有正经的了。自从我们认识你那一天，我看没有不跟你玩笑的。你走了这么多的日子，咱们这公馆里清静了半边天，你这一来可就热闹了，实在是你没有事，还拿着我们开心呢。今天我看见了你来，我心里别提多痛快啦。

可是一样，你这小子太大啦，我给你行礼，你一点客气劲儿没有，你太不懂么拉，日后你还要这样……”张方不等说完，接着说道：“罚我罚我，今天也不怪我，我这不是同着老三位说话那吗？”那人又道：“你不用找辙，以后你要再来这个，可别说我给你个不理，拿你跟他们一样看待，叫你小子难看一点。”他虽然说着没完，张方同着三位老英雄说说笑笑的往后来。

一时来到了差官室，老侠客侯庭一眼看见了北侠老英雄坐在屋中，遂急忙上前行礼。北侠一看，来者正是镇东侠侯庭侯老侠客，连忙站起来，说着话侯爷身后跟着三人，其中只有张方一人自己认识，北侠连忙让坐。侯爷指着孔爷说道：“这是孔春孔老英雄。”遂又指了指北侠说道：“这是镇北侠秋田秋佩雨老英雄。”二人各自为礼。侯爷又指着田爷说道：“这位是田文田老英雄，别号人称单臂赛王佐。”侯爷正要道北侠的名姓，田爷一躬身说道：“久仰久仰。”北侠抱了抱拳说道：“久闻大名了。二位老英雄请坐下谈话。”遂又令张方坐下。

一时当差的打来了净面水，各自一一漱洗完毕。

北侠端着茶碗让了众位，遂看了看张方说道：“你这次进京，究竟是见了圣上没有？是怎样的回奏？我想贝勒爷替你出力不小吧？”张方说道：“贝勒爷不但出力，并且还替我出主意。”北侠笑道：“他是很爱替我们有武人们帮忙。”此时张方暗自说道：我这次进京，完全是年大人保举我的，一切的经过，暂且不能对别人提。见过大人以后，我把差事交代完毕，我再一一的说了也不晚。又见北侠正与岳父乾坤子铁臂翁说了些路上的经过。

此时刘俊进来，看见镇北侠赶紧上前行礼。老英雄站起身来说道：“一路之上多吃了些辛苦。”刘俊说道：“小子们很小年纪，这还算吃苦吗？像你老人家这么大的英名，要不是有这样

吃苦耐劳精神如何能成呢？”北侠听了，心中甚是得意的向着田爷等笑道：“这小子说的话是真受听。”张方接着说道：“那是一定啦。你老人家爱听什么话，他就说什么，当然爱听。”刘俊笑道：“你这小子这回进北京不算白去呀。”张方听到此处，一使眼色，刘俊这才会意，才想起孔爷现已在座，遂改口说道：“贝勒爷给你出了多少主意，不然的话，让你见了圣上老佛爷，那得费多大的事啊。这你省多少事。”北侠听了说道：“归讫没见着圣主呀？”张方说道：“请你老人家等一等，回头我见过大人交了差以后，我再一一的说给你老人家听听。要说我这一次进京太不易了，九死一生，要不是我有护身符，可就没有命了。我所遇的事，真可以说是太不容易，一时间也说不完。我想回头见大人的时候，你们当然都得在座，我一一的告诉老大人，你们也就听见了，说一遍也就完了。再说我今天到了，还没见着大人报告，那也不合乎当差情理。”张方把话说完，各位老英雄闻听此话甚是尽情尽理，遂说道：“此话甚是。”老英雄侯庭说道：“如果这样，我们事不宜迟，赶紧叫人回进去。”北侠客点头说道：“我先到里面看看去，看看大人此时有工夫没有。”大家点头。

老人家站了起来，来到前门。老侠客此次未敢直接进内，遂拿起点锤轻轻打了一下。里面差役出来一看，见是北侠秋田，遂含笑说道：“老侠客你老人家打点，莫非是要见大人有事吗？”老侠客说道：“有一点事回。你就提说外面有张方由京回来求见。你先去看看大人有工夫没有。”那个差役点头说道：“好吧，你老人家在此略等一等，我去看看。”北侠点头不语。不多一会儿差人出来说道：“老大人现在喝茶，没看公事，我给回禀上去，大人说了，命他们当时进见。听老人家的口气，还很不放心他们三位。”北侠老英雄闻听此言说道：“好好，我这就叫他们来

见。”

说着老英雄回身来到了差官室。刘俊说道：“怎么样？”北侠说道：“大人有话，命你们立时进见。”此时老侠客孔春向张方说道：“我们在此等候，还是随着进去呢？”北侠等四位同声说道：“一齐进去，一齐进去。”

说着张方在前，有北侠陪同老少英雄鱼贯而行，来到了二门以外。此时另有人在前引路。到了客厅，早有人高打帘笼。此时众英雄各自整理衣帽，静气凝神的进到了屋中。

孔爷与田文二位老英雄抬头一看，只见年钦差老大人含笑欠身，见了孔、田二人进来，留神看了一看，遂一伸手让座说道：“众家英雄来到，本人很是失迎，恕罪恕罪。”孔、田二人一听，老大人说这样客气话，一定是对我们说的，遂同声说道：“大人那里话来。”说完这句，孔爷一想，不便两个人说话，随即住口。只听田爷接着说道：“大人官高爵显，对小人等这样的客气，实在是不敢当了。”年大人笑了笑坐在虎皮椅上，正要对张方说话。只见孔爷撩衣跪倒说道：“大人在上，小人在此有礼。”年大人一伸右手笑道：“很大的年纪，免礼吧。”孔爷站起身来，田爷上前叩头。年大人仔细观看，见此人的左袖飘然无物，心中说道：这一定是一只胳膊。田爷行礼已毕，年大人看了看张方。此时张方早已上前说道：“这二位也是时下的英雄，大江南北的足迹，可以说布满天下。”年大人看了看孔爷说道：“老英雄既是来到我这里，很大的年纪，还有为国效劳的勇气，实乃是我朝圣主的洪福齐天，泽被万民所致了。你先把姓名报告上来。”孔爷说道：“小人姓孔，底下单名一个春字。自幼厌文好武，忝在武人的堆里这些年，足遍天下实在是不敢说，南北各省没有事的时候倒是去过。我家住直隶京南固安县。”遂用手指了指田文说道：“这是我们的盟兄姓田。我们二人听说大人的麾

下，招募各派的英雄，苦无机会，正在这个时候，正值大人派往进京的张方张大人经过小地，因此我们……”孔爷说到此，张方把眼一挤要使眼色，孔爷一看暗自好笑，又接着说道：“因此我们二人才托人投到张方张大人的寓所，今天才得见钦差大人的威颜。”年大人点了点头，又看着田爷说道：“这位姓什么？”田爷赶紧说道：“姓田，底下单名一个文字。自年幼的时候，练过几年的功夫，南七北六十三省，差不多的地方也都去过。小人与孔春，是同乡，因为意气相投，才拜了异姓的兄弟。因为敬慕钦差大人广纳贤豪，才同张大人到此，今天才得见老大人尊颜。”年大人听了说道：“你们二人久闯江湖，请把人称绰号报告上来，不要客气才是。”二位老英雄同声说道：“有大人在上，实在不敢。”年大人哈哈的笑了两声说道：“既是我叫你们说，你们就说。”孔爷又道：“人称小人叫做乾坤铁臂翁孔春。”田爷道：“小人叫做单臂赛王佐田文。”年大人笑了笑说道：“久仰久仰。既是这样，你们很是诚意了。好，你们暂且住在这里，我自有相当的安置。”孔爷答应一声：“是，谢谢大人。”

年钦差点了点头，遂又向张方说道：“你到北京去，你觐见了没有？”张方说道：“万岁爷没叫我见。我们住在贝勒爷的府中，贝勒爷连觐见的礼节都亲自教给我，他老人家也怕我失了仪。我实在报告大人，我的面貌长的这样不好看，我也不敢去见，我跟贝勒爷说了我的意思。他老人家说圣上也不能以貌取人，再说你又是有功的人。以后我跟他老人家再三的说，能够不见就不见才好。因为这个，贝勒爷还给我想了半天办法，以后才说给我上本。等了好几天，连上了三四本，以后我干爹才来。”年大人听到干爹俩字，心中一怔，遂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老侠客侯庭也禁不住的笑了，在旁说道：“就是老肃王爷。”年大人听了未便再问，遂又听张方说道：“我干爹来

说，万岁爷不让我见啦，让他老人家看看就行了。他老人家一见了我，我看着就有不服我的意思。”年大人听到这里，又拉了长声说道：“那——不能吧。”侯爷在旁说道：“不是那意思。因为他不知轻重，总说自己力大，因为这个，我看老王的意思是要看看他膂力，叫他举了举那座宝鼎，以后又把那座古铜的围屏举起来。老王爷看了一高兴，又用一只手旱地拔葱的把围屏举起。他又看老王爷，是压他一手儿，因为他是用两手拿起来，用一只手举了几个起儿。以后我跟刘俊看看不像样子，怕他把老王爷招怒，我们跟他使眼色，他也明白了，这才不敢紧着比试。”年大人听了遂说道：“是这么回事。老王爷那能不服你呢？”说到这里，年大人又笑了起来，大家也笑了。张方笑道：“我不是跟老王爷挂火儿，我也不敢。我想这个，跟老王爷面前还不露一手儿，我干什么去了呢？”年大人端了茶碗说道：“你这意思也对。不过是怕你不知深浅，你要是把老肃王招恼，不用说你们，连我都得担处分。”说着年大人又笑道：“那么这个干爹是怎么认的呢？”张方说道：“老王爷访了我半天，总说我年轻，叫我留心事务，又跟我说了些四书的话——我也忘了说的是什么啦，反正是让我长见识的事。说了以后，又夸我年轻力大，他老人家一高兴，那意思要我当干儿，还没说出来，我就先说要认他老人家做义父。”年大人不等说完，哈哈的笑了起来说道：“这小子也很机灵。”张方接着说道：“认了他老人家义父那天还很热闹，悬灯结彩的闹了一天，在贝勒爷府里。以后他老人家就把那双龙免死牌交给我暂时拿着作为赠物，几时还要收回。”老大人听到此处，立时变色说道：“什么？双龙免死牌？”张方说道：“是。”年大人说道：“现在在什么地方？”张方听到此处，刚一发怔忙着说道：“在我那里，大人要看我去拿来。”年大人说道：“不必了，你们可要小心，那是御赐的无价之宝。老王爷

对待张方的宠爱，实在过分了。自我朝入主中原以来，这个东西只是神力王他老人家有此功劳。”张方听了此话，才知道贝勒爷所说此物贵重的话不假，心中甚是高兴。遂说道：“大人几时想看，我拿来你老人家看好啦。”年大人点头道：“好，我那时想着，我就派人告诉你们好啦。”张方笑道：“大人待我这样的宠爱，小子我跟随大人左右，虽是粉身碎骨，我也报不过大人之恩于万一，我想请大人当时看一看，我觉着心里有点安定的意思。”年大人听了此话，略沉了沉说道：“也好，你的心思我也明白。进京朝见，是我保举的你，现在又认了老王爷做义父，才把这件实物拿来。得了这么大面子，你恨不得赶快叫我看看，我好喜欢喜欢，是这心意不是？”张方说道：“小子是这意思。再有报告大人的，就是小子我们三人在京中贝勒府住了几天，有老王爷给奏明圣上，几天上谕上来，小子是实授参将，著加副将衔，兼理调查江南事务。侯庭、刘俊二人也不知是什么我忘了。”年大人说道：“好吧，反正得来公事，公事下来就知道啦，也不用说了。”遂又站了起来对大家说道：“我们公事也说完啦，大家随便坐。”张方与侯、刘三个人一看年大人站起来了，正要上前请安道谢，一看大家都随便了，也就不谢了。此时镇北侠老英雄笑嘻嘻的对张方说道：“张方你大喜了。”又向侯爷与刘俊道喜已毕。又听年大人说道：“来人哪。”此时早有差役答应一声是。老大人说道：“你们把桌案摆好，预备一对蜡扦儿，香炉一个。”家人答应。此时年大人下了虎皮椅前的脚踏，向大家说道：“随便随便，你们不用跟我拘束，我倒很喜欢，最好是潇洒不拘。来来来，西里间坐，让他们设摆桌案，我们好瞻仰国宝。”说着大家随大人进到西里间。

张方与刘俊在外间说道：“这么个东西这么麻烦？”刘俊听了低声哼了一声说道：“弟妹还不定把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呢？他们拿着这样尊重。”张方笑道：“他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小子没有好话。”刘俊笑道：“他要掖在腰里，一下就许掉在裤兜里。”张方哈哈的笑道：“你小子留神好啦，日子长了再说。”遂又正色的问道：“说了半天，你倒把他们安置在那去啦？”刘俊说道：“你不用管啦，回头我让你们到一块儿完了么。”张方道：“你小子混蛋了，大人回头不是要看？”刘俊不等说完，遂笑道：“对了对了，走，你跟我拿去吧。”张方道：“你别忙，等大人叫拿时候再说。”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里边年大人叫道：“张方，你们在外边做什么呢？赶快先把双龙牌请了出来。”张、刘二人一听请出来三个字，遂不约而同把舌一吐答应一个是字，赶紧来到里屋说道：“我们商量请双龙牌的事。”老大人说道：“也好，看他们设摆好了没有？你们就去请来，我们瞻仰以后，我就此给你们接风，我们一同喝点喜酒。”大家听到这里，同声说道：“谢谢大人，不敢劳大人的清神，喝喜酒定要遵命的。”年大人笑道：“别客气，今天有二位初会的朋友，他们当然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还不知道我吗？”侯爷斜跨着坐在一个椅子上向大家说道：“是，钦差大人最喜欢同着大家一块儿坐下。”年大人拉了长声道：“唉，侯庭跟秋田他们都知道。”遂又对张方与刘俊道：“你们去吧。”

张方同着刘俊走出了大人的客厅。张方问道：“你把车赶到那去了？”刘俊道：“你打算不叫大人知道弟妹，我恐怕不成，我已经叫他们由公馆的车门进来，把他们暂时安置在大人的花园子的空房里了，大约内宅里也知道啦，我刚才叫他们把车赶进来，他们大伙都看见了，公馆里头还不知道吗？”张方听了，怔了怔说道：“唉，去去吧，回头我还得回大人哪。”刘俊说道：“你不回怎么样呢？纸里还包的住火？在固安我不是跟你说了

吗？你就实话实说，刚才你可不说。”张方说道：“不是我不说，因为孔爷他老人家也没说这层，就提别的事啦。我想不说就不必说啦，谁知你把他们弄到这里来了。”刘俊道：“这么办吧，你回头把双龙牌给大人看完了，你就不用管啦，我有主意。”说到这里二人不觉来到了马圈的院中。正要够奔花园的角门，有公馆的门房李二看见张方道：“小张儿，你这一次北京可去着啦，又升官儿，又娶太太，你小子可真是破空竹——抖起来了。”张方笑道：“你小子也不叫我点么啦？还小张小张的，叫张老爷。”李二笑着走了过去说道：“你们娘们长的比你漂亮吧？我还没看见呢。”刘俊接着说道：“他们俩人谁都对的过谁吧。”

说着二人走进了花园的角门，过了访贤桥，离着抚琴亭不远，有三间房屋。刘俊指着说道：“你看弟妹的丫环在那里了。”张方一看说道：“你把他们歲在这儿啦。这屋先是大人研究弹琴的屋子。”刘俊道：“管是什么屋子呢，你们先住着吧。”说着就见小姐孔元出来。虽是一位女人中的武人，此时一见张方同着刘俊来到，不由得面红耳赤，腼腆的说道：“刘师哥，您叫个人来给弄点水来，我们洗洗脸么的。”刘俊含笑道：“好，回头我叫他们送来。”说着来到屋中。张方向小姐说道：“你把那个免死牌拿出来给我。”小姐不语，转身进到屋里。工夫不大，小姐一手提着黄丝绳，左手在下相托，拿了出来。张方大大乎乎很大意的一手接过来提着丝绳往腰间一掖，对刘俊说道：“走。”小姐孔元一见张方很不经意那个双龙牌，遂说道：“你看，别看掉了。”张方并不应言。刘俊也说道：“走。”

说着二人出离了花园的角门，过了内宅的前院，走在石阶前远远的就见年大人师爷杨树年杨老夫子走来。张方上前请安说道：“老师爷，爷儿俩总没见了。”老夫子说道：“我听大人对我说，他老人家很喜欢你，说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才保荐的。

你很年青，按说这话不能对你说，可是你不是那不知进退的人儿，好好跟大人当差，你是很有前程的。”又看了看刘俊说道：“你也回来啦？好好，大人对你也很夸奖，好好的当差。”张方与刘俊二人同声的答应了一声是，说着走了过去。老夫子转身又道：“几时有工夫把侯庭侯老侠客同到我屋去，我们谈谈吧，总没谈啦。”张、刘二人答应了一声，转身来到客厅门外。张方赶快由腰里把那双龙免死牌取了出来，用双手捧着进到屋中，也不看旁人，恭恭敬敬，闭息静气的送至供桌的当中。年大人一看说道：“好好，放稳了我们就要参见国宝。”说着张方把那黄绫子棉套摘了下来，放在一旁，往后退了两步，走至大人面前说道：“请大人参观国宝。”年大人点头。此时家人已把红烛点起，大人亲自把香拿起点着，有家人接了过去。钦差大人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田爷等众人一看，心中说道：这个玩艺儿还得这样的尊重哪。此时大人行礼已毕，老英雄镇北侠等人一个个都是毕恭毕敬的行了大礼。年大人命家人把桌案安放原处，又叫道：“王喜，你去叫厨子来。”王喜答应一声走去。

工夫不大，王喜同着一人进来。田爷等人一看，心中说道：这个厨子吃的都流油啦。见他喘吁吁的进来给年大人请了一个似蹲不敢蹲的安笑道：“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年大人笑嘻嘻的说道：“你越来越胖啊刘福？才一个多月没叫你来回话，你更胖啦。”刘福又把脚并了并，表示很规矩的样子说道：“这是大人赏的。”年大人仰面哈哈的大笑起来，遂又说道：“你好好给我做一桌翅子席，要清淡一点，最好你自己伸手。”刘福笑道：“大人用的饭，小子没妥过懒，平日大人的饭我都自己做。”年大人说道：“好好，快去。”又用手指了指张方道：“我给他们接接风。”刘福听了一看，请着安叫道：“张老爷吗？回来啦。”张方点点

头说道:“回来了，咱们的菜做好点。”胖刘福厨子笑道:“没错。”说着又看见侯爷与刘俊坐在那里，又请了两个安忙着走去。

年大人笑道:“我们今天喝喜酒，又可以说是接风，我们大家随便要菜，想吃什么都可以随便要，你们尝尝我这个厨子的手艺。”镇北侠说道:“很好。”年钦差含笑不语，站起身来背了手说道:“你们随便谈话。”大家一听此言，于是互相交谈的，独立浏览陈设的。

惟有张方与刘俊一见大人背着手在屋中遛了两个湾弯儿，看那意思是回内宅去了。张方心中着了慌，向刘俊说道:“坏了，大人一到内宅准知道啦。刚才看完双龙牌你不是说有主意吗？你怎么不说话呢？”刘俊笑道:“不要紧，大人知道了再说，绝不能让大人怪你。”老英雄侯爷一见他们俩人在外间屋捣鬼，遂近前问道:“你们两人不用瞎捣鬼，回头吃饭的时候我说吧。你们两人净瞎闹，倒闹坏了。”

说着有家人李升几个人进来，擦抹桌案，匙箸杯盘摆好。

年大人含笑进得屋来叫道:“屋里的众位，出来请坐，吃呀，咱们得划划。”说着镇北侠同着孔、田二人走了出来 ，一见年大人同声说道:“大人倒来张罗我们。”年大人说道:“都是朋友。”说着自己便坐在当中说道:“孔、田二位在我左右一边一位，挨次秋、侯你们二人，他们俩人不管啦。”

此时酒菜是源源而来，几个家人是你来我往，顺着缨帽往下流汗。不一时是杯盘罗列，海错珍馐，呼五喝六之声，不绝于耳。

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忽有回事差人进来，向年钦差请安说道:“现有由北京兵部衙门发来手谕一纸。”年大人想了想说道:“好，我知道啦，先交往杨师爷那里好啦。”此时侯爷一见年钦差甚是欢喜，大约是有些醉了，心说：此时可以替他说出。遂

故意的说道："小方儿你可少喝吧，此时不像没进京的时候了。"侯爷此话有心打趣张方两句，一想孔爷在坐，遂改变谈风说道："喝多了不看回屋里闹脾气，人家新来乍到的。"年大人听了此话侧耳问道："什么？侯庭，谁新来乍到？"刘俊等看了大人如此一问，便不由得笑了出来。侯爷说道："这个事情因为没有机会，还没报告大人。我们回来的时候，走在固安这位孔春的家乡地方，张方把这个国宝双龙牌失迷。"年大人听了此话说道："唉，怎么丢了呢？"侯爷接着说道："您听我说呀。不是双龙牌遗失了吗？也不是旁人拿去了，"遂指了一指田爷又道："是田文田老英雄为他的盟侄女婚姻之事，才暗中把此物取走，所为用这个东西要挟着给他侄女订婚。"年大人听了此话，双手放着饭碗说道："怎么？提亲还得这样？"说着站起身来向大家又道："随便呀，我不陪了。"此时孔、田二位业已吃完，遂也随着离了座位。此时家人端了漱口水来，侯爷站起漱了漱口又道："您听我说呀，里边有点原因。"又用手指着道："姑娘是孔春这位的，老哥俩为这个事费心不小，是么意思呢？皆为大人你老人家的政声很好，他们打听着我们三人是你老人家保举，进京觐见的，他们说，官职倒不论大小，是大人的亲信人，也不能含乎了，一定也是清官，愿意把姑娘许配这样的好规矩人。虽是这样心思，所苦的是无从入手，于是才想出这个笑话似的法子。再说姑娘长的面貌平常一点，又怕张方不满意，这也是要挟求婚的一个原因。可是一样，别看是一位女孩子，姑娘的本领可不弱于张方啊。"年钦差听了，手中托着水烟袋听得发怔的神气说道："有好武艺也不错。女孩子虽是以貌为重，其实那也在次。"年钦差说到这里，张方沉不住气的神情说道："禀告大人，现在我把姑娘叫他们在花园住着呢。"年大人笑道："什么话？"说得大家也笑了起来。孔爷也暗自好笑，遂向年钦差

说道："大人真是有爱才之癖，象这年轻无知的，大人也有这样的耐性，你老的涵养功夫可见了。"年钦差听了孔爷此话，心中说道：别看他是一个村夫，不但有武功，听他的谈风也不俗气，这人有点来历。遂说道："我向来对这个天真的小孩子，是爱喜的。不过是这样，有那不是率真的小孩子，当然不会忠的。张方自从他到我这里来，我看他将来饱经了世态以后，虽受这样社会的熏陶，他也成不了一个坏人。"年钦差说完此话，孔、田二位与北侠等人同声说道："大人说的甚是。"年钦差不答，又看了看张方说道："你的夫人儿也娶来了，以后在我这里，叫他交交小姐他们。"张方闻听此言说道："是，小子以后叫他伺候小姐去好啦。"

说到此处，有回事差人进来，给年大人请安说道："外面有人来找张方张老爷。"

张方听了，连忙站起身形，向大人说道："小人去看看。"年钦差点头不语。张方随了家人外来问道："那里来的人？"家人说道："他说是由张家庄来的。"说着走到门外，见是张家庄的家人。那个家人一见张方赶紧上前请安叫道："张老爷，我奉了庄主爷之命前来。"张方听了，忽然一怔说道："你们庄主爷没说是什么事吗？"家人说道："我们那能知道。"诸位看官，你道此事出于突然，究是如何请你再往下来看。

自张方在落霞飘髯客张福张连元家中，棍打百里寻蛇多臂猿岳兰台以后，张方以为无事便辞别了张福张连元。此时这里就有珍珠佛董瑞董四爷一人，董爷也想要告辞，张连元不肯让走，说道："皆因虽是把岳兰台打了，毒算种上了。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得防人一脚。他一定不能善罢甘休，准有一个报仇雪恨之念，您若要走了，张方已经走了，我就是头一刀的菜，看这个样儿，还不如您在我这里住着，岳兰台他不敢怎样，我

也实在是很放心的啦。再说我是没闲工夫人，你要是不走，你想我省多大的心呢？”董爷一听此话，心中暗想道：张方走了，他有他的事，虽是打了岳兰台，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唉，张连元说了会子，我再等几天再走。想到这里，遂对连元说道：“也可以，我先不走。不过是这样，我想岳兰台他没有多大的劲儿，再说他就是有心报仇的话，他个人也不敢找你来。这不是这样吗？你也不是闲人儿，也没工夫跟他捣乱，我先在这里住几天看看。”张连元听了说道：“怕我倒是不怕他，就是没有工夫。”于是董爷一连住了又是七八天。董爷暗自想到：岳兰台这小子他算吃了亏啦，这些日子不来就算完啦。到晚天与张连元吃饭之际，董爷说道：“这些日子岳兰台不来找场，我想也就完了，我明天就走啦。”落霞飘髯客说道：“好吧，你明天走哇，还是后天走呢？”董爷笑道：“我向来就是这个毛病，说走就走，我明天就走。”张连元也笑了。二人酒饭已毕，张连元回到自己的屋中，给董爷拿了些盘川。

第二天清晨，董爷告辞，张福送到门外，二人抱拳作别。

董爷去后，张福回到自己的屋中暗自说道：我张连元也不是那贪生怕死一流人物，现在这个祸虽是惹下了，他要是不发作，还则罢了，如要是岳兰台那小子找到我的头上，我抖一抖精神，让他小子也认识认识我。从此张福把精神振起，把主意拿定。

有一天张福的一个管家向张福说道：“庄主爷，我报告你老人家一点事，事情实不实可不一定，不过我跟您说一说，您心里有个底。”张爷听了说道：“什么事？你说吧。”那个管家近前低声说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是岳兰台现在预备人要来找场，说他这口闷气不能这么好好的咽下去，听说把他师叔找来了。”张福听了此话，冷笑两声说道：“好，不用管啦，此话外边不用

提，你去吧。”管家去后，张福虽是这样，心中也是不安。

书中暗表，自从岳兰台被张方打了以后，回在家中是闷闷不乐，把伤养好，暗自想着自己很大的年纪，吃了这样的大亏，我岳兰台的颜面实在是不好看。岳爷在此无可如何的工夫，真是人得喜事精神爽，闷里愁肠困睡多，每天无精打采，对于报仇一事，真是一筹莫展。

一日清晨起来，岳爷正在不大高兴，猛听得身后笑了一声。岳爷听了，不由的怒从心头起，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家人话迷刘三。这个人也有一点特长，天生一张好嘴，真能把死人给说活了。别看岳爷教了不少的徒弟，刘三也没学过一下，就凭他这个嘴，真算是能说会道，岳家上下人等，没有说的过他的，因为这个，人家给起了个外号叫话迷。今天刘三一看岳爷愁眉不展的这么些日子，也没想出法子来，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个办法来，今天一见岳爷，刘三便笑了起来。岳爷回头一看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呀，你是因为什么这样发笑？你说给我听听，要是有理还可以，如若不然，像你这样的冷笑，我一定不容你的，老老实实的你给我走着。”刘三连忙上前请了个安说道：“你老人家不要着急，小子我有一点小意见。你老人家不吃了张福张连元这点亏吗？可虽说是不大要紧，要在老老人家身上，可就不好看了。不是这样吗？也没有关系，我跟你老人家说个理由。”岳爷说道：“你说吧。”刘三道：“人家张福张连元是他本人打的您吗？”岳爷摇了摇头说道：“不是啊。”刘三又道：“所以呀，那张方不是他的朋友吗？人家张福有朋友，你老人家就没有朋友吗？您为什么这样绕住呢？这些日子闷闷不悦的，一语不发，您可不想个主意？”岳爷一听此话说道：“要说朋友我可有的是。”刘三说道：“我知道。要不然我还不说呢。有这些朋友，在外面吃了亏，您可不找他们，要朋友是

干么用的？”沉了沉又说道：“您说说，我听听。”岳爷一听刘三的声音越来越大，遂笑道：“好小子，你审开了我啦。我知道，不是出外的出外，道儿远的道远吗？”刘三又笑道：“不是我声音大，我看你老人家不喜欢，我也着急。您想近处现在您的朋友没有？我想就有一位。”岳爷翻翻眼睛想想说道：“没有啊。”刘三道：“有，您再想想，岳爷。”岳爷沉了沉说道：“你说是谁吧？”刘三道：“我说呀，就是你老人家的本门人，长您一辈的那位陶飞陶老英雄，不是外号人称神拳镇西安吗？年近八十了，现在的功夫还是不扔，那可是真称起老手老眼，也真有根底。”岳爷不等说完，接着说道：“你小子我看有点成心。你不知道在先前有个碴儿吗？”

书中交待，岳爷这位师叔陶飞陶老英雄，为人耿直，处事认真，在先与岳爷感情很好。后来岳爷自己立了一个武术场，收了不少的徒弟。陶老英雄说道：“教徒弟可不是好教的，人多了未免人品不齐，好的呢我们的心血算不白费，门户还保的住，若要是有那品行不端，行为不检，不用说武艺不精的，那更擦脸了，就说武艺说得出的那个，我们的门户可就一败涂地了。再说我们的功夫，你师父不能不跟你说，不是不轻易往外教吗？如果我们的门户有了污点，到那时候你可就后悔了，你想我说的对不对呢？”岳爷闻听此言，当时也没说什么，敷衍两句也就过去了。从此又过了一年多，岳爷的徒弟，还是真有几个好的，陶爷看着非常的高兴。可是其中那能各个都好，也有几个不行的，陶爷可就不爱看了。陶爷又是本村的人，什么事都能知道，陶爷又跟他说了一回，意思是从此再也别收新徒弟了。岳爷想自己现在有几个好徒弟，又一年多了，究竟还不能算成器呢，总是不肯停止。后来提闲话儿，谈到此处，陶爷又提了提此事，那天又赶上岳爷心里有点不痛快，遂不悦说道：“师叔，

我的事情您不用管了，谁叫我愿意教这个呢？您再说什么，我也不能不教。”陶爷一听这话，这是给我来个钉子，老头子一语不发，回来自己的家中，从此岳兰台的家门永也不登。后来日子一多，岳爷知道师叔恼了，心中一想：我把老人家惹恼，我也太不对了。后来自己去到陶爷家去请了一回罪，再常常的来往来往也就完啦。不想这位老人家天性耿直，你有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你看不起我，也就是看不起门户，你既看不起门户，你眼里更没祖师，我一个做师叔的，那更不算什么了。岳爷看出此意以后，也把此话表过，老头子仍是喜笑颜开的敷衍，岳爷一看这样，后来也就不去了。

今天刘三这么一提，岳爷一听说道：“你这是成心发坏呀。那老头子有多耿直，那一次我那样，差不多我都要给他磕头，他都不解这点事，你还提他老人家，那不是白说一样吗？我因为什么这样的闷闷不乐，我一想到这老头子，倒别扭了这么些日子。”刘三问道：“您因为什么呢？”岳爷道：“因为什么？我想这个，没这么一位师叔也罢了，有这么一位，叫我给得罪了，人家知道的是他老人家太滞，不原谅人，不知的，我这不是不仁不义吗？把师叔得罪的这么寒心。”说到这里，又沉了沉，刘三正要说话，岳爷又接着说道：“不是旁的呀，那老头子的本领，像张方他那样本事，他老人家足可以应付的了他？”刘三闻听此言说道：“老爷子，您怎么了？那有什么要紧？我既要跟您提他老人家，我就能办的到。您要是不信我的话，爷儿俩算没说。”岳爷听了此话说道：“你要是能把他老人家说活了心，给我们爷俩说和好了，我一定赏你点么。”刘三说道：“好，一句话了。可是有一样儿，那老头子的人性您是知道的，到了时候，我请您去一趟，您可就得去。”岳爷说道：“那是一定的，多少趟我都去了，再去一二回还算么呀？”刘三说着退了出来说道：“您

听好儿吧。”

刘三来到自己的下房，换了换衣服，走到门房一看，屋中坐着一人，此人正是岳爷的第一位大弟子张子玉。因为他学艺的时候，教给他打拳的路子，他总是不按着规矩打，不是多，就是落手，其人又好多事，因此师兄弟们给他一个外号，叫做多手猫张子玉。刘三进到屋中，此时岳爷的三徒弟方伦——人家送个外号叫做白衣秀士——方伦随着刘三进来。张子玉问道：“老三，你这是怎么啦？这些日子大概你把老头子给招的不满意了。”刘三闻听此言一怔，忙说道：“怎么了？”张子玉笑道：“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我听说你在老爷子面前提说，叫我们几个人出去给老爷子找场，老爷子不愿意。还算不错，他老人家心里也有根。我就说你这个人，你就仗着你这张好嘴能说会道，你把我弄到里面有什么用？再说你是干什么的？”刘三听了此话笑道：“这也不要紧哪，我的意思是跟老爷子说说，看看你们行不行？都是这么些年的功夫了，老爷子心里一定知道，是成是不成。这不是没让你们去吗？干么吓的就这样？”说着三个笑了起来。方伦笑道：“老三也是好意，叫咱们在外面创练创练。不过是得分事。你知道尽主仆之心，那我们就不明白尽点师生之义吗？这事是这样，老爷子没跟我们说，我们当然不能上前出风头。等到实在不成的时候，我们这些师兄弟们，就连一个有骨头的没有吗？”刘三说道：“你们说这话，我听着真痛快了吗？帮着不帮着，那不是全在你们了？好啦，这头一炮先看你的。”大家说到这里。

刘三出了街门走在路上，心中预备见了陶老英雄怎样的说法，自己心中一问一答，把话全都研究好了。好在不远，不大的工夫来到了陶老英雄的门外，有心简直进内而见，心中暗道：不可。

话迷刘三正在犹疑不定的工夫，就听有人说道："这不是刘三吗？你没事来到我这里，犹疑不定的怎么不进来呢？有什么事进来说。要进来又不想进来的神气，是要偷我的东西是怎么着？"刘三猛然听得此话，当时就是一怔，抬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老英雄陶飞。老人家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坐在自己的门前柳树下，一块大石头上面。刘三赶紧上前请了一个安遂说道："你老人家在这坐着凉快哪？"陶飞笑道："你这小子不在家伺候你们东家，你没事上我这里来干什么呢？"刘三笑了笑说道："我有点儿事，咱们爷儿俩到里边说去吧。"老人家陶爷说道："有什么事啊，这样避人？在这里说还不成？"刘三说道："倒不是背人，这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说着刘三也不等老头儿答应不答应，，就往里走来。老人家陶爷一看，随着站起身来，跟着也就进来了。老人家笑道："你小子现在也不常来啦。"

说着二人走到了上房屋中。刘三说道："老爷子，你老先坐下。"陶爷说道："我知道，你是没有事不来，有什么事你说吧。"刘三也坐下来叫道："师爷爷，今天我到您这里来，非为别的事。"刘三叫了这声师爷爷，老头儿一听不等刘三把话说完忙说道："唉，别那么称呼。"刘三一整脸儿说道："怎么称呼？"老头儿说道："马马虎虎爷儿们，就完啦。"刘三说道："那不能。我吃着我们主人，喝着我们主人，您是我们主人的什么人？我不叫爷爷，应当叫什么？"沉了沉又道："您说。"老头儿说道："马马虎虎就那事，你太认真了。"刘三笑了笑说道："就那事？我不应当说，您是个直率人儿，怎么也说这样不实在的话啦？"沉了一沉话迷刘三又道："就拿上次我们主人这件事，连我们当仆人的看着都有气，虽是有气也没法子，这全是你老人家的错处。"老头儿听着听着一怔说道："唉，你怎么说到我身上啦？

有什么事呢？”刘三说道：“没您什么事儿。”好，话迷刘三说了这片话，闹得老头儿摸不着头脑。遂说道：“你说了半天，闹的我糊里糊涂。你痛痛快快儿说，是怎么意思？”说着老头儿又往前坐了坐。刘三一看暗自说道：行了。遂说道：“先别忙，您听我慢慢说。要不然我怎么说是你老错呢？”老头一听又道：“怎么呢？”话迷刘三慢慢的接着说道：“今天到您这里来，也是因为您不较真儿来。”老头儿听着刘三说话黏黏糊糊，慢条斯理的，遂大声说道：”我看你不是这样人哪，怎么让人起急呢？”刘三听了此话说道：“我告诉你老人家吧，您要是再较点真，你们爷儿俩恼不了，我们主人也不能叫人打倒了。您又在本庄子住，您说这是打谁？”神拳镇西安陶飞，生来的就是侠肝义胆，一听刘三的话，忙说道：“你从头给我说来。”话迷刘三说道：“咱们村西有一个恶霸，姓张，名叫张福，号叫张连元，人称外号叫落霞飘髯客。有他的徒弟与我打了起来，我想也没有什么要紧，我又是一个下人。不想他把他师父张连元请出来了，我虽说不会么，我也跟他交了三百多手，以后我可打不过人家了。我们主人听我挨了打，他老人家也是不好看，当日就找张福去了。那想到了他那里，就如同羊入虎口。我们主人的本事，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正在动手这工夫，里面有一个姓张的，此人名叫张方，外号人称病太岁，他一看我们主人，他也动起手来。我们主人也真有本领，跟他们二人一共打了五六百个回合。他在你老人家跟前，当然还是年轻的人哪——要论年纪就不能说是年轻人了。不是跟他们打了五六百回合吗？最末我们主人打了张方一掌，张方一闪身，跟着就是一棍。这一棍，也就是他老人家的功夫，要差一点的人，这人就算废啦，就这样还被打倒了呢。您想这个人狠不狠啦？我们主人也是没法子，无形中这个筋斗栽了，回到家来，一天一天的在屋里闷闷不乐的这

些日子了。我看那样儿，那看的下去？我就想起你老人家来了。我跟他一提你老人家这里，他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摇头。以后我再三的问，对于你老人家这里是怎么意思？这口气是打算出不出？我问了半天，他老人家才说了一句：‘不行啊。’我又问啦：‘是本领跟不上人家呀，还是不肯替您顺这口气呢？’以后我再问索性不言语了。向来他可不是这样的人，您还不知道吗？”老英雄一听刘三这话，心中暗自说道：刘三这小子所说的这话有些含混。陶爷又问道：“究竟是什么不成呢？你说说。”刘三含着笑容说道：“你老人家也不要问什么成不成，要不然我怎么说您太不较真呢？”陶爷说道：“我不较真也得分事呀，这个真我不能不较。姓岳的不要紧，就连我姓陶的都栽了。小子你要听明白了，由我师父他老人家往上，一辈一辈的相传，怎么？到了我这辈看着他们丢人？这筋斗栽不起呀。这个地方我还呆不呆了？”刘三一看，心中说道：行啦，这个火儿真引着了。遂说道：“我就知道您，怕给门户丢人擦脸。要不因为我们主人上次招您生气，我早就来找你老来啦。那也就不用我找了，他自己也就来啦，那能等这些日子呢？”说着老头儿站了起来说道：“那不算么呀，他是谁我是谁呀？要是外人可不能这么容易。”话迷刘三说道：“那是当然哪。可是话又说回来啦，如果是外人，你老人家也就不管啦。”沉了一会儿又道：“我也不是替我们主人说话，在那时候他老人家可真着急啦，到你老人家这里来了那些趟，你老始终也没给他一个脸儿，要不怎么此次他说不行呢？”陶爷笑了笑并不答言。话迷刘三心中说道：这老头子倒是老辣，沉住了气啦，怎么还不跟我走呢？又一想：人家老头儿，那能先上我们那儿去呢？看这意思我还得回去。这不是他有点允意了吗？我回去叫我们主人来，给他一个面儿，这个事就算成了。话迷刘三想到这里，遂说道：“师爷爷，咱们爷儿俩

就这么办啦。我回去，您听我的信儿好啦。”老英雄一听笑了笑说道：“傻小子，你先别忙。看你很灵，这个地方你可透出假来了。我倒是说我不能站在一旁看着，可是有一节，你知道我点头不点头，就叫我听信？”话迷刘三一听暗自说道：还是姜是老的辣，这么一点过节他都不容。遂说道：“你老人家是大量的人，还恕不过我们去？”陶爷冷笑道：“你小子拿我当肉头，糊里糊涂的就叫我给你们拔闯去？”刘三把眼一挤叫道：“师爷爷，你老是怎么了？咱们爷儿们，还有么说的？我看你老人家答应了，想打算回去叫我们主人他老人家来，再见见你老。”陶爷笑道：“那还可以，你去吧。”说着刘三站起身来说道：“这老江湖真可以，太厉害啦。”老头儿笑道：“你们这一群晚着一辈的这些人们，就是不能给你们容口节儿。说着话迷刘三往外走着。陶爷说道：“还有一节，我先告诉你，不错，我是怕给门户丢脸，现在我就因为你们这一群，我都怕啦，我都不那么热气了。”说着刘三走出大门外，心中说道：这老头子有两下子，我打算马虎一点，他全看出来啦，这老家伙真可以。

自己暗自捣鬼，不大的时候已到自己的门前，一看岳爷的大弟子多手猫张子玉，与三徒弟白衣秀士方伦，二人站在门前笑嘻嘻的问道：“怎么样老三？”刘三说道：“行。行倒是行，我得请你们师父去，他老人家不去也不象样子呀。”张子玉说道：“要请他老人家去得赶快。”说着三个人来到了门房。张子玉又说道：“我怎么说得赶快去呢？陶老头那人是侠义的人，就是他们那位儿妇，有什么事都不叫他公公管，他怕给他们找麻烦。”方伦说道：“你怎么知道呢？”张子玉说道：“你看，我们亲戚不是在他们对过住吗？”方伦说道：“对了对了，我知道啦，冯文英他们在那里住。冯文英还跟我说过呢，有什么事不要轻易的找那老头去，他的儿媳妇托过我，说他公公外边一有人请，

不论是什么事，家里就得费钱还不说，老头子很大的年纪，一家子人都不放心。”张子玉说道：“是呀，你也知道哇？要不然我怎么说得快去呢。回头他儿妇一劝他老人家，三爷你这个海口就不能夸了。”刘三一听说道：“是吗？怨不得上次为李六那档子事，他老人家就来了一个说了不算吗？”说着刘三走了出去。方伦说道：“刘三你先别去，咱们先研究研究，你们主人那脾气也够滞，你先说说陶爷怎么跟你说的，我听听。”张子玉对方伦说道：“唉，你别耽误工夫啦，叫他快去吧。”方伦说道：“这倒不能忙了。你回头马马虎虎去啦，他那儿说得相符了没有事，一个没说符，咱们这位师父去了，再来一个不管，倒更麻烦了。”张子玉与刘三一听也对。刘三说道：“也好，你听听是怎么意思。我跟他老人家一提这个事，他老人家倒很注意，怕把你们的门户沾了。他虽是这样说啦，可没点头是出来不出来。我想着马马虎虎请我们东家去了就完啦。没想到这老头子不吃这个，说我拿他当肉头了。”张子玉笑道：“本是吗？你总拿老人儿不当事，看不起，这老头儿可不行。”方伦说道：“是是，你往下说，还说什么来？”刘三又道：“我就说得请我主人来呀，老头子笑了。我临走的时候可说了这么两句：‘现在都不敢犯热气了，因为你们这一群年轻的。’”白衣秀士方伦沉了沉说道：“听这意思许行。”张子玉在旁道：“方伦你这意思我想也有理，还是慎重一点好。事情不是也这么些日子了吗？索性倒不必忙啦，我想你再去一趟，再看是怎么个意思。”方伦迟疑了一会儿说道：“我想着我去一趟。”刘三说道：“你们别不忙哪，我已经在你们师父那里说了大话，回头尽着耽误算谁的？要去你赶紧去。”说着方伦便往外走。张子玉说道：“方伦，你先到冯家去，把这事说说。”方伦道：“唉，那叫么事？找老娘们做什么？”说着三个人也都笑了。

方伦出离了大门，不大工夫到了神拳镇西安陶飞的门前，方伦也不叩门，直接的来到屋中。一见陶爷在一个椅子上面坐着，一手端着茶碗，一手拿着扇子，一看方伦进来，喝了一口茶说道："你干什么来了？"方伦见问，心中有点没主意，自己暗自埋怨自己说道：我怎么这样慌疏呢？遂忙着答道："我来看看你老人家。"陶爷一看方伦的神气，言语有些迟疑，心中说道：这小子，就是他主意多，我最不喜欢他，门户里收这样的徒弟，才是败类呢，又奸又坏，不是那英雄豪杰的坯子。遂又说道："想起什么来看我来了？你师父的事情怎么样啦？"方伦一听心中说道：我别装傻啦，这老头子的话音不对，回头说不好再弄糟了。方伦想这里遂说道："我跟师爷爷说吧，我们师父在外吃了这个亏，我们为徒弟的都是好几年的功夫了，就这么看着，心里实在是不忍。可是我们有这个心，又不敢轻易的出头，自己也没有根。要是出去把脸正过来了，把场找出来啦，那是我们应当事，倘或有个不行，又恐怕给您跟我师父更栽筋斗了。因为这个，刚才刘三回去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他，他说到您这里来了。"陶爷不等说完又说道："你打算怎样呢？"方伦一听心中说道：这老家伙的话碴越来越不对，我给他来软的，要不然他揪过去打我一顿，我也是没地方诉冤去。遂又说道："我打算到您这里来，跟您说说。我师父怎么不好，您看在祖师爷的面上，也得您出去。"陶爷说道："这不用你说了，你不用管啦。刘三跟你们怎么说来的？你怎么又来了呢？你们这不定又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站了起来，把扇子一往桌上一摔说道："闹的我这么糊里糊涂。"方伦站在那里说道："您别生气，这不是跟您说瞎话，因为刘三说的不清，始终他也没说出你老人家答应没答应。"陶爷说道："你们办点么事也不行，没有干脆。像你一进门就应当简直说，为什么事来的，是答应没答应，要是

答应了，也得叫我师父来一趟，我们小孩子不能办事。”说着老人家把两手一伸又道：“多好，多干脆。”方伦一看老爷子的神色心中说道：你老先生不是爱反悔吗？我何不趁这机会把话说定了。遂忙着又道：“你老人家要是肯出去，我就赶紧回去了，叫我师父来，你们爷儿两个再商量定个日子。”陶爷道：“好啦，你回去吧，我是说到那，办到那。”方伦转身把舌吐了吐暗自说道：自己的毛病也知道。

说着出离了陶爷的街门，回到家来。刘三很是着急的说道：“你怎么去了这半天？结果倒是怎么样啦？”方伦故意的作难道：“你去了半天，还是没好。老爷子说这个理，有这个事，我们师父不去请他，叫你去请。”刘三不等方伦说完，忙着说道：“这个老头子的话怎么没准性情？他答应我啦。”方伦说道：“答应么呀？我要不去这趟，你这话迷也是白费话了。”刘三忙着说道：“那不说啦，成不成吧？不是成了吗？我好赶紧跟我们主人回明了，我的责任就算完了。”张子玉向刘三道：“你这回事办的可不漂亮了。”刘三挤了挤眼往外走着说：“就那事，别较真。”

说着刘三来到了岳爷的屋中。岳爷问道：“你去了吗？”刘三道：“去啦，我办了这些回事情，也没费过这些话。”刘三一五一十从头至尾说了一回，就是没把方伦去的话说了，恐怕方伦分功润赏。岳爷说道：“你这一去，就能成功，不枉他们叫你话迷。”刘三听得岳爷也叫他话迷，遂笑着说道：“你老人家也叫我？”岳爷笑了笑说道：“据你这样一说，他老人家对你还是真有面子。”刘三说道：“也别说，这些日子他老人家的气还不消吗？说了半天你老人家今天得去一趟呀，把这个小过节儿一弥补，我就卸了责任啦。你们爷儿两儿再商量你们的事。”岳爷沉了一会儿说道：“陶老头儿现在还在家吗？”刘三笑道：“他老人家为此事我看连早饭都没吃呢。我由早晨跟您说完了我就

去啦，直到现在，我还一口水都没喝。”岳爷笑道：“我跟你说了，你给办好了，把这老爷子说活了心，我有赏给你嘛。”刘三笑了笑说道：“那么我就谢谢您啦。”说着刘三就请了一个安。岳爷点了点头说道：“你也不用谢了，你把张子玉叫来我有话对他说。”刘三答应了一声，转身来到外面。一见张子玉正与他的二师弟王如平——外号人称短腿三郎王如平。此人在岳爷的门徒之中，可以算是第一把交椅，人品也好，武艺也强。据他的心理，自从岳爷被张方打了一棍以后，要不是岳爷用话压迫着，不准前去报仇，岳爷说没有我的话，你们谁也不准去，如若不然，他这二徒弟短腿三郎王如平早就找张福张连元去了。今天一听刘三到神拳镇西安陶老英雄那里去请，正在与张子玉打听此事。

刘三进来对张子玉说道：“张子玉，老人家叫你去呢。”张子玉尚未答言，王如平向刘三问道：“陶爷怎么样？是出来不出来？”刘三说道：“你想能不出来吗？有多大的不好，没有外人欺侮显不出来，有外人一欺侮，还得说是一家人。”刘三说着话两只眼直看张子玉。此时张子玉站了起来说道：“那是一定啊。”对刘三问道：“老东家叫我有什么事？”刘三说道：“我不知道，就说有话说。”王如平也站了起来说道：“我去听听什么事。他老人家这个毛病我是知道的，办事没有一点干脆劲。那老头子是急性子。他老人家虽是位武人，性质太以慢了。”说着三个人出离了门房。

白衣秀士方伦由外面跑了进来说道：“你们上师父屋去，别提我上陶爷那里去啦。”说着刘三一使眼色，四个人一同进到岳爷的屋中。岳爷说道：“张子玉你跟我到你师爷爷那里去。”刘三说道：“您叫他跟去做什么呢？”岳爷说道：“那老头子的脾气你们那知道？你看跟你们说的很好，他的性质我知道。这

不是他点头了吗？非得跟我闹一通，那一股气儿出了，才算完。在先你看我去了那些趟，总是跟我笑脸相陪，我就知道没完。年轻时候就这样。你把他招恼了，不拘轻重叫他打两下算完，该教你什么还是照样教，要是不叫他顺这口气，那算不行啊。你跟我去，他老人家要是跟我闹气，你们顺着他的口气说，他还好点儿。”说着岳爷也笑了又道：“这老头子，我也没有法，在那时候可是真教能耐。”王如平说道：“师父，今天我也去，您说好不好？”岳爷想了想，拉了长声说道：“你去也好。不过我想这个，这一点小事，不可以小题大作的，这一去连刘三四五个人一大片，叫这庄子里的人看着不知是什么事，我们又不同平常人。”王如平说道：“也好吧，那么师爷爷他老人家说什么您就不用言语，没有法子。”岳爷笑道：“你不用嘱咐了，我叫你师兄同我去，就为的此事。”说着岳爷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就去吧。”话迷刘三与多手猫张子玉二人随了岳兰台出离了家门，够奔神掌镇西安陶飞的家中而来。

师徒爷儿三个说着话儿一会儿来到了陶老英雄的门前。岳爷此刻可不如刚一出门的时候心里安定了，也不知怎么的了，心里总觉有点发怵，暗自说道：进去也没有什么呀，不过是说我一顿，我不由得就这样怕似的，可见是自年幼的时候就给吓嚇怕了。”不说岳爷暗自发怵。

爷儿三个已经走进了陶爷的大门，刘三说道：“你老人家倒是招呼一声呀。”岳爷一听，也笑了，遂大声说道：“师叔在家吗？”只听老爷子陶飞接声应道：“在家哪，进屋来坐着吧。”岳爷一听心中甚喜，低声对刘三说道：“坏了，这老爷子改脾气啦，今天怎么如此的顺气呢？”说着三个人来到屋中，尚未说话，就听陶爷含着笑说道：“兰台你这个人，心中也太不畅亮了，不然怎么不如你那几个师兄弟呢？自幼我就看你心眼太滞，你

们学艺的时候，我对于你就不敢像对待他们那样的严厉。到现在你的年岁不算青年人啦，还是这样。就说你与张方这个事，就应当你当时来找我，把源源本本的向我说。”岳爷坐在一个椅子上强笑说道：“我知道你老人家喜欢管不喜欢管呢？”陶爷听了此话，把眼一瞪大声道：“这是什么事呀？一来说我着急，你这个事我也有个耳闻，我想你没找我，你一定把面子找出来了就算完了。好，闹了半天，”随手指着刘三又说道：“你老人家到今天早晨叫他来啦，那个本人叫张方的也走啦，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有多漂亮？”说着岳爷也笑了。老人家陶爷又道：“别的话我也别说啦，咱们这事怎么办？我先听你的，你说说我听。”岳爷道：“我打算咱们爷儿几个先到张连元他那里去，他要是想认可给我们陪罪，让他出帖，请我们合村子不论大小是有点场面的人物，在那酒席筵前，叫他自己说一说怎样的宠护徒弟，是怎么找人打我怎样的不对。这样，他要认可，我们就两罢干戈，如若不认可的话，叫他听便。您看好不好？”陶爷听了，想了想道：“行，就这么办吧。可是有一样，我们所要求的他都承认，那算全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那个张方小子，我非得会会他，我心里才算痛快。再说这个张方，我听说他是老剑客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之子，他的师父也是一位剑客，还是复姓欧阳什么的徒弟，就为这两个人，我也得会一会这位张方张小子。”此时多手猫张子玉道：“师爷爷你老人家很大的年纪，要会一会张方，我看恐怕你老人家的气力丁不住吧？”老英雄听了此话笑道：“你一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还爱多言多语。什么叫武艺呢？以艺取胜啊，难道你师父也不对你们讲解讲解？”岳爷在旁听了此话，瞪了张子玉一眼道：“小孩子家，在大人面前少废话。”陶爷笑道：“不用说了，我们今天去呀，还是明天去呢？”话迷刘三在旁道：“我想我是一个家人，去了也没有关系，我先

通知他们一声。”陶爷道：“你去不行，你还是一个起祸的根由哪。”陶爷想了一会道：“这样办好了，我给他写一封信，当时就给他送去，听他怎么回答。”说着陶爷走到写字桌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岳兰台说道：“师叔你老人家，把话给他说明白了，要是这么办我们两罢干戈，如其不然，那可讲不了不客气了。”老头子写着信并不答言。一时把信写完，交给岳爷看了看说道：“怎样？就这个意思吧？”岳兰台道：“行了行了，就这个意思。咱们事不宜迟，张子玉你去，把信交给他们，你说我们东家立候回信，我是等着是不等着？要叫你回来，你就赶快回来，别耽误事。”张子玉说道：“我去不要紧哪，我怕他们来一个蛮横不讲理，我一个人那能抵挡的了？”老人家陶爷说道：“你这孩子太小胆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呀。”岳爷说道：“不然，张连元那小子没有准。”岳爷又对张子玉说道：“你拿着信家去一趟，叫你师弟王如平跟你去。不过是这样，到他那里，那一群说什么话，你们也别理他们，反正有咱们的事在，忍一时也没有什么关系。”说着张子玉把信接过来说道：“好，我去吧。”

多手猫张子玉辞别了众人，够奔岳爷的家中而来。一进门就见白衣秀士方伦与王如平站在二门的前边谈论此事。二人一见张子玉来到同声问道：“老头子来不来？”此时还有岳爷的徒弟足有十几个也拥了上来闻听此事，内中有一个说道：“这点事费了多大的力呀？老头子是答应啦，要是不答应呢，这一棍就算白挨了吗？”张子玉等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岳爷的一个很喜爱小徒弟陈仲武。白衣秀士方伦说道：“你懂得么？少说话。你有什么高见，你说说。”那小徒弟刚要说话，多手猫说道：“少说话吧，你知道什么？王如平跟我去。”短腿三郎王如平说道：“好，我们说去，就去吧，天也不早了。”

说着二人出离了家门，够奔了落霞飘髯客的家中而来。不

大的时候二人来到门前，张子玉上前说道："门上有人吗？"话未说完，里面有人答应说道："谁？"说着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人来。张子玉含笑说道："我是东庄岳兰台岳爷那里派来，这里有一封信。"说着张子玉把信拿了出来。那人接过来看着说道："呕，你等一等。"门上把信拿到里面。

张福张连元正在屋中看书，一见家人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忙把书本合上说道："什么人的信？"家人双手递上说道："大约是岳家的信。"张连元把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

连元仁兄左右：

启者前承雅教，弟不胜慷慨系之。我兄翼护高足之私，实不多睹，以致贻笑大方。事已至此，望我兄择吉束请乡中父老，席间缕述前衍，而辨曲直。我兄倘能首肯，伏望立示佳音，是为盼祷之至也。

教弟岳兰台谨具

张连元看完此信，哈哈一笑，把信撕了一个粉碎，向家人问道："送信人走了没有？"家人说道："还没有走。"落霞飘髯客说道："你告诉他，就提我说，叫他们主人听便，就提我候着他们好啦。"

家人听了，转身出来对张子玉说道："你回去，就说我们这里庄主爷说啦，叫你们主人听便，在这里候着你们啦。"张子玉一听，并不答言，转身与王如平一齐够奔老英雄的府上而来。

二人进来一听，岳爷与陶老英雄正在屋中谈说此事。张子玉上前叫道："师爷，吾看此事恐怕不好办吧？张连元说了叫我们听便，他等候我们啦。"陶爷听了此话说道："兰台，你也不必有气，事到如今倒不必沉不住气了。"岳爷说道："我不生气，这有什么气可生？我想这样办吧，也不用什么君子小人啦，咱们就给他一个胡打，也不必定日子，我们明天把人齐一齐，我

们就一拥而上，您看好不好？”老英雄说道：“我先问你，我们这个事情出来，你可丁着，官面上有什么事你可办好了，就冲他这个话，我是要死的，不要活的。”岳兰台一听老头儿此话，忙着说道：“师叔你老人家不必有气。官面里没有关系，我就说对于张连元这小子，你老人家酌量着办。就说是你老人家走了手，把他的命废了，有您师侄在此丁着呢。”陶爷听岳兰台这话笑道：“好吧，你这话是不愿意废了他呀，那也行。”岳爷听老人家要下毒手，听了陶爷此话并未敢答言，又对陶爷说道：“你老人家的手法有根底，师侄是知道的。”岳爷说了此话，老英雄心里也就明白了八九，是不叫把张连元治于死地，遂笑而不语。岳兰台说道：“今天我们先不要前去，再说天也不早了，看着就要黑天。我们是明天过午早饭吃过了以后，有什么话我们爷儿俩再说。”

说着岳兰台站了起来，同着刘三等四个人出离了陶爷的家门。王如平说道：“”师父你老人家明天与我们师爷，一同去到张连元那里去，还是怎样的一个办法呢？”张子玉与刘三同声说道：“找他去呀，不就是这个办法吗？还有什么办法呢？”王如平说道：“师父说给他一个胡打。”岳爷在前边听了此话，遂回头说道：“我打算你们几个人跟了去，给他一个胡打乱揪手儿。”王如平听了此话说道：“你老人家不要生气。”王如平话未说完，岳爷又道：“张连元这小子太以势欺人了，不过我听他说的太气人了。”说着爷儿四个来到了自己门口，岳爷说道：“里边再说吧。”

爷儿四个来到了上房屋中，家中人进来说道：“酒饭现在已经备齐，不知庄主爷现在用饭不用？”岳爷说道：“赶快开来。”此时王如平说道：“刚才我说了一个半截话，我想明天你老人家与我师爷前去，可不如先派人通知于他，就跟他说，给他面子，

他不知道接受，现在我们是君子的办法，是小人的办法？要是文的我们是单对单，武的那可就不客气了，我们大家一拥而上，我们打一个落花流水。”岳爷听了此话说道：“你这个法子也对，不过张连元这小子他不听这一套。你们先听着，我明天跟你师爷爷先去，就凭你师爷那点本事，也抵挡的了他，再说还有我呢。”说着爷儿四个吃完了晚饭。一夜无话。

到了天明，刘三老早起来，到了场子上一看，张子玉与方伦正在对手，又看他们师弟打拳的打拳，对家伙的对家伙。刘三对张子玉说道：“你们下了场子，我在下房等你。”张子玉答应。刘三来到了自己的屋中暗自说道：我得叫张子玉去到张连元那里去一趟。不言刘三在此暗自打算。

岳爷此时差人去把陶老英雄接来。老英雄向来对武艺是非常爱好，进了门有话也不愿说，先到场子看完以后再说。今天来到岳爷的家中，背了手来到了武术场子，见张子玉正在教一个小徒弟打套拳的功夫。刘三在下房等了半天，听不见张子玉来，心中甚是着急，又二次来到场中。一看老英雄站在旁边背着两手，正在观看众人的武术，心中说道：坏了，这老头子一来，看这意思我也不能叫张子玉去了。遂忙上前说道：“你老人家可到里边去了？”陶爷点头说道：“去了”。不大时间，岳爷由里边出来说道：“师叔你老人家同我用饭吧，回头我们就去好了。”说着老人家随了岳爷一同来到里面。一时爷儿两个酒饭已毕，喝了茶。岳爷带了一口随手的单刀。老英雄说道：“那小子不知他惯使什么兵刃？”岳爷说道：“这小子我听说也不过是一口刀，还有什么好兵刃？”说着陶爷也把随身的宝剑挂在腰间。

说着话师徒二人出离了家门。后面张子玉等人跟了出来，岳爷一看把眼一瞪说道：“回去，不要跟着。”张子玉等心中甚是放心不下，几个人一见师父不准再跟随，只有垂头而返。王

如平说道："师兄，师父他们爷儿俩前去，你我心中当然是不能放心，莫如等他们走远我们再去也不为晚。"

说话之间，岳爷与陶老英雄师徒二人不大的工夫来到了张福张连元的门首。岳爷说道："张连元就在此处居住。"师徒二人正说话之际，就见由里面慌慌张张出来一人说道："二位贵姓？"岳兰台说道："就提我岳兰台前来拜访"。那人听了此话，并不答言，转身跑向里面。

工夫不大，就见张连元由里面含笑出来，遂对岳爷说道："不想我们又在此相会了。"岳爷听了此话哈哈一笑说道："张老兄恐怕就此一会了吧？"陶爷在旁对岳爷说道："兰台，不要说些没用的话，我们干什么来的说什么话。这位张福张连元，就是此公吧？"张福说道："正是我，你们二位的来意，说给我听一听。"陶爷听了此话不由得怒火上升，有心唾他一口，随又压了压火儿说道："张福你太拿人开胃了，莫不成给你来的信你没看见吗？"张福冷笑了两声说道："那信我倒也看见了，等于放屁一般。"说着往后一撤步。陶爷一看，对岳兰台说道："闪开了。"陶老英雄也往后一撤步。此时张连元一个箭步上来就是一掌，照定老英雄的前胸打来。老英雄往旁边一闪身形，用右手一捋张福的右腕。张福见势不好，右腕来了一个□五花儿把腕逃出，一正身。此时老英雄跳将起来，照定张福的后腰就是一脚。张福一横身躺了下来，往里一滚身。老英雄一见来势很凶，一提气跳将起来。张福借力使力把身躯跳了起来，照定陶爷的头顶就是一拳。陶爷一闪身用手接拳。张福把手逃出。老英雄一蹲身，就是一个扫堂腿。张福跳将起来。陶爷站了起来之时，张福照定陶老英雄的前心就是一个鸡登脚。陶老英雄一看心中暗暗点头说道：小伙子的功夫可以。二人徒手战了二三百个回合不见胜负。

一时岳兰台说道："二位，我说二位，你们是君子之战哪，还是小人战？要是君子战，我们今天先收了起来，我看徒手不能见高低，明天我们对家伙好啦。"张福听了此话尚未收住说道："好。"此时老英雄陶爷早已停手笑道："张福，请你明天不要客气，把你一生的本领施展出来。"张福并不答言，转身进入自己家门。

此时四外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闲人，由人群中张子玉与王如平走了过来说道："师爷爷，我给你老人家拿着宝剑好啦。"老英雄含笑说道："我当这小子有多大的本领？也跟我差不了一高一低呀。"岳爷说道："他的功夫要是与你老人家比了起来，恐怕要差的太多了，要是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我想今天他小子逃不出你老人家的手里。"老英雄哈哈大笑对张子玉、王如平二人说道："你们两个人看出来没有？"张子玉与王如平听了此话一怔。张子玉说道："看什么，看出来没有？我就看出张福给我师爷一个鸡登步，我看那小子的功夫可以。"

说着爷儿四个回到岳兰台的家中。老人家笑道："不行啊，你们还差的远着呢。你师父说的是我跟他过了这些手，我始终没有着实的使了多少招，要不然我怎么说他也算可以呢？就是这样，他会没叫我把他的手接着，他的能耐就算不含乎。"张子玉与王如平听了此话，王如平说道："师爷爷你老人家也不可以给他留情。常言有话：武不善做。他要是得了手，你老人家可就吃了亏了。"岳爷在旁说道："你师爷爷向以道德处世，当时要是一有气，话说的厉害极啦，等到事实去做的时候，就不那样的厉害了。你师爷对于张福给他留着很大面子，恐怕一样，他要是不懂，"岳爷又向陶爷说道："师叔你老人家的一片好心，可就枉费了。"陶爷笑道："他不懂也不要紧，明天再说呀，叫他小子知道知道。"说着爷儿几个吃了饭，陶爷回到自己的家中。

到了第二天，陶爷带了宝剑，够奔岳兰台的家中而来。此时岳爷早已预备好了，就等陶爷一来，一同前去。岳兰台一见来到，心中甚是欢喜，于是师徒二人，带了张子玉与王如平二人，爷儿四个出离了家门，又够奔张福的家中而来。

一时来到门前，里边早有人通禀进去。张福面带笑容的出来说道："二位，今天还是老英雄啊？还是岳家英雄呢？"兰生闻听此言说道："听你之便。"张福冷笑了一声，并不答言。陶爷说道："我们最好还是单对单吧，还是我来。"遂又对张福说道："请你小心一点好啦。"张福说道："谢谢你，你也留神好啦。"说着二人业已收拾得紧衬利落，二人把步眼走开。张福把兵刃亮了出来，老人家已把宝剑拿在左手说道："请。"张福那听那套，不容分说，一个箭步上来照定老英雄的头顶就剁。老英雄不慌不忙的在左手交剑的时候把身形往左一闪，张福的刀就落空了。张福一看刀已落空，紧跟着一横手，照定陶爷的腰胁而来。陶爷用剑照定张福的手腕一刺。张福一见不好，忙把刀来了一个缠头，一蹲身就见刀已照定老英雄的双腿扫来。老英雄一提身形说道："好小子，不给你一点厉害，你也是不知好歹呀。"此时，岳爷说道："师叔，你老人家还招吧，别厚道啦。"陶爷一见张福的刀扫了过去，张福一转身形，老英雄两手握住宝剑，白蛇吐信照定张福的后心刺来。张福觉得不好，一闪身形。老英雄一看张福逃了一招，随着一斜身就是一个仙人点头。张福一见就是一怔，刚一迟疑。陶爷把招收住，看了看张福笑了一声。张福一见，诈为不知，举刀照定陶爷的右腕而来。陶爷一看，张福不理，老人家反倒笑了，遂说道："你可要小心一点。"张福本就有些胆怯，一听老英雄说了此话，心中的自满自足可就清了一大半了，心中说道：老家伙的剑来的真冷，这几下我看着有点儿防不胜防啊。张福此时的手底可就乱了。陶爷一看

张福的神气不像刚才的神气十足了，这个工夫可就有百余个回合了。老人家的本意让他几招，他心中也就明白了，不想张福还是顽抗不舍。陶爷心说：这小子他还不肯输这点面子，还怕栽筋斗，唉，我给你留个记号吧。说着又是一个空子，陶爷照定张福的后背就是一剑。张福觉得背后冷飕飕，心说不好，连头也不回手提单刀跑到里面。

此时有家人把刀接过来。张福说道："赶快把药拿来。"家人那敢怠慢？老家人把张连元的衣服脱了下来，把药上好。此时张爷甚是后悔，暗自说道："我不如刚才一愣的时候，找个机会一下，等张方来了再说。看陶飞这个老头子倒是老年忠诚，对于我很有一点让步，大约他的意思给岳兰台找个面儿也就完了。这样一来，我也受了伤啦，岳兰台那小子也就心平气和了。"张连元自己想到这里，心中甚是不快，暗自说道：我这是何苦呢？家中用人之际，身受此伤。董爷要是不走也好哇。想到这里，遂把一个年轻的家人叫到跟前说道："年钦差年大人公馆，我叫你去过不是？"家人说道："我去过。你老人家有事，小人我去好啦。"张福说道："你去看看，问问张方张老爷，他有工夫没有？你就把我受伤的事，前前后后跟他说了。请他当时有工夫当时来，当时没有工夫，把公事办完就来。"家人听得张爷此话甚紧，遂忙说道："那么，我当时就去好了。"张福说道："你到账房去拿十两银子，赶快前去。"

家人退了出来，到账房支了纹银十两，出离了张福的家门，一路上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不一日来到了钦差年大人的公馆的门前。家人上前不敢公然的呼唤，站在门外低声说道："门上那一位大爷在？"里边出来一人说道："你找谁？"家人说道："劳动你老，我找张老爷张方。"那门上的差人把脸一整说道："呕，你找小张儿呀？"家人笑道："是是。"那门上的差人说

道："你等一等吧。"

家人等了一会儿，就见张方由里面走了出来。一见家人问道："你做什么来了？"家人上前请了一个安说道："我奉我们庄主爷之命，前来禀报你老人家。"家人就把张方棍打岳兰台以后，岳兰台气怒难伸，请来神拳镇西安替徒侄复仇，以致飘髯客背后受伤等等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张方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呀，岳兰台他还有这么个师叔哪。好，我知道啦，你先回去吧。我这里还有点事，今天我把事办完，我明后天一定到你们那里去。回去见了你们庄主爷张老英雄替我多多问好，看你说的意思，大约他的伤也不大要紧吧？你就说，我一定给他报此一剑之仇。"家人听了此言甚是欢喜，遂告辞而去。

张方看着张福的家人走去，转身来到里面年大人的客厅。年大人正与镇北侠秋田秋佩雨、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以及乾坤铁臂翁孔春、单臂赛王佐田文等众位老英雄谈笑之声，达于户外，独有刘俊一人在外屋中间观看双龙免死牌。此时刘俊一见张方进来，遂站了起来说道："你这半天在外边做什么去了呢？"张方说道："你不要问了，等我有工夫，我再细细告诉你吧。"说着二人一同进到里间屋中。

年大人一看张方进来说道："有什么人来找你？"张方笑道："就是我跟大人你老人家所提的那个张连元。"年大人道："是呀，怎么样呢？"张方又道："就是他的家人来找我。据他的家人来说，说他们主人张福，现已受伤，特意前来找我。"张方说到此处，往下就不说了。大家正在听得高兴，张方中途住口，众位老人家都替张方一惊。年大人听了这么一个半截话，遂看了看张方说道："说呀，找你是怎么意思呢？"张方一想自己把话说露，只好照实对老人家说了，我想也没有什么关系。

遂把自己棍打岳兰台，以致落霞飘髯客受辱负伤之事对老大人说了一说。年钦差默不答言的沉了一会儿说道："你现在可不比以前了，你虽是年龄不大，你的功名身价，一天要比一天保重一些为是。"在座的众家老少英雄听了年大人如此的爱护张方，真是无微不至，俱都暗自敬佩，感激万分。尤其是孔春孔老英雄，坐在那里看见年大人对于自己的爱婿如此指教，遂情不自禁的说道："张方张大人现在身为钦差老大人的一个卫士，总算是一位柱石之材，要多多保重要紧。据小人的谏言，最好是不去为是。"张方听了此话，心中说道：这老人家未免有点讨厌了。可见得你闺女嫁给我了，在众目之下，何必如此呢？此时穿云白玉虎刘俊一看张方不答孔爷，遂说道："听见没有？"张方听了孔爷之话，本打算不语也就完了，又有刘俊在旁打趣，遂说道："别讨厌了。"此话说出，大家哄堂而笑。孔爷倒是老人，遂也笑道："这有什么要紧？"说着年大人又道："真有意思。"遂派家人李升传话，赶快把晚饭开来。

不一时酒饭来到。各位英雄剑客济济一堂，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真可谓：人享盛筵花愈艳，客满中堂喜盈庭。

年大人等人酒足饭饱，各自离席。大家正在喝茶之际，年大人说道："天已经不早了，张方你把那国宝双龙牌收在身旁最为要紧。"年大人话未说完，张方当时站起身来，走到外间屋中一看，见那双龙免死牌安然的仍在原处，张方心中这才放心，忙把黄绫子的棉套套在上面，来到里间屋中说道："大人要是不提，小子我把他忘了。"年大人一见张方这样的吃惊不小，以为真是大家吃酒之时有了舛错，大人也为之一惊。一看张方两手捧了进来，遂说道："小心了，这个东西倘有舛错，真是性命之忧。"沉了一沉又对众人说道："好好，我跟众位告辞了。"说着向大家一拱手走了出去。

此时早有两个家人各提风灯头前引路喊了进去。

大家一见大人进入内宅，镇北侠秋爷说道："我们再坐一会儿，先到差官房。"老英雄侯爷说道："不用在此坐了，我们到差官房去好啦，比较还随便些。"说着众家老少英雄，一一的随了镇北侠出离了年公馆的二宅门，够奔差官房而来。

此时早有当差人等把茶沏来。大家来到屋中，老英雄侯爷对张方说道："你这小子，也不小啦，还害臊有么用呢？你岳父说的很对，张连元那里，据我说没有么正事就不必去了，还是当差要紧。朋友可也是要紧的，也得分个时候。再说你又是一个新婚，你上张福那里去，又不知得多少日期，你是保护大人哪，还是一边办私事呢？"张方听了此话，俩眼看着墙上挂着了箭袋不作一语。刘俊笑道："说你呢，你怎么不说话？"此时孔爷可就不同在年大人面前那样客气了，遂又说道："张方，侯师大爷说的甚是。你听我告诉你，你不要那样的面皮薄。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总是害羞可就没有出息了，不可以拘此小节，我们商议正事要紧。张连元之事，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究竟，我现在的心理，是最希望你少贪闲事。"单臂赛王佐田文田老英雄在旁说道："你岳父也是一番的苦心，你要明白，谁家有闺女要是出了嫁以后，便又多加了一个担心的人，因为都有关系。再说疼爱自己的女儿，对于女婿的安危更要关心了。"张方听了此话说道："你们老二位说的很是对，这个我心中也明白。那张连元受了这样的伤，我心里太不痛快了。去，我是一定得去，不让我去是不行的，不过我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你们二位老人家请放宽心好啦。"孔爷与田爷以及侯老英雄等人听了此话说道："我们私事说完，天也不早啦，咱们该安歇的安歇。你们歇几天，我们再分班守夜。"镇东侠侯爷说道："我看什么歇不歇的？明后天咱们就照常办事，有么可累的呢？"秋爷说道："你们老

几位走了这很远的路程，总要多多的休息休息，以免误事。再说我们的一举一动，暗处难免有人刺探，我们有一个精神不到，出一点舛错，可实在是担架不起。”老英雄此话说得众人无不点头称是。老英雄侯爷说道：“刘俊你把田爷、孔爷二位同到第二官室，我已经叫他们给安置好了。”刘俊答应一声，把二位老英雄同去安歇。张方坐在一旁独自发愣。北侠说道：“小方儿你还不睡？”张方被此一问，如同惊醒一梦，遂说道：“等刘俊来了再睡。”遂又问道：“司马道爷他们，我怎么没有看见？”北侠笑道：“你小子也是眼大了，你们白天回来的时候，在这屋门口站着的那人是谁？”张方不等秋爷说完，遂说道：“呕，看见了。”说到这里，刘俊进来一见张方还在屋中坐着说话，遂说道：“你怎么还不回花园子去呢？”张方说道：“我净等你了。”说着张方站了起来说道：“走。”刘俊道：“明天见。”刘俊正要到自己床上休息，不想张方用手扯着刘俊说道：“明天见不行，你非跟我走不可。”刘俊本想歇歇，张方非叫他同到花园再坐会儿才算完。

刘俊无法，遂同着张方，二人进入园门，在无意中在黑暗中见有两条黑影，张方与刘俊二人俱都看了一个逼真。二人诈为不知，暗自谨防。二人走过了访贤桥，由抚琴亭旁穿过，到了孔小姐屋中一看，见李妈与丫环香芸睡得如同死狗一般。东间屋中，一看孔小姐不知去向，但是灯烛尚未熄灭。二人看此光景，甚是吃惊。张方低声说道：“不要紧，看这意思他是出去小解。”二人迟疑不定的坐在那里，心想等待小姐回来。二人正惊慌等待之际，只听窗棂纸倏的一声，一片飞沙声响。张方与刘俊二人忙着轻轻把兵刃拿起。张方把暗器带好，刘俊拿了一把护手钩，也不知是谁的。二人听了半天动静，毫无声息。正在这个工夫，只听外面有女子哈哈大笑之声，说着走了进来说

道："你们还在此处坐着哪？大人你们都不管了？"孔小姐话未说完，张方哎哟一声说道："我看看去吧。"随着站起身来，要往外走。小姐孔元腰中挎着芙蓉剑，把门一关，拦住张方说道："等你们二位早把大人丢了。"此时刘俊也要随张方去看，一听小姐孔元此话，二人退原处坐下问道："是怎么回事？"小姐孔元一见张、刘二人愕愕的神气笑道："大人被刺，"孔元说到这里故意的顿了一顿，又道："没刺着。"张、刘二人坐在这里听得行刺二字，二人一齐的顿了自己一下说道："坏了。"小姐说道："没刺着呢。"张方定了定神说道："你不要开玩笑，因为我们进花园的时候看见有些动静。"小姐孔元说道："我知道你们看见了。"说着小姐用手正要摘去腰间的宝剑，复又撤下手来没摘说道："我们今天不可不多加小心了。刚才我令香芸他们睡觉以后，我自己收拾零碎东西之际，只听更锣不定，似打又不打的声音。我想你们护守钦差的人们跟大人饮酒，有那宵小之徒，对于大人的家眷暗中行刺，也是无颜来见大人。想到这里，拿剑到外面顺着锣声，走到此花园的东南角上，大约是一座茅亭的后面有一黑影行走如飞。我想一定不是平常人，我便尾随在后面看看他的动作。走到桥侧看见那个黑影走的很慢，我想定不是本宅的人了。我随了那个贼人，到西边那所很大的院落，一看心中更确信此人是来行刺。我随着登房一看，里面有人暗地埋伏，我才放心。我有心帮助拿贼，"说到这，孔小姐当时语气变小了，很腼腆的说道："我想不方便，我又不放心，我就在房上的后坡上爬了一会儿偷看，我看把贼拿住我才回来。"孔小姐说着看见张、刘二人听得呆如木鸡，遂又哈哈的笑了起来。刘俊笑道："弟妹真有胆量。"张方嘴不能夸奖，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你为么不进来，特意往窗上投沙土呢？"小姐只笑着看张方，并不答言。刘俊笑道："那是吓嚇你呢，你还不明白？"

孔小姐笑道:“我看看你们。”刘俊站了起来说道:“我说对了呢。”说着往外走着说道:“我还是得看看去。”张方随着走了出来说道:“我们一同去好啦。”刘俊笑道:“不要瞎闹了。”张方大声说道:“你这小子该死呀,我不去你想我放心吗?”刘俊道:“可是你要去了,弟妹放心吗?”小姐孔元听了此话说道:“师哥,我可给你记着哪,您可小心了。”

刘俊与张方二次又回到差官房一看,见屋中并无一人。二人出来听见一个小厮说,拿住一个和尚,大人要打他呢。张方二人进入内宅一看,见大人坐在廊檐底下,面前跪着一人。由风灯旁一明一暗的看着,倒是一个僧服的和尚,倒捆二臂。张方与刘俊二人轻脚蹑足的走近跟前,又听大人说道:“你是出家之人,佛门的弟子,自己不知皈依佛法,也要除暴安良才是,你也不应当与本职为对。本职所有的辖境以内,你们久走江湖的人物大约都有一些耳闻,军务方面可以说是纪律森严,对于人民敢说秋毫无犯,行政方面,对于财务,真可谓涓滴从公,至于卖官鬻爵,公行贿赂等事,敢说仰不愧于圣上,俯不愧于万民了。按说你是一个匹夫,对你来说,也是无用。本职因为不明瞭你们这一群狗党,为了什么与本职不解仇隙。”说着只见南侠司马空,杨小香、杨小翠小弟兄二人,夏九龄等人拥上前去。年钦差说道:“先好好的把他收了起来,不要委屈了他。”南侠司马空等答应一声是。随着上前扶了那个刺客,拥拥推架的,架了出去。此时年大人在灯光闪灼之下,看见众家英雄俱都站在内宅的院中石阶下面,一个个雄纠纠的四下观望。年大人站起身来,下了石阶说道:“众位随我来。”大人又道:“把内书房的灯烛点上。”家人答应。

于是大家随了年钦差进了内书房。大人伸手让坐说道:“大家请坐。”又说道:“今天各位来的真是凑巧。”哈哈的笑了两声

又道："我有一事，本人今天要领教诸位。刚才承诸位把贼拿住，我用手灯照了照，看这个贼人，毫无惧意。我去看他也不惧，也不愧，坦然无事的神气，看来这个恶僧，实乃是一个江洋的大盗了。我看他的面门当中生有一个肉包，我想你们久走江湖的英雄，此贼要是无名之辈，还则罢了，如其不然，他要是一个江湖的老手，大约就冲他这个肉包儿，也要有个绰号的。"年大人话未说完，镇北侠秋田说道："大人一说，此人的法号叫做清心长老，人称他为头生舍利光明，在江湖上无甚大名头，不过上次前来行刺，他是在逃犯三名中的一名就是了。"年大人在灯光中看了看北侠秋爷又说道："秋老侠客，此人既然无名一个平凡之辈，老英雄何以得知，前者行刺也有此人？不知你怎样的晓得？"老侠客一听大人此言，问得非常紧迫，不由得心中想道：常言说得好，伴君如伴虎。如此看来，伴此大吏也要处处谨慎为是。想到这里，秋爷说道："大人有所不知，自我秋田隶于大人麾下以来，自忖责无旁贷，事无巨细，处处小心，每有事出，辄自明查暗访，务必水落石出，方为底止。自上次歹人潜踪暗窥，几乎危及政躬，小人南走潮江，北及大梁，遍访旧友，终于查访，得获其名，以图来日消此隐患。今日承大人下问，故而脱口而出。"年大人一见镇北侠语气激昂，遂不等秋爷把话说完，忙着说道："老英雄此话错了，你应当得了匪人的名号，赶快报上来为是。"老英雄一听此言，当时张口结舌，沉了一会说道："我会认字，不会写呀。"年大人一看哈哈的大笑说道："秋田，你所说的句句实情，本人尽皆知道，不用你自己来说。俗语有云，疑而不仕，仕而不疑。"年大人说了此话，众家英雄也有点头不语的，也有不言语的，也有称是的。

说到此处，有人慌张的跑了进来说道："回禀大人，刚才被拿的那一凶僧，现已脱解而逃。"话未说完，镇北侠秋爷把脚

一顿说道："唉，太难看了。"此时老英雄侯爷、田爷、秋爷等人大家不及说话，由屋中往外跑着，各打手势，不约而同，走到院中，各家英雄施展生平的武艺，各纵身形，登房越脊，四面追了下去。

年大人一见众人蜂拥而去，看了看屋中只有家人二三人呆呆的站在一旁，年钦差心中此时也是有些害怕，遂站起身来，亲自由墙上把那宝剑拿起，走到屋门以外。此时只听镇北侠秋爷说道：请大人暂时安歇好啦。"年大人在黑影中看着还有一人，遂说道："还有何人在此保护？"北侠答道："还有夏九龄在此保护大人。"年大人听了点头说道："好。"此时夏九龄走近跟前，在黑影中请安说道："夏九龄给大人请安。"年钦差问道："今天都是谁值日？"北侠老英雄说道："正是属下与夏九龄我们二人。"老大人手提宝剑下了台阶说道："你们今天可要小心一些为是。"说着年大人在院中走来走去。此时北侠见大人在院中走来走去总不进屋，心中甚是着急，有心请大人到屋里去坐，又不好出口。不说吧，又怕有歹人在暗处使用暗器行刺。此时夏九龄心中灵敏，忙走在大人跟前说道："请大人更衣安歇去吧。"年大人一听心中也明白了八九，遂说着话，慢慢的复又走进了内书房以内。老英雄心中这才踏实了一大半。夏九龄向北侠说道："师父你老人家休息休息去吧。"北侠说道："此时不是疏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贼人来了多少？现在正是要紧的时候。"说着师徒二人在院中僻静的地方，又隐了起来不提。

再说众家老少英雄，听了家人报告，说贼人心清长老脱解而逃，大家无不引为奇耻。尤其是镇东侠侯爷与南侠司马道长二位老英雄心中着急暗想道：我们今天放走一个心清不大要紧，所可惜的我们几个人这个筋斗栽得太以的不值了。几位老英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镇南侠司马空老英雄闻报以后，向

大家打了一个手势向南追赶。老英雄一揪张方的衣袖说道:“走。”张方一看并不答言，便随了南侠老剑客一擦身登了南房，爷儿俩个于是追下去了。各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追出约有三里之遥，正是一股东西的大道。张方说道:“前面有人。”南侠老英雄把腰一塌向前看去，只见一条黑影，行走如飞。南侠说道:“追!”话未说完，张方的腿下紧了一紧赶上前去。张方在此地住的日期多一点，道路也熟，他便由小道抄了过去。此时南侠老英雄也尾追来。张方上了大道一看，贼人顺着大道远远的跑了过来。南侠说道:“你闪开了，我来拿他。”说着贼人心清跑到面前。南侠由道旁扯出手使的宝剑站在当中说道:“凶僧，你那里逃走？现在司马某家在此，还不束手过来？”和尚一见连忙要扯戒刀，一摸兵刃不在，遂用手指着老英雄说道:“对面何人拦住筛家的去路？通了名姓，我出家人饶你不死。如其不然，你们不要看我手无寸铁，两手空空，出家人也能叫你们知道我的厉害。”司马老侠客听了此话，冷笑了两声说道:“你要听清了，你可知道，海底寻针赛昆仑南侠，你可知道吧？”和尚听了此话笑了笑说道:“你就是司马空啊，我当是谁？你这见利忘义之辈，还活在人世之间？江湖的朋友你也结交不少，但是你利令智昏，卖友求荣，要把好友都一网打尽，你何面目来对筛家道你的名姓？”张方听了此话甚是有气，刚要上前，老英雄一手揪住把张方扯到身后说道:“心清，你此言差了。我司马久走江湖，结交的英雄豪杰，都是杀赃官，斩恶霸，偷富济贫的好汉子，没有像你这倒行逆施，不分清浊，拿清官当污吏，视如寇仇，以赃官为好汉，惟利是图，一片利己之心。公家的罪人，百姓的蟊贼，年大人与你何仇何怨？”

和尚听到此处，大叫一声说道:“好你一个老匹夫，看镖!”说着老英雄一看由面前飞来一物，老英雄往旁边一闪身形，一

镖过去。老英雄一个箭步用宝剑照定和尚的前胸分心就刺。和尚往旁一闪身形，上步一捋老英雄的右腕。南侠把腰一下。和尚一见没捋着老侠客的手腕，就在老人家蹲身形之际，抬腿照定老侠客的裆中而来。老人家一见，一闪身用剑来迎。和尚把腿收回。老侠客抡起宝剑照定和尚的头顶而来。和尚一蹲身。老侠客一腿照定和尚的面门就是一脚。那和尚连忙把头一甩，借力使力，一纵身跳到老侠客的身旁，一抬脚照定南侠的软胁一踢。老侠客往后一撤步，一下腰用右肘往外一磕，两手抱定宝剑，白蛇吐信照定和尚的前心就刺。贼人往旁一闪，顺了老侠客右臂，照定南侠的咽喉一手掏来。南侠一见，把身体往左一塌，借力用力蹿了一步，两手举起兵刃照定贼人的右肩往下砍来。二人战了百余个回合。

和尚说道："老匹夫，我跟你素无怨仇，你家师父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肯甘心。"说着就见和尚上了一步，虚使一招，往回开腿就跑。老侠客一见刚要上前追赶，心中说道：不好，慢追。老侠客想到这里，只见张方由后面跑了过来说道："别跑了！"南侠说道："别追。"此时张方早已追上前去。只听凶僧说道："看镖。"张方只知往前追赶，就见凶僧把身一回说道看镖。张方觉得不好，连忙一看，果有一物够奔自己的前心而来，张方忙把身躯一闪，飞镖飞了过去。只见凶僧回头看了一看，贼人下了大道，飞奔前去。

张方追了一时，只见前面天空中黑漆漆一片。张方一想定是树林，这个贼人如果跑到里面，想要拿他更是费了劲了。有心用弩打他，废了贼人之命，倒是小事，在大人面前不好交代，大人有话也可以。张方想到这里，心中甚是着急，又一想：唉，把他打死，比放跑了好看的多。此时老侠客在后面赶来，张方把弩取了出来，南侠说道："张方慢用暗器，倘有舛错，你倒好

说，我便如何对大人说话呢？”张方说道：“你老人家说的也是。但是这个贼人甚是顽强，怎么办法呢？”老英雄见张方甚是着急，遂说道：“你不要着急。”说着二人业已追到树林以内。老英雄心中想道：这个贼人要是跑了，可虽是张方吃重，我司马空的英名可也付于流水了。说着看那和尚跟着由林中穿了过去。张方急忙向前追赶。

正在这个工夫看见那个贼人与一人交起手来。张方向南侠说道：“好了，前面有人截住了。但不知此人是谁？”二人紧跑数步。此时天已发白，来到近前一看，南侠老英雄说道：“张方，你看此人是谁？”张方看了看说道：“唉，他呀。”老英雄问道：“这个女子是谁？”张方说道：“这就是你老人家的徒侄媳妇。”南侠说道：“我没听你说过。”张方说道：“我昨天回禀大人的时候……”南侠不等说完，接着说道：“呕呕，我没在座。不要说了，我们一齐上手捉拿此贼好了。”张方说道：“师大爷，我跟你老人家说句笑话儿，咱们爷儿两个看看他的本事怎样？”老英雄说道：“此时不是看的时候。”说着老英雄便往前要进身。张方用手把南侠揪住说道：“您等一等。”南侠此时也是愿意看这个女子的武艺，说着师徒二人站在旁边就看。只见那女子蹿纵跳跃，闪展腾挪，进手灵敏，腰腿落俐。南侠点头说道：“功夫可以。”

说到这里，只见杨小香与杨小翠小弟兄二人及刘俊、镇东侠侯爷，以及北侠客等，众家老少英雄俱都找到前来。

心清长老一看，心中说道：看他们这一群人之中，量他们几个晚生的小子们那一个也不是筛家的对手。

正在这个时候，老英雄镇东侠侯爷看见是小姐孔元与这贼人动手，老英雄一个箭步上前说道：“姑娘闪开了。”话言未了，侯爷又与那凶僧交了几十个回合。只听心清说道：“你们众位英

雄听了！我心清长老也不是那无名之辈。司马空，秋田，你们诸位英雄，如果肯听我相劝的话，你们不要追我，老僧去矣。”心清长老把话说完，把袍袖一甩，抽身又奔大道哈下腰去施展夜行术就走下去了。后面众人紧紧追赶。

这时候天可就亮了。和尚在头前跑，不由心中暗想，自己叫道自己的法名：心清哪心清，今天又算是你时运不至，二次行刺年羹尧又未如愿，叫他们老少看见了。论真了，要谈他们跟我动手，那一个也不能跟我走个平手。心清想到这里，就听后面喊了一声：“无量佛。”心清心中暗道：这是南侠老儿。正往前跑，隐隐又听得一声弥陀佛，心清一怔自语道：别看他们，大约也有高人帮助。遂回头看念佛号的是那道的英雄？要是普通之辈，就是我站住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也不尽着往前跑了。看这样子是越跑越追。和尚想到了这里，跟着把脚底下一收，踏着步往前行走，又扭项回头一侧目观看。心清不看则可，他这么一看，心中未免后悔。但只见追自己的人，那有和尚老道？就是这司马道爷也未赶来，不过还是方才那几个人。自己心说：我要早知道还是他们几个人，我犯不上这么跑，就是叫他们追上，我也没有怕的。

和尚心中想了想，这工夫追赶的各位老少英雄，已然来到面前，也不过有两箭远近。有张方病太岁，看此光景，嘻嘻冷笑，用手连点指叫道：“我说和尚，我看你不用跑，今天你小子也算是报应临头，要是没有我，你还可以挣扎一点儿，有我在场，你支持吗？俗言说的好，太岁在此，诸位神仙都得紧退，就不用说你了。你要是依我相劝，你把手背了过来，我把你捆绑起来抬到公馆，在老大人面前一报功。年大人要是问是谁拿的和尚心清，我说是病太岁张方，你看到那时，我多么人前显贵，傲里夺尊，你就算成全我张方，在我的身上行了方便，你

只当在我身上积了德了。我说当家的，你就行个方便吧。”

老和尚心清长老听了此话，连理他也没理，有心说话住了脚步跟这个张小子见个输赢，又一想，就凭他那个样儿，我真叫值不当的。天都大亮了，再要动手，在这大道上也显着不方便。我现时只好脱开这个是非地，有什么话等到夜晚再说。我头一次行刺赃官老年，打掉了我的降龙刀，今天二次又未得逞。要该着我大仇可报，我先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有什么话到晚间再来，叫老佛保佑着我大功告成，我永不杀生害命，找一个清静地点，隐姓埋名，不问世俗，要学一个正悟参修。和尚思想到这里，往前又是不远，看见对面又有一片树林子。心清长老此时一看，心中又很欢喜的了不得，心说：我要是总这么走，老叫他们看的见我的影儿，他们准没完。我为什么耽误时候呢？我扎入树林里面我穿着树走，也就走开了，等到天晚再到公馆行刺老年。心清把主意拿定，扭转身儿又看了看众人，那个意思是说我可走了，你们要是有能耐的，今天晚上预防，你们要想着我不去了，那是你们妄想。这个工夫眼看着那片树林切近，回过头来又看了看大家。

张方一看，把和尚的心思猜破，暗自说道：不好，和尚还是要进树林子。他要是扎到里面去，这回再想追赶，那就叫难上加难。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倘若是给我一手儿，那不是怪难搪的吗？你说要是不追，眼看着把和尚放了，回到公馆老大人要是问，你们众位追了这么半天，行刺的和尚现在那里？我们说没有追着。那也未免太以的好说不好听了。张方想到这里，暗自又道：我不免拿话吓嚇吓嚇他吧，就是他再逃也叫他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遂高声叫道：“我说和尚，你就不用再想着走了。今天我要没有安置，我们也不追你。请你听我病太岁的良言相劝，你由别的地方走，还可以走得通，如若我讲话你置

若罔闻，到那时你后悔已晚了。和尚小子，你就留神吧。”

在头前的心清长老听了张方这一些话，自己心中犹疑，听张方所谈也许是句句实情。他们要没有安置，就凭这几个人，他们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追我。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我和尚的本领，就说他们有不知道的也有个耳闻吧。听他这话，大约这个树林之内也许有人。不管有没有，我要多加一点小心。倘若是大意疏神，叫他们把我拿住，这回还轻的了吗？我就先不用扎入树林，要走漫野荒郊，由什么地方走不行？我何必打这里走呢？心清和尚想到这里，欲往旁的地方走。自己又一想：我这是何必呢？听张方这小子的话，我就不敢进去了？要是没有这么一段事，他要是说的都是瞎话，所为是吓嚇我，我再真不敢进去，这倒显着我没有能为了，我倒要进去看个水落石出。说时迟那时快，怔了这么半天，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喝杯热茶的功夫，和尚要往里走。张方说话，心清略一打怔，二次转身形哈哈大笑，口念佛号：“阿弥陀佛，张方休来信口开河，你那意思我也知道，专门说瞎话，为是冤人。今天老僧我那能信你的胡言？无论树林以内有什么锋快的刀山，滚开的油锅，长老我也要进去看看。张方你小子就是说的怎样的天花乱坠，老僧我也不听。阿弥陀佛，老僧去矣。”

欲知道凶僧是否真由林中逃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三回

吕福学艺九如洞

师徒铁履闯江湖

话说张方把心清和尚追至林前，故意说了几句诈语。焉知和尚不听这一套，向张方冷笑一声说道："老僧去矣。"和尚说了一声去，他把脚一顿，所为惊动里面的人。要是里面真有人，我这么一顿足，知道我要走，必然出来与我动手，要是没有他们的余党，我也就走了。说着和尚把双足顿了半天，并没有动作，暗自高兴，心说：我幸而没上了这小子的套儿，要是真不敢进来，多叫他们小看我呢？树林里面那有人，分明给我使的诈语，我老僧如何能信他的话呢？心清甚是高兴，这才跟着一抖身往里一纵。

后面大家追赶，全都想着：只要叫他进到里面，就凭我们天大的胆，我们也不敢追了，又算把他放了。大家思想未免着慌。惟独张方着急犹甚。张爷不由得双手相合，嘴里说道："完了，和尚一进去就恐怕不易拿他了。"

就在这么个工夫，就看和尚心清突然一长身形，也纵了起来，猛然间有一物看着由树林打将出来，直奔和尚的咽喉。心清和尚做梦也想不起这里有这么一下子，自己的双足离开了地

面，身儿在半空中悬着，本想要闪，谁想此物甚快，直奔咽喉。有心要往左闪，又怕打在右肩头，有心要往右闪，又怕打在左肩头。他这么一犹豫不要紧，耳边中就听噗的一声响，打在了咽喉之上，正是致命之处，紧跟着心清长老的死尸倒在尘埃。你说和尚也算真可以，临死连一句话也没说，倒在了地面，鲜血满地。

后面众人此时已经收住了脚步，又看见此物是由林中打出来的暗器，大家高兴的了不得，就不用说了。其中小弟兄们有没看见过的主儿，不由就是一怔：眼看着和尚跑进树林以内，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工夫，鲜血直流，死尸就倒在地上，莫非说张方拿什么打的？小弟兄们说着，就看张方已然走到和尚的身旁观看，就见在和尚的咽喉，钉着一种暗器，不由得欢喜至极，哈哈一阵大笑，口中连连说道："和尚，今天才算你报应当头，该当你命绝此地，由林中出来一种暗器把你治死，大约你这就不横了。"这工夫大家已然全来到近前看了，个的个儿欢喜非常。张方再留神细看，在和尚的脖子上中着这种暗器，非是别物，正是自己的脉门弩。张方一看更是高兴了，知道林内一定有自己的人隐藏。张方心中想道：我本应当不叫，不过也得叫出来，我好要我的脉门弩。想到这里又摸了摸腰间，就是没带脉门弩，遂冲着林中高声叫道："老爷们儿，还不出来干什么？我看见您了。原来不是一位呀，你们敢情人位不少啊，别叫小子我着急了，快快请出来有话慢慢谈。"

张方连叫了两声，就听林内有人说话，声音苍老，连连叫："张方张方，你要看见我们了，我们要是再忍着，那么我们不是就对不住你了吗？老夫现在这里久候多时了。"就在这声音未落的工夫，由打里边出来二人，一前一后。头前这位平常身量，花白小辫儿，精神百倍，年在七十上下。后面这位，面如冠玉，

年纪也有七八十岁。打扮不怎么出奇。惟独这二位脚下，那才算出奇。白发这位，穿着一双黑鞋，比脚大着一寸有余。再看这位年轻一点的，脚下这双鞋比那位个儿更大，底儿又厚。各位仔细一看，才知道是一双铁鞋。

大家一看心中甚是纳闷。惟独病太岁张方，看了以后，他忽然心中大悟，暗自说道：我在广东练艺的时候，我老师欧阳爷他老人家，时常对我说，外面有两位成了名的老英雄，是师徒两位，全穿着一双铁鞋。今天看这意思，莫非就是他们二位老人家吗？张方想到这里，这才连连拱手高声叫道："二位老英雄，今天若不是你二位老人家到此，和尚心清怎能死于非命？未领教二位老英雄，尊姓大名？家住哪里？仙乡何处？望二位老人家当面赐教。"张方向来就没说过这样的客气话，今天如此一说，只见二位老英雄哈哈大笑，未等那位年长的开言，就听那花白小辫的叫道："张方，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你要往这里看。"花白髯老头儿，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足下的那双铁鞋，这才说道："我的名姓我先不忙。"就是花白髯的这位，这才不慌不忙的从头至尾备述前情。

这位花白髯的老者，他姓吕底下单名一个福字，字应天，别号人称海上飘风铁履居士。在他老人家十二岁的时候，那才算苦了。自从在十岁，父母双亡，抛下了他一个人无依无靠，一无三亲六故，二无当门本族，就在街头徘徊了二年多。

有一日正在秋季的八月景况，天气渐渐寒冷，吕福一个人在街头，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形容憔悴，面目的气色也不正。别看年岁已经到十二岁，身体不大健全，要不知道的全以为他也就是八九岁的光景。别看天气这么样的快要凉起来，孩儿吕福还穿着青绸子大褂了。好在一样儿，吕应天也习以为常了，自己倒不觉着怎么样的冷。看着天都要黑了，小孩儿还在街头

走过来跑过去的徘徊着，别人与他在一块的，跑跑颠颠的也都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由村子外面走进一位年在五十左右的年迈老者，走近吕福的面前，不住的上下打量，面带笑容，跟着点了点头含笑由孩儿吕福的面前跑过，足下用力倏倏的声音，较比平常人走路快的多。

孩儿吕福一看，不由就是一怔，心说这个人真是不凡，走路怎么这样快？真比坐着车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来看看他两个足下究竟是有什么没有？方才我未能看真，大约他的两个足下许是风火轮吧？吕福想到这里，遂又留神仔细观看。但见那位由自己面前过去，看个后影儿，大概两足比平常人大的多。孩儿看着，不由的暗笑，心说：我也没有别的事，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吕福想到这里，随后跟着就迈开两条腿。还真算不含乎，工夫不算甚大就出了村口，自己跟那个人首尾相随，低下头看那个人的脚儿，倒看了个真而切真。大概两只鞋是特别，长里下足有一尺有余，底子足有一寸多厚，看着那个样儿可是笨的多，穿在人家两只脚看着还很方便，样子就与那福字履似的。孩儿是越看越高兴，心说：这个人真是特别，与平常人不一样，好好布鞋不穿，来这么两只，有什么用呢？我今天非要看看他在那里住不可。到了你的家，你一定得说，我到那时就看明白了，我问问你到底穿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好外是怎么着？你要是真不穿不成，不许来一挂练子带在腿上吗？

吕福小孩儿心中思想，这功夫就跟着出来足五六个时辰了。就看头前那位老人家略微把脚步走慢，回头看了看吕福。小孩儿应天不由含笑点了点头，此时心中又疑惑起来，这才高声叫道："老头儿，你这么大的一个人，是安着什么心呢？拿我这么

一个苦孩子，开什么心？你看着我乐，你认得我吗？你要再这样儿，可不怨我不对了。我要高声喊了，你这是老头儿拐带小孩子。”吕福说出这个话来，就看那老人家摆了摆手说道：“你不要这样，我看着你笑，是我心里实在的欢喜你。就凭你这不满十岁的小顽童，真有这么两条腿，实在叫我高兴的了不得。要这样看起来，你们家里一定有那有功夫的人物，如若不然，你这小小的婴孩，那有这么两条快腿？你家住什么地方？姓什名谁？你父亲是那一位？你若当面讲来，我们可以叙叙交情。”小孩儿闻听此言，忍不住热泪往下流，遂说道：“老头儿，你这话说的实在勾我的心事，我要是有家我不就早回去了吗？我要是有父有母，也不能叫我天到这时候，还在外面留连。”那老者听了此言说道：“你说的这个话，我听着不甚明白。”小孩又说道：“我有父母全都下世去了，到现在已经死去二年多了，就抛下我一个人，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一无亲戚，二无朋友，孤苦伶仃留下我一个人，终日在外面徘徊街头。我有心寻个短见，无奈我父母二位老人家，没有留下三位两位，就是我独自一个人，我若是一死，岂不断了我们的门户之香烟了吗？因为这个我就没死。倘若有那见人之饥如同己饥，见人之寒如同己寒的君子，把我培养成人，找一个安身地点，我父虽死，有我在世间，也可以时常买点纸钱在他老人家坟前焚化，总算我这做儿子的对了。好容易我才把这片心事刚忘了，你又来问我，你这是成心勾我的心事吗？我本不应当跟你说，既然你问到这了，我又不能不说了。看你这个意思，把我这片言语听完，也就是替我多叹两口气也就是了。我在后面追你，我可没有别的希望，不过我看着你这两只脚显着出奇，你既然跟我谈话，我也对你说了。可是有一节，你叫我看一看，我心里也就明白了，你就扬扬而去，我们二人各不相找。老头儿，快快过来，我看看你

两只脚是怎么一回事。”孩儿吕福说着话哈下腰去留神看那老者的腿下这两只脚。老头子并不隐藏，把两足高高抬起，嘴里连连问道：“小顽童，你说说你姓甚名谁？你父亲在时，究竟是练过武功不是？”那小顽童吕福说道：“老头子，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武术二字。是我自己因为没人管我，我自己在这街市上时常闲遛，对于武功我看着倒很爱。无奈一节，我家内无钱，怎么能够请老师，教导我练练功夫呢？我没有事的时候，常爱听当教师的谈，说什么穷文富武，练把式的可没有像我这样的。我因为听了他这个话，我爱偷他的玩意。算起来这还没有一年，我把我们东村口王老师傅所会的我都偷来了。你要是不信，我练出来你就看看，只要看出来有不是样儿的地方，我就算栽了。”那老头儿听了孩儿说这么一片话，他不由得欢喜的了不得，哈哈笑道：“小顽童，听你这个话你倒是愿意学。”吕福小儿说道：“我太喜爱这个了。”老者说道：“你愿意学就成了，我打算教你习武功，将来可以成名，给你父母光耀门庭，不知你愿意练不愿意？如若成的话，我就收你做一个徒弟，谁叫我看着你高兴呢？”小儿听了真是欢喜非常，跟着很高兴的口中说道：“你如果愿意教给我，无奈一样儿，我练不了。”那老者闻言，不由得这个火儿就大了：“我说了这么半天，乐意教你，你又说现在练不了，这不问可知，当然是你这小儿眼中看不起我呀。就凭你这个话，你就是恍惚。我看着你可怜，我打算教你本领，你可又说练不了。别人有能练的，我还有个爱教不爱教了，现时你不是说不能练吗？我倒得问问你是怎么一个练不了？你耍笑我不成，说出不能练的理由来，我这么大岁数，你这么小的年纪，我也不说什么，那是你无福，不当跟我练功夫。”老者想到这里，把气儿往下压了压笑道：“小顽童，你是怎么学习不了呢？对我言讲当面，我好明

白明白，若是能化解那不是更好了吗？小顽童你说说你是怎么个不能练？”小孩童叫道：“我就是因为没钱，再说没有人管我饭。还能教我功夫管我饭吗？”小孩童把话说完，就看那老者用手一拍他的前胸说道：“小顽童，我当你怎么一个不能学呢？原来没有管你吃饭的人。我说一声口狂的话吧，如果是你看的起我，倾心乐意教你功夫，管你一日三餐，还不用说是你一个人，就说再有三十二十个我也可以担当得起，谁叫我看着你高兴呢？”小孩童吕福闻听此言，心中这个欢喜就不用说了，暗自想道：外面的事什么都有，这年月粮米多贵，你真能管我的饭，这个机会上那找去？学本事倒放在一旁，我这吃饭先不用着急了。孩童想到这里遂笑道：“老爷子，你这话是当真吗？还是与我说着玩？”那老者叫道：“小顽童，你这说的那里话来？我这大的年纪还与你说瞎话不成？老夫生来就不知什么叫大话，我是实心实意。”小孩闻听此言，喜欢得两手相合说道：“你老人家既然如此，那么我就跟着您了。”那老者一见更是高兴，遂说道：“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得跟着我走了。”小童说道：“那是自然了，只要说的是实话，我们就走。”老者道：“离开了这个地方，你不说我是拐你来的？”小童笑道：“老爷子，我方才说的那个话那是笑谈，你老人家这么喜爱我，我岂能说出那个话来？我若想那个，我还有良心吗？”老者闻言点头，遂说道：“如果是这么着的话，你就得跟着我回家了。”小童点头，两个人这才往前走。天可就定更全过了，庄子上行人也少了。老头子这才问道：“你姓什么？小名字叫什么？”小童答道：“我姓吕名福，号叫应天。我们住的这个所在，叫吕家坝，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本地首户，因为买卖受小人拐骗，把全份家业完全赔在里面。我父亲因为忧心为难，日子一长，可就病了。从此又医药无效，也就一命归西了。”老头子闻听此言，点了点

头说道："我们先到那个大镇店先住店。"说着二人来到店中住下。一夜无话。

等到大天明，老头子带着小儿，直走了一天，才看前面有一座村庄。进了庄口走不多远，座北有一座广亮大门。老头子在前走着，小儿在后面跟随。家人等见了，连忙上前一个一个的给老人家请安问好。老头儿点头，给大家引见说道："这个小儿是我新收的小徒弟，他姓吕名福。往后他要有什么事，你们多多的关照。要说外方人苦，我看他算苦到极点了。你们还要多受累重看他一眼。"家人等听了老人家说到这里，有一个敢不从的吗？一个一个见完以后，自此吃喝一切不必细表。

每天没有事老头子在书房坐着，孩儿可就站在老人家的旁边。你说他也是真灵，老头子心里要喝茶，两眼一看，他就把茶碗拿过来；老头子出门，外面将然一嗽，小孩儿就把旧鞋找了来；老头子要去出恭，他把纸拿过来了。一转眼的光景，就是十几天，老头子连武术的一字都没有提。孩儿那象个徒弟，简直就是一个书童一般，这十几天老头子便离不开他了。有一天也因为老人家高兴，老头子才要教给他练功夫。自此教他两个架儿，叫他站，自己看看。等到孩儿站好，老头子一看，笑了笑说道："好小子，这么着看来，我这两个眼不空。我在他的家门口就看这个小子，跟别的孩子不同，果然不假。"老头子高兴，这才开始教他功夫。也搭着孩儿身体也灵，一个来月把小架儿完全学着。老头子教他拆手，又给他说招，三个月的光景，练了一趟大红拳。

这一日清晨，老头子漱洗完毕，把孩儿叫至面前，那个意思，是要吩咐吕福吕应天，温习功夫。就看孩儿眼珠乱转，那个样子是心有所思。老头子未曾明瞭，遂说道："福儿，天已然不早，如要把点心用完，可以到后面操房温习功夫。"孩儿闻听

点头。等了功夫很大，不见他动转挪移，仍是站在那里垂手侍立，低着头。老头子看了，心中甚是不解，遂又吩咐道："福儿，天不早了，快到操房练习功夫，今天还要上生手了。"孩儿把话听完，不住的点头，身儿还是不动。老头子一看这个意思，心中不免有些不悦，当时把面目一沉，大声说道："福儿，你这个孩子是越学越胆大，老师我吩咐你温习功夫，我吩咐再三，你再四的不允，难道说你不高兴练了是怎么着？当真不愿意学，只管明言，我的功夫并非是非教你不成！眼珠儿乱转，你想什么？要你实话实说，倘有一字不实，叫我听了出来，我定当将你赶了出去。小福儿，要你实话实说。"少爷听了，老师发雷霆之怒，遂请了个安，面带着笑容，口中忙着说道："老师，你老人家千万别动怒。今天吩咐我，到操房温习功夫，我再四的不听，不过这里有一点情由。你老人家谅解，孩儿我才敢说。"老头子闻听接着说道："福儿，方才言过，无论你思想什么，你要实话实说，就是说我不好，老师我听了决不烦恼，可也得理由正当。倘若是站在我的面前，信口开河，满嘴里胡说，老师我决不宽容。"孩儿听了接着说道："老师，你老人家要是信着我，我才敢明言。我想孩儿老跟您练，大红拳，小红拳，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成名？我总想着练这种套儿拳，感觉着没有意思。今天打算在你老人家面前请教，我要练那盖世的绝艺。将来孩儿把绝艺学成，可以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打遍世界无敌，一鸣可惊天下，到那时才称孩儿我的心愿。"老头子闻听此言，手捂额角沉吟了半天，然后手理长髯哈哈一阵大笑说道："福儿，听你这个话，也算情有可原。既然你看着我的功夫不能压倒天下，你现在就不用练了，就是再练也是没兴趣。"孩儿吕应天把话听完，不由得倒害怕起来，遂双膝跪倒，口称："恩师你老人家，千万别这样想。这是我心中所思，不是你老人家再三的问我，

不能再隐瞒，我才直言说出。”老头子一看，见孩儿跪在那里苦苦的央求，看那意思还是真害怕，老头子不由得复又哈哈的笑了，遂上前用手相搀说道：“福儿，你只管放心，老师我听你所说的话，不但不烦恼，而且我听着还很高兴。我想你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心中有这样的志向，将来可以有点出息，看起来你可以算个好的。”应天闻听老人家此话是又惊又喜，心中犹豫着站起身来。又听老头儿说道：“既然你把这个话说出，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光阴。你想练出众的本领，一鸣惊人，我可不成。我想带你走一趟，到山东泰山，在那里隐着一位高人，他老人家是出家的仙长，据我的眼光来看，他的身份比那剑客还高。如若你们爷儿两个投缘，他老人家肯其教给你一天，胜似跟我学一年。”小孩儿听了更是欢喜非常，遂笑道：“老师，你老人家说的这话可是当真呀，还是假的呢？”那老人家听了，遂说道：“福小儿，你这是说的那里话来？老夫我平生以来，就不会说假话，还不用说我是你的老师了。我的为人无论是对待谁，我都没说过虚伪的话。如若你愿意跟我到一趟山东呢，由明天我们就起身。我也是有些日子没到他老人家那里了，顺便也好给他老人家请请安去。”孩儿说道：“如果是这样，你老人家提拔孩儿，我还能自暴自弃吗？我就随同你老人家够奔山东，见见这位高人出家的仙长。”老头子心中甚是高兴。爷儿两个又说了会子闲话儿，今天也不练习功夫，当天不必细表。

一日清晨，老头子把所有的家务事，完全嘱咐了家人，又说道：“我们爷儿两个到一趟山东，日子也多不了，多者也许一年半载，少者也许去三五个月，你们老老实实在家中看守门户，我回来之时，还要另眼看待于你。”老家人等答应了一声，遂说道：“你老人家就放心吧，您这几年也不是不出门，一年之中在家里的日子很少，不是家里的事全交给我们了吗？我就紧挂心

头也就是了。”老头子点头。当时把应用的东西，收拾完毕，带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有衣服银两及兵刃等。

这才把所有家事吩咐明白，于是小儿应天跟随老头子走出了家门。来到大街以上，应天一看，暗自说道：今天看这个意思，大概今天是大集场，两旁边各种赶集买卖堆满了街头，上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挤不动，真正热闹非常。小儿应天到这地方是头一次。在他的家中是一个大镇店，每天就是集，天天通夜还有生意，他那看见过赶集上市的？在他来的时候也不是集，今天开了眼了，小儿两只眼珠儿全不够用的了，东张西望，左右观看。但见街市上的人看见老头子来到，大家彼此都要过来恭敬他老人家，那一个也不好意思慢待于他。孩儿一见，心中暗自点头说道：由这地方看起来，我师父对于邻人都是谦恭和蔼，当然不是自大的人，要是行为少差，街坊邻居不能这样重看。虽然我跟着他老人家这几个月，我也不知他老人家姓什名谁，方才听那个老人家，说他是牟爷，反倒未见其真，我也不能问一问他老人家是牟不是。在自己心中思索，不大的工夫走出了村庄，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够奔山东。头前是老头子，后面紧跟的是小儿吕应天。爷儿两个行路并不多表，也就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好在一路之上也没有事，就是几字代表过去。有事即长，无事即短。

这日正往前走，可就到了山东地面。老头儿回过头来叫道：“福儿，这个地方你要留心谨记，现在就是山东的地面，日后把功夫学成，走到了此处一看便知。”吕应天闻听此言点了点头。老头儿复又说道：“你到了这里的时候，你就留神看，那座山高，那就是泰山。泰山三个峰顶，有上峰，有下峰，还有中峰。我说的那位高人，就在中峰居住。身为剑客，要谈在上峰住的，就连你师父我也没到过，不过听人家谈说而已，就是剑上剑，

可是我这样大的年岁，我也未见着。下峰住的就是普通平常的剑客身份。这话你要记住。”应天小儿点头不语。老人家又道：“到在那里见着仙长，他老人家要是点头收你，你小子的德就大了。”应天听了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到了那里，看我如果不成，你老人家还得多美言。”老头子听了说道：“那是当然了。我所希望的就是求他老人家教你，以后江湖之上不是又多一个英雄吗？可得你走好了，要是走不正，也是不成。”应天点头。爷儿两个说着话一路前行。老头子因为着急不走大道，特意走近抄小道，所为早日达到。

这一天正在往前行走，远远的就看见一片青葱郁郁，怪石横生，由远处一看，心中为之一快。老头子一看，遂用手指着说道：“福儿，看见没有，前面那座高山，那就是泰山。你在外面听人说过吗？这座泰山是最有名的名山，想不到你今天到了，日后有人谈说起来泰山，你可以说身临其境了。”应天心中暗喜，点首不答。说着爷儿两个又走了五六里地，天可就黑了，依着小儿应天还要往前行走，老头子摆手说道：“福儿，你小小年纪那里能够知道？俗语说的话没有错的，望山跑死马。你别看在面前不远似的，再走十里也未必到的了。我们先找个店房住下，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爷儿两个才找了一个店房，进到里面，要酒要菜，爷儿两个吃喝。当夜晚景不言。

到了天明，应天老早的就起来了，叫伙计打来漱口水、洗脸水，爷儿两个漱洗完毕，算还店饭账目，这才起身。由打早晨走到了午正，才来到泰山切近。应天抬头往上一看，一眼看不到边，真称得起青山郁郁林葱葱，层层叠叠怪山峰，树够悬崖，山上水流作声，冲得小小山石往下乱滚。应天站在下面看罢此景高兴得了不得。就在这时，就听老人家叫道：“福儿，不要再看了，随我登山峰。要该着你有福有德，他老人家收你不

收你就在今天了。”老头子说着话绕走山路。有那不好行走的地方，老头儿把小儿应天架着往前行走。自从登山直走了一个多时辰，才来到了中峰。老头子叫道：“福儿，这个地方你也要留神，由这里够奔中峰，路途崎岖，你若是少有不经意之处，要想走出去可就难了。”小儿应天听了点头不语。爷儿两个说着话，走一处看一处，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道路高下不平。又走了功夫不大，见四外就少有人迹了，不像方才在峰下的时候，还接连不断可以看见有上山的游客，垂钓的渔人，担柴的樵夫，此时可就连一个人影儿也未曾看见，四外就看那许多不成行的树木，千百年的古松古柏，也有枝叶茂盛的，也有那枝枯干空的，什么榆柳桑杨不等的树株，这个路途真叫难记。老英雄遂又说道：“福儿，你看现在那边是东面？那面是西？”小儿应天听了，往四外看了看犹豫着指道：“大概这边是东吧。”老头儿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你也是不大清楚，不用说是你呀，就是那老通剑侠，要是没有来过这里，他都不能清清楚楚的走出去。快走吧，你也不用再想了，眼看离着他老人家的住所不远了。”小儿应天注目观看。老人家头前行走，又走过了一段高狭之处，他老人家用手一指说道：“福儿，你看见没有？前面那个古洞，就是我说的那位老人所住所。回头我们到了那里，你在旁边等候，我到里面先跟他老人家回明，然后你再进去。”小儿应天答应一声是。老人家又用手一指上面说道：“你看见没有？再由这条道上去，那座最高的峰顶，比这里还不容易，我可是没上去过，听说那上面气候非常的凉，现在我们所穿的衣服，到在那里可不行，人受不了，好在我们上面也没有事。”爷儿两个说话的景况来到切近，老英雄叫道：“福儿，你在这里等候，我去到老人家面前说明。”小儿应天答应一声。老头子一个人迈步走进里面。去了工夫很大，小儿应天正在等候着急之际，才见老师

出来点手叫道："福儿近前随我来吧。我替你回明了老人家，他老人家听了你的意思，还很高兴的了不得，还说像你这样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志向，如果真能持之有恒，实非池中之物。要这样看起来，该着你小子有福。随我到里面去吧。"小儿应天闻听此言，答应一声。

有老人家在前引路，小儿应天在后面跟随，一时进入洞口。小儿就暗自惊奇的说道：看这洞内如此的幽雅，里面这位出家的仙长，决不是平常之辈。我在小的时候，常听人家言称，大凡有道德的人，都在多年的古洞中。今天我看这里内外这个形式决不是一天，当然有年限了。应天心中明白，这里面一定是一位有道的高人，于是自己对于一举一动，都要加些小心。方才听老师所说，这位出家的仙长听了我的心愿，他老人家还很高兴的了不得。我倘若行为一放肆，叫他老人家不满意我，由打这点小事再说出不教我来，那未免太可惜了，我还是以慎重为是。小儿应天想到这里，他就放轻了脚步跟着往前行走。

此时不觉就已然到了里面。抬头一看，但只见在对面坐着一位年迈苍苍出家的道长，天生来面上丰满，皓发挽髻，白眉下垂，眼皮往下垂着，白胡须根根见肉，撒满了前胸。身上穿着粗布衣服，端坐在那里，气派不凡，称得起出尘脱俗。孩儿正在看得出神，就听自己的老师一指说道："福儿，上前快去见过，上面坐的那位就是你的祖师爷，赶快过去给他老人家叩头，求师祖传习惊人的本领。"吕福闻听心中这才明白，这位长者不怪我老师说的这样高，原来是他老人家的师父，不然怎么令我叫师祖呢？我当然也得叫师祖呀。这样看起来，可见得我的福气是不小了。有这样的师祖，将来谁还敢惹我？不用说谈武功，就看出家这位长者的气派，稍差一点的人也可以把他嚇个魂不附体。小儿应天心中思想着往前走了两三步，把大衣撩起，跪

倒身形，往上叩头，口中连连叫道："师祖老人家在上，孩儿吕福我给老人家叩头了。"吕应天叩头有声，不亚如鸡食碎米。老道在上面闻听有人叫，遂手理胡须，哈哈一笑，遂说道："下面跪的是吕福吕应天吗？"孩儿闻听一挺身形连连说道："师祖，不才正是吕福。"老人家闻听头首笑道："要立起身形，听我有话来讲。我听你师父所说，真可钦佩，小小的年纪，真有如此的志向，可以说是难得的很，你要打算练习惊人的本领，确也不难。"老人家沉了沉又说道："你近前来。"孩儿听了就吓了一跳，不知他老人家是何用意，又不敢违背，只可慢慢的凑近老人家的面前。只见老人家伸手摸了摸福儿的四肢，工夫不大哈哈的笑道："春霖哪，像这么好的徒弟，莫怪他要学惊人的本领了。我摸他的四肢，是与其他小儿大不相同，像他这样体格，遇见明白老师，将来不难成名。但不知跟你练了多少日子？"那老头儿听了，连忙叫道："老师，这个孩儿已经无有父母，在前三个月左右，有一天我见他流连在街头，我恐怕他日久天长，行为走坏，我本着你老人家的救世之心，我将他收留在我的身旁做个徒弟，将来武术学成，也可以归入正道。不料想，孩儿之心，打算要练出众的本领，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这才想起老师你老人家来，故此今天才来到你老面前。你老人家看看他，是一个可造的材料不是？如果能教，也算他祖上阴德匪浅，您的弟子我的眼光看的不差。"老人家闻听此言，含笑说道："春霖哪，你这说的那里话来？像我们出家人身有武术，可以称得起是废物，情心愿意培养可造的儿童。无奈一节，可得分明良莠。既然吕福有这样的志向，我们出家人不能屈负人才。"那老头子闻听甚是高兴，连连点手，口中说道："福儿还不谢谢他老人家。"应天听了更是欢喜，二次谢完了师祖。又听老人家说道："吕福，既然你有这样志向，但不知你能下决心不能？常言说

的却好，要学惊人艺，必得修下苦工夫。如若你愿意跟我学，就由明天开始。可是有一节，只要你练上，许我不教，不许你不练，或者二三十年，也许十年八年，你若点头，我才能教导于你。”应天闻听不等老人家把话说完，连忙跪倒身形说道：“师祖，如果你老人家肯其教导，孩儿我情愿练到了白头。”老人家闻了此话，倒招得他老人家哈哈大笑起来，手理白髯说道：“福儿，你既然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却不想出家人能活到那个时候不能？总而言之一句话，有了一个好徒弟，你得位好师父。再有自己的福德，几种的善因，再有恒久的志向，才能成全的了一个名人。”老人家把话说完，然后一指那个老头儿说道：“他就是我的弟子，他姓牟单字名甫，号叫春霖，闯荡江湖人送美称踏破铁鞋登昆仑陆地飞仙。”孩儿听了此言忽然大悟，暗自说道：呕，不怪我当初一见我师父，他老人家穿着铁鞋呢，原来他老人家外号叫踏破铁鞋。转目之间三月有余，叫我糊涂了一百多天，到今日见着师祖，才知道我老师牟甫牟春霖，我也不用再糊涂着了。借着这个机会，问问他老人家姓字名谁，道号怎么称呼。孩儿想到这里，遂说道：“师祖，原来我老师姓牟啊，到今天我才明白。孩儿我还不知你老人家的道号，尚望师祖赐教。”老人家闻言，用手一指自己鼻梁儿，遂说道：“出家人道号九如，此处泰山中峰，此洞名九如洞。”小儿听了，心中暗喜说道：我老师也时常提说外面有一位成了名的剑客，久居九如洞，原来就是此老。今天他老人家既乐意教导我练习武术，我要是下点功夫，就不难成名。他老人家身为剑客，就是我学不到那样的本领，也可以成一个侠客的能为。不表应天暗自欢喜。

单说老人家九如道长说道：“春霖，福儿就令他留在我这洞里，我来教导于他好了。你要是没有事呢，可以住上几天，要是有事，赶快去办，我也不留你。孩儿练武也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日子长了，只要他福德深厚，保佑我久在人间，定然出世之后，一鸣惊人。”牟爷闻听接着说道：“老师我也不在这里住着了，等徒弟我有工夫再来跟你老人家请教功夫来，徒弟我还得赶紧回家。以后我也得常来几回，帮助你老人家给他说一说招术也可以。”老道长闻听点头。牟爷辞别老师，顺路回归自己家园不提。

说的是小儿应天，到了夜晚，老人家先教导应天取柴做饭，生火烧茶。爷儿两个吃喝完毕，自己安歇。到了天明清晨，福儿早早的起来，把火生着，给仙长预备洗脸水漱口水，然后沏茶。小儿做事真是有条不乱，九如道长看了甚是欢喜。吃完早饭，老人家甚是高兴，把应天叫至面前，遂说道：“福儿，你老师三个月的工夫所教给你的练练我看。”应天听了此话，才把所学的完全练完。老人家一看，不禁的皱了皱眉头，连声暗自叫道：春霖哪，春霖哪，你有好徒弟，怎么教他无用的功夫？莫怪他看不起你。老人家想着，才叫应天住手，遂说道：“你先前所学的功夫，完全放在旁边，你看着我的样式来练。”九如道长站了个架儿，应天看了看照式站好，有不对的地方，老人家亲自指点。自此开始，在洞中练武。书不重叙，转眼之间就是二年。再看应天身量也长了，也显着健壮了，太阳也凸出来了，脖筋也粗了，伸出胳膊来起筋线，透青筋，站在那里精神百倍，就好象个小老虎似的。九如道长看着甚是喜爱。慢慢又教给他各门各户内外家的拳脚，应天心中更是高兴的了不得。一天一天的进步，道长老人家教着也喜欢。这就叫是缘法，九如道长前世像欠他似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又是三年，孩儿吕福把拳脚学成。老人家又教他练兵刃，不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只要是武圣遗留，老人家就用树枝做好假兵刃，完全教给孩儿。于是在这不知不觉之间又是三年的工夫。

此时老道长再看孩儿吕福，可以说是比来的时候换了一个人，身体雄壮得如同猛虎一般，站起身来真比道长还高，全身的筋肉非常发达，真可谓一身核桃肉，要是猛然一看真可以吓一跳，好似庙里的小鬼出现。老道长越看越爱。然后又教他练习蹿房越脊的功夫，蹦高纵远，陆地飞腾。练完这些功夫，还不算完，又教应天的气功，大口气，小口气，鼻吸气，鼻吐气等等的功夫。少爷吕应天内里的气功练好，于是又将应天的全身上下用木棒打一遍，每天一次。先前觉得不大好受，后来越打越舒服，以后拿木棒打都不成了，又用竹片刮，非刮的全身流血，应天才觉得痛快。老人家又用药水往他身上洗。日久天长，吕福把内外的功夫完全学成，内练一口气，外操筋骨皮。

这一天清晨起来，应天尚未温习功夫，就见道长他老人家由后面取来古书三卷，放在应天的面前，遂说道："福儿，这里有武术秘诀三卷，要你拿去慢慢去读。你若是读透了一卷，你就是个武术家，要是看透了两卷，你的身份就是剑客，你要把这三卷看完，看的彻底明白了，你就是一个剑上剑。"孩儿听了走近跟前，将书双手接过，站在了一旁，把书打开了一看。但只见这头一卷之上，全书上面都是小人，也有穿着大衣服的，也有穿着小裤褂的，全是叉着手站着架儿。小儿应天不解。往后面一揭再看第二章，小人儿还是那个样儿，就是手势差着了。看到最末，画的是两个人打成一团，你一招，他一式，两个人互相过手，穿插招数甚是奥妙，所用的招法真是与众不同。应天越看越不明白。跟着把头一卷放在一旁，打开第二卷留神一看，上面没有人了，全都是走兽，四肢爪蹄的东西，也有虎，也有狼，也有鹿，也有猿猴，形式都不一样。应天看了半天，这一卷较比前套尤其更不懂。于是把这卷又放在了旁边。揭开三卷一看，上面都是各种的飞禽，大小不等，形式不一，也有

展着翅的，也有在那里一只脚站着的，小鸟儿小燕儿等物。应天看这卷更是不明白了。走至老道长面前问道："师祖，你老人家这是什么玩意？奥妙的地方在那里？我看着一点儿也不明白。就是头一卷里面，小人儿使的手势我看着还可以认识，惟独这后两卷，我连一点意思都看不明白。师祖你老人家方才说，看透两卷就是剑客，我就看不明白这二三卷，这第一卷我还有看不明白地方，望你老人家还得指示孩儿。"应天把话说完，九如道长说道："福儿，你要是连头一卷看不懂，你还得练，看起来你现在连侠客身份都不够，也就是一杰。"应天闻听此言，知道自己不成，由打这里复又加意勤学，自己并不敢偷闲脱懒。

九如道长看着他能下这样的决心，才教给他一对双镢。先用树枝扎好叫他练，并且传给他绝招四手。不知不觉又是八年。九如道长下山给他打了一对铁的叫应天随身佩带，作为军刃使用。应天点头，拿着这双军刃练了两三天，觉着分量不大应手，走出招来不得力。老人家一看，心中可就明白了，到下山的时候，又给他打来一对，是混铁折钢的，分量是八斤，两只十六斤。回到九如洞，孩儿拿在手中，按着招数一练，这次打的军刃，真是随心应手，心中欢喜。

自从今天起就不上生手了，又把以前所学的完全收拾回来，重新指点指点。九如道长有时给他开讲，所讲的就是武术中的拿手，在外边要是遇见这么一手，应当用那一手才能不吃亏，那一手专怕那一手，使用家伙，什么降着什么。谈完了这个，又说些在外面练功夫的人，谁是谁的师父，谁是谁的儿子，那位剑客在什么地方居住，侠客共有多少位，剑客使的什么军刃，侠客那一手功夫特长，以后自己闯荡江湖要遇见谁，应当亲近，遇了谁应当远离。老道长教他些世务人情的经验话，爷儿两个说了三个月尚未说完。应天越练越爱练，爷儿两个又坐谈了一

年多。

这一天早晨，道长老人家看了看吕福儿，连连说道："福儿，你还记得你来到洞中多少年吗？"应天听了遂笑着说道："我也忘记了，我酌量着年限可不少了。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头上还有一个歪毛呢，到现在长得像大人一般。师祖你老人家大约还记得吧，我是来了多少年呢？"九如道长点头说道："我倒记不甚清。"遂用手一指说道："你到洞口去看一看，那里有一个黄瓶，在里面有些枣核。自从你来的那一年起，我每年到枣树底下吃枣的时候，我要把枣核放在里面一个。你要想知道来了多少年，你就看瓶中的枣核吧，有一个那就是一年。你赶快拿来观看，以便你自己知道练了多少年的功夫。"孩儿闻听此言，点头答应了一声。去到外面，功夫不大，手中拿着回到道长的面前，手中的黄瓶倒过来，慢慢的倒了出来。福儿留神一看，数了一回，连连说道："师祖你老人家知道是多少吗？"道长手理白髯说道："你数的是多少？"应天笑道："这整整是二十个。"老人家笑道："要是二十个，那就是二十个年头了。"福儿闻听此言说道："师祖，这样一说，孩儿我练了有二十年了？"道长沉了沉说道："既然你练二十年，身上的功夫可比剑侠，要跟你师父牟甫牟春霖比到一处，高下难分。我看也不必练了，就是再练也就是功夫熟火候纯。我打算今天打发你下山，闯荡江湖，在外面各处出出风头，露点脸面。倘若再往下学，耽误了你的岁数。我看还是你自己，到外面走一走好？还是等你老师来了，你们两个一同出去呢？"应天闻听跟着说道："师祖，我看到外面闯荡江湖，成名露脸尚且不忙，还是把功夫练到了家，再出去飘荡也不算晚。跟着我师父不跟那倒不要紧。"老人家闻听遂说道："孩儿，你说那个话，不在情理之中。我方才说过，就是再练也没有多大益处，还是到外面闯荡闯荡为是。总

在家里练，不过落个好功夫，没有在外边跑过，对于经验阅历不成，还是到外面闯荡闯荡才好。如若在外面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二次回归九如洞，我还可以照样教你。我说话你不可不听。对于你师父领着你，我有也点在意，皆因孩儿你自幼来在洞中，外面的世俗与人情你都不懂，倘若你下山之后，违背了五戒，可惜我三十年的功夫，到那时才算数十年的辛苦，一旦之间，付于流水。”

孩儿闻听师祖言说五戒，自己心中不大明白，说着跪倒身形，很是疑惑的神情问道：“师祖，你老人家所说的五戒，我虽然知道有五戒二字，究竟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望你老人家当面讲来。”老人家听着点头说道：“福儿，要明白五戒却也不难，你听了，我慢慢的说给于你。我们的门户之中头一戒，就是色戒。什么叫作色戒？就以你个人来说，你若是下山之后，心起邪念，勾引不良的匪人，在外面见美色而起淫心，奸污女子妇人等事，日久天长，你落一个采花的淫贼，与我们门户之中无光。”孩儿闻听点头，遂说道：“师祖，孩儿以后如果出去，不敢犯此色戒。我也听你老人家说过，练武功就怕色字当头，孩儿早已牢记在心。再请示你老人家这第二戒。”道长说道：“这第二戒，就是艺不轻传。什么叫作艺不轻传呢？就是你把我们门户之中的功夫习学在身上，在外面不分良莠，随便的教人，要是传在好人身上，那还可以，倘若是叫那匪类学在身上，谋害善良，还许辱及门户。”福儿闻听连连点头，遂说道：“小子以后也不敢违犯，谨记心中。再请教这第三戒是什么？”老人家说道：“这三戒嘛，就是不准在外面保镖护院，公门当差。”孩儿听了点头又道：“这第四戒？”老人家说道：“第四戒就是不准打把式卖艺，扔到土地之上换钱。我们的武功，并非平凡的武艺了，放在土地上换钱岂不可惜？”孩儿闻听道：“师祖，

这第五戒呢？”老人家说道：“这第五戒，就是义务天职侠义道，不为自己事，专为他人忙。喜忠正，恶奸巧，杀奸斩佞，方不愧是侠义道的英雄。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在千里有难，我们应当不远千里身临其境的伸手而救之，方才是侠义道的英雄。”应天听了又叫道：“师祖，我现在把五戒业已听明白了。我本应当不能远离你老人家，皆因你老人家年岁很大，倘若我走之后，师祖有个一差二错，身边又没有一个近人，那不把师祖你老人家抛在屋中了吗？”道爷闻听手理白髯连连说道：“去，你这个孩儿，说话真是淘气，我教导你二十年的功夫，临要走的时候，还给我来这么两句。好小子，你真叫可气。”应天叫道：“师祖，并不是我说淘气话。皆因你老人家年纪很大，常言说得好，黄泉路上无老少。倘若你老人家有那一天，我来抓一把土把您埋了，也算你老人家教我一场武功的收获呀。”老人家听了此话，心中一想：此话也不错。这个孩儿说这个话，并不是恨我死，是他未在外面闯荡过，对于说话上不行。他说这个也是实情。老人家想着又说道：“福儿，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也不用再往下说。方才我叫你到外面闯荡江湖，是你自己出去好，还是跟着你师父好呢？”应天听了说道：“据我自己看，既然师祖打发孩儿我成名露脸，也算是为我，可有一节，我不能不与我师父见个面。当年我来的那个时候，是我师父把我带来的，那个时候我身上无一技之长，是一个愚傻的孩子。到而今练艺二十年，学会一身好功夫，能力充实，我说走就走，不见见他老人家，日后我再见着他老人家，我有何言交代呢？好在一样儿，我老师他老人家也常来，只好等着他来的时候吩咐于我，我才能决定行止。”九如道长闻听此言，不由得哈哈大笑，连连说道：“好一个吕福儿，你真是我一个好孩儿。由今天你说的这话看起来，你出了世以后，定然能成名天下。”老人家甚是高兴。

彼此又等了半月之久。这一天牟爷到来，九如道长把此话一说，牟爷闻听也甚欢喜，遂说道："你老人家也想不到我有这么个徒弟。这个徒弟我总算没看差，当初我也没想到他能这样。我以为他把功夫练在他的身上，也就算完了，想不到小小年纪，还记得那句老话儿，吃水的忘不了挖井人。"复又对应天说道："既然你有这样的意思，可见你心目中还有我，我也得对的起你，本应当外面有什么口闯的所在，任你自己去闯，不能与你前往。你既然如此，感动了我的天良，咱们明天就走，我带着你下山也就是了。"九如道长坐在一旁，听了此话心中也甚高兴，遂说道："要是你跟着他，我倒甚是放心。我看今天你们也不用走了，有什么话明日清晨，你们爷儿两个一同起身。"牟爷点头答应一声是。当天也不必重叙。

到了天明，爷儿两个早早起来，孩儿吕应天给师祖叩头辞行，爷儿两个这才告辞了。不表九如道长仍在洞中修炼。

单说牟甫牟春霖带着孩儿吕福吕应天，由打九如洞出来，顺道下山。应天再看山上的树木与前大不相同。当年来的时候，有那没有树木的地方，现在已然也长起很高的树木来了。应天一看暗自说道：不用说树木，就以我自己来说，来到此山的时节，还是一个无知儿童，到现在学艺在身，已然长大成人，随同我老师遍走江湖。应天只是心中暗自思想。工夫不大爷儿两个走下了泰山，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也算是行无定所，爷儿两个的目的就是遍走江湖，南七北六慢慢的漫游各处，逢山拜山，遇寨访寨。有与老人家相识的英雄，便给应天介绍，遇有各不相识的人物，过言接谈，倘有不合，便令应天出来与他们比试比试，打躺了人家，所为享名而已。也是应天的功夫出众，老剑客九如道长指教高深，如其不然，像吕福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本领可实在不易。

这一天也该有事。爷儿两个行至在河南地面，因为前面有两条曲折道路，密密扎扎净是树木，孩儿应天说道："我要出大恭。"老头子道："好，你去你的，我先慢慢的走着。等你解完了手，我们再紧着一点走。"福儿点头。老英雄一个人就慢慢走下去了。应天找了一个树木多的地方，来到里面，解下中衣，说来也该有事，应天正在大肠干燥，蹲在那里，好大工夫也没屙出来。就在这么个光景，远远听见有车马行走声音，又有牲口的铃铛乱响。应天心中明白，这是大道上有行车。此时就听车行与铃的声音，越听越近，心中暗自说道：大概是往我这边走来了。自己暗自说着，站起身形，有意往外走。就看这辆车已然就在自己近前。应天亦未敢迈步，站在那里留神一看，原来是一辆轿车，由面前经过。但见车辕左边，跨着是赶车的把式，车辕右边跨着一位年青的壮士，看那样儿，大概车里面还有人。等到车已然走过去了，自己又有心追过去再看看，可是又怕老人家等急了，只可不追而已。应天想到这里，便自追赶老人家去了。走了没有几步，就看轿车停住，又听有人说道山我开，树我栽，有人过，留下财的口吻。福儿听得甚是真切，暗自想道：我在洞中学艺的时候，师祖九如道长说过，这是江湖黑话。现时有人说这话，一定是有绿林的人，看见此车要做买卖。应天想到这里又暗自说道：这个事我要是看不见，还则罢了，既然亲自看见，我岂有旁观的道理？我看车上坐着的那个青年，虽是一个壮年，面带书生之气。再说车里面还不知坐的是一个男人是个女子？倘若里面有个女人，更是难敌匪人了。我今天既然赶上焉有不管之理？不免我要进前看上一看，如若能了，把话说明也不用动手，把车放过去也就完了。再说车中如果是女子，一个女人见了这个还不吓坏了？福儿想到这里，遂说道："我做点德行事吧。"说着应天伏下身躯便往下追赶。

功夫不大来到车旁一看，只见车上坐的那个少年站在那里，身后面还站着一个年青的少妇，二人都是惊慌失色，口中连连说道："好汉爷饶命！"又一看在他们的身旁放着两个皮箱，还有一个大包袱。就在这个时候，对面十几个贼人中的一人说道："你们两个人我也知道，就把这点东西给我就算完了？你还没打听，老子们没把他放在眼里。你们二人身上的东西，赶快的拿了出来，饶你们不死，如若不然，"贼人说着把刀举了举又道："我的刀一举，你们想活万难。快快说话，有没有？如要是说晚了，刀一举起，你们后悔就晚了。我们是讲道德，不便用手摸索你们的身边，如要不然，在那女人身上一摸，他身上准有，你还敢拿话来搪塞我们吗？你要想想我们是做什么的。"吕应天在暗处隐着身形一看，十几个贼人之中，也有锅烟子抹脸，也有用手巾蒙头的，个个手中拿着家伙，单刀、花枪、宝剑等等各种不一。说话的这个贼人，年纪约在三十左右，面若猴形，手中拿着一把单刀，说出话来摇头晃脑。应天看了半天，心中甚是纳闷，暗自说道：你说他们是劫道的吧，天在这般时候，为什么用锅烟子抹脸？再说看他们这情形也知道所劫的是谁。我想其中一定有点情由。

书中代言，要说这位被劫的少年，他原是家住山东省，因为他父亲做官来到河南府。此人姓何。他父何执臣，两榜进士出身，后来任河南府知府，跟前就是一位少爷，就是被劫的这个人，他叫何忠，现在尚在读书时节。知府老大人年近五旬以外，自从到任以来，把河南府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本地的百姓都叫他为何青天。何大人可称治理完善，百姓之中如有子弟够个读书的人材，必然往起提拔，大家没有不说他老人家恩德的。何知府就有一样儿毛病不好，不爱年青人坐着，他老人家要是听见哪里有游手好闲的人，必要叫在面前，一半申

斥，一半指教。若是没有职业的，何知府给各处介绍。虽然这种毛病不算不好，可有一节，整个的河南府全是这样人[说]好，□□□□倒吃牛□，□倒吃羊□，专门在外边吃人的主儿，就没有着落。叫他们到各处买卖家任事，他们又担不起。这样人真可以说是身无一技之长，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叫他们做下级的事，他们又不肯服从于人，做大事又不成，所以就给呆起来了。识大义的人，明白何大人这是政治修明，治民得法，所为是减少这路人材。有这些身无一技之能的人们，对于何大人可就怀恨在心，恨不能把何知府何大人除去，才算可这股人的心理。又谁知天不作美，圣上闻听何知府为官清正，治民有方，并不提升，而多加俸禄。这样一办不要紧，这些无知之徒，更是无计可施。其中当然有那不法之徒，可就发生异想天开的法子来了，安心谋害何青天何大人。不想何大人早有耳闻，对于自己的行止，多加小心，没有要紧的公事，总不出公门一步。对于少爷何忠也时常的嘱咐，要他多加小心，不免被那无知之徒暗害。这样一来，老头子为河南府知府十几年光景，手中也有几个余钱，托人给少爷何忠定了妻室，过门之后，小夫妇甚是和睦，在老大人跟前甚是尽孝。这一年公子何忠因为得中功名，出缺就在京门，当然得到北京任差。知府何大人一想，我看这个地方，民智难开，但是[功]利心太重，我虽在此地十几年，对于民风虽未大开，也可以说收点小效，于自己的良心不愧也就是了。提起来倒很可笑，到现在我出入倒不方便了。不如跟着我儿何忠，去到北京一趟，一来可以再看看京城建筑，二来再暗自考察考察北京的民风文化等等的事情。我就是这个主意。到明天我就修折本，奏明天子，告老还乡辞官不做，也不跟这群不知事理，不达人情的人们为仇作对。老人家想到这里，当场修折。到了明天派人连夜入都，圣上批准，并赍赐养

老金千两，贵重物品甚多。老人家得了此信，心中甚是欢喜。当天把公事交代手下人等，又把家中之事安置安置。有心要跟少爷一同进京，又因为本地绅商挽留，聚会些日子，何老员外也是因为情不可却，点头答应。于是令少爷偕同少奶奶先行起身，老人家在这里再住几天。少爷遵命。随着把应用的东西，以及细软之物，完全带在身边。转过天来，备好了车子，小夫妇两个够奔北京。

他们这一走不要紧，那里知道本地的地痞无赖，在暗地里跟随。为首的姓郝单名叫明，手底下徒弟也不少。听说何青天何执臣辞官不做，这群人甚是欢喜，会在一起，郝明对大家说道："我看赃官何执臣告老还乡，我们受了这十几年压迫，不能善罢甘休的放走他。在此地为官这些年，刮尽地皮，我们可不能平平安安的叫他把钱弄走了。"大家闻听此言，异口同音的说道："郝爷，既然我们不叫他们走，应该怎么办呢？"郝爷说道："这也不难，等他们临走的时候行在中途，我们在暗地里跟随。倘若老天爷有眼，叫他们行在僻静的地方，我们大家拿出军刃，把他们围在当中，他们全家的性命我们一个也不伤，所要的就是他们携带的金银财宝。倘若劫到我们的手里，我们也富裕富裕，我们施给贫民，也算我们大家做下功劳一件。你们大家想着怎么样？"大家听了，其中有几个人接着说道："郝爷说的这个主意虽好，不过有一样儿，我们三个人见过何执臣，要是叫他看见我们，岂不把大家完全连累在里面？"郝明闻听，想了想说道："你们见过他，也不过是在上堂打官司的时候见过，我想何执臣没有那么好的记性，也不准看的出来你们。如其不然你们再用锅烟子把脸一抹，我想也就行了。"大家一听各自点头。于是各拿随手的兵刃，各拿单刀、铁尺、花枪、宝剑等等，不会功夫的人，也就拿着木棍、斧把，大家预备整齐。派人打听，

听说何执臣何大人，有本地绅商挽留聚会几天，不能一同前行。少爷何忠因为北京的遗缺，有旨意急补，刻不容缓，不能跟老大人在河南府耽误日期，老大人才命少爷小夫妇两个一路前行，老人家聚会完了随后追赶。

少爷才备好车辆，携带家眷前行。不料行至城外，由一片树林里面出来无数的贼人，也有抹着一脸黑的，也有本来面目的，各拿军刃。少爷并不相识。书中暗表，就是郝明领的这群人，看见少爷的车子到了，路上又没有行人，他们才如同风卷残云的一般，大家往前一围，把少爷圈在当中。小子郝明，口述江湖的黑话。少爷一见，嚇得面无人色，遂把两个皮箱，与那一个大包袱交了出来。贼人等贪而无厌，又说妇人身上带着金银细软之物，本应当上前亲手搜索，皆因他是女流，虽然我们身为草寇，也要讲点道德，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也懂。少爷苦苦的央求。

这个功夫吕福吕应天就赶上前来高声说道："尔等吃了熊心豹胆了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竟敢拦路劫财？难道说你们不知道有国法吗？现有小太爷在此，你们赶紧远走高飞，如若不然，我要多多手把你们的人头取消了。"应天这几句话不要紧，可气坏了贼人郝明，遂抢步上前连连高声叫道："好小子，你不走你的路，你今天要在太岁爷的头上动土？这真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你真是自寻苦恼，竟敢管我的闲事。我看你那里逃走？看刀！"贼人说着话，抡起刀来照定应天而来。应天往旁边一闪，抬起腿踢来一脚。说来贼人郝明也算真不含乎，这一招真没把他踢倒，可是倒退了七八步，站住了身形大声说道："我们一齐上，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这小子太不知好歹了。"贼人这两句话不要紧，大家各拿军刃上前就来动手，把个吕应天围在了当中。应天一见这个阵式，二十多人各

拿家伙，心中说道：别看你们这一群，全凭我这两手两脚，大约也没有什么惧怕的。此时你刀我枪，全凭应天手眼应付贼人。就见贼人如木雕泥塑，你躺下我站起，我躺下他站起。小儿应天也是初次尝试，一看这样是越打越高兴，一见贼人屡卧屡起，心中暗自好笑。不亚如虎入羊群，把这些人打的叫苦连天。虽然应天没把贼人捉住，大家也不散，只要站起身形接着还是进身，躺下真比起的快。就是这样，在一时之间不能解决。此时应天一看不由得倒着起急来。想着如果总是没完，到了天黑贼人用几个人加害那个少年，夺取银钱也是一样。我虽然是出头管，也是劳而无功了。看这个意思，我出手善了，再给他们来点厉害的吧，有两个起不来的，胆小的就不敢过来了。吕应天想到这里，此时就见一个贼人举起木棍照定自己的头上而来。应天暗自说道：这小子倒霉是头一个呀。说着应天向前一步，用右胳膊把棍接住，顺手一捋的工夫，应天一脚顺着木棍踹了出去。贼人把棍一撒手，就听哎哟一声，应天这一脚正踹在匪人的前心，应声而倒。众贼人一看，各个嚇得面无人色。

就在这时候，只听树林以外有人高声叫道："强人真乃大胆！今天动手难道你们也不打听打听，现有踏破铁鞋登昆仑在此，量你等难逃。"众贼人听了此话，有如鸟兽而逃，一时匪人散去。工夫不大由外面走了进来，老英雄牟甫牟春霖一看，众匪人逃去，这才向应天问道："福儿，这是怎么一段事呢？这两个青年人是谁？"应天听了说道："你老人家要问，连我还不认识呢。因为他们被那群匪人拦住去路，我才过来打他们。"老头子闻听此言，心中明白：这是孩儿方才解手的时候，看见此事，才出头管此闲事。我说解手怎么这么半天呢？老头子正然思想着，就听那少年在旁说道："这位老人家救命。我是一个行路的人，打算要往北京。不知你老人家尊姓大名？与这位少英雄也

尚未领教。”牟爷与应天各道了名姓以后，少爷又道：“我姓何单字名忠。”说着一指那位少妇说道：“这是我的妻室。我父亲是这河南府的知府，因为年岁到了，辞官不做了，打算携眷到北京。我们在前先行一步，就遇上匪人了。若不是这位少年英雄上前相救，我们二人的性命到现在早死够多时了。我这里多谢了。”老英雄牟甫听了此话笑道：“原来是何少爷。不必多谢了，我看天已不早了，你们就赶快赶路吧。”何少爷闻听此言，点头答应，遂说道：“你老人家，我就不再谢了，几时你老人家走到北京的时候，只要到了我的舍下，我必有点人心相报。”老头子听了说道：“何少爷说的那里话来？圣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遇到此事岂有不管的道理？”说着何少爷把东西拿起，上了车告辞而去。

应天本打算顺着原路而行，老英雄说道：“他们虽然走远了，你想想，他们不出此河南的边界，能够平安的了吗？我说一句话你看，他们走不了多远就得有事。你既管闲事，就得有始有终。最好我们在后面跟一程为是，出了河南地界再离开他们，也就没有事了。要不然再出事，倒把他们害了。”应天闻听此言，甚是犹豫的神情，既是老师说到这里，谁叫方才我赶上这事呢？只可随着跟在后面。

说来还是老人家有些经验。往前走了不足四里之地，天可就要黑了，就看前面何少爷的车子，又在前面站住。爷儿两个赶紧往前紧走，赶到近前，果然还是方才那伙匪人，又要拦路劫杀。应天暗自点头，心说：这个地方还得说是老人有经验。要是我们不跟着，何少爷损失银钱物件都是小事，这一回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应天想到这里，二目只看前面不由得高声叫道：“贼人等听真，现有你家小太爷吕应天在此。”应天说了此话，心想贼人一定还得逃命而散了。不想人家不但没事，而且各个

更是擦拳摩掌的等候着，同声说道："好小子，久候你多时了，快快过来受死。"应天闻听此言，心说看起来，人的名声还是得闯，方才我老师一报名，声音一出口，贼人等各自四散。现在我也打算一报名，他们一跑就完了。没想到他们不但不跑，而并且还直叫横。看起这个来，我师父牟春霖他老人家的铁鞋居士，这才叫名不虚传。——天下穿铁鞋的没有二位，那位说是这个意思吗？诸位，那能是这个情由。

书中代言，众人方才听了牟爷报名，也并不是知道他老人家名姓，皆因他们想这个啦：就一个小孩儿就把我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听见牟爷一报名姓，当然又来了一个敌手，不用说功夫比小孩儿强，就是再来一个这样的人，我们岂不更得败战？还不如早逃了也就完了。他们才各自散去。找了一个清静地方，大家又找在一块儿，匪首说道："诸位看见没有？这小子就是咱们的小人了，要没有他来管闲事，我们不是就把何少爷的东西留下了吗？这真是天不作美，平白无故的又出来这么一个小冤家，把咱们给治的俯伏在地，这回事我也没有法子了。"匪首把话说到这里，就听有人由鼻孔之中，哼的一声。匪首一听，不由面带不悦的神气说道："这是谁？这么不懂得什么。你也不知咱们这是什么事？有话不说，怎么还取笑呢？"匪首这句话尚未说完，就看由树后面，转过一人，遂说道："是我，怎么着？郝明，你还有过不去的事吗？"郝明听了抬头一看，原来不是自己一群之中的人，他也是绿林之中的惯手，从前在江面上也拿过钱，此人姓李，行三，自幼小的时候，还真下□□工夫（此处缺 23 字）个三招两式的，所以在这一群无赖的堆里，还是一个人物字号的主儿，谁都知道李三有两下子。今天出来所为看看买卖，听见树林里面有人说话，来到近前一看，听他们说话，大概是吃了亏了。李三听了心中暗想：这个事我不能不管。我

既跟郝明有交情，这个光棍我得替他充充。郝明在河南府地面也是一个人物，日后我要是有点什么事呢，也好有个帮助，他也不能看着我。李三想到这里才接着答话，问是跟谁打架，“无论有多大的事全有我了，没跟他们提我吗？”郝明听了说道：“提谁也不成。你要是真捧我的话，跟着我走一趟，大概此时也走不了甚远。前面有一辆车，把车拦住了，如要是没有人管，得了东西有你一半。倘若是有人出来打架，那可没有别的话说，你得替我露一鼻子。”李三闻听，也不知道轻重，跟着点头说道：“好了，你就头前带着路吧。”小子郝明闻听欢喜的不得了，暗自思想道：李三这可有你小子的乐了。别看素常你跟我们在一块儿，说出话来天是李大，地是李二，你就是李三，普天之下就是我们老哥儿三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叫你会会这个小家伙，准保有你的乐儿。郝明暗自想着带着李三往前走。工夫不大可就看见车的后影儿了，郝明用手指着说道：“我说李爷，你看见没有？就是那辆轿车。我们应该紧走几步，绕到了车前，拦他的去路，打劫那孤弱的绵羊。如若没有人管，我们大家分了他的金钱。要是有人出来，那就看李三爷你的了。”李三闻听此言，手拍前心说道：“看我的可是看我的，人家要是功夫高，你们大家也得帮忙。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功夫，人多势众，他有多好的本领，也难敌我们众人。常言说的好，好汉经不住人多。大众打一个人，就是他有多大的能为，工夫一长了，再给他来个凑手不及，无论他的谁，还怕他不倒？”郝明听了说道：“好，李三爷，说话我们也得紧着点走。”李三点头。众贼人商量着跟了李三往前追赶何少爷的车子。不大的工夫，小子李三等赶到了车前，李三用手一指说道：“站住，也不打听打听，经过此地就这么平平安安的过了？”此时大家把何少爷的车子围了一个半圆圈。何少爷一看暗自说道：今天太不顺利了。说

着下了车，有心把东西给了贼人也就完了。此话尚未说出，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后面有人大声说道："小子们住了，现有小太爷吕应天在此。"只见众贼人也有擦拳摩掌的，也有要跑又不跑的，也有害怕又鼓着气的，十几个人之中真是形形色色，其状不一。

此时李三上前两步说道："一个小小的孩儿，量你有多大的能为？你要听李三爷相劝，你有什么事赶快去办，少管闲事为妙。如其不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实话跟你说，我看你小小年纪，不然的话我把你废了，给我的好友报仇。"应天听了冷笑一声说道："还没见过你这么一个李三，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有多大能为？"李三一听应天此话，遂说道："李三太爷谁人不知，你楞敢在我面前说此大话。"说着李三扯出兵刃动手。吕应天一看，不慌不忙沉着应战，没过三招，就被吕应天一掌打倒尘埃。李三觉得小孩儿这一掌打得自己不轻，连忙爬起说道："众位哥儿们，不好，这小子扎手，咱们大家一齐上吧。"这时候大家一拥而上。

此时老头子牟爷站在旁边装做行人看着，一见众人齐上，老头子有点火儿了，又怕应天一时失神，吃了这群贼人的亏，伤了一点肉皮儿，也不值得。他老人家想到这里，也并不发言，走至众人近前，两只巴掌往前一伸，左右一分，贼人如同死木头一般，当时就倒下五六个。牟爷加入助战，就如同打着玩的一般，牟爷指东打西，看上打下。爷儿两个一高兴不要紧，把这些个贼人直打得东倒西歪，叫苦连天。

李三一看，害怕负伤而逃。大家一看李三都跑了，一个个不敢恋战，奔命相似而逃。

爷儿两个一见贼人走后，就见何少爷向着爷儿两个，拱手作揖，口中说道："老人家为我劳累成这样，真是恩德难报，你

老人家就是我的再妣父母，恩惠如山，今生今世如若不能相报，赶到来生不怕为犬为马，我也要结草衔环。”老头子闻听此言，连连摆手说道：“何少爷，你言重了。我们久走外面的人们，差不多都是济困扶危，除暴安良，这也不算么，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少公子何必客气。请你上车去吧，我看天也不早了。”吩咐把式赶紧加鞭，走开这个是非之地，找一个镇店住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也就没有这些麻烦事了。何少爷点头答应，跟着上车与老人家抱拳而别。

爷儿两个在后面仍是暗自跟随。牟爷说道：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既然出头来管，我们就得有始有终。害人害个死，救人救个活。好在我们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随他们同住一个店房，保护他平平安安地离这河南地面，我们再作打算。小儿应天一听师父这话，遂说道：“这倒好了，我们成他的义务马弁了。”老头子笑道：“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好在我们也没有什么正事。”爷儿两个说说笑笑往前行走。此时天可就将掌灯。但见何少爷的车子进了东村口，爷儿两个紧跟在后面，也进了这个镇店。再留神一看，何少爷的车子踪影毫无。爷儿两个一看大吃一惊，紧着往前行走了几步，在黑影中四外观看，此时爷儿两才把心放下，但见何少爷的车进了镇口不远的一个栈房里面。二人走到门前，在黑暗中，只见店门两旁白墙上，一边写的是，仕宦行台，大小车辆。一边是，安寓客商，草料俱全。抬头一看，上边横着一块黑匾，写的是兴胜客栈四个大字。牟爷一看心中说道：我虽没亲自看见他们进去，大概他是在这里了。应天说道：“师父，我们爷儿两也住在这里吧。”

爷儿两个正在栈房门前打量，就看由里边出来一个伙计，肩头搭着一条代手，上下看了看爷儿两个说道：“二位客官，里边请吧。咱们这里房屋宽大，光线明亮，吃什么也便宜，交通

也方便，别往前赶路了。天黑啦，走过此地，再有店房可没有这么便宜这么大屋子了。”牟爷听了进前说道：“你们店里现在有上房吗？”伙计闻听满面笑容的答道：“老客官，今天你老打尖太晚了，您要是早来一步就好了。方才有一男一女已把那间上房占去了，现在只有两间东厢房也很宽大，不信你老请到后面看看，如能包涵着住下更好。”牟爷闻听这才把心放下，知道何少爷是住在这个店房了。这才点头说道：“伙计，你同我们进去吧。厢房也好，只要是宽大就可以了。”店伙计听了笑道：“老客官，请你老人家就随我来吧。你老看看，准保你老人家满意就是了。”伙计说着话在头前引路，转过了影壁，来到厢房门外。伙计用钥匙把锁开开，门分左右推开，伙计说道：“二位客官略等一时，我先进去把灯点着。”老头子答应一声说道：“好好。”此时店伙走进屋内。不多的时候，店伙高打软帘说道：“二位里边请吧。”爷儿两个举步进到屋内，老人家坐下身形，略为休息。不大的时候伙计打来洗脸水，爷儿两个擦擦脸，二人复又休息，坐下谈话之际，伙计进来说道：“不知二位客官用过晚饭没有？如若没吃，请您早些吩咐，我们也好预备。”老人家闻听接着说道：“我们爷儿两个因为只顾了赶路，也没吃什么，你就给我们预备吧。”伙计问道：“你老人家想吃什么饭呢？先喝点酒吧。”老人家点头说道：“好，你先给我来两壶最好的白干，随便来两碟菜，喝完酒，我们吃素面条就行了。”伙计点头答应。工夫不大，进来擦抹桌案，把酒菜儿放好。爷儿两个入座，福儿净净杯先给老人家满酒，于是爷儿两个喝着酒。这个工夫面条就熟了。老头子未敢多喝，恐怕有事，遂把酒壶推在旁边，爷儿两个饱餐素面。吃喝也不必细表。

伙计撤下残席，把茶沏好，爷儿两个对面坐着谈了起来。在一路之劳乏本应当早早安歇，因为老人家知道那群匪人，有

点仇视何家心意，恐怕夜晚再有贼人前来搅闹，于是爷儿两个谈了谈闲话儿。到了二鼓将过也不算晚，这时孩儿吕应天给老人家斟上了一杯茶，坐在那里是叹了一口气。老人家听了说道："福儿，你这是怎么的了？年轻轻的，有什么事呢？长吁短叹的。"吕福说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徒弟我有这样心理，又因为喜爱武学，我想今天何少爷，要是会点功夫，何至于受那群匪人的气，吃这样的痛苦？倘若身上有功夫，遇见这群匪人，打跑他们还算的了么？古人的说话，一点也不错，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太对了。学会了就是用不着他，也可以落得一个好身体。可是成名天下那当然是很难了。就拿徒弟我说，自幼就喜爱练功夫这一道，又承你老人家的提拔，又把我送到师祖的跟前学艺。这二十年的功夫，学会了混元诀，中盘二十四手，到而今跟老师你老人家这才初次走江湖，看起来可是真不容易，我得几时才能享名像你老人家这样的身份呢？"老人家听了应天这几句话，遂说道："福儿，你小小的年纪，就这样的心急，太没有出息了。功夫容易练，遍走江湖难。你这才出来几天？按理说此话我不应当说与你，恐怕你骄傲起来，你如果有恒久的志向，据我看，你要是到了我这样的年岁，名望还许要比我高的多了。"应天听了此话，刚要开言，又听老人家说道："你可记在心头，切不可自傲，藐视前人。"应天听了说道："孩儿记住就是。"遂又问道："我听外方人有外号的很多，全都很出奇，我想我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一点特别的地方没有，得几时才能名闻天下？就拿你老人家来说，脚底下一双铁鞋，江湖闻名，四海皆晓，全知道这么一位穿铁鞋的老英雄。"牟爷闻听说道："福儿你说的话，你还是不明白了。我脚底下这双铁鞋，可并不是穿上为的是出奇，皆因我的两条腿快。如若你要是脚程跟我一样，你也可以打一双，可是一样，你得带得起来。"应天闻

听心中甚是欢喜说道："老师，据你老人家这样一说，我先试一试你老人家这一双，要是能成的话，我也打一双穿上，江湖上穿铁鞋的就是咱们师徒二人。"老人家闻听说道："既然你愿意的话，我脱下来你试试。"牟爷说着就把鞋递给福儿一只。足上还穿着高筒白袜福字履鞋，就是这么一个铁鞋套。吕应天接鞋在手，掂了掂分量就有十几斤，应天又把那只穿上，在地下来回走了两趟，然后哈哈大笑说道："老师，我穿你老人家这双铁鞋，不但不笨，而且觉着脚底下不漂了。"老头子闻听甚是欢喜，遂说道："既然如此，明日你也打一双，我们爷儿两个都穿铁鞋，这才叫师徒了。"吕应天笑道："要是我再打一双的话，比您这双得重一点的分量才算合宜。"老头子欢欢喜喜的，沉了沉往外侧耳一听，更锣齐鸣，天到了三更。老人家出去又走动了走动以后，又到各处查看一回，四外并无动静，上房屋中门户未动，何公子夫妇一定安然无事了。老头子这才把心放下，二次回到屋中，把蜡花打了打。爷儿两个止住谈话，各自坐在那里闭目合睛养神。书不重叙，一夜晚景不提。

到了次日清晨，叫伙计打来漱口水与洗脸水，爷儿两个漱洗已毕。正在吃着点心的工夫，就见何少爷同着夫人，往外行走，车把式拿着包袱，看那意思大概要启程。爷儿两个看见人家走后，忙着算还店饭的账目，出离了店门，仍是在暗中保护。何少爷的车子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走至未时将过，此时已然出了河南的地界，直往京都的大道而去。

爷儿两个放开脚步，牟老英雄说道："好了，也没有什么危险了，我们也不用再往前跟着了，我们办自己的事情吧。先找一个铁铺，先给你打一双铁鞋，你穿上再看看。"应天一听心中甚是欢喜。爷儿两个一边走着路，留神观看。走了不大的工夫，找着了一个铁铺，爷儿两个，进到里面，言明每只十六斤

的分量，二只共是三十二斤，不怕钱多，只要快点做成。约定以后，爷儿两个在此地店房等了两天做得。少爷应天高高兴兴的当时把铁鞋穿上，爷儿两个这才顺道前行。但是老人家不愿走大道，特意走那遍野荒郊，所为的是比较比较小儿的两条腿的力量。小儿吕福的铁鞋，三十二斤，老头子牟爷的铁鞋还少八斤，是二十四斤，爷儿两个比了个平手，脚程一般齐。老头子一看甚是高兴，遂笑道："这叫海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俗语常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今日看起来可称是不假。孩儿穿铁鞋胜过于我，这也是我心里最痛快的事了。"应天听了老师所说的这话更是高兴不已。

爷儿两个由此遍走江湖，遇山拜山，逢寨访寨。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高明的武功，不怕有多远的路程，也要前去拜访拜访，必要叫孩儿跟人家递递手。说来也算应天功夫纯，老侠客的教导高，走一处享一处名。总共起来爷儿两个在外面闯荡了二十年。福儿借着铁鞋，在江湖之中，得了一个外号，叫做海上飘风铁履居士。爷儿两个走在中途，老人家说道："福儿，可见得你的灵机不平常了。效法我穿此铁鞋，到现在算起来整整的二十年了，你落了这么一个好绰号，真是不易了。"吕福闻听遂说道："可是绰号有了，你老人家看一看，孩儿海下的胡须不知不觉的已然这样了。"老头子闻听此言说道："你的胡须已然花白了。"说着托起自己的胡须又道："你来看，这一根黑的也看不见了。"老人家今天提起此事，不由得长叹了一声："咳，"连连的叫道："应天哪，应天，你的名声，可以说是誉满天下了。但是老师我已然八十有余，年龄不为不高了，本应当回归故土，坐享清闲，以叙天伦之乐。可是那么一来，也不是我所愿意的。我又觉得那是如同监禁一般，就不能与那天下的英雄相会。就着我的手眼灵活，身体还能如此的健壮，我带着你再走几年，

然后一隐，以了此生。”应天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老人家此言，孩儿听了更是感恩不尽了。若是这样，我们爷儿两个再游玩几年，会到了天下的英雄，然后我们师徒二人回归你老的家园，福儿要在你老人家跟前尽孝，以报您待我的大恩大德。”老头子听了此话说道：“应天，你这是那里话来？老师我虽是为你在外多走了二十年的光景，受尽风霜之苦，我们师徒间，谈不到报恩二字。也是你我有此前缘，再者也是我好动不好静所致的。谈起你自幼无父无母，孤身一人，中途得遇，以至到了今天，你的亲近人，就是踏破铁鞋登昆仑，我的[知]己就是海上飘风，我们爷儿两个形影不离，再在外面走上几年也是了。”爷儿两个谈着心往前行走。

这一日往前走着，只顾谈话，把住店一事也给忘了。老头子笑道：“我们爷儿两个只顾说话，也没留心寻找店房，不知你此时腹内饿不饿呢？”应天说道：“我是不理会的。不知你老人家饿不饿？”老头子一笑说道：“我倒不怎么样。走吧，前边有店我们就住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爷儿两个，是一宵的脚程。”应天说道：“你老人家很大的年纪成吗？”老头子笑道：“你这是么话呢？我们走南闯北的人物，这不常遇的事吗？”爷儿两个说着话，在不知不觉之中，眼看到了天明，应天打算找个树林休息一会儿。走了没有多远，一看前面漆黑一片，师徒二人不约而同的便够奔那片树林而来。老头子笑道：“你也打算到树林里歇会儿吗？”应天听了不由得也笑了起来说道：“我们爷儿俩个都一个心气了。”说着师徒二人来在林中。尚未找好休息的地方，就听见外面有人念佛，说的是：“老僧要进入林中。”说到这里，就听不见了。师徒二人不知是什么事，忙着往外面一看。此时天已大明，只见林外有一个和尚倒卧尘埃，仰面朝天，咽喉之上有一种东西，由远处看大概是暗器。和尚动也不动。

师徒二人看此光景，心中就是一怔。应天一时的高兴，正要看个究竟，就听有人叫道："林内倒是何人？请出来我们一见为是。我病太岁张方张某人在此。"

老人家听是张方的名字很是耳熟，随着师徒二人各自来在林外留神一看。但只见非止张方一人，人位还是不少，老少不等。在和尚尸身旁边站定一人，三尺来高，打着冲天的小辫，大乌豆脑袋，前边大奔头，后边大梆子，面黄肌瘦，其像嚇人，就好似剥了皮的黄鼠狼。师徒二人一看，心中说道：那一个是张方？莫不成他就叫张方？想到此处，就听这个人高声说道："来者老二位不知贵姓大名？尚望赐教。"老人家未曾答言，就听海上飘风吕应天说道："我姓吕单字名福，别号海上飘风铁履居士。这位是我的老师，姓牟单字名甫，号春霖，别号人称踏破铁鞋登昆仑陆地飞仙。"张方闻听忽然想起，江湖上有这么二位，是师徒爷儿两个，今天在此相遇，果然名不虚传，他们老二位足下都穿着一双铁鞋。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我当是何人到此？原来是师徒二位老英雄，我实在失敬了。不才我就是病太岁张方，我的老师就是欧阳修老剑客。"老人家听了这才明白。师徒二人在江湖路上常听人说，有这么一个出世的英雄，姓张名方，听说他是老剑客张子美的少爷，其人长的与他的父亲一样的美，今天看这样子，怎么这样的难看？原来是倒说着呢。这样子那里像人呢？要是胆小一点的人见了，可以吓死。老人家想到这里抱拳说道："原来是张少剑客，很是久仰了。听说张少爷荣任高升，我这里给您道喜了。"张方闻言说道："老爷儿们，我实在太惭愧了，量我有多大的能为，这不过是天下的英雄抬爱于我。"正在说话之际，见那老少英雄一同走了过来。看见二人足穿铁履，几位老侠客一见心中明白，不问可知。就是那几个小弟兄们当然是不知，遂上前说道："我说张方，这二位

老英雄，他们是那一方的高人呢？手底下又稳又准，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在和尚一怔的工夫，暗器飞来，正中和尚的咽喉，也算他报应当头。”张方闻听此言心中想道：方才那和尚所中的暗器，我也看明白了，一定是我那三只脉门弩，大约是我到北京的时候在中途上丢失了，叫这二位高人得去。还算是不错，我这脉门弩三只今天都有了，这不问可知弩洞子也有了。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我给你们诸位老少英雄引见引见。”于是各家英雄走近前来，张方一一的挨着引见，彼此叙谈了一时。牟爷也是好交，今天见了各位英雄真是欢喜的了不得。只听张方说道：“牟老英雄，没别的，请你老人家把我那三只脉门弩洞子给我吧。这幸而是你老得着了，要是被别人得去，他们那能给我呢？老人家我这里多谢了。”老人家牟甫听了张方此话，心中甚是纳闷，当时无话可答，不知张方所说的弩洞子是怎么一个原因。遂说道：“张少剑客这是说的那里话来？什么弩洞子我未曾见得。”张方闻听此言还以为老头子跟他开玩笑呢，遂又道：“老爷儿们您就快拿出来吧，我在此谢谢了。”说着作了一个揖又道：“怎么您倒跟我开起玩笑来啦？我想您就是不给我，带在您的身旁，也是没有一点用处，还有我带着好吗？老人家您就给我吧。现时和尚的死尸还在此躺着，倘若工夫长了，叫行路之人看见，那就很不便了。”老头子没等张方把话说完，遂连连说道：“张少剑客你是有所不知，老朽我有生以来，就不懂得什么叫说笑话，实在你的脉门弩我是真不知道。”张方听了此话说道：“你老人家要真是不知，那么这个和尚是用什么打死的？”老头子听了又道：“张少剑客，你要问和尚是怎么死的，那我更是不得而知了。不过方才我们爷儿两个行在路上，一夜的劳乏，走在此地刚到林内，就听有人念了一声佛号，又听他说要走了，我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在暗中观看。正在留神观看的工夫，

就见和尚倒在地下就死了，咽喉之上中了暗器。我们爷儿两个正往四外寻找，此时就听见有人往外叫我们，我还以为你看见我俩了，于是才抖身而出，才得相见。要说你的脉门弩，我们师徒二人实实在在是不得而知。再说你的暗器，我们就说是会用，当时也不能说用的好，此怎还瞒的了张爷你吗？请你调查调查吧。”张方听了此言，心中觉得甚是难为情，埋怨自己莽撞，遂大声说道：“如此说来，那么林内还有人隐藏。”张方说着话，遂又向着林内说道：“林内的高人名手，要是看的重我病太岁张方，赶快出来相见。我喊三声，你若是不肯出来相见，可别怪我口出不逊。”说着张方连喊三声，还是无人答应。

张方见此情形，还是没人应声，正要破口大骂，就听拉着长声的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好一个张方，竟要出口伤人。现有贫道在此，尔来观看。”众人留神细看，只见由树后转过一位道长，海下满胸银髯，根根见肉，精神饱满，真可称是仙风道骨，潇洒非凡。张方看了，心中不由得欢喜非常。来者非是别人，正是童海川的师大爷，他老人家，道号道勤。来人也有见过的，忙近前来见礼。老头子牟爷此时也是上下打量，来者并不认识。张方一看遂给介绍。庄道长笑着说道：“张方，你这个孩儿胆儿太大了，怎么你还要骂我？莫非说你还不认识我吗？”张方闻听此言，赶快说道：“那我可不敢。皆因孩儿我不知是谁，心中甚是着急。你老人家我还不认识？天下的道长没有第二位，带着白胡子，海下银髯如冬雪，就看这两样儿，我也不能不认识。我一见就认识。再说你老人家是我最注意的人物，我更不能不认识了。”道长闻听此言甚是欢喜，遂笑道：“原来如是呀。”沉了沉又道：“和尚心清已死，事不宜迟，快快把他埋妥当了。”张方点头说道：“好。回头我们到了公馆吩咐他们派地面的官人办理就是了。不过我现时总想那三只脉门弩洞

子，看这意思你老人家一定知道。在您身旁带着没有？要是在你老人家那里，就给了我，我心里也就落实了。”道长闻听此言笑道：“张方你就放心吧，洞子当然在我手里，那还用说吗？不过你太疏忽了，我们对于手使的东西不能这样。我偷盗你的弩箭，所为警戒于你，日后做事必要小心为是。这是弩失了，还不大要紧，要是把项上的人头拿去，可就吃不了饭啦。”张方听了庄道长的一片教训，点头称是的又说道：“你老人家所说的话，我谨记在心也就是了。可是我这弩，你老人家在什么时候拿去的？我连在那里丢的我都不知道。我尤其更纳闷的事，就是我连你老人家的影儿也没看见，就把弩没有了。”庄道长听了笑道：“你要问你丢箭可是远了，自从你在河南府明口，我为的是看看你的行为。还算不坏，我倒很喜爱你的为人，别看长的这样相貌，你的心理很明白。”

第一百九十四回

庄道勤还弩失坐骑

吕应天应敌废了因

书中代言，庄道长他老人家这是由那里而来呢？他是由打河南府来。见了张方很是高兴，所为指示于他，找了一个不防的工夫，庄道长把他那三只弩箭完全拿来。

由打这里老剑客就在他后面跟着，看他在路上所做的事，真有栋梁之材。道长一看暗自说道：要看他这个样儿，将来要到了我这年纪，定然得出乎常人以外。道长暗自称赞以后，更是高兴的了不得。跟着直到巧遇张连元，共坐吃酒，张连元长叹，招得张方不满。张方开言相问，是何道理？还是开我们是怎么着？要是开我们的话，我们不能叫人家为难。张连元说他心里有为难之事，怎么与岳兰台有仇，前后的话一说。病太岁答应帮忙。道长在暗里点头赞成暗说道：这个孩儿不但天良好，而并且是一个侠肝义胆，看他这样实在叫我佩服。你只顾得把事叫到身上了，我看你怎么办？道长想着，天色甚晚，有心要走，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个工夫就看见一人，飞檐走壁如踏平川一般，跳下房去，够奔张方住的那间屋子。道长不知此人意欲何为，又看了一会儿，露出两只兵刃。此时被张方看见追

赶出来，看那意思此人是前来行刺。道长留神看了看那人手使一对马镫，庄爷心说：这不问可知，当然是胡俊胡千里，除去了他使使这个军刃，这个东西我本见过。想到这里忽然想起张方的三只脉门弩，道爷暗自说道：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是我门镇观之宝，对于怎么厉害我可是没看见过，今天我先试试，我倒看一看，有多么厉害。道长想到这里，此时正张方正和胡千里交手，张方一对量天尺套入镫眼，二人正在互相用力，各夺兵刃。道长恐怕病太岁不是他的对手，当时一按崩簧，弩已脱洞而出。此时就见胡千里一摸肩头，抖身上房而逃。庄道长有心上前追赶，一想放他一条性命，我何必这样赶尽杀绝呢？我何不得容人且容人呢？倘有觉悟的时候，他还许改邪归正了。看起来这个弩箭真是好东西了。此时只见贼人眼看上房逃去也未追赶，心中说道：再看张方有什么动静？他要说话有我出头的机会，我就当面把箭给他，如其不然，只可找个地方休息，但等日后有什么话再说。道爷把主意拿定，找了个清静地方，等到了大天明。这工夫就有岳兰台到了，张方与张连元及几个徒弟，道长看了个真而且真，倒叫道长赞美的了不得。直到岳爷被打而走之后，张方要到公馆，留在张福家中的就是董爷。庄道爷一看，自己的师叔珍珠佛董爷在此，心中暗自想道：张方到公馆去，我也不必跟他一同去了，有什么话，我跟他到公馆见吧。现在张宅有董爷在这里，对于岳兰台报仇，也不大要紧了。

仙长主意拿定，这才离了张福张连元的家园，奔了大道，顺着大道够奔老大人年钦差公馆而来。他老人家因为早早起身，故此比张方早到了一天。夜晚到了年大人的公馆暗自察看一回，才赶上有钟离图远、贺清虚他们两个前来行刺。庄爷一看心中说道：他们两个人到了，就是我出头，也是难于降敌，凭这一

群保大人的，也是不成。如果看着不管，年大人是一位为官清正的好人，岂不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道爷想到这里一着急，又把张方的三只脉门弩想了起来，心说：要该着我露脸，老大人不死，叫我这弩发出去一下成功，事不宜迟。道爷想到这里，拿出箭来一按崩簧发了出去。不想钟离图远也是艺高人胆大，他那里知道庄道爷在这里？这也是贼人的恶贯满盈，该着死于此处，弩箭正中贼人的咽喉，当时死尸摔倒。道爷一看心中甚是欢喜，二次又要用箭去打贺清虚，待一看时贼已逃走。道爷暗自高兴说道：这才叫大快人心，该着他死于非命。这种脉门弩由这看起来，我才明白，莫怪道是镇观之宝。道爷想着，大约也没有什么事，此时天都快亮了，找个地方休息休息，道爷去了一天。

夜晚二次前来察看。今天张方已到公馆，北侠客把昨晚之事对张方一说，幸而是用弩把贼人打死。张方听到这里，不加思想的大声说道："也是该着他死了。"张方这个地方真是机警，他就没敢公然说是他自己打的。如果他要这样说，庄爷非撅他一下不可。

直到后来到了北京，道爷还在后面跟着，一路上所遇之事，道爷全是亲眼目睹。到了北京与神力王比武，可把道爷吓着了，心说：这一回你小子可算不精了。他老人家是两朝元老，加封神力王，你这小子不过是一个白人儿，虽然在老大人那里帮忙，那又算什么呢？我看今天你这叫祸由自取，轻者也得有点罪名，重者连你一家大小，都有莫大的关系。这个地方我不满意你。你怎么说你自己力大？你身上的功夫那一条儿，不与他说了成吗？可是呀像我们这江湖人行侠作义的人，得几时得见王爷呢？这小子今天的脸儿可算露足。可是有一样儿，这一回也许要现了眼。道爷在暗处看了半天，也是张方福至心灵，老王爷

看着他一派天真，年轻轻的人，功夫过人，不想老王爷倒很喜欢的了不得，到后来还收了他为义子干儿。道爷这个气儿就不用说了，暗自说道：这小子才叫时来运转了，在王爷面前这样的自大夸口，不但没怎么怪他，反倒做了干儿子。得了，张方这小子的脸儿，再也没地方找头份去了。后来老王爷金殿面君保举张方为记名副将，实授参将，上谕下来，小子一看更是喜欢的无以复加了。道长暗自说道：这小子做了官儿啦，就是镇东侠侯庭、穿云白玉虎刘俊，都委任为协同张方调查江南事务，便宜行事，有事书信直递肃王府。道爷心中说道：张方这小子官儿也可以说不小了，私密调查江南，一路上代理民情，如果遇上那不法之人，他还好的了吗？后来张方在北京住了几天，道爷有心要走，恐怕张方一路上出了差错，自己又一想：唉，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再说这个孩子我也喜欢他，我还是一路跟随，再看看他做了官儿是怎么一个行为。道爷想罢，打听张方在京中把公事办完，协同老侠客侯庭侯振远、穿云白玉虎刘俊，爷儿三个一路起行。道长就在后面暗地跟随。

这一日行至在京南固安县，夜晚丢失了双龙牌，张方着急的了不得。道长暗自说到：这是何人，如此大胆？我得替他找找。后来张方爷儿三个在饭馆儿吃饭，听见有人咳的一声，叹了一口气，张方一怒，那人走了。爷儿三个在后面跟随，走至一个庄子，一家门前贴着一个纸条，是发卖双龙牌，门内出来一人，道爷一看认识，道长这才把心放下，见是孔春孔昭荣，乾坤子铁臂翁。后来让到里面，两方言语相投，有田文单臂赛王佐保亲，把孔爷之女孔元许配张方。洞房花烛之夜，小夫妇失和，男女动手，天明家人解劝，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后来大家一同够奔年大人公馆而来，一路之上倒也无事。及至到了年公馆见了年大人，报告进京朝见的经过，大人赐酒

给大家洗尘，拜看双龙牌等事，道爷在暗处完完全全看了一个真而且真。到夜晚道爷留神一看，觉得公馆左近有些动静。复又留神观看，在黑暗中就见房上的天沟之中，隐着一人，宽袖秃头，心中说道：大约是一个出家的和尚，打算要不利于钦差年大人。道长看罢，就吓了一跳，心说：这是那儿来的和尚？为何来到此处行刺呢？道爷又一留神观看，暗自说道：不好，我以为是那一个了，原来是心清长老。就凭他的功夫，公馆里这些位英雄，那一位也不成。道长自己有心要出来，又不知道心清是怎么一个来意，道爷心中左思右想的想了半天，没把主意拿定。这时就见心清跳下房去，一时心清被获，大人审问一番。老英雄与大人内书房谈话，和尚逃走。直到东方发亮，道爷跟随心清长老，赶到前面树林。道爷遂在里面，留神看和尚止住脚步，也扎进树林。道爷心说：和尚要是进来，我用个什么法子，把他拿住了才算好呢？庄道爷着急，急中生智，当时想起了张方的脉门弩，道爷甚是高兴，暗自说道：大约这箭还有一只了，要该着和尚报应当头，这一下子他就算完事了。如果不该死，也就是这一下儿了。道爷想到这里这才取将出来，再往外一看，心清正一人交手，道爷一看心清转身要往树林里面逃来，此时大指一按崩簧，一语不发，暗器可就出手了。说来也是心清长老该当死在这里，暗器正中在心清的咽喉之上，当时倒地身死。此时就见张方等上前观看和尚，张方又对树林里面说道："那路的高人快快出来相见。"道爷本打算出去相见，把一切的经过告诉他。尚未动身，不想又听有人答话，一看由树后出去两个老头儿，不慌不忙的走了出去，可是脚底下穿的都是铁鞋。道爷一想：这两个老者我认识，但不知他们出去有什么言语对待人家？谁想还未发言，张方问了姓名，然后张方就要脉门弩。牟甫牟春霖、吕福吕应天二人无话可答。道爷看

了个明明白白，心中倒很着急，这才把他老人家骑着的这匹大白骡子往旁边一扔，遂说道："卧下。"这个东西真灵，话没说完跟着卧在地下，真是通人性极了。一晃这些天总没跟着主人，道爷嫌他不方便，就把他存在年大人公馆的村外，一个刘家店内。店里伙计把他拴在槽头上，但是这个东西不合群，伙计又把他拴在门外。到了今夜晚，道爷路过刘家店，白骡子一看便赶紧跑了过来，他也跟在后面，来到了树林。道爷心中倒觉得欢喜他。就在这个时候，道长才看见心清和尚，取出箭来才结果了他的性命。又等了一时，又听张方二次寻找发箭之人，这才把坐骑抛在树林以内，道爷转身走出树林。

众人之中也有见过老人家的，也有没见过的，大家近前见礼。张方要脉门弩洞子，遂说道："老爷儿们，这不问可知，所有中弩的全是你老人家打的。现在我腰间只有弩箭三只，没有洞子，你老快给我吧。"道爷点头，把洞子交给了张方。遂说道："你的行为我是知道了。年轻人像你这个为人，还是很少，望你好自为之。我这次把你的弩拿过来，所为的是警戒于你，日后要多多的留神为是。"张方连连点头说道：老爷儿们，要不是你老人家拿了去，还坏了呢。倘叫贼人拿去，我再找也不成了。日后我要多加小心就是了。"庄道长高兴，人人都说张方好玩笑，我见了他这么几回面儿，我也没看见过一次。道爷想着又说道："张方啊，你也不用紧着说话了，现在和尚的死尸尚在目前，赶紧叫人把他埋了吧，我要走了。"张方闻听说道："老爷儿们，您不用忙，跟着我们回到公馆去歇一会儿再走，见一见大人，好把这个意思说一说。"道爷摇头说道："我不见年钦差了，往返很是麻烦。以后要是有事的时候，我还得帮忙了。你这个孩子我实是喜欢你，本打算跟你交差去，我想你不是平常人，也是一个小钦差了。"道爷说着话哈哈大笑。张方接着说道："老

爷儿们您就多多的帮忙吧。您要是非走不可，我也就不强留了。”道爷点头。大家又客气了会子。老英雄牟甫牟春霖，也高兴的了不得。

大家把话说完，庄道爷二次走进树林，牵骡子去。暗想：我这匹骡子好几天没见了，我今天既叫他看见了，还得牵着他到刘家店去一趟，跟人家说说，牲口在我这里哪，给你们看一看也就放心了。道爷想到此处，走进林中原处一看，自己的那个坐骑是踪影不见。再往四外一望，还是杳无踪迹。庄道长一想也许走到林外了，自己复又往林外看了看，还是没有。心中不由得吃惊，暗自说道：好，这倒不错，我说完了张方，我的东西也没了，真正叫好。道爷心中暗自着急，围着树林又看了一回，心中暗道：不用说，白骡子一定是叫旁人牵走啦。庄道爷转身笑着对大家说道：“张方这小子只顾与我说话了，我要不张罗走，他还得说了，还是把我的大白骡子没有了。”张方闻听此言说道：“老爷儿们您说的是什么？大白骡子没了？您这可冤死人了。你老人家方才说的明白，夜间您就在公馆的天沟里面，那么一说你老人家没带着骡子呢。看起来您这分明要打算拿我一下子，不能白白的给我脉门弩，还得要我点什么。老爷儿们，你老人家要是有这个意思，何必这么说呢？得了，老道爷拿着小子我开着什么心呢？”道爷听了张方这片话，心里这个别扭就不用说了：我把东西丢了，我就很难过的，你还给我来这么几句，真正叫我心里不痛快了。道爷想到这里，遂说道：“张方，你小子不要这样说话，我们是自己爷儿们，我是真把牲口丢了。这也不怨你说这个话，当时是在树林子里面卧着来着。要提我这个牲口，还是刚跟我见面，我住在公馆，嫌有他不方便，就存在离着老大人公馆不远的刘家店内。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把我的牲口拴到外面了。我由公馆出来，这个牲口大概看

见我了，我在头前跑，他在后面追，直到树林以内我才看见。我看见心清和尚，就没顾得理他。我出来与你说话的这么个工夫就没有啦。我说话一点假话没有。这也倒不要紧，也不怨别人，我自己不小心，也不用找了。话又说回来啦，要说我那匹坐骑可是年头儿不少了，善通人性，除非是我谁也喂不好。今天既然没了，当然敢偷我的主儿，当然比我身份还高，要不然平常之人，不用说弄走，就是到了牲口的面前都不行。这不是你们全看见了吗？我自己丢的，我自己找去，咱们再见吧。我要找不着，我也不能见你们了。众家老少英雄全都知道我庄老道有这么个坐骑，我自己要是一旦没有这个坐骑，我怎能活着？我倒不心疼东西，可惜我这些年的功夫，再者说关乎我的脸面。我告辞了。”

众人等与老头子牟爷师徒，都要拦住老剑客，暂时不要寻找，大家计议计议再说。不想老人家把话说完，一抖袍袖扬扬而去。大家看了多时，默默无言的沉了一会儿。还是老头子牟甫牟春霖说道：“少剑客张方，你也不用怔着了，老剑客一走，定要见个有无。我们要是有心的话，走在道上留神就是了。”张方闻言无法，遂说道：“要是当真的话，这个盗牲口之人的本领当然不弱。”说着连连点头又道：“天也不早了。”这才吩咐小弟兄们说道：“也不用派人来了，你们就在树林里面深点挖个坑，把心清和尚埋在里面。”此时牟甫牟春霖师徒要走，大家同声说道：“二位老英雄别走，请到公馆聚会聚会。”牟爷师徒一想，去一趟也可以，当时点头答应。

大家这才顺着旧路回到公馆。到了公馆，众位老少英雄来到差官房尚未坐定，此时由外面进来回事的差人说道：“老大人吩咐小人来请各位老爷们过去回话。大人说了在后面上房接见。”二位侠客一听点头说道：“好。”张方在旁说道：“牟老英雄，你

们二位先在此处稍候一候，我们到里面报告大人，有机会我给老二位在大人面前提一声，好不？”应天与师父牟爷说道：“您想怎样？”老人家说道：“也可以。”张方听了又道：“好吧，如果老二位愿意，回头他老人家要是见，到里面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履历说一说。”师徒二人点头。

说着张方等大家一同来到了二门。此时早有人由里面出来，看了看是各位老少英雄，上前请安，对张方说道：“请各位老爷略等一时。”说着转身进去。此时大家各自整理衣冠。等了一时，差人二次出来说道：“大人有请。”病太岁张方答应一声，当时来到里面，大家上前请安。张方说道：“大人多有受惊，实乃卑职等疏于职守之过了。”年钦差含笑说道：“张方，不要这样的客气了。昨天夜里你们大家还多受累啦。”张方闻听大人此话，心中甚是欢喜，暗自说道：老大人说话如此的客气，他老人家这才叫明理的君□□□□□□□不是随行委员了，进过一次京，头上大小也有个官儿了，我帮忙拿贼，就□□□□□□□我这一次来办的是公事，进京的经过不能不进来说说，又遇见了这个事，□□□□□□□现在回来，大人这样的客气，闹的我心里倒不安了，真是给我不小的面子。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老大人，昨夜之事，托大人的宏福，已把贼人追到前边树林，由里面出来三位剑客。头一位出头就是老人家牟甫牟春霖，其次还有吕福吕应天。再者就是我师叔童林的师大爷，是一位出家的道长，姓庄名道勤，太虚上人，他老人家使用我的脉门弩，把和尚心清一箭打死。现在把死尸已然埋在林中。道长当面把我的暗器给我，命我以后对于自己的东西留神。我的弩到手我这才放心。我想这个，当今天子命我下江南，调查聚英山事件，我身上没有脉门弩我总是胆虚。现在失而复得，也算我小子命不当绝。”老大人听了甚是欢喜叫道：“张方，既然心清和尚已

死，据你这么一说，出力之人当然是庄道勤一人了，你当时应当把他约到公馆来才是。即便他不贪仕禄，把他陪到这儿来，我们也可以表表谢意呀。他倒是来了没有呢？”张方听了说道：“大人，此话要是提起来也算是一件奇事。庄道长的功夫要是不成，那能有剑客的身份？本领当然不坏。”年钦差点头说道：“当然不错啦。虽说不算高到极端，也算说的出去啦。”张方听了复又说道：“不是可以吗？谁想到他老人家只顾跟我说话了，要走的时候，回头再找他的坐骑，可就踪影毫无了。老大人请想，庄道长那匹坐骑，您是知道的，闻名天下，人人皆知太虚上人骑的是一匹白毛骡子，与普通牲口不同。不用说平常人牵他，就是有好功夫的主儿，摸摸那匹骡子，恐怕都不容易。听说还有两手武术。现在把他丢了，您想平常人能办的到吗？当然是世外的高人。再说这个骡子也不是泥捏的，也不是面做的，也有骨头有肉的动物，一旦要是没有了，这可真是怪事。”老大人把话听完，也很是纳闷，暗自说道：庄道勤这个牲口真要是找不着，他一定不能甘心，他如何还能遍走江湖？年钦差想到这里，遂问道：“张方，庄道长既然走了，一定自找骡子去了。那么还有两位呢？那两位也走了吗？”张方听了此话，心中甚是欢喜说道：“他们师徒二人倒是没走，现在在前边差官房坐着。”年大人说道：“他们二位既然来到，你去传给他们，就说有请，我看看他们。”张方答应一声。只顾与大人回话，此时往屋中一看，才觉得刚才大家进入二门以后，有些怵着进来的神情，不用说，这一定我一个人只顾往里走，他们特意落后不进来。好，我得吓嚇他们一下。

张方转身形出来，来到前面差官房一看，果然大家全都回来。首先有北侠问道：“你回明了大人啦？他老人家说什么了？”张方说道：“老爷儿们，今天可有点儿糟糕，我也把话回坏了，

大人可真怒了，用手拍的桌子很响，高声的跟我说话：‘好你们大胆的这一群人，人人都知道你们是侠客身份，没有事的时候，看不出来你们，夜间来了这么个无名之辈的和尚，你们这些人会没把他拿住，跑到外边还是叫人家拿住的。不但不是你们拿住的，并且还给杀了。杀了也得见尸首呀，你们又给私自埋了，他们心目中还有王法吗？这不用说呀，这是你们图了和尚的什么贿赂了，在外把他放走，回来在我的面前就以掩埋报官。’年钦差又道：‘像你就不用说了，不像以前了，进过北京城总有点功，不在我这个地方，我管不着了。张方总算是帮忙，可是还不定看着谁了。这件事别人我不问，我就问南侠、北侠他们两个人，快快给我提上来，我非加他们的罪名不可’我一看老人家很生气，我就上前给你老人家等众人讲情。说来也算够面子，这个脸儿还是真不小。要按理说，我比他小不了多少，年大人是大钦差，我是小钦差，我一求情就好似给他脸儿一样。我一求情，他老人家说道：‘我若不是看在你的面上，秋田与司马空两个人我一定不能容他们，较真了他们就有掉头之罪，看你的份上，我今天饶恕他们。你快快把他们叫来，我问问他们下次还是如此大胆不？’我这才退出来。”众人等闻听张方说了这一片话，在座的牟甫牟春霖、吕福吕应天、田文、孔昭荣等人信了他这个话。可是南侠、北侠把此话听完，哈哈的大笑，连忙说道：“张方啊，你这小子长多大也就是这样了。现在你的功名，已是记名的副将，实授参将，又是调查江南的小钦差，还是忘不了你这个毛病，总是玩玩笑笑没正经的，同着几位老人家，你也不怕人家耻笑于你？你真算可以。将来见不着你父亲，那就没话可说了，以后我们要是见张大弟张子美的话，你就这样的没老没少的，我们就得跟他说说。”张方听到这里，哈哈的笑了起来，遂说道：“老爷儿们，面子事，下次我不说玩笑话还不

成吗？下不为例，您看好不好？以后说话我拿着一点架子，还不成吗？”北侠道:“既然是这样的话,究竟是大人说了什么了？年大人见牟爷不见？”张方听了此话，笑着说道：“老爷儿们，这么一说我不对了，我天生就是这样人，我觉得不说不笑不打不闹的太闷人。你们不是问老大人说什么？可以说老大人太明白了，什么话也没说，还追问那庄道爷了。”张方说到此处，镇东侠侯爷在旁说道：“痛痛快快说，一个年轻人说话不干脆。”张方一听遂又说道：“好，简直说吧，可以说是结果圆满，年大人命我把牟爷他们师徒二位一同陪进去,大人要亲自看看他们。”吕应天师徒二人听了这话，有点犹豫的神气。北侠客说道：“二位老人家请勿多疑。张方这个孩子，向来就是这样没正经，好说好笑，我们好话歹话的没少说他。要说他父亲，可跟他不一样，不像这孩子。不然的话，怎么闹的说话没人信呢？你们二位同他去吧。二位老人家真要是不相信，咱们大家一同进去见大人去好不？”二位老英雄闻听此言忙着说道：“北侠客，你老不要这样说。我知道他既好玩笑，说话当然是诙谐，那是一定的道理。可有一节，今天这也是公事。我们师徒既然前来，可并不是为见年大人，本意是还打算跟着南下，我们借机会也见识见识江南的各派英雄。张少爷这样好说好笑也不好，这不是成了小孩儿了吗？”张方听了此话说道：“老爷儿们，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本来我就是小孩儿，今年我才多大？这不是您说帮着我南下吗？我这里先谢谢。”应天二位老人家闻听此言，应天心中暗自说道：好，这倒不错，这样一来，可也得想想我老师的年纪，要是年轻还可以。此时老英雄春霖一听，心中想道：既然应他，就帮他去吧。可是我把应天自幼收做徒弟，他的智谋可是比我好，要跟我学出来的本领，我才把他带到泰山，跟他师祖练了一身好功夫。练艺完成，又跟着他跑了这些年，好

容易他的名声有了，我该回家去休息休息吧，不料到了这里，又叫这么个小孩儿用话把我们扣住了。既是人家谢过啦，赶到张方起身的时候，不用人家说话，就都跟着人家走。事已至此，说不上不算来了。老头子想到这里，遂也说道："张少侠客，你不要客气。我既来到老大人公馆，见年大人倒是小事，我看着你，我倒很钦佩的了不得，青年人之中，真可以说难得。同你南下，我们师徒二人也长些见识。"张方听了老人家此话，连忙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别这样说，我小子有多大的能为？你老人家这样大的年纪，真是走南闯北，什么事不比我经的多见的广啊？我们现在先不用说话了，老大人请你们二位，大家同到后面去吧。"

此时有南侠、北侠，陪着师徒二位老英雄，到了后面书房。张方头前引路，功夫不大来到二堂花厅，有书僮传进话去。不多一时，书僮二次出来说道："诸位英雄里请。"大家进到屋中，留神一看，当中放着一张茶几，后面一把椅子，在上面坐着的非是别位，正是钦差年羹尧年老大人。师徒二人一见，忙着上前两步，撩衣跪倒，先报各自姓名，口中连（此处缺 21 字）闻听此言在□□□□□□□□□□□，二位请起。二位老英雄的大名本官早有耳闻。你们师徒二人遍走江湖人所尽知，真乃侠客一流的人物，老夫慕名已久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英雄干练的侠士，实在名不虚传。本人听说昨天夜间的刺客，乃是凶僧心清和尚前来，不是二位帮同捉贼，实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可以说是辅佐官方为民除害了。你们二人如果没有旁的要事，也可以在本部下帮忙。如果再立一些功绩，我们大事告成以后，本人代你们专折入都奏明圣上，也要保举二位一点功名。这是本人的一点意思。倘若二位都是清高之士，不愿投身宦途，本人很希望二位的子孙能令他们出来，本人也有一个相当安置。"牟

爷闻听此言站起身形，往旁边垂手侍立的说道："老大人，你老人家这样的美意，小民等实在感激。本有意凭了身上的一点技术报效国家，无奈机会赶的不巧，未能赶到。现在来到大人的公馆，张方张少侠客当面对我说过，他已然奉旨南下调查聚英山事件，是我们师徒二人念其是国家的干员，已然当面应允。现在又承大人的垂重，实在令小人等恨无分身之术。"年大人闻听此言，遂说道："牟老英雄，请你不必为难，张方的事也等于我的事，所差无几。既然应许帮他的忙，也是为国宣劳，这是不成问题的。我还有两句话要告诉你们二位，张方起身南下尚需时日，在这个时期你们二位要没什么要紧的事务，可以在我的公馆住着。公家的事务，甚至衙门口一切小事都要明白明白。"二位老人家听了此话连连称是。年老大人又道："几时张方起身，还请二位老英雄多多分神才是。"吕应天说道："小人等一介武夫，不善多言。"说着二人上前请安，同声说道："老大人要没有什么吩咐，我们不再找事搔扰，有渎清神了。"说着年钦差一欠身说道："好，二位请前面可以随便休息休息，最好是随随便便不要拘束。再者我的来历，不必叙述，老英雄也是练武的，我们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的来。"众人闻听，各自请安，转身形退了出来，一同来到前面差官房。

大家到了里面各自入座，有当差的献上茶来，老少英雄各自闲谈。其中善谈的就是老头子单臂赛王佐田文为最，现在与牟甫牟春霖老二位谈到一处了，这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大家高谈阔论，真是津津入味，意气相投，也把吃饭忘了。后来还是张方说道："各位老先生，你们真是乐而忘食，只顾说话不要紧，把吃饭都忘了，我们张罗吃饭吧，我也听得入神了。还有一件事，跟你们众位老人家说一说。落霞飘髯客老头子，张福张连元，昨天派人来找我，叫我到他的家中

助他一膀之力。因为什么呢？在前些日子我打了岳兰台，这当然不问可知，他一定请了比他高的人了。既然张连元派人来找我，一定是他看的起我，还别说岳兰台是我打的，就是张连元人自己打的，我也要管。可有一节，我打算走，就不回来了，由打在他那里办完事，我由他那里就一起南下了。请各位老人家想一想有理没理？”南侠与北侠二位老人家闻听此言接着也道：“要是这样的话，只要你自己不嫌仓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有一节，公馆里面也没有什么事，早一天晚一天的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你小子是调查江南钦差的专员，大主意你自己拿，旁人说了也都是无用。”张方听了此话，遂说道：“依我的意思，我是这个主意。我们赶快吃饭，吃完了饭，我们回明大人就起身。”于是大家点头。

此时已有差人走过来设摆桌椅，擦抹桌案，大家各自入座，吃饭不必细表。

不多一时大家吃了个酒足饭饱，一一的漱口擦脸，然后又略坐了一会儿。张方说道：“请众位随我到里面吧。”大家一听各自站起身来，随着张方又二次来到了大人的书房。张方令书僮又把年大人请到书房，大家各自入座，年大人正要开言相问，张方站起身来上前为礼，遂说道：“回禀大人，小子我想着今天就起身，你老人家看好不好？”年大人沉了沉说道：“也可以。不过是这样，你的心理我也明白，当然是得要问问我，以后你得自己权变自己的事情，以便练达自己的经验与阅历。”张方听了大人之言，心中暗道：我的用意他老人家都知道，真是老江湖。想到这里又说道：“大人说的甚是，小子心目中不敢没有大人。”年钦差点点头含笑不语。张方垂手站在一旁又道：“跟大人回，我想叫牟甫与吕福二人同我前去，在事先我已然跟他们二位说了。再者就是孔春与田文二位也去。我侯大爷与刘俊更

不用说了，我们是一同是由北京来的，一定得跟我去，再者又是特命的护卫专员。就是他们这几位。”年大人点头说道：“好吧。”遂又对大家说道：“你们几位如果同着张方南下，那是我很希望的。因为什么呢？皆因他的年龄稍差，有你们几位随着前去，可以说是一些饱经世态的老英雄了，何愁不马到成功？这也是他小子的福气。”年大人说到此处哈哈的大笑起来。此时众家老少英雄同声说道：“老大人过奖了，小人等实不敢当。”大人含笑不语。张方说道：“我本当再过些日期再走，无奈一节，昨天张连元派人找我，大人也知道，所为叫我助他一膀之力，现在大概又别生枝节了。我到了他那里，就是没有事，也难免耽误几天，然后再回公馆来，那未免太麻烦了。因为这个，我才想这个办法来，我由张家庄就起身了。”老大人闻听点头说道：“张方，你办的也是公事，最好在一路之上不要耽误工夫。现在要走也倒不错，在路上走到什么地方给我来信。“张方点头说道：“请大人万安。小子我只要打一尖，就给大人来一回信。再者我是一个年幼没有什知识的人，承大人的提拔，圣上的重任，我不敢不振起精神以公事为前提，要是真不成，那就没话可说了，只要能够达的到，我还不愿意露脸吗？老爷儿们您想是不是？我可走了，这一路上不是福就是祸，江南路上贼人颇多，身为剑客的很广，要是到不了江南，小命儿要完，那也算老大人您的恩德，您若是不尽力的保举我，我怎么着也不能到这个地步。总而言之一句话，兴家立业，成名露脸，全在你老人家一个人身上了。刘俊哪，给我头前引路，奔往张家庄去也。”张方把话说完，跟着一亮相儿，小眼儿一转，小辫儿一摆，大梆子脑袋一晃，还迈着四方步儿往外走。没把那老少英雄气坏了。后来还是年大人由鼻孔之中，哼了一声说道：“张方，你好大的胆子！在我的面前就敢这样的放肆，在外面你还不定怎样的任

意了？你如果总是这样，日后不加检点，身为国家的官吏，虽是武职，也要行止端庄才是。如其不然，日久天长，就为你的品行，我也得奏本先参你，我才能服众人呢。”张方一听年大人此言，说真就真，说假也可以说是笑话儿。想到这里，忙转身请了一个安说道：“老大人你老人家千万别生气，我这是一喜欢，只当在你老人家面前撒娇了。”年大人听了似笑不笑的说道：“如果以后改了，没有事，不然的话，由我这里就不成。快快去吧。一路之上凡事多加小心要紧，切不可任意胡闹。”张方往后退了两步说道：“是，卑职以后不敢了，谨遵台命就是。”大人与各位老少英雄反都笑了。说着病太岁庄庄重重在大人面前辞行，大众也都给大人请安作别。年钦差含笑点头站起身来送至屋门以外。

大家来到外面的差官房，南侠与北侠甚是张罗，料理张方等人的行程，彼此都是欢喜非常。病太岁张方率领众人往外行走，南北二侠直送到公馆的大门以外。张方一看说道：“二位老大爷，不必送了。俗语说的好，送友千里，终有一别。怎么平常日子我由公馆起身，老二位没送过我，今天是怎么了，送到这里还往前走？这是看到那步棋了？”二位老人家听了并不还言，知道他没有改性，还是嘻皮笑脸的说笑，并不理他。又走了几步，张方笑嘻嘻的又道：“呕，我知道了，人人都说衣帽年，势力眼，我还真不相信，今天我可明白了，二位老大爷，一定看小子我这次南下就是官儿了，势力眼年头儿嘛，我这才叫亲自目睹了。”南侠客听了心中甚是有气，自己尚未答言，就听北侠客说道：“好你个小方儿，说话真把人气死。你说的这个话，也不怕人家笑掉了大牙吗？不用说是你这么一个人物，就是当今的万岁，你问问你这个大爷，搭理他不？我们往外送是送你吗？大约你自己以为怪不错的了，送的是我们多年未见面的四

位老人家，你别往你自己的脸上找好看儿了。”大家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起来。此时老人家牟甫说道：“二位老兄长我看也不必送了，请止步吧。方才张少侠说的那个话对，送人千里终有一别，我们是改日再见好了。”老英雄跟着抱拳为礼。南北二侠与众人拱手，于是大家也都拱手作别。

惟独张方，手儿连抬也不抬，嘻嘻的冷笑。北侠看着心中可火儿了，张方也不客气，那当然不问可知，我方才说他的那个话，这小子不乐意了，同着众人说不出来，所以不抱拳，打算给我一个没面子。好小子，你也不想想谁跟谁，我跟你父亲真有交情，我说话不用说还对，不对你也不当还言。现在同着这些人，我不能不问问他。老头子南极昆仑子北侠客想到这里，才问道：“你这个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方才说你两句，脸上不挂，现在你要拿过节儿。我也明白了，人人都说官大脾气长，我还不信，到现在我才明白。我秋田完了，年岁也到了，也不争这口气了，我要在二三十岁的时候，非与你比比不成。你这孩子我也知道了，往后我还得留你的神。我是当差的，你是老爷，给我来个不好看，虽然管不了什么，我栽个筋斗，我还在外边混不混啦？”张方闻听此言，跟着把大拇指一挑，又拍了拍前胸说道：“那是不假。我是老爷，你是小当差的，我叫你死，您多待一会儿都不成。”张方说出这样话来，大众听了，都是面无悦色。北侠客说道：“爷儿们，你做官总是这样儿，我就求长长远远的，千万别把差事混丢了，连我们都不如。”张方听了遂说道：“老爷儿们，后来长久不长久我先不管，乐一时说一时，反正现在我是官儿老爷，就凭您这个北侠客敢把我怎么样吗？”张方这句话说出来不要紧，可把老英雄气的不知如何是好，不由得发怒，自己很大的年纪，又不好意思说别的话，再者又当这么些人。想到这里遂又说道：“张方，你还要怎么着？”

此时众人一看，知道不好，南侠司马道长与镇东侠侯爷、牟甫牟春霖老头子，还有吕应天，上前说道："张方，你是怎么了？"病太岁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道："各位老前辈，老人家，我们爷儿两个，用不着你们过来了事。我大爷的脾气就是不行。我这是玩笑话儿，他老人家还火儿了。不是这样儿吗？我们爷儿两个倒得讲讲理，谁叫他老人家火了呢？我小子真要叫他老人家问住，我当着这些人就在这大街上，给你们各位无论老少每人三个头。可有一样儿，但不知他老人家怎么样？"北侠老头子本就为他目无长上才说张方，此时一听，当时说道："我来问你，这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方才大家分别都抱拳行礼，惟独你为什么不作揖？你这才有一点意思，你就拿架子。"张方闻听此言笑道："是不是？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我要是不说出来，您说我拿架子不是？我一说出来，您就想起来了。我不但不给您作揖，从打我进京回来，您看见过我给谁作过揖？不是有这么个俗话儿吗？凡是娶媳妇，不是全都二十天不作揖吗？你老人家忘了，怎么倒说我不对了呢？说了些个不受听的话。我的差事顺利，咱们是什么事也没有，倘若半路上要出了什么差错，老爷儿们，您就等着我的吧。"北侠客闻听此言，心中倒觉得不合适了，暗自说道：人家孩子是新娶的媳妇，不错，是有这么一个说词，想不到我把他忘了。叫道："小子得着理了，也不是谁留的这么个穷说词儿，叫我倒闹的没理了。不是这样吗？这个礼法，还是不能不在乎。比方我们到了什么地方随礼去，有新郎官给我们作揖，当时就得打他的嘴巴子，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因为新郎喜事的那天，才跟新娘子作完了揖，出来又跟我们作揖，我们成什么了呢？"此时张方看着北侠没有说的了，他这才叫道："老大爷，不用叩头了，我们走了。"北侠听了用手指了指，点头道："好东西，叫你小子要我的便宜去了。"此时大家一看

也全都哈哈的大笑起来。这才分手。不表公馆里面。

单叙病太岁张方带着老头子牟甫，以及吕应天、田文、孔春、侯庭、刘俊等各位往前行走，奔往张家庄而来。一路之上不必多表。好在一样儿，张方来过，工夫不见甚大，已然到了张福张连元的门首。大家正要叩门之际，就见有人高声叫道："张老爷您这是才来？我家主人，正不放心了，将要打发我到钦差老大人公馆前去找你老人家。请众位随我到里面吧。"张方闻听此言，注目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张府的家人。遂说道："管家，你们主人也太不信任我了，我说话没有说了不算的时候。再说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快快给我头前带路。"家人点头，在头前带路，大家在后面跟随，就走进大门。就见由里面走出一人，向张方拱手说道："张大老爷你才来到，叫我久候多时了。"张方一看，见是张福张连元迎了出来。张福笑说道："请诸位恕罪，实在是失迎了。"说着话一看来人，也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都是精神百倍，英雄的气概，心中甚是欢喜，暗道：病太岁今天到我家中，带了这几位老少的英雄，那岳兰台看见，一定以为我请出能人来了。这样一来，实在叫我心中痛快非常。想到这里遂忙着说道："众位老人家往里请。"

大家来到里面客厅，张连元首先说道："请张少侠客给我引见引见。"张方闻言说道："见见也没有什么，这都是我的小当差的。"张方说出此话，各位老少的英雄听了此话，心里这个气，暗自想道：就冲你小子这样儿，就敢小看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小当差的，这小子的话说的也太大了。其中就是孔春孔昭荣老头子难过，心中暗道：这孩子说话，真是没轻没重。我是他岳父，也成了他的手下之人了。虽然是，你还往外说有什么用呢？这孩子太不会说话了。可是，有时候又会说几句受听话，真是奇怪了，岂有此理呀。不表老头子暗自有气。

单说张方趾高气扬的仍是拿着架子，也迈着方步，真是神气十足。张福对于张方好似敬天神一般，遂说道："张少侠客给我见一见好了。"张方闻言笑道："老庄主你要问这位，我来说与你听。这全是赫赫有名的，可是以前，我还没出世的时候，到现在可不成了，全给我当差了。"说着话用手一指镇东侠说道："这位老英雄家住山东东昌府，姓侯名庭字振远，别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老头子张连元一听暗自说道：我差一点没小看人家。此人很有名，不但有名，尚且还是有大名的镇东侠。看起来张方太自大了，他说是他小当差的，我若不谨慎，叫人家看着我也不懂什么了。张方这小子不是这样人呀，怎么今天这样自高自傲呢？呕，我明白了，他这是成心往里扔我呀。往后我还得留他的神。"张福想到此处，才过来彼此见礼，口中说道："原来老侠客到此，请当面恕罪，实在慢怠了。"侯爷闻听此言，心中这才痛快一点，知道人家没有小看自己。此时张方一一的又道孔、田二位的名姓，于是挨着见礼，道了名姓。张爷心中甚是高兴，遂叫道："张少侠客，诸位全都引见完了，我还没打听你进京觐见，我听说很是不错？"张方一听，遂亦庄亦谐的把进京觐见的事情说了一遍。张连元那是多聪明的人，心说：现在我用着你，给你两句好听的。对于各位侠剑客，又是一种口吻，说话那样周到，就不用说了。

后来又谈到跟岳兰台之事，"自从你走后，老剑客董爷看了看没有事，他老人家也走了。又过了十几天，岳兰台请出能人来了，就是离着他的家门不远住着那位老英雄，说起来大家也许有个耳闻，此人姓陶名飞，此人外号人称神拳镇西安，是岳兰台的师叔。那天他们师徒二人，找到我家里来，不容分说，非与我较量较量不可，想您事到这种地步，也不能不如此了。别说我还会一招两手的，就是一个笨汉，火挤到这里，也说上

不算来了。我只好出去吧。各位请想，说真了我身上所会，就连岳兰台那点本事，都跟不上，就不用说他师叔了。陶飞在我们此地也很有名声了。那天我出去，我想不也是没有商量吗？我也不容分说，常言说的好，先下手的为强，闪开了身，我先给那老东西一个贯顶。我跟他对付也有个四五十个照面，我就知道这老东西可以，我心可就有点不安了。以后又对了几招家伙，我就有点支持不过他了，一失神，就让他把我伤了。好在我家中存有好药，到今天才三天的功夫就算好了。这倒没有关系，就是一节，我想我受这点伤倒不要紧，我有好朋友谁都知道，我想了半天，在这个时候还是我的家人提了我一个醒儿，我请别人也不成，也请不动，就是少侠客张老弟你还可以，准能替我出一膀之力。”跟着张福又沉了沉又说道：“我想今天早晚倒没有多大关系，我说一个不见外的话，有大家来此，给我长了很大的威风。没有别的，我这件事大家给我助助威，张少侠客替我把脸正过来，我还可以在此地度此晚年。”张方闻听此言，用手一拍自己的前胸说道：“张老庄主，请您放心，你的事就如同我的事一样。我既然来了，这点小事算不了么，全有我一个承当。再说你心里怎样的不痛快，不还是枉然吗？派人给转送上一封信去，告诉岳兰台，叫他师叔明天到我们庄上来，他们有地方也行，叫他们随便挑，在什么地方都成，就说我病太岁张方到此等候。他若是来为英雄，如果不来可算不了真正的好汉。你就照着我的意思给他写信去。陶飞一定得知道，他若是来那就成了。即便我敌不过他，还有这些位当差的呢。”张方把话说完，看了看大家又改口说道：“还有我这些位叔叔大爷们呢。”各位老人家一听此话也暗自笑道：这小子还不能不佩服他，把话说出来，又拉回去，简直一点英雄气概都闹没有了。你小子若是不把话拉回来，陶飞也够你小子办的，神拳镇西安

也很可以的了，你小子若是赢不了人家，我们非看看你的哈哈笑不可。这么一来，如果他说成，倒不好意思了。这小子真成，总算可以。不言大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此时就听老头子张福张连元，把张方说的话听完，怔了怔神，向着大家说道："各位老人家，我张福现在，这才叫遇事则迷。众位老少英雄，听张少侠客说的这个话对与不对呢，这个办法？镇东侠侯侯闻听此言，遂说道："张老庄主，张方说的这个办法倒对。我们大众去找他，人去少了，看着势力单，去多了又难看，还是找个相当的人去下书。这个办法太对了。那怕他们爷儿两个一同来，有我们这些人在场，我想他们能奈我何？张方如果敌不过他们，我们可就是助拳的人了。"张福点头，遂吩咐家人取来文房四宝，叫张方写信。

病太岁一听，看着这些人，又不能说不会写。若按张方文学上说，可就说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你说他没念过书吧，普通的字他又全认识，遇巧了他又能说两句四书注儿；你说他念过书吧，拿起笔来可就脑袋疼。今天可是挤到这里了，把笔拿起来，大笔一挥而就。镇东侠侯爷知道张方这点本事，暗自笑道：这叫挤到墙上挨打，明明他不会写信，他楞拿笔来写，他也不叫人家看出不会来，嘴里叨叨念念不大的工夫把信写完。惟独老头子孔春孔昭荣，在旁边看着，把他老人家喜欢的无可如何，不由得暗自点头说道：我们这位门前贵客，还真算不含乎，他的武功，我是知道的，可是文学既能修写书信也算可以了。看这个意思，将来更错不了啦，真是文武全才。老头子正在欢喜之际，就听张方说道："唉，我这个毛病总是没改，向来就是这样儿，提笔忘字，剑客徒弟，那个徒字怎么写？"刘俊在旁边把徒字告诉他。各位老人家一听，心中全不明白，写信用得着写徒弟？等他把信写完了，我们看看。工夫不大张

方把信写完，大家上前都要看看张方写的词句。大家不看还可，一看没有一个不笑的，会写的字倒全写上了，笔画多的个头儿大，笔画少的，写的很小，其中也有圈儿，也有圈里加点，谁看了也不明白。这个工夫有老头子孔春连连问道："张方你这封书信写的虽然不坏，无奈一节，令人看着不大明白，这个圈圈点点的是什么？"张方闻言又看了看遂说道："你老人家就不用挑剔了，我敢拿笔写信，那就可以了，您就别挑了。我不会写的字，我把他全画圈儿了。不过这里有个意思，别看您看着不明白，我想岳兰台他要看见，准可以明白。这个圈儿里面有点的，这是说我把他打的由嘴里吐血；这个长道子，这是说陶飞用剑伤了张爷后背一个口子。就是说的不圆满，要是你老人家看着不怎么样的话，那么您就替我写吧。"孔爷一听此话，心中暗道：坏了，这小子有点脸儿不挂了。遂说道："也成了，反正事实两方都知道，有这么字儿他一见也就知道了。"张方说道："您再替我写一封吧。"孔爷一听心中说道：我这是会写，我要是不成，当着这么些个人，我也是一样的现世呀。心中想着，此时把笔拿起来，一挥而就。将要折叠起来封在封里，张方说道："老爷子您没见吗？我那后边还得有我的官衔呢，别给落下。"孔爷听了尚未答言，就听侯庭老爷子笑道："张方，官名儿就不用具了。想你这个官儿，关系甚大，倘若令贼人知道了，未免与我们大家都不利。"张方一听，接着说道："老爷儿们，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令他们知道知道，贼人他们不害怕，他也得打一个怔。多写几个字算么？什么剑客的弟子，侠客的儿子，全写在上面，等到他来的时候，我还要气他呢。"侯爷闻听此言，点了点头，又令孔爷在后面写几行：老剑客欧阳修弟子，风流侠张子美之子，现在官到极品，张方手启。孔爷全写完了，自己又念一回。

然后张方这才说道："这封信派家人去还不成，非得跟着我一同来的人去，那才合意。不知那位愿意一同前去？"张方把话说完，侧相观看少侠刘俊，那个意思打算令刘俊同去。一者人也老成，办事妥当。再者堂堂的仪表，真可谓青年的英俊，叫陶飞看见，就知道这个张方的本事准可以的，下书的人都这样的英武。张方是这个用意。不料想旁边恼了一位，非是别人，就是铁履居士吕应天。他老人家一看张方说出此话，回转头来又看了看自己，心中说道：好你一个张方，你说的话我也明白了，各位都是你的长辈，你当然不好意思开口令他们去。其次就是刘俊，你们又是老同事，再说又是一同进京的，跟你就算共过甘苦了，你能叫他失这个身份吗？你小子这叫看我一手儿。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的，我不拾这个，看你有么招数？如其不然，凭我吕应天这一身的功夫，不敢说怎么强，反正那平平常常的武术跟我比，恐怕要差点事，跟我师祖练艺二十年，手中一对双镢，招法中盘。说你有功夫，我没看见过。我所会除去我的师祖，再次就是我师父，除了他们老爷儿两个，其余的那可比上看了。既然我师父点头帮你的忙，我不能再说不成，只可跟你一同南下了。可有一样儿，你小子小看我们，那可不成。小当差的可给你当不着。再要来这一套，非叫你知道知道不可。送信去你又看我，打算叫我送去是怎么着？吕应天想到这里，心中一转，遂说道："张少侠客，不才我吕福走这一趟，想来也没有什么。"张方一看乃是吕应天答言，不由得心中暗道：真是岂有此理了，他怎么沉不住气了？我的意思不叫别人去，再说你们是我的助拳人哪，下书信你去有什么用呢？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吕应天口，请你一步落口，不过不敢劳动你老人家前去。在座的人位很多，那一位去都行，惟独你老人家，兄弟实在是不敢劳动。再者你们爷儿两个全都穿的是铁鞋，走在外面

与旁人不一样，此地看见不知是什么意思，再追着一看你老，外面风声一大，这点小事很不值得。您还是不去为是。”张方把话说完，当然吕爷坐下了，谁知不但没坐下，而并且说道：“张少侠客，你这分明是看不起我。别的我办不了，这个下书信我足可以办的到。少侠客真不令我去，此地我就不呆了。”吕应天虽怕张方小看自己，下书失点身份，想着到在陶飞那里，倘若能把他治服，回来与大家一说，也叫众人知道知道我吕应天不是无能之辈，来到这里充人数。此时一听张方不令他前去，心中倒有些不满，遂又接着说道：“我也别在此地充人数，张少侠请你赶快说明，此地还有用我的地方没有？要是有当面讲来，如要是我半点用处没有，我吕应天就要告辞了。”应天把话说完，倒把这个聪明的病太岁张方吓怔了，自己反不知道老头子应天这是什么心思了。就在这么个工夫，只听老人家牟甫牟春霖连连说道：“张少侠客，如要没有什么的话，这封书信可以令他送去，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还是小徒弟了。”张方闻听此言，这才把信交给吕爷，说明了道路。应天就辞别了众人，由打张家庄，够奔岳兰台家中而来。

工夫不算甚大，打听到岳家的门首，一看是一个黄大门，吕应天上前高声说道：“里面有人吗？”一连叫了三声。由里面走出一人说道：“找谁的，快快说出来，我好给你通禀。”应天闻听此言留神一看，遂说道：“劳你大驾，这是岳宅吗？”家人说道：“正是岳宅，有什么事？”应天说道：“好好，劳动你老，请你回禀一声，就提有张家庄张连元派人前来下书，书信要交本人。如果岳庄主不在，面呈陶飞陶老人家也成。”家人闻听此言说道：“请你略等一等，我给回禀进去。”应天点头不语。家人进去工夫不见甚大，走了出来，遂含笑说道：“下书人听了，我家主人现在里面，要你到里面呈交书信。”老侠客吕应天闻言，

故意装做下人的态度，随着家人穿房过院。一时来到岳爷的书房，另有家人高打帘笼说道：“往里请。”老英雄吕应天举步来到屋中抬头看，只见屋中陈设不凡。当中一个花梨大八仙桌，两旁衬了两把太师椅，都是雕刻得玲珑剔透的花样。屋中真有名人的字画，书帖成楱。虽是一个武人，倒有儒雅的气概。只见上首坐定一人花白胡须，应天一看屋中并无二人，心中暗自说道：此人是谁？大概那个陶飞未在此处。

书中代言，自从神拳镇西安陶爷找完了张连元，在岳兰台家中等了两天，看着没有什么意外，便向岳爷说道：“兰台，我看张福也没有多大的能为再来找我。虽然是他的伤口未好，不能亲自前来找场，他的朋友之中很有几个可以的，到今天未见来人，我想在最近这几天也就没有什么事了。我打算我暂且回家休息几天，再作打算。”岳兰台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老人家住在我这里要嫌不方便的话，我也不留您，您也不是外人，不客气。好在也不远，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我再去请你老人家去好了。”老头子点头说道：“所以呀，我就是这个意思，不怕他们来人找我们，你给我去个信，我当时就来。”岳兰台点头，爷儿两个这才分手。

不想今日应天前来下书，来到里面。岳兰台用目观看，下书之人原来是一位老年人。又仔细一看，并不是那张福的家人了，只见来人二目灼灼有光，年岁虽高，精神甚饱满。岳爷心中说道：看这个下书的老人，不是一个平常之辈，其中定有缘故，我先拿过书信看完了再说。如若是张连元亲自写的信，据我看此人就是替他报仇而来。信内的口气若是旁人，也一定是为张福报仇，定是两个人无疑了。看此下书之人这样大的年纪，尚且前来下书，替张连元报仇，此人的本事一定不能平常。岳爷想到这里，把信接到手中打开留神观看，此信写的真是一目

了然，暗自说道：约我师叔去到张连元家中坐坐，现在你请了助手。岳爷正在暗自思想，又见下面写着：老剑客欧阳修弟子，风流侠铁扇仙之子，姓张单字名方，别号人称病太岁。岳爷不看则已，他看了这一片人名姓氏以后，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看见张方的名号，想起那一棍的仇恨，暗自说道：这一回幸而有师叔他老人家给我出气了，如其不然，自己就可以气死。现在不用问，张连元又请的是张方那小子。要是在先前还可以，我岳兰台惧怕你们，到现在我可没有什么怕你们的地方了，有我师叔在此，足可以平平安安，应付一切了。岳爷心中暗想之际，才把书信往旁一放说道："下书人听着，你回去替我说明，我也不复回函。就提书信岳爷已经看了，或者今天，也许明天早晨，我等必到张家庄拜访。"兰台这话尚未说完，把一个铁履居士吕应天气得发指目裂，一听岳兰台自己称岳爷，这明明是目中无人，遂用手一指叫道："好你一个不知好歹的匹夫！你也太以的自大了！竟敢自称岳爷？你也不看看老夫的年纪，就敢说此大话，也不怕天公打雷殛你！"岳兰台闻听此言，心中说道：我就知道来者不善。自从此人一进门，我就看出不是平常之人了。到现在一看，我的话还是真没说错，听我自称岳爷，他这是故意寻衅而来。我还不能不拾这个。若是不言语，他把话传到张连元那里，我可是太难看了，张福派来一个下书的差人我都不敢惹，传到外边去，人家那能知道下书的人不是平常人呢？唉，何不探探他的口气，听他是怎么一个人物。如果假扮差人到此投书，我也好有个打算。"兰台想到这里，遂高声说道："下书人，你真乃大胆！敢在我面前多言多语？你是一个下人，见面失礼，我看你很大的年纪，尚没说么，不想你反倒口出恶言。不看你的年岁很大，今天非要管教管教于你。快快给我滚出去吧。"岳兰台这几句话不要紧，可把吕爷气得擦拳摩掌，用手一

指叫道："好小辈！少说废话，休来拿我当作张福的下人。你家老人我乃姓吕名福字应天。你可晓得江湖之上有两位侠义的英雄吗？师徒二人各穿铁鞋，海上飘风铁履居士今天到此，你要是有些不服，来来来，我也看看你有多大的本领。"岳兰台闻听此言，又一看应天的脚下，心中暗自说道：不想两个穿铁鞋的侠客，今天到了我这里一位。我能看出是一个武术家，没留神他穿着铁鞋。既然这样，人家对我叫了横了，我真要跟人家来个不含乎，那就得动手，就是我这点本事，白跟人家比试。岳爷知道自己的能为不成，想到这里，遂抱拳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吕老英雄。不才实在不知你老人家到此，你老要是早说，我万也不能胡说。但是张方来的信上，说的很叫我有气，那我就不必跟你老来说。您要是与我动手，在我这里也不必，再说我也不能那样。我师叔也说过，张方要是找来，我也不动手了，别说是您啦。您要是有功夫的话，看的起我，您可以在我这里喝杯茶，下书这个事咱们也不用说了。话又说回来了，都是练功夫的，人不亲艺还亲了。"老英雄把话听完，心中说道：这才叫有话难出口。我要是跟人家非动手不可，又显着我太难了。要是不动手，我白说了这么些个横话。老头子沉了一会儿，暗自想道：要说我这一次来到这里，为的是给张福下书，真要非跟他动手不可，狗要是急了还会上房了，倘把岳兰台逼急了，我再来跟人家动手，把人打倒了，我不过落个有本事，我还不知为什么事呢。倘若我要输了手，我怎么回张家庄去？这么办好了，也别管好看不好看，我先别沉不住气了，有什么话到张家庄再说。他跟陶飞看完那封信，没有不去的道理，倘若他们要是前往，我再出头动手不迟，到那时正大光明多好。老头子想到这里，遂说道："岳兰台，听你所说，可称是一个外面人，我吕应天也不能赶尽杀绝，难道说你不动手就算完了？反正得

有那一天。我走了。”吕应天说着就往外行走。岳兰台这才把心放下，一看老头子往外走去，心里那份痛快就不用说了。

应天出离兰生的家门，脚底下当然不必再说，不一会儿可就到了张家庄，来在张福门前，站了一站心说：也不必通禀。自己简直往里走去。

大家正在猜疑此事，议论不一之际。张方说道：“吕老英雄他老人家到在那里，要是陶飞还在岳家，那可就免不了动起手来。”刘俊说道：“怎么？非得陶飞在那里才能动的了手？若是岳兰台一人在家呢，就不打了？你说的不一定对。我想他要是假做下书人，到在那里，么事也没有。”张方笑道：“所以呀，你看，我虽然没跟吕爷处过事，我一看他老人家那种神气，就能知道一半儿。你看他若是见了岳兰台那小子以后，他小子口里要是有个不字儿，你看他能听着不？”大家听了此话，同声说道：“这也没有一定。”沉了一会还不见应天回来，张方向牟爷说道：“你老人家看见没有？令高徒应天前去下书，早就应当回来了。到现在多大功夫了，尚未见转回，我想恐怕发生枝节吧。”牟甫牟老英雄闻听此言，自己也不敢说有事没事，我那个徒弟我是知道的，自从跟我学艺的时候，他就看不起我，我才把他带到我老师那里，在泰山上学艺二十年。这个孩子虽然跟我在一处二十年，我不知道他的准脾气。老头子牟爷只能自己暗想，好半天也没答出话来。张方一看心中明白，遂说道：“老爷儿们，要依着我，也不知对不对？不管发生事故没有，我们先去两个人到那里打听打听，要是没有事，此时也在路上遇上了。要是有事，到了那里也是他老人家的帮手。我想别位去也是一点用处没有，我想咱们老爷儿两个前去倒是相当。一者见着吕爷，您说什么他能听。二者走在路上，要是冲着他，您也有个认识的。老爷儿们咱们二位辛苦一趟吧。”牟爷想了想这才

点头说道："张少侠客，我看你也不用去了，我与少侠刘俊前去就行了。其中有一个原因，你不同平常人了，倘若因为小事把后来的大事全耽误了，那可太不值了。"张爷一听这话也对。

旁边刘俊走过来，与牟爷二人正要往外行走，猛然间看见吕应天由外面走了进来，走到屋中说道："各位都等烦了吧？我把书下到那里，那个姓陶的没在，就是他自己。他亲自把信看完，对我说道，回信他也不写了，叫我带来口信，说他师叔要是来了，马上就前来，也许是在今天，最晚是不过明日早晨。"大家听了此话，彼此全要看吕爷的神气，真要是有些神色不对，不能不问，打倒人家，也得管，被人打到了，更不用说了。这里面就是张方早注意。但只见铁履居士面带笑容甚是欢喜，张方心中说道：看这意思，不一定被人家打了，也许是占了上风，如其不然，不能这样谈笑自若。张方又一想，暗自说道：不行，我得问问。他若是打了人家，也得对大家说说，若是不说，不论什么今天明天，或是多少天，人家输了还来做什么呢？再说这位老英雄，他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呀？真是难以测度。张方左思右想多时，不由得开口笑道："吕老英雄，这一次下书，我们方才也谈了，我并不是不叫您去，我的意思是叫我师哥穿云白玉虎去下书，不想您是非要去不可。现在回来了，这句话我可是多说，您去下书有什么事没有？岳兰台有什么不好听的话没有？他若有什么不顺听的话，等他来时再说，咱们不能吃这个，请您老人家跟我说，我知道了，不是咱们小气，我也得治他们。既然是这样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吃他这个。"吕应天闻听此言，自己本打算要说说，一点小事不值得，再说又没出事，此时张方非问不可，这才说道："张少侠客，我本打算说一说，我一想说出来又怕大家不信。既然你非问不可，我就说说，你听听也很可笑。要说这小子也算可以，但是一样，他可

算不了什么英雄好汉。我是看他那个无能的神气，我倒没有主意了。那时候就真斗他，他未必敢还手。以后我出来的时候，他连送我他都不敢出来，你看他多小胆了。我一到他那里的时候，叫人把我领进去，他拿我当作家人了，他自己称岳爷。也是我听不惯，我也有点火了，我自己一说名姓，我就没打善主意，要叫他小子知道知道。没想到，他不但不跟我动手，倒跟我说了好些个好话，什么都是练武的啦，他师叔又说，不用说您来到这里，就是张方来了，也不能那样的动手了，什么都是同道啦，说了些个没用的话。我一看是这么一个人，我就不必再跟他说么了，我就回来了。我想是张少侠你那一棍他尝着是么味儿了。今天他要是不来，那就没话说了。他真要是来，您就大大的话跟他说。看见姓岳的，就看见他师叔了。”张方听了此话，心中说道：这老头子是这样一个人不是？我这两只眼总算是没看错。我看他那个神气就与别人不一样嘛，果然叫岳兰台不是，那小子不敢递手。这老头子总算不含乎。他既怕了，要是这样，等到他们来的时候，我还得跟他们摆摆样儿，叫他们也看看我，是怎么一个人物。张方想到这里，哈哈的大笑说道：“现时也不用说了，他们来了我自有道理。可有一节，我跟你老人家说，以后我们处在一块儿，不管久暂，在一块儿，我无论说什么，您就别往心里去，我这个人就是好打哈哈，您要是一往心里去，那就没有戏唱了。我这回事不是替国家办事吗？就如同粉墨登场，咱们闹着玩一样。要是闹好了那就不用说了，是我的朋友，不论长幼，反正都得露露脸，将来就得看我的了。现在也不必说了，咱们先搁下不题。对于岳兰台他们师徒来到我们这里之时，大家得多要捧我，得拿当个官儿，也好叫他们看看，在无形中他们就不敢怎样了。”众位老少一听，同声说道：“张方，你有主意你就往外说，我们是服从你的。”张方听了此

话，甚是欢喜，遂又说道："要是这么着，何愁我不露脸呢？倘若神拳镇西安陶飞来了，我作一个派头儿来，师哥刘俊与老头儿吕爷，站在我的身后，其余的老大爷们，都站在旁边。他们一看我也很可以了，他们有天大的本事，我想也不敢怎样我们了。我说的要是对，他们来的时候，大家来个作派，把此事赶快办完了，我们好南下去办正事去。要不然的话，总是耽误着，把公事误了，有人回奏到北京，我再来个革职，大家可就前功尽弃了。我说的对不对？你们大家可自己酌量着办吧。"众人闻听此言，遂同声说道："也可以，我们把这点事了完了，办正事去是最要紧的事。"老头子吕应天甚是欢喜的乐道："张少侠，你真算是有智不在年高。此事这么办也好。什么叫冒坏呢？我们省事就行。你别看我，我年青的时候就仿佛讨人嫌似的，这么一看，别看我这样的年纪，我还得跟你学你这个法好啦。要由坏上办正事，你这样的人物，还是真难得。这个坏可不是说着玩的，差不离的人，打算用坏主意他还许用不好。"张方一听有一个投自己意的人了，心中更是欢喜。

大家吃过了午饭，家人沏上茶来，各自谈话之际，由外面进来回事的家人对大家说道："各位老少英雄，庄主爷，那日来的那个老头儿又来了，还同着岳家庄的那个老头子。他们二人在外等着呢，叫我快快回禀庄主来，请你老人家出去。他说今天不来，怕这位张爷看不起他，今天来了，有能耐叫他一同出去。"众人一听此话，大家全都站起身来说道："神拳镇西安够个英雄！他真来了。"不言各位英雄赞成镇西安。

此时就听病太岁张方说道："各位老前辈们，我们给他们二人来个作派看看好了，大家都出去接他去，留张爷一位在此就行了。"说着又对家人说道："给我预备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坐在上面，你们大家全都站在我的身后，给我作作威风，我

拿话斗斗神拳镇西安。他要是有身份的人，看见我这个样儿，他就不着急，还可以能够好好的走，他要是看着后起急，那他就算完了。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要是听明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旁边张福张连元一看，知道张方有主意，这回一定有个用意。工夫不大，一切都按照张方办法准备好了。张方坐在那里，各位老少英雄站在了他的身旁，老人家落霞飘髯客张福这才跟着往外迎去。

大家来到大门一看，只见在阶下站定二人，神拳镇西安陶飞同着岳兰台师徒二人。张爷等看了，抱拳说道：“我当来者何人？原来是陶、岳二位老英雄到此，往里请吧。”陶飞闻听此言，忙忙答礼说道：“张老庄主，上次之事，实为小老儿之过，收招不住，有伤尊体。是我回到家中自思自想之后，你老很大的年纪，出此失神之错，我实在是抱歉至极了。本打算偕同兰台给庄主赔礼，又怕两方再起误会，更是错中的大错了，故而始终未能如愿。兄弟现正引为是一个遗憾之事。不想今日早晨省见有府上去的书信，然而其中所叙有病太岁张方在此，我既然知道，更当前来府上一访。要说我们彼此之间，把理讲得通了，想起来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有仇无仇，惟有张方，我也不怕你老先生怪罪兄弟我，这小子，其中要是没有他，也不至有上次的兰台的被打。再说兰台身上不负伤，兄弟也不能有上次的失手。种种的原因，细一想起来，都是张方那小子一人造成的。若是没有他，我们两方面何至闹到如此的僵局？既然张方今日二次在您府上，兄弟特意到此与他分个胜负，彼此倒要看一看谁成谁不成？神拳镇西安这些话尚未说完，就有落霞飘髯客张福张连元，连连摆手说道：“陶老英雄，你老人家就是用剑刺伤兄弟之事，不怨您下绝情，实在是我学艺不精。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现在你老不是把话也说开了吗？我们从此是

没有什么了。不过事已至此，今天还有我几位好友，听见我负伤之信，他们很远的来到我这里，并不是什么报复的意思，可是呀，您也不怕，要是怕不是不来了吗？就请你们二位到这里过几招，胜负倒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们为是尽其交友之道，不得不如此。在你们师徒二位呢，已经到在这里来了，也没有一点示弱的地方，不是全都好看吗？你老人家千万不可说与张方势不两立，这话未免差点。我说这可不怕您见怪了，不用说您跟人家比，就是现在掌朝一品的大员，也跟他比不了。说起他的身份是这样，要说他的艺业，我可不替他说大话，他是剑客的徒弟，现在也不必说是那位剑客，他很得点真传，武功可以说是出众。再者他这次进京，那更不用说了，圣上康熙一见了他，也是他功夫过人，见了他还是很欢喜，这一样儿就成功了。据我们这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说是官居极品，位列人臣。不过他们今天到我这里来，并非是打算与你们二位怎样不可，就是给我们彼此之间作个说合人而已。您同我到了里面，见着张方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恶语相回，若有失言的地方，你们二位很大的年纪，在此地栽这个面子不是不好看吗？我把话已经说完，请您自择。到了里面你们二位看事行事，请二位随我来吧。”陶爷与兰台二人听了此话，都是将信将疑。不信吧，张方进京引见之事，都见上谕。信吧，看那意思，张方这小子又不够资格似的。徒师二人举步走着暗道：先进去看看再说。

张连元头前带路，来到了二门一看，院内立的人很是不少，老少都有，打扮得等类不一。迎门放了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一人往外观看。一见师徒二人走了进来，手拍桌案说道：“好你一个岳兰台，你还认识我吗？不想你从中蛊惑祸端。好，前边这个老者，你姓字名谁？”张方把话说完，有刘俊在旁边说道：“来的这俩老头儿快快通名上来，现有张大老爷在此。”老英雄

神拳镇西安陶飞听了此话，心中一怔。旁边岳兰台用手一揪老头子衣裳，低声说道："师叔，这就是病太岁张方那小子。"陶爷闻听此言暗自想道：听兰台一说，张方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一流人物，现在坐在上面呼五喝六，但不知他的用意何在？老人家陶飞前思后想。这工夫张连元与他们师徒二人站在那里，听上面坐着的张方又说道："下面岳、张两家之事，要你们听真：究竟你们两家因为什么有此失和之事，请实实在在的说了出来，我也听个明白。"张连元闻听此言说道："张老爷若细问此事，我张福看您这样的威风，我也实在不敢隐瞒，你就听我说一说此事经过好了。"张连元不慌不忙的，遂又细说了一遍，一直说到自己被陶飞一剑将后背刺伤。张方把话听完，由打鼻孔之中哼了一声，叫道："陶飞，你算是可以，你的徒弟不法，你还不知道吗？你这分明是纵徒行凶，有意为害地方。要按本职的这个规矩，应当不分青红皂白，把你按到地下打你二百大板。我是看在你也是个练功夫的人，张老爷我不能不这么来。你倒是有什么用意，快快的言讲上来，也省得多费唇舌。请你快点说。"老头子一看张方这种神情，心中有些不服，不愿答言。沉了沉张方又道："快快的说出来还则罢了，如其不然，难免皮肉受苦。"神拳镇西安陶飞把话听完，心中就是一怔，暗说道：这小子我也摸不清他的真确的来历，这个事情说真了就许真了，说假也许假，这倒怎么好呢？兰台这孩子说话也未可信，他还说过这小子也是一个侠义之人。按说要是那样人，更得明理，不能这样的强硬，其中一定有说词。张方这小子我先别小看他，有个说错了话，常言说的好，江湖不吃眼前亏。若按他的势力来说，就许把性命搭上。要按私人来说，那我是不怕的，我们得比着看了。再说兰台这小子我几年没跟他来往，现在他惹出事来了，不是叫他的徒弟白衣秀士方伦，与话迷刘三在我面前苦苦的央

求，我也是出于不得已才随他前往。也是我一时心急，剑伤张连元。就由我走的时候，我还嘱咐他，但能息事宁人，还是息事宁人为是。到现在了，听人家说话这样的趾高气扬，官气十足，要这样看来，兰台这孩子跟我说了瞎话。要看派人找时候的那个样儿，非叫我马上就来，那种惊慌的神气，都不像平常那样安静，看这意思，还是那句话，张方要是一个平常人来一封信不能把他吓的那个样儿。信我可看过多了，下边就写一个名字，张方这封信可不得了，上面还有剑客徒弟，侠客儿子（以下缺 38 字），也未可知。老头子想到这里，留神又看了看张方。镇西安陶爷他不看还有可说，他这么一看，心中又有些不信。张方的相貌又很难看，可以说是全身上下一点可取的地方也没有。陶爷看罢暗自又好笑，遂接着说道："张大老爷在上，小老儿今天来到此处，不能说一些强词夺理之言。无奈一节，小人我不大明白，不知张老爷现在是什么官职？再者身旁又没有公家官人，实在令小老儿难分真假。要问我对于张连元有什么蓄意，不过是在我心里知道。张老爷你要不与我说清了你老的官职，我也不能与你老说明。"陶爷沉了沉又道："请问你老是什么差事？请当面告诉小老儿知道，我在这里敬听了。"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心中高兴的了不得，暗自说道：成了，我这回还是真不含乎，真把这个陶老头儿，恫吓下去了。既然他问我是什么官儿，我当然不能不说了。这回我再把他吓回去，事情就好办多了。张方想到这里遂说道："呕，陶飞，你当我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我是一个有功名的人，跟你说出来也没用。无奈我看你很大的年纪，我不能叫你糊涂死。要说我的差事，没有官服，是一个私密的，因为责任太大，恐怕走在路上，有什么危险。"此时站在旁边的大家一听，全都替他担心，恐其张方把调查江南事务这件事说出来，令这老者知道。不知此人是怎么

个人物，他要是一个好人，那就没有说的了，他若是江南的贼头一流，现时把消息走漏，以后办什么事也不好办了。不是替张连元报复这点意思吗？咱们就按着这个意思说话，用不着提出自己的事来。大家都替张方担心。正在这个工夫，又听张方说道："我今天实话对你说吧，我的差事不用官衣，你看这些人全是我的当差的。你要是不信，今天说句笑话儿，我一言出口能把你们爷儿两个送个地方。你要不信就试试看。"沉了一会儿，张方又道："我要是一个神经病的人，我说的这话你可以不信。我楞敢在此私立公堂，你也打听打听，这私立公堂四个字是什么罪名？这话我也都跟你们说尽了，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再说我姓张的出头也是了事的性质，我看你们两方的当事人全是很大的年纪，倘若事情闹大了，轻者伤财，重者就许伤人。你背后有人，他背后也有人，这一来感情越发的坏了。陶飞你可要再思再想，我这话是与不是？"神拳镇西安陶爷把话听完，想了半天的工夫就没有准主意，暗自说道：这小子私设公堂，你说是假的事，这是犯法的举动，这么看起来，也摸不清他的来历。你说真认他这是真事，实在令我不能甘心忍受。跟他打官司，他也许有门路，我打那一面官司？不行，不可以办。可又说回来了，如果认为是真的，兰台这小子的气怎么出呢？老头子想到这里，也是无法遂说道："张老爷，你是官人也罢，私人也罢，现在我的徒侄岳兰台，被你打倒，以后我也是一时不慎，又用宝剑伤了张连元。到现在又接到少侠你的书信，我一看上面写的明白，叫我出头到张府来。想我神拳镇西安，也是一个明人，我不能做暗事，因为这个我才不揣冒昧公然前来。张少侠您想，要按您这样一说，那不是太好了吗？您在当中一说合，谁还愿意不完吗？您要是了事，也是他们两方的福神，请您给说合说合吧。"老头子把话说完，留神细看了看张方。

只听病太岁张方一拍桌案说道："既然你们两方都愿意了，要说张庄主连元，可说是无过，岳兰台老先生可就说不对了。平日收徒弟不论好歹贤愚，胡乱的来教，人要是一多，可就良莠不齐了，屡次跟张老庄主作对，这是我时有所闻的事实。我是看在老英雄你的面上，不好出此绝情绝义的手段。怎奈我容忍再三，他就知而不闻。一看这样，后来我假扮张爷的徒弟，跟他较量较量。像那知事务的人一遇手就明白了，当场说求我把事给了完啦。不想人家岳爷看不起，跟我一过招，就凭他的功夫，我还用说出来吗？因为这个，我才把他打倒。在那时候我身上还有事，我那些日子可就上北京了。我现在回来一听张老庄主对我一说，实在叫我压不住气了。姓岳的目中无人还有可说，他是没有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你既然是他的师叔了，当然是有些经验与阅历的人了，谁想到你一出了头，也跟他一样，来到张家的府上，不论谁是谁非，真敢用兵刃伤人。可惜你这个年纪，你怎么一天一天的活来着？现在你乐意了也成，你们爷儿两个，跪在张庄主的面前叩个头。如果要是不成的话，你们想着走那可就难了。陶飞，怎么样？快快给张老英雄叩头赔礼。"神拳镇西安陶飞老英雄闻听此言，不由得冲冲大怒，不由得用手一指说道："好你一个张方，你这是给我们两方说合事吗？我栽筋斗栽不到你这里来，你别跟我这儿装人物来啦。给你留面子你不懂，你这分明是以公压私，恃强凌弱呀。上一次你打了我的徒侄岳兰台，我就有意找你，无奈你的任所不定。今天来到这里，你坐在那里装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管你是官儿，我也不论你是么玩意儿，难道说你的父亲是个侠客，你就不知道侠义之道吗？今天就这样出乎反乎的了事，你这是大英雄的举动吗？竟自蔑视同道，我镇西安岂能容你这不伦不类的英雄？来来来，与老夫分个高低。倘若老夫不是你的对手，不用

说给张连元叩头，连你我都给叩。快快过来较量。”陶老英雄恨不能把张方一手抓了过来，痛打一回，方解心头之恨。病太岁张方一看陶爷不吃这个，忙着站起身来，往旁一闪身，正要上前动手。就听有人说道：“张老爷住了，待我与他较量，看看他有多大的能为。请往后站。”大家闻听此言，一看非是别人，原来是铁履居士海上飘风吕福吕应天走上前去。张方一看心中说道：吕应天也等着他哪。下书的时候没见他，这才可了老英雄的心头，此时就公然的出来，这样一来我还不能拦。

此时只见吕应天走到陶飞的近前，未曾说话，先叫了一声：“陶老英雄，你可知道我是何人？不才我今天也要会会你。”老头子神拳镇西安，闻听此言仔细一看，来者这位两只脚下穿着一双铁鞋。陶爷此时一想，天下走江湖的听说有两个穿铁鞋的英雄，说是师徒。方才听岳兰台说下书之人，姓吕名福，大约就是那位牟甫牟春霖的徒弟，故而兰台怕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未敢与他比试。听说吕应天说的那些大话，此时又出头要与我比手，这样看起来，不用你自己通名道姓，定是你了。陶爷想到这里，这才抱拳拱手说道：“来者莫非就是那海上飘风吕福吕应天吗？”吕爷听了此话说道：“正是不才应天在此。久闻神拳镇西安的大名，今天不期而遇，仰望之下，实在名不虚传，令人钦佩。我吕应天特来领教领教老人家的功夫，以便多长一点见识。我们在此众目之下比试比试，尚请多多让手。我这是不揣冒昧前来，一者尽职，一来助友，不得不如此。”老人家陶爷听了这话，不由得冷笑了一声，遂说道：“吕应天何必如此的客气？大丈夫说话，直接爽快。你要有好本事，把我打倒，我要有本事，把你打倒了以后，我还会会别位。别位还没有多大意思，我所要会的就是张方一个人，我非要看看他的本事。这小子太难了。方才我们还没进来的时候，张连元还跟我说了很多

替他吹嘘的话。我是干么的？你们这分明是看不起我。别的话也不必再说了，请你进手，我来奉陪。还是那句话，你有本事打倒我，怨我学艺不精，谁叫我有这么一个徒侄呢？要是有他师父在世，那就不用说了，没有他师父，我就是他的长辈。他要是惹了事我不能不管，他要是露了脸儿，我还好看了。请您进手吧。”吕应天闻言，又抱了抱拳。

此时有家人忙把桌椅拾开。此时吕爷左手晃陶爷的面门，右手一掌照定老英雄打来了。神拳镇西安看了个真真切切，跟着上左步，往左一闪身，随着一抬右手来打应天。吕应天见势回转身形一上步，照定陶爷的右肋使了一个穿掌。二位老英雄你一招我一式，真是招招精彩，式式脱俗，出手稳健，步法轻松。应天加意留神，陶老当心持重。二人照了二三十个回合，都是年近六十左右的老人，面上气色如常，有如儿戏。二位老人家各使平生之艺，都是把自己的身形看了个很严。应天暗自想道：今天在此大庭广众之下，又有老师在旁，我吕某若是被他打倒，我几十年的功夫遍走江湖，闯出一个名声非常的不易，那可就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了。这还不算，老人家牟春霖也得跟我一同擦脸，岂不是对不起他老人家吗？陶爷心中也有一番的理想，暗自说道：我这神拳镇西安五个字，用了多少的精神，冒了无数的险，才换得远近皆知，一旦被他打倒，在此众目之下，实在难以为人。但是一节，这吕某的功夫，看起来我要一大意，非要吃亏不可，我还得加意的留神。他所出的手，有时防不胜防，看来吕应天不愧是九如道长的徒孙了，道长实在是不白费心血。不言陶爷暗自佩服应天。

大家看此二位老英雄，你一拳，我一掌，远踢近挤，步法清晰，行走如风，出手得劲，但是功夫都是不相上下，招招虚用，式式着空，个个都是聚精会神看得甚严。看到精彩之处，

大家都暗自点头，彼此相视。也有那看到精彩之处，情不自禁的把好字叫出口来，甚是钦佩。不言大家交头接耳的互相赞美二位老英雄的功夫出众，武艺超群。

老英雄陶飞为了护庇师兄的徒弟，徒侄岳兰台，老人家早就说过，不许兰台滥传本门的功夫，无奈兰台不听，事到如今，只有找到老人家的跟前求助。老人家真是闭门家中坐，祸由天上来，无意之中今天竟与各家的英雄，伤此无谓的和气。但是大家今天到此，看见张方这样的以势欺人，打算把他师徒二人以势力压下就算了完此事，不想张方还叫他师徒给张连元叩头赔礼，大家看此情形未免替陶爷有些难堪。大家同此心理，暗自说道：看起来陶老头儿真够一个人物，可以说是占一个义字，为了死去的师兄遗下的一个徒弟，老头子竟自忍辱求全，以了此事。要是一个平常人，还不为出奇，有这样本事，竟能如此的容忍，实在是一位古道热肠的英雄。再说这样的功夫，可以说是一条好汉，不怪张连元身中一剑，看这意思他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是应天就完了，真要是换一位，过了这么半天手，早被打倒了。不言大家暗自称道。

此时二位老英雄交手有二三百个照面，谁也不肯落了下风。镇西安陶爷功夫虽好，但是久未出门，虽然功夫没扔，究是久未实用，各种出众的招法业已使过。无奈应天久在外面流连，常常实用，功夫又是很有根底，又得九如道长的真传，下了纯功夫二十年，时间长了当然陶爷有些不支。此时镇西安陶爷，招法也不大精彩了。应天一看这才把心放下，知道自己的武艺输不到陶爷的手下。就这可以说行家看门道，力笨看热闹了。常言说的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应天一看自己的招法欺住陶爷，应天这么一放心，再要是用手，就不是平常的了，把九如道长的真传，连三手，与进步六式，扑天猴等等的招数

使出。应天慢慢的往里一进，老头子神拳镇西安一看，心中说道：完了，我这一辈子的声名今天要扫地了。出的这个招法，我还真没遇见过。不想我陶某今天要在此处栽了，想来是没有希望了。人家吕应天是屡屡使新招数，一手跟着一手，一招挨着一招，我要有个手迟眼慢，那就得当时败北。再要进手是不成了，也就是把我自己的门户看住，只有招架应付也就是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已。老头子想到这里，又振抖精神把门户一看，全凭闪展腾挪，蹿蹦跳跃，不求战胜。应天一看，心中暗自说道：陶飞这是知道自己的功夫不行了，他要用以逸待劳的法子，然后再往我身上进招。好一个老匹夫！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爷儿们是那不知进退的人吗？要按情理来说，我可不应当再往里进手了，可有一样儿，我也看关定式，各不进取，我们两个得什么时候才能完？这个地方可不算我不对，我还得用力往里挤兑他，快快的把他打倒，也好叫我出出这口恶气。打倒你也算不了什么，为的是叫大家看看，我吕应天不是那有名无实的人物。应天想到此处，不但不看关定势，而且招法加紧，紧紧的往里进招。再看老英雄神拳镇西安陶爷，就是闪展的功夫都有点来不及了。应天一看，心中不由得甚是欢喜暗自说道：陶飞，别听你外号人称神拳，今天跟我比上，你这个神拳就不成了，看这意思再有二三十手的工夫，你就得败北。你还得要知一点情，即便你输招于我，我决不出以绝手，你今天还算成全我，没令我在人前输口。应天想到这里，越想越高兴，把招法走开了，罩住了老英雄陶飞。

在这时候大家一看，没有不暗自点首赞美的，大家没有不冲应天竖大指的，不愧是九如道长的真传，可以说是招招出众，手手不凡，大家也是越看越高兴。

惟独那位势同孤立的岳兰台，到了此时心中甚是后悔的了

不得。看着师叔与吕应天比手，在一动手之际，兰台看着很是长精神，老二位一招一式的势平力敌，看着甚是精彩不凡，虽是心中很希望应天被师叔陶飞打倒，但是总不能如愿，招数平平。到现在一看师叔陶飞更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而且脚步也乱了，闪躲也不灵活了，弱势毕落，堪堪败北。心中道：别看我岳兰台输给张方，不算什么，看将起来，古人说的好，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我若是不跟张福作对，那么着也不能在此处落个人前丢丑。谈到师叔陶飞可不然了，他老人家年近古稀，闯荡江湖人所皆知，神拳镇西安，一旦在此落败，这真可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此时进身把老人家替将下来，但是我的功夫差的太远了，不行。我即便豁出去跟他死拚，老人家的脾气实在不好，那样一来非打我一个死儿不成。岳兰台前思后想，拿不定主意。举目观看更是危险万分。见师叔用了一个双拍掌。但见应天身形往下一蹲，用了一个阴阳童子腿，奔了老英雄的裆中而来。这地方他老人家有经验，知道这一腿要踢在裆上，就得要命。想躲是不成了，说着老头子往下一矮身，耳轮中就听“嘭”的一声响，陶爷就觉着咽喉之中一甜，身形站立不住，往后倒退了七八步，翻身栽倒。海上飘风铁履居士，往后一撤身，擦拳摩掌的说道：“哎呀呀不好！这一招实在是怨我，一时收招不住，踢在了老英雄的前胸。”应天口中说着话走了过去，打算把老英雄搀扶起来，用好言安慰安慰，以表惭愧之意。

这工夫只见岳兰台，来到老人家身旁，把陶爷搀扶起来。此时老英雄紧合二目，停止呼吸，身形紧紧往后挺着。这一来不要紧，可把岳兰台吓坏了，准知道师叔受伤过重闭气身亡，不由己悲切的说道：“你老人家今天这样，实乃是为我岳兰台所致。”

这工夫大家一看也都吃惊不小。张福张连元一见业已伤人，心中说道：老英雄吕福吕应天，这个地方也太难了。未曾跟人动手，你心里也得有个打算，是什么情形，什么过节。我跟岳兰台发生了误会，不过是稍有狭嫌。现在出了人命，这样人命关天的事，你打完了可以扬扬一走，我张福可就吃不住了。此地是我的家门口，倘若陶飞一死，人家也有三亲六故，要是问我张福几句，我用何言答对人家？再说我有朋友，人家也有知己的。你替我出头打死了陶飞，人家陶老英雄那一方面，对于我张连元岂能相容？

张爷正然思想，这时候早有出主意的了。有病太岁张方说道："诸位诸位，别乱别乱，不要紧不要紧，陶爷不是死了，他这是因为年迈气微了，把血闭住没吐出来。快快把他老人家的袜子剥下来，拿鞋打脚心。"这时候岳兰台已然束手无策，听见张方说出这个法来，跟着把老头子的鞋袜脱了下来，赶紧用鞋打上了。要问真了是有效没有，自己也不准知道。眼看着师叔这个样儿，也就是尽到了心而已矣。要说也该着老英雄命不该绝，总共打起来有十几下，就听神拳镇西安，哎呀了一声，一张口鲜血吐出。大家围着观看，这才明白这是闭过血去，用鞋这么一打，打过来了，准知道他老人家虽然失血，对于性命上算是没有危险了。大家站在老人家的身边，遂说道："陶老英雄，您心中觉得怎么样？赶紧把他老人家搭到上房先休息休息，我们去请先生，给你老人家调治调治。"岳兰台闻听此言，正在不得主意之际，有心把老头子弄走，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三差二错，离开此地让他们再管可就不这么容易了。岳兰台正在思想着，看着老人家陶飞睁开两只眼说道："兰台，你看是那一位如此的安慰我？替我谢谢。你赶快把我背到家中，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岳兰台闻听此言点头答应。说着把陶老英雄扶将起来，转身把

老人家背了起来，一言不语，回身往外就走。在场的众人一看，都是面面相视并无一言。此时老头子吕应天有心还要与陶爷说几句客气话，一听陶爷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自己再说客气话，还是惧怕人家。既然是打了人家，那就说不上不算来了，只可等着就完了。

岳兰台走去以后，各位来在屋中。别看老人家张福自己心中说，这一次吕爷不该，对于面子上可不敢带出来，还谢过了吕应天报复的美意。老二位客气了一会儿，直谈了一天。天晚了，大家吃完晚饭。这时张方说道："各位老少英雄，今天陶爷叫咱们治的也算可以了。自从他一来的时候，听说张老英雄还拿大话吓嚇他来，赶来在我家里面，我又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不论是谁都得有点气儿，还不用说也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据我想陶飞他未必完的了。他这么大的年纪吃这样苦，这一口血不要紧，怎么着也得养一个多月，才能复旧如初了，还得身体健壮的人，要不然的话就得一百天才能好的了。等他好了之后，他绝不能与咱们善罢甘休。张老庄主那就不用说了，他是起事的祸首。第二就是我。我这样一来，他更是怀恨在心。再说就是吕老剑客，他老人家是一位打人的正犯，都完得了，也跟他老人家完不了。我们先预备一下，以后他们要是再来找场，那可就麻烦了。"吕应天一听张方说话，心中甚是不悦，接着说道："张少侠客，要是这么着，你老人家是奉旨南下的钦差，公事也忙，赶到明天请你们大家先起身南下，我吕应天在此等候他们几天。要是陶飞那里有人前来找场，我一人对付他们。我等把事了完之后，我再南下追赶大家。若是没有事的时候，那不是更好吗？张少侠客你看怎么样呢？"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才知道应天闻听自己所说之话他不大满意了，遂接着说道："老英雄，这话不对了。您所说的倒是应当这么办，无奈一节，张

庄主这点事，也可以说是我张方惹出来的，我要是不把岳兰台打伤，神拳镇西安陶飞他那能找到张庄主这里来呢？张爷的后背还不能中他一剑。今天这是有您在场了，那就没话说了，要是您没在场，不也是我出头吗？要说陶飞那里来人找的话，我在张庄主这里安置人，说什么我也不能叫您在这里等着。”张方说到此处，老侠客镇东侠侯爷说道：“方儿，你也不用说这些话了。不是怕陶飞那边来人找吗？也不用麻烦了，痛痛快快，咱们只当在大人公馆了，在张爷这里多住两天，你看怎么样？”张方点头说道：“对，也好，还是老大爷你老人家说的是。莫怪您是侠客了，上年岁的人真叫比年轻的高。我就依您了。”说话天也不早了，吃完饭大家闲谈，无非是言讲岳兰台与张爷这事以及引起这场是非的经过。谈了会子各自安歇无话。

到了天明，老头子张爷吩咐备好点心，大家随便吃点心这么个工夫，有人进来回报：“外面来了一个和尚，很大的年纪，口中说找病太岁张方与庄主爷您，看那意思足够八九十岁了。不知那位叫病太岁？”张方听了此话，忙着站了起来说道：“好，来找的是我。我认识的没有和尚，要是道爷那是我师父。这个和尚是谁？你没问他法号吗？”下人说道：“我问了，他说不能告诉我。他说只要有张方出头，或者是我们庄主爷，自有姓名法号说出。”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心中就是一怔，暗自说道：这是那来的这么一个和尚？此时镇东侠侯爷在旁说道：“张庄主，不是说找您与张方吗？你们二位出去看看。要是慕着名的朋友前来访我们呢，把他接到里面来有话相谈。”张方听了此话点头不语。这才跟着张连元和从人往外走。

来到大门留神一看，但只见在阶下站着一个和尚，看年岁可真不小了，不到百岁，也有八九十岁的光景。虽然年纪很大，真是面若童颜，二目灼灼有光，令人一看就知是位练武功的长

者。张连元一看心中说道：他是大王庙的玄通和尚，他是做么来呢？想到此处，就听和尚说道："南无阿弥陀佛，来者可是张连元吗？"张爷闻听此言接着说道："哦，不才正是我张福。我当是谁，原来老当家的到此，不知为了何事有劳法驾降光而来？敢请法师屈尊，请到舍间一谈好了。"和尚闻听笑说道："张老庄主，你真是不知道吗？难道说老庄主你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吗？今天我出家人来到府上，也不为别的事情，在昨天我在中途路上巧遇老英雄陶飞，我一见之下，实在令我大吃一惊，老英雄的神气太不像样子，后来我一问才知道大概情形。我想他老人家很大的年岁，向来是安分守己，那是人所共知的。你大不该约请朋友，把老头子伤得甚至口吐鲜血。莫非说张庄主你就不是练功夫的人吗？练武的难处你还不知道吗？陶老英雄被人一脚踢伤，现在生死尚在两可之间，你就是不痛惜他的武功夫，你也得看在他那样的年纪，倘若一个调理失当，他那样的年岁想好恐怕不易了。难道说你就这样的不仁不义吗？好，你不是有朋友吗？神拳镇西安也有好朋友，我出家人要与你分个高低。别的话也不用说了，张福你是还算怎么主意？赶快说来。"张爷把话听完，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个和尚，他怎么来的？再说和尚玄通在大王庙也没有多少日子，怎么就跟陶飞有交情呢？

书中暗表，神拳镇西安是一位最好清静不过的人。这一天有人来访，家中人回明了镇西安陶爷。老头子出来一看，原来一位出家的和尚，心中甚是欢喜，正对自己好静的心理，忙着问道："高僧不在宝刹，来到寒舍，莫非是有什么见教不成？"和尚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说道："久闻你老人家的大名，未谋一面深以为恨。今天得仰尊颜，真乃三生有幸。倘蒙不弃，情愿和你老人家作竟日之谈，不知老人家可能允许否？"镇西安

听了此话，伸手拉了和尚的左手说道："原来如此，请随小老儿里面相谈。"和尚笑道："老人家倘不嫌弃，小僧敢随喜。"镇西安拉着玄通和尚往里来，二人各叙姓名，说了年岁。和尚玄通说话，老人家甚入耳，老人家言谈，和尚听着受听，真可谓意气相投，志向无悖。从此二人，和尚没事的时候来到家中，老人家心闷的时候，去到庙里，如此的互相往来。有时候互相研究功夫。要说武功，和尚可比老头子高一筹。别看镇西安这么大的年岁，对于武功还是往里追求。这才叫练到老，学到老。和尚玄通也真算不含乎，陶爷问什么，和尚就告诉什么。后来和尚劝陶爷出家，说得理由正当，和尚说道："你也是这么大的年岁了，也没有老的，也没有小的，一个人在家中住着够多没有意思。你要出了家享受清福，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也能够多活几年。"老人家听了此话，遂说道："老方丈，你这话说的甚是。现在我可不行，再等些日子，我把一切应当办的事办完了，然后出家修行，也不枉人生一场。"玄通听了点点头并未答言，这话也就放下了。今天玄通上街买东西，远远看见一个人，慌慌张张的走来，就看身后还背着一个人。和尚不知什么意思，紧走了几步，近前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岳雇主兰台。和尚忙问道：岳恩主怎么这样的受累？身后是什么人？说着仔细一看。兰台道："不要提了，这是我师叔陶飞。"和尚听了，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说道："怎么？！"兰台道："走走，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随我来。"老和尚玄通不语，跟着到了陶爷家中。兰台甚是惭愧的，遂把事说了一遍。和尚听了不由得怒气冲天，连连说道："原来如此，我当是那一个，张连元这个小辈真敢出此毒手。我和尚也看看他有多大的能为？还有多高的朋友？"岳兰台听了此话，遂说道："当家的，您先不用着急。我对于我师叔现在是一点主意没有，请您给想个办法，先给他老人家安安神。我

看他老人家的眼皮时睁时闭，大概心中里不好受。”和尚说道：“不要紧，我这里有个方子，吃下去是安神的。等他老人家能说话了，我还要问一问是怎么治他们，要是不叫那小子活，我就多多手叫他回去。”和尚把话说完，气昂昂亲自把药打来。老头子喝下去不见转机，和尚一看，倒不敢走了。直等到日落西山，天光黑暗，才听得老英雄陶爷，哼了出来，有些转机。又等了一会儿，只见老人家咬牙切齿的说道：“好一个张方，真乃是我陶某冤家呀!你小子真敢叫吕应天一脚踢得我这样的重伤，我今生今世，如不能报此深仇，到下世我也不能与你甘休。”和尚闻听陶爷说出话来，遂在旁口念佛号说道：“阿弥陀佛，老人家，请放宽心，我玄通和尚在此，无论谁跟你老人家有仇，全有我和尚一面承当。”和尚说了这几句，陶爷一语未答。和尚仔细看了看，也不敢再往下说了，只可令老人家养神而已。和尚玄通与兰台二人坐了一夜。到了天明，有人打了脸水，老和尚漱洗完毕，并不告辞，只身一人出离了陶爷家门，奔往张宅。到了张爷的门首，不由得心中怒气更大，叫人回禀进去。张连元出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看了看并不认识，跟着口念佛号：“阿弥陀佛。”

张爷一看这个意思，心中早已明白，不愿意在门外动手，打算让到里面有什么话再说。不想和尚不进去，非要当时比手不可。病太岁张方一看，有心要上前与和尚分个高低。正在这个工夫就听身后有人说道：“二位张爷，给我看着，我来看看这个和尚有多大的能为。”张方听了回头看了看，说话的不是别个，正是海上飘风铁履居士，老英雄吕应天。此时里面的人完全走了出来。张方说道：“老英雄跟他过手千万加点小心，看和尚这个意思不是善类。”应天看了看张方心中说道：这才叫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和尚有本领在那里了？应天想到此处迈

步上前，高声笑道："来者这位法师，贵上下是怎么称呼？不才我姓吕名福，字应天。老头儿陶飞受伤，不是别人打的，我看事情不公，我才多多手，他就负伤走去。不知大法师你来到此处，莫不成还要过几手招数不成？来来，只管向前来，不怕一拳或是一掌将我吕某打倒，甚至于死，我是毫无怨言，不怨法师意狠心毒，那是我吕应天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大法师请你进手好啦，不才我在此奉陪。"应天说完此话，此时玄通和尚把话听完，不由得更是冲冲大怒，口念佛号大声说道："阿弥陀佛！原来你就是吕福吕应天，人称海上飘风铁履居士。你们师徒二人，在江湖上也算是英雄了，怎么走在此地，就这样的助纣为虐呢？不问理之屈直，就把人打伤，你这还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呢？老人家与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竟敢下此毒手？今天与老僧一见之下，犹自说此大话，你真是无知已极了。"

玄通长老说着话，把袍袖一挽，走上前来用双手照定应天的头顶就用了一手口劈掌打来。铁履居士听得风声，就知道和尚的功夫不弱，有几十年的好功夫，要不然也不能有这样的身手。应天想着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躲开了双掌，跟着上左步，右手往外一捋，打算捋玄通和尚的右胳膊。不料想和尚的武功精奇，见应天一捋，跟着手往下一垂。应天借着这个劲儿，巴掌往起一抬，用了一手撩脸。和尚赶紧使了一个张飞骗马，左腿一抬，右脚一转，应天这手就走空了。和尚双足落地，抬起双掌照定应天的两个太阳打来。应天赶紧缩颈藏头，躲开了双拳。两个人一僧一俗，就打在了一处。

在场众人一看，各自思想，暗想应天的功夫可以比剑客，受过老剑客九如道长的真传，闯荡江湖人所皆知。海上飘风铁履居士，今日跟玄通和尚动手，施展平生所学，他老人家可不敢大意疏神。今天要稍有输招地方，对于和尚玄通，倒提不到

话下，但是众目之下，实在是不好看了。现在二人动手，旁观者心中无不替应天使力。

这工夫过手就有一百余个照面，两方面分不出胜负来。就在这般光景，忽然间听见，有人口诵佛号，声音甚是宏亮，响若铜钟，只听得“南无阿弥陀佛，”大声的叫道：“玄通师弟，不要惊慌，老僧在此。”玄通闻听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玄通不住的留神观看，上下打量念佛的和尚。但见两个出家人来到近前。前边这位身高足有六尺，细腰扎臂，穿着一件茶青色僧衣，手拿如意。后面跟着一个和尚，身穿灰僧服，也是擎着一柄大如意。玄通长老看罢，心中甚是欢喜的了不得。来者非是别人，一位是朱德俦，宗恒长老，一位是了因，通法禅师。

书中代言，他们两个人由打万龙藏峰岛，被老英雄鲍林鲍仁山，烧的不亦乐乎，两个人有如奔命相似，逃出了险地。二人计议，打算逃避江南，不愿在江湖之上奔走。二人主意虽然拿定，尚无一定相当地点，不过在各处闲游。

今天也算凑巧，在此遇见师弟玄通长老与人动手，正在危急之际，故此口念佛号，然后走到近前，问了问师弟玄通，为何在此与人动手？玄通和尚把以往之事对着二人说了一遍。二位高僧听了此话，心中也是不悦。说着回转头来看了看老英雄吕应天，然后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吕福，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能为出众，武艺高强，欺压异己。有人出来问你们，你就前来动横不说理，打了陶飞，又要欺压我的师弟。你也不打听打听吗？今日我们弟兄来到，也是你的大数来临。”和尚把话说完，了因长老得意的了不得。

此时吕应天看见两个和尚如此狂傲，未免心中有气，暗自想道：我吕福自幼小学艺，受我老师与师祖二位老人家栽培，学会了一身绝艺，敢说打遍天下无敌。今天两个凶僧如此的狂

傲，我要不给他们俩厉害，他也不知外面还有英雄。想到这里，把兵刃取出，双手分开，向着和尚哈哈的笑了两声，用右手的镢一指说道："两个凶僧不要自己发威，也不是我吕福说一句大话，讲究动手你们两个恐怕差的太远吧？"了因听了此话，不由得怒气冲冲，大声念了一声弥陀佛叫道："吕福，不必多言，我们就此动手，以分输赢。"和尚说罢，把手中如意照定他头顶便打。应天看见如意打下，往右一闪，拿左手的镢一按他的如意，上右步用了一招凤凰单展翅，右手镢够奔和尚的咽喉扎去。和尚赶紧撤如意，海底捞月往上一搅，双手捧着如意黑兔出洞，够奔应天的面门而去。两个人各施所能，招招紧凑。

此时两旁看热闹的人可太多了，不过是行家看门路，力笨看热闹。

当场过招，动手已有四十多个回合，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材，一时之间难于断定。此时的吕应天，动着手心中甚是着急，暗自想道：我如果赢不了和尚了因，岂不被众人小看？要想把和尚打倒，我必须用我师祖所传的绝艺不可，不然的话，想赢万难。应天主意已定，双手镢够奔和尚两眼，二龙取珠，招快如电，风声一振，已然到了和尚的面前。了因看见双镢来到，赶紧拿如意往上一碰。应天看此光景急撤双镢，二次进手双峰贯耳，对着和尚的太阳打来。和尚一见镢到，赶紧一矮身形缩颈藏头。说时迟，那时快，吕应天一见双峰贯耳招数走空，撤双镢一矮身形，用了一手寻龙点穴，双镢够奔和尚的两个虎眼穴上便点。此时了因看着应天的招到，说了一声不好，吓了个胆裂魂飞，想躲焉能得脱？只好紧闭双目等死。此时海上飘风铁履居士吕应天，此时一看倒觉得有些心疼，暗想道：真要是双镢点在虎眼穴上，和尚虽然说不至于亡命，他的两腿可就残废了，堪称一个废人，未免手毒一点。到了这个时光，应天

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说着右手的镢撤了回来，左手的镢就在和尚的虎眼穴点，就听嘭的一声，和尚当时就坐在尘埃。应天把双镢交于左手，用手理着胡须微然的冷笑道："了因，今日过手就算我铁履居士饶你的活命。常言说的好，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看你是佛门弟子，故此饶你不死。如果是改恶从善，有你的命在。倘若不改前非，以后遇着，你要想活可就难了。"应天说到此处，双镢一指叫道："了因，你就逃命去吧。"此时的和尚了因，坐在了尘埃，顺着脸上往下流汗，疼痛甚是难忍，咬着牙大声说道："吕福，用不着这样得意扬扬，老僧一时失神，被你点上我的虎眼穴。大丈夫生在天地间，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你要觉得不足，你来把你师祖一镢送往西天，你看报仇的有没有？"应天本是好意，留他一条性命，不忍下毒手。不料和尚说出此言，应天听着未免有气，面带不悦之色，大声说道："了因，我是好意待你，怎不料你如此的无情？今天把你置于死地，休怨我海上飘风意狠心毒。"说到这里，把双镢复又左右一分，恶狠狠的看那意思打算把和尚了因打死。

就在这么个光景，旁边宗恒禅师朱德俦看罢，赶到近前念声弥陀佛说道："吕应天不可赶尽杀绝，老僧在此。"说着话拿如意够奔应天，当时进前过招。吕应天也不答话，摆双镢进招。这两个人在当场动手，各不相让，一死相拚。论起来宗恒长老，他的能为可比了因长老强的多。宗恒本是大明朝朱洪武的后人，受恩师所传，得一身绝艺，他要打算恢复大明，全凭自己这一身的武功。今天动上手，应天可有点吃亏。因为已然跟了因动手有点劳累，真是力尽筋疲，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应天心中甚是不安，暗自说道：不好，我今天真要是输了招，宗恒岂能相容？必然置我于死地。应天这个地方也算错了，既然获不了上风，就应当紧闭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才算对，不应

该心神不定，胡思乱想，易取失败之道。二人过了大约三十多招，应天实在是有点支持不住，真是汗流满面，势甚危急。

两旁众人一位位都是面面相观，那位也不敢冒险出头，把应天换下来。

就在这个光景，旁边的病太岁张方，看着未免有点难过，有心不过去，倘若应天有个三长两短，就对不过他老师牟春霖了。再者也对不起他本人。有心自己过去，又一想，应天不胜，我焉能胜的了人家呢？张爷思前想后的沉了一会心中说道：唉，还是过去为是，换回应天来比什么都强。张爷拿好了主意，手擎一对量天尺，大声喊道："应天你老取胜了因，还不为足，这个脸还能都叫您一个人露吗？不才我张方也要会会朱德俦。"应天听见张方这几句话，心中未免甚是高兴，暗自说道：看起来还是张方，这小子有点儿意思。看出我不行，他出来换我，孩子真有眼光。除非是他，别人我还不能让。张方是僧道双传之艺，一身好武功。应天想到此处，虚晃一手，跳出了圈外，叫道："张方，动手留神，多多小心。"病太岁点头说道："请放宽心，这个凶僧也算不了什么。"说着话把手中的量天尺，冲着宗恒发威，叫了一声："朱德俦，看起来你此时就算残生了，你要留神。今天你要是不小心，可就难免作了你家张老爷的尺下之鬼。"说着话把手中的量天尺使了一个流星赶月，照着宗恒头顶打来。宗恒一看兵刃下来，手捧如意往上相迎。两个人从此就打在了一起。二人的功夫，论真了张方岂是宗恒对手？不过就有一样儿，病太岁张方随机应变，招法活泼，一对量天尺恰仿佛雨点相似。好在一样儿，朱德俦也跟应天过了一会手，未免有点吃累。正在不可开交，张方可就有些不能支持了。

就在这么个光景，猛听得人群之中，大喊一声，不亚如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雳。宗恒听了心中就是一怔，不晓得是为了何

事。正在手迟招慢之际，耳听得当的一声，宗恒的如意打落尘埃。此时站在旁边的玄通长老，看了个真而切真，说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小儿张方不可赶尽杀绝，老僧跟你一死相拼。"此时的张方站在那里两眼出神，不住的出神，心中暗自想道：就凭我的功夫就赢不了宗恒，眼看着我就有性命之忧，也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也可以说救了我的性命。事情完了以后，我得调查调查这是那一位，我得跟他近乎近乎。张方思想着正在得意之时，玄通走到了近前。此时张方一看，不由得倒有点害怕起来，心中想道：这一来可要不好。我的精神还没复原，他又过来出头，我可支持不了，再要跟他动手可就没有好了。想到这里，心中很为不安。也是急中生智，当时想起腰中还带着脉门弩呢，倒不如拿脉门弩结果他的性命。我就是这个主意，大约他也是命该如此。说着把量天尺交于左手，一伸手由打腰中取出脉门弩，大声的叫道："玄通，休怨我张方无情。你跟我也是冤家，今天拿脉门弩把你打死，你可休怨我张方。"说时迟，行时快，把脉门弩举起，对着玄通要打。

就在这么个光景，由人群之中打出一个铁球，只听叭的一声，不偏不歪正中张方的右手腕。此时张爷的脉门弩可就落在尘埃。令人看着出奇的就是这个铁球自己会绷回去。张方不顾疼痛，下腰拾起弩洞，然后留神一看。就见有一人身穿蓝色的衣服，由打人群之中抖身窜将出来，其快如飞。

此时老少英雄，一位位都是看了个真真切切，大家全是一样的思想，准知道穿蓝的这个人，非剑即侠，比我们这一群人功夫都高。大家不约而同的一齐往前紧追不舍，倒要看看是那路的英雄。大家一位位往前紧追，别看追的这么快，还没看见前面那个人究竟是谁，后来倒把人给没有了。大家无法，二次回到张连元的门首，再看三个和尚可就踪影皆无了。

大家来到里面，休息了休息。依着张连元，就打算款待大家一番，当日起身南下，办理公务。张爷想到这里，遂说道："众位老少英雄，为我张福都很分神。众位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客气，我备点酒席我们痛饮一番。用过酒饭，众家英雄还是公干为重。日后彼方无论有何事体发生，我再作打算。"张方闻听此言，把头摇了摇说道："张老庄主，你可不还看这几个和尚没有一个好惹的？了因带伤而去，我想他定然完不了。我们再等他们几天，要是没有事，我们再走。"张福闻听连连的拱手感谢各位。

彼此大众又住了四五天的光景，也没见有人来找，陶爷也没信。张爷可就说道："众位爷们儿，不要再候了。众位都是公事在身，很耽误公事，我张福心中甚是不安了。以后即便再有事发生，还是那句话，我再想办法。如其不然，我认栽还不成吗？"张方闻听此言，点头说道："张福，你说此话倒也不错。可有一节，真要来人找你，万不可与他们认栽，我们大家的脸面要紧。你可以打发人到公馆，去求各位侠客，有我的面子，也不能不管。"张福听了此话，连连称谢，心中暗自后悔，不当说出认栽之意。当日不谈。

到了次日，张福大摆酒席给大家饯行。不一时酒饭用毕，坐谈了一时，一同起身告辞。病太岁张方同了老少的英雄，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一位位真是高高兴兴，笑语盈盈。一路之上，不过是饮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

第一百九十五回

朱苍投奔聚英山

陆炳夜探卧云庄

这一天走在相离聚英山不过一里之遥，眼前有一个大村庄。一看这个庄子，真是有点丰富气概，四周围沿足有九尺多高的围墙。众人不约而同的转了一个圈儿，看了南面的庄门，西面与东面也都是紧闭封锁，甚是严密，只有北庄门可以有行人出入。大家来到庄门以外，只见两扇栅栏门，一开一掩。在栅栏门外有四名庄兵，栅栏门里面也有四十名左右的庄兵，全是三十以下，二十以上的年纪，真是精神百倍，膀大腰圆。头上蓝布包头，结着蝴蝶扣，身穿蓝布裤褂，外罩号坎。号坎前后皆有白圆光，上面有字，横着一行写的是，卧云山庄，正当中一个兵字。前面白光分为两半，左一半一个义字，右一半一个勇字。一个个手中拿着双手带斩马刀。为首的几个头目，检查出入的行人，如果要是没有腰牌，无论是谁，出入也不成。

张方等众人看了半天，想到这个庄子为首的人，一定不是好惹的，必然是一个江湖中的好汉，就看前前后后的庄门如此的严密，实在是有些帅才。众人正在思想之际，看了看张方。

只见他也不言语，大摇大摆的往庄门里面就走。还未走进

庄门，就见过来一个头目，手中拿着一根打马的粗藤棒，双手一横，大声的说道："你是干什么的，楞往庄子里走？身上可带着腰牌了吗？如果没有休往庄门里闯，应当当场把你拿住，交给老庄主发落于你。"这个地方张方真不能往里走了，或者把他个人的来历说明也好，再不然的话，也可以问问庄主的姓甚名谁，也就罢了。张方他不这么办。不但不理人家，他就公然的往里走。以为自己是一位奉命的小钦差，别说是庄门，无论是那个衙门，我也随便出入。人家说话，不但不理人家，还是一直往里走，一句话也不说，人家岂能容你？不容分说，拿马棒照定张方的头顶打来。张方一看不慌不忙的往旁边一闪身形，用手一捋，这马棒就到了张方的手中，抬起腿来一脚，对准头目的前心就是一脚。只听得嘭的一声，把头儿踢了个仰面朝天。在旁边的庄丁一看不好，以为他们是聚英山来的人了，各拿斩马刀，异口同声的说道："你这小子要找不自在？别的村子能够受你们的欺压，我们卧云庄可不能受。今天要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不知道我们是谁？"说着话一窝蜂相似，各拿兵刃，够奔张方而来。病太岁张方见此光景，心中甚是欢喜，故意往人群里一挤，他是拳打脚踢，有如身入无人之地。好在张方没使多大的力量打他们，真要是再用量天尺，那就得伤人了。再说这一群人也用不着张方那样应付。

此时站在旁边的剑侠老老少少的英雄，看着张方一拳倒一个，一脚跌一个，有如木偶一般，看着甚是可笑。又恐怕张方失手闹出意外。此时走出一人，拦住张方不叫他胡闹了。张方住手，再看那些庄丁一个个叫苦连天，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

就在这个时候，庄丁们往四外一闪，齐声说道："得了，我们庄主爷出来了。"庄丁用手指着说道："这个小子，真冲不含乎的。"遂又对张方说道："你可别走，今天准保有你小子乐

儿。”

张方闻听此言，留神一看。只见前面有十几个人，都是家人的打扮。后面一位上年纪的老者，精神饱满，器宇不凡，身材有六尺多高，一望好似一位儒雅的长者。身后跟着一个年在十六七岁孩儿，生得五官清秀，白面朱唇，真可谓是一位英俊的少年。老者就是本庄的庄主，后面跟随的小儿，就是少庄主。爷儿两个正在书房闲谈，外面来人报告，有人前来搔扰本庄，大约是聚英山的贼。老头子闻听此言，赶紧带着孩儿，亲身来到北庄门观看。只见庄兵一个个叫苦连天，见有一人生得五官丑陋，站在那里得意扬扬。老头子看罢不由得怒火上升，用手指着张方叫道：“你这晚生小辈，真乃大胆！竟敢打我的庄丁？难道说你就不怕吗？”后面有人哈哈大笑叫道：“张方闪开了。”说着话往前走了两步。病太岁张方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镇东侠。走近老庄主的跟前抱拳叫道：“老兄一向可好？不知老兄可会认得兄弟我否？”老庄主留神一看，微微的含笑叫道：“侯老贤弟，这是那里话来？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不是山东巢父林的镇东侠吗？”

书中代言，本庄的庄主非是别人，姓福单字名临，别号人称卧云居士。身背后站着的小儿，是他的少爷，叫玉面小神童福宝。福爷在先前住在巢父林东南，来福庄的人氏。后来因为路见不平，打死人命，老头子携眷脱逃，来至此处，自立卧云庄，里面招居了有七千多户人家，大家公举老头子为本庄庄主。老人家的人缘也好，又有一身好武术，把本庄治理的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声势日大。后来有聚英山为首的大寨主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亲身前来约请他加入聚英山。福老居士知道赵丕不法，有意谋反，老头子严词拒绝，不肯加入，才招怒了赵丕，屡次派人前来搅扰卧云山庄。老头子号称居士，实

有帅才，按户口征丁，训练乡勇，大约总有三四千人，昼夜防范，所为抵抗聚英山。后来聚英山不断的来人，白天搅扰，夜晚窥探，老头子恐怕本庄出了意外，把东、南、西三面庄门，紧闭得水泄不通，仅留北庄门出入，还得在登记处登记，领了腰牌。故而今天镇东侠等众位老少英雄，想着进庄如何能成？张方怒打庄兵，有人报告老头子。大家见面之下，老人家伸手往里相让。镇东侠率领众人当先，走进庄门，也是一样的先到登记处登记，各位领了腰牌，这才让谦谦让让够奔福宅。

大家来到厅房给众人引见，大家互相为礼，然后吩咐家人献茶。各位英雄喝着茶，老居士福临这才叫道："侯老贤弟，你们众位老少英雄，由打那里而来？莫非说也是为聚英山的事吗？"镇东侠用手指着说道："这位张方先生，他是奉命到此调查江南，也可以说是小钦差了，是一位记名的副将。有人报告这座聚英山中窝藏着一个巨匪——西安侯十四子，张方特为前来调查真相。我们众人今天也算是无意之中来到贵庄，巧遇你老人家。这也是天数，应该聚英山的寨主灭亡。我想里面的底细一切之事，都瞒不了老人家你了，只要你老人家对我们说明，求您诸多帮忙，拿住匪人西安侯，押回北京复命。"此时卧云居士福临，听完镇东侠说完这一些话，手理胡须叫道："侯贤弟，我说话你们几位千万不要过意。要打算进山调查，捉拿西安侯，还别说是你们几位，就是再比你们几位再强数倍，也难以进山。"这话还未曾说完，在旁坐着的吕应天，与老英雄牟甫牟春霖，以及病太岁张方，老少的英雄听了心中有些不悦。别人还好，惟有张方总是年轻一点，当时站起来用手一指叫道："福老居士，这个话你先不要如此的说出。我们初次相见，你老先生准知道谁有多大的能为？何必如此的冷言冷语？我们大家来到此处，无论聚英山有多少高人，多大的势力，我们是国家的官人，这

个话不可公然的说出。像我张某虽不算是什么剑侠，可是自从出世以来，就在灵祐皇亲，跟着钦差大人左右。我不是说大话，很显著的功劳也有过几次。陕西凤翔府金凤山的古刹玉皇顶、剑州的州衙、蓬莱岛、以及万龙藏峰岛，大闹河南府，别的也不必说了，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病太岁张方的。今天是奉旨调查聚英山，不过是地理不熟，跟你打听打听，我们可以有个策划。不是你老先生在此地人杰地灵吗？宝眷离着聚英山很近，一切的情形多少总该知道一点。谁想到老先生还没说什么正经话，就先说了一些长贼人的威风之言。我说话可不大受听，冲着老先生你这样的小看人，我张方要只身一人前去探山，我要在此山中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来，叫老先生你也看看我张某是一个如何的人物。”老居士听罢张方所言，注目一看张方，遂说道：“张大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老先不要多想，老朽所说话都是实情。你可知道，古人有云，未思进，先思退。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小老儿不敢小看各位，我所言不过是比较我们人单的意思。”张方闻听此言，点头说道：“如此说来，那么就请你老先生把聚英山里面的人物说一说吧。”大家一听此言遂异口同声说道：“也好，老先生此话说的也对，您倒得说一说了。”

老者福临接着说道：“要说聚英山里面的人物，一个个武艺高强，功夫出众，天下的剑侠难以近身。先说里面有庄主九位。头一位就是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第二位就是九游龙宫翻身入海底黑龙孟璞孟蕴辉；第三位，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第四一位，姓朱名苍字天鳌，外号人称飞天神鹰；五庄主，名叫拦江劫浪闹龙宫萧棋萧玉明；第六位叫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七位是姓伍名当号叫连方，外号人称铁面如来佛；第八位，姓巴名方号叫玉昆，神棍将军大力神；九位

是个跛腿，外号人称夜登泰岱挎花篮，尹明尹善言。（整理者注：在《雍正剑侠十三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1 版 1 印）第十部第一百三十九回中说，聚英山大寨主赵丕赵如城外号人称赤面罗汉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五寨主方德方天化，外号人称卷毛醉老虎赛飞星，九寨主田坡田子高，外号人称八臂玉面熊金戟将。）这九位以外，还有三个，是僧道俗。老道外号人称身被鹤氅入青云，飞剑道长李居灵。此人背后有十二颗短剑，飞剑抖手伤人，百发百中，大罗金仙也难逃。二位就是和尚，外号人称头顶三宝向西来，法名叫长法，练就的油锤贯顶，浑身练得善避刀枪。还有一个俗家人，姓关名奇号叫公乾，外号人称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这所谈的都是成了名的剑侠，还不用说聚英山山亭上面，还有一个镇山少林寺，上面还有一个尼姑，一个俗家人，白鹤峰山上还隐着两个和尚，那真称得起世外高人剑上剑，这是我知道的。里面各山各寨深山洞府，高人无数了。

老头子说到此处，大家听完此话，一位位的才知道聚英山里面隐着出色的英雄。大家听罢这才说道："老居士，既然如此，应当怎样进山捉拿西安侯，请你老人家给出个完全的计策。"老头福临听了此话，不免一皱双眉，一时之间还真想不出办法来。一位位都是面面相观，大家是闭口无言。

就在这个时候，有家人进来走到老头子面前说道："跟老庄主回，外边有朱四爷飞天神鹰前来拜访。"老头子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神，这才看了看众人，那意思是有话不好出口，两个眼睛发直，不知说什么是好。此时有镇东侠侯老英雄一看，心中明白了八九，遂叫道："老居士别为难，有话只管吩咐。方才我听家人报告，外面来访之人是飞天神鹰，莫非说就是聚英山的四寨主朱苍朱天鳌？如果要是有事，我们大家碍口，可以回

避回避。好在我们是自己人，也没有什么关系。”老头子卧云居士福临闻听此话叫道：“贤弟，千万不要多想，我们的交情要紧。不错，朱天鳌倒是聚英山的四寨主，皆因这里面还有一段情由，本应该不说，说出来恐怕你们众位英雄耻笑。既然你们众位不明真相，我可以说说。”说到这里，赶紧吩咐家人先把朱四爷让到后院的内书房去。家人闻听答应转身出去。老头子这才慢慢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

书中代言，这个朱天鳌，他跟老头子福临还是八拜之交的弟兄，两个人可以说是共生共死的朋友，在先前是同居卧云山庄之内。论起来朱爷本领人所尽知，身轻如燕。老二位在一处盘桓，这一天闲暇无事，老二位可就谈起聚英山的事来。（此处缺 27 字），我看将来大事非成功不可。为什么你我弟兄有这一身的好功夫，埋没在此处？那可未免可惜了。我的意思打算同时入手，我们也挪到山上去住，见着火眼金睛赛悟空赵丕，我们他也不是不知道，他也不能小看我们。不得势便罢，如果得势的时候，咱们跟他平分疆土。”朱爷话未说完，老头子福临把脸往下一沉，手理白髯点头，复又用手一指叫道：“贤弟，这个话你我兄弟是在这里说，如果在外边说，被官人得知，你我的官司可就不好打呀，我们就是通匪的罪名，也许打一个叛逆清国，那可了不得，那是灭门九族的罪过。我想这个，你未曾有这种思想，你也不想想我们现在是什么年岁了？像我们这种残年暮景，两鬓如霜，避居此处，每天习练自己的功夫，同时在一处盘桓，如蒙上天假我以年，也是你我弟兄的福分。如要是异想天开，不想安分守己，到那时候可就祸到当头后悔迟。今天此话错非是你我弟兄如此的交情，要是换一个人，我也就不说了。贤弟，这个话以后不可轻易出口了，说句笑话，咱们是下不为例，日后再要如此的胡言乱语，愚兄我可要与你划地绝

交。”按老人家所说的这一通话，实在够交情。那里知道朱天鳌听了此话，不但不感念老人家的好处，反倒心生恶感，暂时不过是略谈了几句闲话，才跟老头子分手。

回到自己的家中，坐定心中思索未免有点难过，暗自说道：就我跟福临老哥两的交情，不敢说比羊角哀、左（此处缺 39 字）打算归到山中，联合火眼金睛赵丕，将来成其大事可以平分疆土，我还不是一番好意？这是有交情的话。万也想不到这老头子不但不听，反以恶言相加。如此看来我交朋友，若不离开福临，我一定不能成事，不能扬名天下。冲着他说那句划地绝交，我非得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叫他看看不可，没有姓福的，我也照样交朋友。我就是这个主意。

到了次日，只身一人奔聚英山而来。来到山前早有喽兵看见，大声喊道：“你是做什么的人？站住了不要动。”朱爷闻听抱拳说道：“辛苦诸位，有劳几位，不论请那一位分神给我回禀一声，我要见火眼金睛大寨主赵丕。”喽兵闻听点头说道：“你姓什么？”朱爷道了姓名。喽兵转身说道：“你等着不准动身，我给你回话去。”去了工夫不大，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亲身来到山口，留神一看朱天鳌，遂满面的笑容的打量。朱爷留神一看，只见此人生得真是名不虚传。面似猿猴，两只黄色的眼珠，闪闪的发光，白髯三绺飘洒胸前。朱爷看罢忙上前说道：“我朱苍有何德能，敢劳大寨主亲自相迎？我实是愧不敢当了。”说着话抱拳为礼。赵丕闻听此言哈哈大笑，遂说道：“赵丕接待来迟，请朱老英雄不可见怪。此地不是谈话的所在，随我里面一叙。”说罢伸手相让。

头前早有兵卒带路，有如众星捧月一般，二人说着话来到里面的大厅。朱爷留神一看，里面的陈设完全是花梨、紫檀的木器，非常的讲究。墙壁的字画，都是名人的手笔。当中一座

八扇落地屏，前面一张花梨剔透的大长几案，后面一把太师椅，大红缎围靠，上面铺着全虎皮。朱爷看了正在出神之际，就听大寨主赵丕用手一指道："朱老英雄请来上座，你我弟兄相谈。"天鳌说道："那可太不敢当了，那是帅位。俗语说的好，帅不离位。兄弟旁座谈话足矣。"大寨主一听，暗自说道：此人不枉是一条英雄，不白闯荡江湖，真是可钦可佩了。他知道侠义道的规矩，就不含乎了，进得山来不坐首座。如果要坐在迎面的虎皮椅上，那就是有意抢山。赵爷正在思想之际，手下人把座位设摆已毕。二人互相让坐。朱爷把身形坐稳留神看了看，大厅上还有许多位，一个个都是精神百倍，老少不等，约有十位以上。有人献上茶来。赵丕说道："老英雄今天进山有何公干？既来之则安之，兄弟我引为知己，请您不用客气，有什么话当面讲来。"天鳌闻听此言，含笑道："大寨主，我住在卧云山庄，大概您也有个耳闻。久闻你治理此山甚为得法，联合天下各路的英雄。不才得了这个消息，我心中甚是敬佩，早有谒见大寨主及各位寨主之意，但是不得机会，迟至今天才得进谒威仪。"火眼金睛闻听此话哈哈笑道："老英雄说的那里话来？如果不嫌弃小弟，请你搬在山里面来，我们在一起盘桓也就方便了。"天鳌听了心中甚是欢喜，遂说道："老兄此话太客气。好吧，那更是我所希望的事了，几时我就搬上山来居住。"二人又叙了些闲话，天鳌起身告辞。

由打这天起始，差不多一月之中，天鳌总得来十几天。日久天长，寨主就算跟天鳌交称莫逆。

无论什么事就怕长，纸里包不住火，这个事就被老人家福临知道了。老头子得着这个信，非常的不满，口虽不言心中暗自思想：盟弟天鳌他可不对了。我也曾说过，不叫他联络聚英山，恐怕出了意外。没想到不但他不听我的忠言，反倒天天去

了。如此看来我对他身上倒要留神了，不然的话，我这个小小的庄村关系重大。老头子对于天鳌从此处处小心。如此的一来，日久天长，二人的交情上可就大不如前了，不过表面看不出来。这就叫斗心不斗口。

这一天朱苍来到聚英山，到了里面大厅，见着火眼金睛不过是叙叙俗礼，然后落座吃茶。赵丕留神一看天鳌面带愁容，赵丕心中说道：今天这意思一定是不喜欢，心中不定有什么事了。好在我们是自己弟兄，我问问他也没有什么关系。遂叫道："贤弟，平常来到这里总是欢天喜地，为什么今日这样的紧皱眉头？难道说有什么难过的事吗？如果有事情请讲当面，为兄我不论是什么我全办的到，我全能替兄弟你帮忙。"连着问了好几声，天鳌是一语不发。赵爷看此光景不由得心中纳闷，遂叫道："贤弟怎么？有什么你不说？莫非说还是愚兄我得罪了你不成？就是我得罪了你，你也跟我说说，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对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常言说的好，知过必改。你不跟我说，我有个对与不对的我那知道呢？"天鳌听到此处，抬头看了看火眼金睛赵丕，然后这才说道："大哥，今天咱们哥儿俩说句心腹话，别人看不出我天鳌的为人来，您还看不出来吗？您的志向，小弟我可尽知。兄长你老人家收敛天下的英雄，有意图谋大事。兄弟我跟您接近，不过就是为将来的富贵。我在卧云山庄，以良言劝我的盟兄卧云居士福临，我也叫他入山共谋大事，我们连成一气，结为一体，将来富贵共之。我没想到他老人家把我这一点意思，不当良言，反倒加紧的反对。我恐怕他暗使诡计，不利于我，故而兄弟我百思不得一法，怎样的脱离险地？火眼金睛赵丕闻听此言，哇呀呀的一声怪叫，用手指着卧云山庄，大骂说道："好一个福临老匹夫，真可谓认假不认真的顽童之辈，不知世务，你还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好，等我赵某得了

机会要踏平了你的卧云山庄，拿住你碎尸万段，以免走漏我的消息，坏我的大事。”说到这里，天鳌说道：“大哥，不可过于着急。兄弟我的意思是跟他不下决裂的手段，将来有相当机会，我非把他拉入聚英山不可，我也就大事如愿。朋友一场，叫他也享一点无穷的富贵，到了那时候叫他认识认识真假的交情。”

二人正在相谈之际，在旁边有人发笑，叫道：“老英雄你不是不满意卧云居士福临吗？我这里有一个万全之策，叫他亲身来到此处，归降我等，受我们的支配。”说着二人一看答话的非是别人，正是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朱爷看罢，遂说道：“陆老英雄，方才我跟大爷所谈，那个意思你老也听明白了。如果要有什么高见，可以当面说出。”陆爷闻听此言说道：“要依着兄弟的意思，还不如我只身一人，夜间前往卧云山庄，来一个攻其不备，把福临老儿拿住，扛回山上，那时节叫他归降我们，不怕他不降。”陆爷话未说完，飞天神鹰朱天鳌叫道：“陆寨主，我说一句话可不好听，不是长福临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要说福临实有吕望之才，霸王之勇，文武双全，水旱两路无一不精。再者说这个人善才用谋，恐怕陆庄主到了他那里，不但不能成功，反倒许受了他的害，那可使不得。”陆爷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遂说道：“老弟，自从你进山那一天起，姓陆的功夫大约你也看见过。不是我说一句大话，我要扛不回卧云居士来，我不回聚英山。”

此时在旁边坐着的火眼金睛赵大爷看着不大好，倘若两个人言语这么一僵，出了意外，倒显着反美不美了。想到这里遂说道：“二位贤弟不可如此，会元弟也不可任性。我想天鳌是久居卧云山庄，他与福临常常的在一起流连，实为莫逆之交，他的本领天鳌当然是尽知。他拦老弟你不叫你去，这是一番好意。倘若你僵火冒险，有点差错，那不是不好吗？”赵爷一说此话，

二人都是闭口无言。

这样一来天鳌倒没往心里去，惟独是陆爷，心中仍是不服天鳌所说的话，暗自说道：就凭我银头铁爪白睛豹，未入聚英山以前，纵横天下，赤手空拳打遍天下，人所尽知。没想到身入聚英山，这个朱某他竟敢小看我？想到这里又暗自说道：你不是看不起我吗？我姓陆的倒要叫你看看，我非要只身一人夜探卧云庄。自己打好主意，候到了日落西山，独自一人走出了聚英山。

这个卧云庄离着山[楼]不过几十里，要论陆爷的脚程，天气将黑的光景起身，大概天到三更就可以到了卧云山庄。不过可有一样儿，到了庄里那是海底寻针，一时间找不着福爷的住处，那可就费事了，还不如慢慢的走到了卧云庄。陆爷自己想着便自信马由缰的走了下来。

天将发晓，来到山庄的附近，找了一个住所，暗自探看一切的情形。走至庄门以处一看，等了一个机会，这才混进了庄门。走到里面一看，正是一条南北的大街，两旁的铺户甚是不少。陆爷的意思要找一个茶酒馆，一来可以休息休息。走了半天，走过了热闹街也没有。

好在又见有一座小小村庄。够奔进去一看，虽然村子不大，看这意思还没有穷人家，约有一百多户不过二百户的村子，所有的房屋，全是砖瓦一新。陆爷走进往左右看了看，也是南北的街道，大小的铺户。走在街的北边路东，有一家小酒馆，门前挂着酒幌子，上面写着闻香下马，知味停车。廊檐底下有一块蓝匾金字，写的是醉仙庐。银头铁爪白睛豹对于文学上稍差，他一看这三字写的风采可爱，心中一想，就凭这么个小酒馆，不趁有这么一块匾，字写的这么好。留神又看了看下款，是大明朝严嵩写的。象严嵩写字为名家，陆爷虽然不是大文学家，

他也知道这大明朝有这么一位严嵩。

自己看罢，走近门前伸手把帘笼打起，迈步来到里面。仔细一看，也是天气略早，还没有多少酒座。长条屋一通连三间，看着穿堂门，大概后面还有房屋。虽说酒馆不大，桌椅倒很讲究，完全都是金漆的方桌，金漆的条凳儿。陆爷找个地方坐下。有伙计过来擦抹桌案，问道："先生喝什么酒？"陆爷要酒要菜。不大的工夫酒菜上来。陆爷一边喝着酒，不住的用目往各处观看。屋里可有两个伙计，都有十四五岁的光景。柜上坐着一位中年人，大约在四十岁以外，看那样儿，虽然是个买卖人，长的五官相貌，实在不像常人。站起来足有六尺的身量，身上穿的衣服也很清洁，脸上是精神饱满，二目放光。看这意思就是有功夫的人。

陆爷想到这里，慢慢的一举手把小伙计招呼过来。伙计来到跟前笑嘻嘻的说道："客爷，您再来两壶吗？"陆爷摇头低声说道："小伙计，你贵姓？"伙计说道："我姓何行三，人家都叫我何三。"陆爷点头，又问道："你们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伙计说道："我们这小村子不足二百户，地名叫作稻田堡，差不多这一百几十户人全依种稻为业，最平常的人家也得种十顷八顷的，差不多的人家就有个百八十顷的。这话不怕你老先生过意，就连我们掌柜的还种着一百多顷了。可别看这个小酒馆，不过我们掌柜的好喝，以此为乐。"陆爷听了点点头，遂又问道："你们掌柜的姓什么？"伙计闻听又说道："我们掌柜的姓李，单字名信，号叫士强。我们还有老掌柜的在家纳福了，他老人家名字叫李祥，号叫百昌。"陆爷闻听此言说道："听你所说的话，大概你们老掌柜的会练两下子吧？"伙计何三把话听完，笑嘻嘻的又道："嘿，你老说我们老掌柜的会练武术，还真说对了。不但是老掌柜的，就连我们少掌柜的，你老看见没有？他

的功夫也很精奇了。说一句不怕你老过意的话，所有我们稻田堡这个小村子，差不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会练的。甚至于耕地的与拾大粪的，他们都会两下子。”陆爷闻听此言，遂说道：“要是这么说起来，大概伙计你也有个三冬两夏的功夫吧？”何三闻听此言笑道：“嘿嘿，老爷子，你老人家太高抬了。我不过自幼儿跳过两天，会两套粗拳笨腿，也不能防身，也就是运动运动身体。”陆爷点头又道：“如此说来，你们这个稻田堡，可称得起是把式窝了。”伙计何三笑道：“不敢这么说，不过都会两下子。听你老人家说话这么在行，莫非说你老人家也是位武术家吗？”陆爷说道：“不敢称武术家，不过自幼儿学习，直到而今没放下。”伙计何三把话听完，连连说道：“这么说起来我们是一家人。既然是武圣人的门徒，万朵桃花全是一树生，今天你老人喝多少钱，不才我何三候了。”陆爷说道：“岂有此理。像你一个当伙计的，一月之中能有多大来路？我不能扰你，我谢谢你了。如果我们打算交朋友的话，那不是太好办了吗？我再跟你打听一件事，你要告诉我。”伙计何三笑道：“老爷子，有话你老先生只管说。打听远处三百五百里，小子我不知道，你老要打听不出一百里方圆，我说一句大话，我满都知道。可别看我年青，方边左右，十里八里，谁家的房子坐那面，炕向那面铺着我都知道。因为这个，他们都叫我地理图。”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闻听此言含笑说道：“何三呀，我跟你打听的这个人，离着你们这个稻田堡不远吧，大约偏西看，地名叫小卧云庄，听说庄主是卧云居士福临，我们二人是慕着名的朋友，由打前几天我就到了，打算要访访这位卧云居士。我围着方边左右找了好几天，无奈一节，就知道福临老居士住在卧云庄，对于确实那个所在那个门儿，我并不明白。既然你号称地里图，打听平常人你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福临，你一定更

知道了。”伙计何三闻言嘿了一声说道：“老爷子，你老先生打听老居士啊，不但是我知道，差不多十里八里方边左右，敢说是童叟皆知。你老先生打算见福老居士，那可难了。要是早来几天还成，惟独这些日子，老居士爷因为聚英山时常有贼人前来搅扰，老人家布置得法，明有庄兵，暗中有人调查保护，所为的是怕聚英山贼人混入卧云山庄，趁机搅闹。你说也不怨老人家这样紧防，聚英山这群人也太难了。”陆爷闻听此言微微一笑，遂说道：“何三，原来如此。无论他防守的多严，我不是聚英山的人，我是慕着名特来拜访老居士，难道他老人家还诬良为匪吗？今天我所打听的，就是老居士的住所，只要你告诉我，我就可以进卧云山庄。”伙计何三道：“你老人家要问老居士的住所，您就由我们这稻田堡，斜着望西看，走不了多远，就到了卧云山庄了。进庄口一里多地，坐北的广亮大门，清水脊的门楼，磨砖对缝的瓦房，高高的台阶，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椿子，门前四棵龙爪槐树，那就是福老居士的住宅。”陆爷打听明白以后，又问道：“怎么还有一个卧云庄？刚才我进的那个庄门，不是卧云庄的北门吗？”伙计何三说道：“是呀，老居士住的是名卧云山庄，又名小卧云庄。”陆爷这才明白。此时天已经不早了，酒馆里面的酒座，差不多都要上齐了，要是再说话，也不便了。陆爷这才说道：“何三哪，你忙去吧，我知道了，见着老居士爷以后我再谢。”伙计何三说道：“老爷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怎么还谢我呢？你老自己先喝着吧。”伙计何三说着话走到旁边伺候别人去了。

陆爷再摸摸酒壶也凉了，也不便再喝了，略微定了定神站起身形说道：“伙计，我不喝了，算算多少钱吧，我要走了。”陆爷话未说完，伙计何三忙着跑了过来，连连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要是不喝就请吧，方才我也说过了，这个酒钱我候啦。”

陆爷说道："不不。我们一见如故，按说你候也没关系，不过你现在不是那时候，等你当掌柜的，我一定再来扰你，谢谢你吧，以后我再扰你还不成吗？"伙计何三见陆爷说话很至诚，遂说道："那么我就不必再让了。"说着算完了账目。陆爷点头说道："不多不多。"说着由腰间取出一块纹银足有一两多重，往桌上一放说道："也不用找了，剩下就算你的酒钱。"何三接银在手乐的了不得。把陆爷送出了门外，二人点首作别。

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由打酒馆走出，任意闲游，心中打算等到天黑，我要夜探卧云山庄。要是上天助我成功，不费吹灰之力，生擒卧云居士福临，扛着他回归聚英山，见着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到那时才叫人前显耀，鳌里夺尊。陆爷行走中途前思后想高高兴兴。虽然知道卧云山庄离着稻田堡不远，他可不敢白昼前往，也就是围着山庄来回绕弯，不知不觉摸了一天。好容易到了日没西山，找了个饭铺又吃了点什么。吃完之后，出离了饭铺，心中暗想到：天还尚早，我得找个僻静之处。暗自想着用眼往四外观看，见有一座很大的坟茔。走向近前自己隐在里面，等到三更时分，夜探福临住宅。书不多表，陆爷隐身坟茔以内，不觉得就有定更时分，又听得四外锣声，真是更鼓齐鸣。陆爷又候了一会儿，这才站起身形，抬头各处一看，渺无人声，满天的星斗，一轮明月，悬挂当空，照的如同白昼一般。陆会元这才慢慢的走出了坟茔。

陆爷把周身收拾得紧衬利落，施展飞行之术，可就走下去了。陆爷的脚程很快，路途也采熟了，皆因白天绕了一天了。工夫不大，渺渺茫茫可就看见了卧云山庄。在庄口以外矮扎扎一片密松林，参差不成行，这位陆爷未敢公然进庄，抖身形扎入了树林。到了里面留神一看，但只见卧云山庄，庄口内冷冷静静，一无人声，二无犬吠。陆爷一看心中甚是高兴，一伏身

形出了树林，轻放脚步，走到庄口，一纵身形，越进山庄。遂往各处一看，又找了一个清静之处，略微定了一会神，看准了方向，按伙计何三所告诉福临的住所而看。工夫不大看完，这才施展夜行术，往前行走。天交三鼓，忽然举目一看，坐北果然有一座广亮大门，高台阶。自己一想，大概有一里来地了，不用说了，这就是福临的住宅了。仰首又看了看门楼，有心提身上去，又一想暗自说道：我先不要忙，慎重一点为是。心中想着又围着四外转了一遭，找了一个好上的处所，也有七八尺高。走在墙下，把身形挨近墙根，留神又看了看，四外甚是清净异常。陆爷这才脚尖用力，打算抖身上墙。不料单肘挎上墙头之际，就觉着有人用手掐了一把，有如鹰拿燕雀一样，抓住了自己的脖颈。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陆炳陆会元，这一下子给吓了一个遍体生寒，心说不好，这一定是福临早有预防，暗地差人把守，今天我陆某失神，被他们拿获。说时迟那时快，有人抓住自己的脖颈，那一定是墙头上有人，不想我看了半天会没看见。心中这才明白，大概拿我的这个人哪，早就在后面跟随我了，看我抖身上来，他也拧身而上，这才把我抓住。我也不用挎着了，有什么话到地方再说吧。陆会元想到这里，把单臂一松，身体可就落了下来。还以为人家也就把手松了，谁想到人家的武功夫身份高的多，他的身体往下一坠，人家也随着落到尘埃，并未停留，就觉着人家用脚一踢自己。陆爷还想站在那里，那焉能办的到？此时爬在地下，两手按地打算用一个鲤鱼打挺，翻过身来看看究竟是谁？不想人家一语不发，把自己拢肩拧臂，捆了一个结结实实。陆爷心中说道：这倒好，我来的真急，被擒也真不慢。陆爷想着，此时人家一躬腰把自己扛了起来，顺路前行，也没觉得人家开庄门，就到了方才那片树。

人家把陆爷往地下一放，只听由打鼻孔之中哼了一声说道："一个无名的小辈，真乃大胆，没一点能为，真敢前来窥探卧云山庄？你来看看某家却是何人？"陆爷闻听此言偏脸一看，借着星斗之光看的明白，只见此人却是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陆爷一看并不认识。就在这个时候，又听那老者说道："你是何人？为何来到这里敢来窥探？"陆会元闻听此言说道："你与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你把我拿获？难道说你是卧云山庄的主人吗？"那老者闻言含笑说道："好小辈，是不是你先不用问，今天某家把你拿获，所为警戒于你。我要是有意废了你的性命，把你扛到卧云山庄，那就没有你的命了。现时把你扛到这里，四外并无旁人，要你实话实说，你是什么地方人？姓甚名谁？以及被何人所遣？着实的说来，某家把你放开。倘若不说实话，将某家招怒，手起掌落击碎你的脑袋。"陆爷闻听此言说道："今天我被你拿获，也是我一时的大意。你要说功夫，我说一句大话，比我强的可以说是很少。既然被你拿住，旁的话也不用说，你把某家碎尸万段，我绝不能含乎，任凭于你了。问我的姓名，我也不得不跟你说。某家姓陆名炳字会元，别号人称银头铁爪白睛豹，身入聚英山。只因前者和朱苍朱天鳌谈话，言语之间闹成僵局，遂私自下山，打算夜探卧云庄，捉获卧云居士福临上山。不想天不佑我，一时失神，被你拿获。也是我艺高胆大，竟被你这无名之辈拿获。"陆会元话没说完，就见那老者目不转睛的看着陆爷，听到此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遂说道："原来你是聚英山的。今天我把你拿获，也算你命不该绝。你真到了福老居士的住所，算你胁生双翅，也难腾空。方才我也说过，某家今天所为警戒你们，不愿伤害你的性命，我来解开你的绑绳，放你回归聚英山，见着火眼金睛赵丕替我多多的美言了。你就提是我说的，以后对

于卧云山庄与稻田堡，皆不准派人前来打搅，如其不然，不用说来的一个，就是再来十个，老夫我抖一抖精神就要拿你们五双。”老头儿说着话，一躬身把绑绳解开。陆会元翻身站了起来，用目仔细看了看这位老迈苍苍的老英雄，心中一想：我本应当上前谢谢他的不杀之恩，无奈我心中总是不服气。唉，我也不必这样的浮躁，我先问问他究竟是姓甚名谁。”想到这里，遂大声说道：“这位老头儿，既然你把我解开释放，你老先生的尊姓大名究竟怎么称呼？”那老英雄闻言含笑说道：“你也不必再三的问，老夫的姓名向来不能轻易的说出，你就去吧。”陆爷闻言还要再问，谁想这位老人家，把身形一转，可就走下去了。陆爷一看，有心上前再追，无奈这片矮松林密不成行，甚是不便，也就不追了。在此一刹那之间，陆爷一看那位老者可就踪影皆无。陆爷独自站了一会儿，走出了松林。

这个时候天有五鼓，东方发明。自己把周身的衣服又收拾了一回，又把身上的土用手拍拍，被捆得两臂发僵，自己又活动了活动，这才慢慢的奔往聚英山的大道而来。

第一百九十六回

赚李祥火烧稻田堡

请卜华独擒李百昌

一路之上不必细表。来到了聚英山天可就卯时已过了。陆爷上得山来，看见了本山大寨主回事的，看见陆爷笑着问道："四庄主你老人家这是上什么地方去了？大庄主自从前天，就派人各处打听，始终你老人家是音信皆无。他老人家还很不放心，快到后面大厅去吧。"

书中暗表，自从黑夜不见四庄主陆会元，大庄主赵丕暗自说道：这一定是跟朱苍朱天鳌暗中较量，他是不服福临，准是自己一人夜探卧云山庄。赵爷虽然明白，可就表面上不得不派人打听打听。经此一昼一夜之间，心中甚是着急，恐怕陆爷有点舛错，与山中实有脸面的关系。倘有不幸被人拿获，那便如何是好？正在思想之间，有人上来报告四庄主现已回山。赵爷闻听此言，这才把心放下，忙着说道："快请。"

这时候银头铁爪白睛豹来到了大厅，见着赵爷见礼已毕。火眼金睛赵丕说道："陆贤弟，为什么一昼一夜不见回山？你到那里去了？实在是令人放心不下。"陆爷闻听大哥见问，心中觉得甚是难过，有心实话说出夜探卧云庄，要是见着福临还可以

说，不想我陆某到了卧云山庄，就被人家拿获。这个事要跟大庄主当面一说，令大家听了，我自己的脸上太不好看了。别人还可以，惟独令朱苍朱天鳌听见，他一定耻笑我陆某无能，还说大话。左思右想的想了半天，并未答上话来。火眼金睛赵丕一看，心中早已明白，遂说道："据为兄我想，你这一天一夜的工夫，你一定是上卧云庄去了。究竟是怎么一个结局，千万不可隐瞒愚兄，对我实话说来。如果得胜利，露了脸，那是我们山中的威风。如果没得上风，没露脸，好在此时在座的弟兄们都不是外人。朱老英雄既然上得山来，也没什么说的，更不能拿他当外人了。你要实说来我听。"陆爷闻听此言，有心不说，大哥赵爷是再三的追问。想到这里，暗自说道：事已至此，说了也没有关系，要说也都不是外人。遂说道："大哥，你要问我，小弟我也不必隐瞒。自从那日我只身一人下山，够奔卧云庄……"如此如彼的一五一十，陆会元把事说了一番。赵爷听了此说，遂说道："陆贤弟，听你之言，不问可知，当然卧云居士福临，他早有预防，暗自遣人把你拿住。要论真了，就凭兄弟你的本领，被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当场被擒，这个人的本事也太高了。"

赵爷说至此处，言还未了，就听旁边有人答言说道："二位兄长，据陆仁兄所言，夜探卧云庄被擒之事依兄弟想，未必是山庄之人。"火眼金睛赵爷闻听此言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要是别人答言赵爷也就拦住了，皆因曹爷为人机警，别号人称神机子，真是足智多谋，远韬近略，比别人强的多。遂想了想说道："曹六弟如有什么见解，请当面讲来。这段事情我们大家计议一下子，我们能办的到，想法子办，不能成的时候我暂时作为罢论，以后再说。我想曹六弟的威名为兄我也知道，当然你的思想要比我们高的多，你说一说拿获陆爷之人怎么不是卧云山庄的人？但不知是那里来的

呢？”曹龙曹继忠微然的一笑，遂说道：“仁兄请想，这个人一定是稻田堡那个酒铺里的人了。”赵爷闻听此言，心中还是不大明白，沉了一会儿又问道：“继忠贤弟，你说的话我怎么不明白呢？捉拿会元的人是稻田堡的人物？我想那个小小的村子那有什么高人呢？”曹龙闻听此言说道：“大哥有所不知，我说这个人怎么落在稻田堡呢？我可也不敢说有一定的把握，不过有个情理，我说一说大家听听。方才陆仁兄说的明白，他老人家下了山并不认识稻田堡，在酒馆里打听福临的住宅。会元夜探卧云山庄，没有旁人知道，就是我们山上的人也没人知道，也就是酒馆他们晓得。酒馆要是平常的买卖人，听见陆会元打听卧云山庄，也不怎么样。又听酒馆的伙计说他们老掌柜的也会练两下子。我们可别看不起干酒铺的人，常言说的好：藏龙卧虎。倘有高明的武术家，隐姓埋名的干个酒馆，那也未可知。再者说会元到了卧云庄，我怎么知道不是福临的人呢？皆因他老人家说，他将抖身上墙，就由后面有人抓住会元。这一定是白天会元出离酒馆，后面有人跟随，到夜晚间，人家后边那不是伸手可得吗？我们想一想，要是卧云山庄里面的人，他有多大的本领，在墙里边也抓不了那么快，他那知道会元由什么地方跳呢？”大家听了曹爷此话，个个人甚是佩服。

火眼金睛听了也很高兴的了不得，点头说道：“曹贤弟所言甚是。不愧人家称你为神机子，说的很有道理。不过可有一样儿，会元被擒虽然未受微伤，但是对于我们聚英山众人的脸面太不好看了，我想大家商议商议，我们得找找这个场，我觉得好看一点。曹贤弟有什么高超的计谋，筹划一个办法才好。”曹爷闻听此言说道：“大哥，对于此节，我已有个打算。我们先由稻田堡下手，率领我们山中的人等，到了稻田堡酒馆醉仙庐，先去两个人面见何三，跟他把话说明，要求他求见老掌柜李祥

李百昌。等到会元看见是这个老掌柜所为，我另有办法，设计骗出李祥，伸手可擒，把他扛到了聚英山，给我们弟兄去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若不是此人，就叫会元兄亲自到卧云山庄，见了卧云居士，就说前来道谢。”大爷赵丕听了此话，遂点头说道：“有理。这个事还不能耽误着，有这个老头子一天，对于我们聚英山多有不利。就说不是他，我们也得想法子除治了他。俗语有句话，有错拿的没有错放。”话言未了，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接言说道：“赵大哥，千万不可鲁莽了。古人有言：事要三思才免去后悔。听会元所说，这个人的功夫很高了。就凭银头铁爪白睛豹陆仁兄的功夫，自幼曾受高人的真传，武艺精奇，技术绝伦，差不多的人都难以近身。就恁他老人家被擒时节，那意思不亚如鹰拿燕雀，这个人当然是剑客之流。会元兄尚且不成，难道说你我弟兄谁有把握，敢说只身一人捉拿此人？虽然我们人多势众，也不能讲究以多为胜了。依兄弟之见，我打算以智取他。”

曹爷言还未了，旁边的飞天神鹰朱苍朱天鳌连连叫道：“各位兄长，这椿事可没有我掺言的必要，不过我有点小小的意见，不能不说出来，给众位兄长听听。要据兄弟我的意思，不管稻田堡是奸细不是，我们先给他来把火，采用江湖绿林的手段，众位以为如何？”大家闻听此言，都不发一语。只有大庄主赵爷摇了摇头尚未答言。

此时就听神机子曹龙曹继忠接着说道：“朱老英雄此话说的甚是，很有道理，可以先给他放火。可有一样儿，我们一面派人先到醉仙庐酒馆前去打听，调查情形，如果不是那老儿所为，我们也不可放火，如要再放火，那就太错了。不过是这样，倘若是他所为，那可是他自找其祸，不怨我们出此毒手，他是有意与我们为敌，我们不但要烧他村子，还要生擒此贼，问个

究竟。”曹爷说到此处，又向大家问道：“兄弟的意思各位以为如何呢？”大家听了此话，同声说道：“这个办法很好。”曹爷又道：“我想要是那个老儿，我们先把稻田堡三面村子引着，给他们一面逃生之路。倘若李祥那老儿，真是一个英雄，必要出来察看放火之人，我们可以派遣妥实人抵挡于他。”火眼金睛赵丕闻听此言，哈哈大笑说道：“如此一说很有道理，那就依你之言。如果是那老儿所为，那真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寻。贤弟，放火之事，那一位都行，惟有抵挡李祥一事，我看就得贤弟你亲自出马了。”曹龙曹继忠闻言说道：“兄长，我可不成。兄弟的功夫，大约难以抵挡此贼。陆仁兄的本领，总比兄弟强的多了，他老人家尚且不成，兄弟不是等于无用吗？我可不敢从命。要说抵挡李祥，听此人本领，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就是我们全山人等，可以抵挡的大约是很有限的。”赵爷闻听此言说道：“曹贤弟，怎么你说话出乎反乎呢？要依着你这么一说，抵挡李祥的就没有人了？”威镇江南神机子曹爷听了此言说道：“大哥，此话不是这样说法。我要能成，大概也差点，还不如上山峰请老人家去，倒算个正经。凭他老人家身上的功夫，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无论李祥有多大能为，有他老人家，我们也敢说十拿九稳。仁兄你看这个办法如何？”赵丕一听，想了想一皱眉说道：“好固然是好，可有一节，老人家那样的脾气，跟普通人不一样，真要是去请他老人家，要是不点头，我们不是白耽误工夫吗？”曹爷说道：“那有什么难处？不过我们去请请看。我们宁可备而不防，不可防而不备。对于稻田堡李祥，究竟是他跟我们作对不是尚且不知，我们这回去请老爷子，就算有个预防。常言说的好，有山靠山，无山只好自立。”大庄主赵丕闻听此话，遂说道：“贤弟，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可有一节，去请老人家，我一人不成，

去几个人还好些，人多面子重一点。”曹爷点头说道：“那是当然了。事不宜迟，我们吃喝完毕，马上前往。”说着急吩咐兵卒预备酒饭，大家一同吃饭。

一时酒饭已毕，天已不早，大庄主赵丕站起身形说道：“那位兄弟乐意前往？威镇江南神机子曹贤弟不用说了，当然随同前往。”还有飞天神鹰朱苍朱天鳌也愿意去，陆炳陆会元也乐意跟着。大庄主说道：“成了，有我们四位前去也就行了，但愿得他老人家点头应允，辅助我们。”

书中代言，赵丕等人所计划，要请出帮忙之人，非是别位，真乃是高人一等，名闻南北，四海皆知，可以说威镇南七北六十三省，成名的老剑客，此人的身份，较比剑客高的多。他老人家年已百岁有零，姓卜单字名华，字凤山，别号人称紫面云龙镇少林，避居在聚英山的山峰之上有一座少林寺，埋名多年。他老人家虽然在少林寺古刹以内，老人家并不是僧人，是一位俗家，跟赵丕论还是师爷之辈呢。

今天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说出要请老人家协助，火眼金晴赵丕听了很表同情。皆因老剑客卜华的功夫，赵爷是知道的，希望着倘若老人家点头应允，那不就有了根了吗？于是几个商议妥当，这才起身，前往山峰少林寺而来。一路之上，哥儿四个看着山中的美景，朱爷说道：“不怪你们几位占领此山，看起来这座高山真是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赵爷听了此话，心中甚是得意的神情答道：“朱老英雄，你看此山不错吧？”四位老英雄一边谈话，一边往上行走。好在一样儿，全在一座山上，工夫不算甚大，抬头一看，远远的一座古刹现在面前。赵爷用手一指说道：“诸位贤弟，看见没有？那就是古刹少林寺。”大家听了此话，留神观看。远远的一看，庙虽不大隐隐约约的看见那红山门，绿琉璃瓦，被那浮云微遮着，古柏苍松围绕门前。

四个人说着话往上而行。

不多之时来到了门前一看，气度虽然不大，仅仅两层大殿，三座山门，中间正门紧闭，两旁的便门全都掩着一扇门。四个人走到左边角门以外，未敢公然入内，站在门外，赵爷高声喊道："那位师兄在了？"赵爷连喊了两三声。就见由里面走出一个和尚来，年在三十左右，穿着肥大的僧衣，新剃的头，青黢黢的头皮。看见了赵爷，口念佛号说道："阿弥陀佛，赵师兄，师弟问讯过去了。"说着那和尚打了一个问讯接着问道："赵师兄今天前来小庙，想必有所公干？"大寨主赵爷闻听此言，含笑说道："原来师弟出来相迎，不才正是有事相求。但不知师祖他老人家，可曾在家没有？"和尚闻言答道："老人家现在后面禅堂闲坐，四位请到里面说话。各位请随我来。"和尚在头前引路，一时来到配殿，各自落座，和尚陪着说了一会闲话儿，这才说道："各位师兄在此少候，我去回明老人家。"赵爷欠身答道："请师弟分神吧。"和尚转身走了出去。

工夫不大，和尚由外面走来，见了诸位含笑说道："四位兄长，往里请。老人家有话，请你们里面谈话。"大寨主赵爷等四位老英雄听了，一齐站了起来说道："就请师弟在前带路吧。"陆会元说道："老人家说叫大家一同进去呀，还是一个一个的进去呢？"和尚说道："师祖说话的意思，是令你们四位一同进见。"和尚说着便往外走了出来。

哥儿四个紧跟在后面，出离了配殿，越过头层大殿，来到二层殿的禅堂以外。和尚与众人来到切近，遂高声的叫道："师祖，我师兄他们来了。"言还未尽，就听里面答言说道："来了很好，叫他们里边来。"和尚这才上前高打帘笼。头前走的就是火眼金睛，后面跟着陆会元，第三个就是朱天鳌，最末的就是神机子曹爷。

哥儿四个举步来到里面，留神观看。有见过老人家的，当然不留神了，就是那没有见过人，都要留神看看。耳闻着有这么一位赫赫有名，身为剑客，别号人称紫面云龙镇少林卜华卜凤山，今天借着这个机会，看看他老人家是怎么个样儿。但只见在里面，正当中一个金漆的八仙方桌，金漆坐凳。山墙上挂着名人的字画，中间一辐挑，两旁一副对联。紧挨着山墙放了一座云床，在上面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人。大约站起身形也不过五尺的身材，一条细小苍白发辫，在身后耷拉着。看相貌清癯脱俗，真有些仙风道骨，气度非凡。坐在那里，众人进来那老人猛然一看大家，这才慢慢的点点头。这工夫火眼金睛赵丕那敢怠慢，赶紧上前双膝跪倒，口称："师祖在上，不才徒孙给老人家见礼了。"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这位老人家连连说道："老大，何必如此？见了我你就行此大礼？我向来就讨厌这个，我最不喜欢受人家的头，比我大的，我也不给他叩头。今天你来了，我一看你，你就跪下叩头。你也不小了，什么事看不出来？真可以说多大的年纪多大的没出息了。"说到此处，就见老人家卜华把话说完，又一抬头，看见赵爷的身后的几个人，接着又说道："你还同着朋友了，我只顾说话也没看见，快请坐吧。"朱天鳌与陆炳、曹爷三个人一看，心中说道：这位老人家，可真沉得住气，他还没看见我们呢。此时赵爷又对老人家说道："孩儿们不敢放肆，有师祖你老人家在上，徒孙等不敢坐下。"朱爷三个人此时也不敢行大礼了，上前深深的作了一个揖。老头子点头说道："免礼免礼，赶快请坐去吧。"说着又对赵爷说道："你看他们这样见礼，倒是很对我的心思。坐下去吧。"赵爷仍是不敢。此时朱苍看着甚是麻烦，转过头来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于是陆会元与曹爷也各自坐下。老人家一看说道："你看他们倒是很实在，随随便便的倒很好。"赵爷回头一看，暗自也

笑了，心中说道："我就不愿意来，来了就这么麻烦，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上次没给叩头也不好，今天叩头了也不好。"心中想着，找了座位坐下。

就听老剑客卜华问道："老大呀，你今天同着你这三位朋友到我这里来，莫非是有什么事吗？如果有什么事请当面讲来我听。"大寨主闻听此言说道："你老人家下问，孩儿我说一说，请你老听一听，还要请师祖给我帮忙。"老人家点头说道："你说说，我听听是什么事。要是你们行为不对，我也不能管。"大寨主赵丕说道："此事如果你老人家不管，这个山中孩儿我可就不能呆了。"老人家闻听此言说道："有话快快的说来我听，不要絮絮叨叨没完。既然我是你的长辈，有人欺你，也就是欺我一样。不过我也得问问是什么原因。要是在情理之中，我当然不能不管，我是一个长辈嘛。你说吧。"大寨主赵爷这才说道："只因我四弟陆会元，打算治服卧云居士福临，可以令他归到山来，作一个道义的朋友。不曾想将到山庄以内，来了一个老头子，我四弟陆会元当场被获。也是他命不该绝，把他扛到山庄以外，放在松林以内，问了姓名以后，他便开言说道：'我就知道你是聚英山的贼寇。这一次把你拿获，我也不废你的性命，所为令你回到山去，给他们带个信息，日后对于卧云山庄不要前来打扰，尤其是卧云山庄与稻田堡两处，你们更要多加小心。话已至此，我把你放回，把我的话带回山去，你们那一群山寇倘有气愤不服之处，如再有人前来，叫我知道，到了那时，把他们拿一个我是废一个绝不容留。'说着把我四弟绑绳解开，他便扬扬而去。陆会元回到山来，跟徒孙一提此话，此话甚是可气。我想陆贤弟被拿，与我们聚英山有很大的关系。有心找到卧云山庄，又不准知道是谁。还是这位曹贤弟揣测的有理，捉拿陆会元的这个人，既然不是卧云山庄以内的人，那一定是稻

田堡酒馆的老掌柜的。我们大家计议了半天，有心找到稻田堡酒馆去，也是不知究竟是他不是。要是准是他，那当然没说的了，要不是人家，那不是诬赖好人吗？再说陆会元的功夫也很可以的了，既然能把他拿住，这个人本领也算不含乎了。因为这个意思，我们大家商议了一回，想着把师祖你老人家请出，随着我们去到卧云庄稻田堡一行。要是酒馆的老掌柜所为，那就得看师祖你老人家的了，要不是那个老掌柜的所为，我们哥儿几个再将你老人家送回少林寺。请你老人家把这点事替我们分神吧，要不然我们这口气实在难喘。”老剑客卜爷闻听此言，沉了半天，遂含笑说道：“我当你们有什么事了？我想没有好事。吃喝玩乐是你们小哥几个的常事，不与我相干，到现在有事了，把我想起来了。你当我这是说着玩了，你们今天一来，我就得跟着你们走？快快给我走吧，这事我管不了。你们几个人的事，你们自己去办，为难自己为去，要是有能耐跟人家去较量，没有本事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别惹事，叫人家拿住又放回来就认便宜吧。来到我这里来，你们也是白来一回，我也管不了。再说我有功夫那是在先前，现在可不成。常言说的好，人老是无用的了。像我这样的年纪，但有点能为，我还在这儿做什么呢？还有一个人儿在外面闯荡江湖到处为家好吗？你们哥儿几个，为难上旁边为去。还是那句话，我可管不了。”老剑客把这话说完，在座的众人一听此话，都是目目相视。一见面时候说的很好，听着很高兴，到现在又不行了，真可谓先喜而后忧。

此时火眼金睛赵丕把话听完，本有心站起身来一走，无奈一样儿，同着几位兄弟，又不好意思。再说把事办到了是要紧的，也不枉我们几个人来这一程。如果这点小事办不了，往后有什么事谁还听我的？老头子今天又想错了，我还得央告着办事，不要叫人家看着连本门的师祖全不管我的事。赵爷想到这

里，随着站起身形说道："师祖爷，你老人家真要是不管，简直的我没地方再求高人去了。今天我既然来到你老人家面前，你老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我是本门户的人，你老人家是我的师祖爷，不管我的事，往后谁还能管我呢？"老人家卜华卜凤山闻听此言接着说道："赵老大，你这话分明是挤兑师祖我呀，不叫我在这里待着了。你要是有个意思，只管说话没有关系，何必跟我来这一套呢？"大寨主赵爷说道："师祖你老人家不可错想。方才你老也说过了，我这回事要是理由充足，可以站住脚步，为师祖当然能管。就凭你老人家这样的身份，还能说了不算吗？"赵爷说出此话，老头子卜华说道："这个话我是几时说来着？"大家一听都是暗自发笑。赵爷尚未答言，站在旁边的和尚说道："师祖，你老人家方才是说了，只要是有理，为师祖的就能管。"大寨主又说道："师祖，你老听见没有？我说的是瞎话，难道说我师弟还帮着我骗你老吗？再者说我们这一屋子人也都听见了。"说到这里，大家同声说道："我们也听见了，不错，师祖是说来着。"老人家一听大家如此说法，沉了半天说道："要是这样一说，是怨我了，上了几岁年纪，把话说过去就忘了。忘了也不要紧，也不算我栽筋斗呀。"大寨主听了此话，故意的说道："那可不成，做师祖的说完了话不算话，要是这么容易往后还净是师祖了。再说这个事我也不是没有理，也不是我杀人去了，放火去，叫我长辈替我出头打官司，这是预请高人，以防不测呀。"老剑客卜华卜凤山听了此话，遂说道："要听你这个话，我是非去不可了。这样一来你倒占了理啦。"老头子说出此话面带笑容，此时旁边的朱苍朱天鳌、陆炳陆会元，与神机子曹龙三个人才敢说话，遂近前说道："老剑客爷，你老人家就赏我们一个脸吧。"卜爷听了此话，又看了看大家也笑了，遂说道："我这是招谁去了惹谁去了？答应你们可好答应，可有

一节，究竟这个人是谁，你们还不知道呢。”赵爷说道：“现在虽然不得而知，我们今天到你老这里来，所为先请下你老人家，此时先不必去，再有什么事就好办了。”卜爷含笑说道：“既然这样了，你们就先打听去吧。我也不上别处去，有事你们派人来找我吧，我得着信马上就去，还不成吗？”哥儿四个闻听此言，都是很喜欢，当时谢过了老人家，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告辞。不表老人家卜华。

单说大寨主赵丕四位英雄，出离了少林寺，一路之上不必再表，一时来到了聚义大厅。

各位英雄正在大厅以内议论此事。有的说卜华卜老剑客的脾气不准，不一定出头不出头；有的说，老英雄的脾气耿直，尚义不向利，你的行为不正，不论你是门户以内是门户以外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有的说这回事老头子听了恐怕不愿意管，皆因是陆会元先上卧云庄找人家去的；有的说虽是他先去的，为的是把他劝服了，并没有害他之意，老人家也不能不管。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之际，一见大寨主等走了进来，大家连忙站了起来，抱拳拱手说道：“各位兄长，此一行怎么样了？但不知老人家可曾应允么？”大寨主等人一一入座说道：“有劳各位贤弟受等。小兄此一去，可称得起我们大家的福气不小，他老人家今天可说是慷慨应允，但不能当时随同下山。他老人家听了这个意思，等我们打听一准是谁以后，派人前去再请，他老人家跟着就来。”大家闻听此言，甚是欢喜。大寨主说道：“曹贤弟，这不是老人家业已应允吗？所有一切的布置可就听你一人的调遣了。”威镇江南神机子把话听完接着说道：“既然是如此，请仁兄只管放心。还是那个计划，如果实是那老儿李祥所为，我们先到稻田堡三面放火，留着一面，作为他们逃生之路。再派陆仁兄作为眼线，同了老人家卜华就在生路的路口一等。

那老儿一定逃了出来，在此时那就得看老英雄卜华卜凤山的本领了。”大寨主闻听此言，甚是欢喜，说着站了起来说道：“各位仁兄，听得曹老英雄这个办法，以为如何？”大家同声的说道：“好好。”大寨主很欢喜的又道：“我们就是这个办法。”大家商议妥协，天已不早，众人用过了晚饭，也未安歇，畅谈了一宿。

等到天明，各位略事休息，吃了点心后，陆炳陆会元说道：“各位英雄，既然如此，兄弟我就要先行一步，够奔稻田堡醉仙庐酒馆，前去打听是不是那老儿所为。”大家听了同声道：“好，就请陆仁兄去好了。”大寨主道：“你自己先去一步，甚合为兄之意。但望你小心行事，随机应变的办理，在打听之际，不可露出行迹。好，你先去吧，我们众人随后就到，我们稻田堡相会好啦。”

大家商议完毕，陆会元这才辞别了众人，只身一人下得山来，顺路直奔卧云庄而来。来到北庄门随着众人混入了庄门以内，可就奔了稻田堡而来。好在一样儿，陆爷这一次前来，本是轻车熟路，天还不到午正，可就到了稻田堡的村口。陆爷进了村口，来到了酒馆门前，抬头留神一看，正是醉仙庐酒馆。

陆会元举步来到里面，将一进门，有伙计何三赶紧走到陆爷的面前说道：“才来呀你老？”陆爷闻听点头来到里面，看了看也没有多少酒座，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下。伙计过来擦抹桌案，很和气的说道：“这位先生，你老人家前天找到卧云山庄，可曾见着老居士没有？”陆爷闻听此言，含笑说道：“嘿，也算巧极了，今天我是路过此地，一来闻着酒香，第二我来谢谢你。不是你指示我的路途，我焉能恰巧相遇老人家呢？今天虽是恰巧又从此地经过，也是我特意进来，一者为是喝酒，再者顺便谢你的美意。”伙计何三闻听此言说道：“老爷子，你老人家太

客气了，有什么可谢的呢？你老先坐一会儿，我给你老人家热酒去。”伙计说着话去了工夫不大，拿了两壶热酒来，配了四碟菜，放在了陆爷的面前。说着给陆爷斟了一杯酒，伙计笑道：“老爷子，你老先喝着吧。”陆爷闻听接着说道：“伙计，你忙什么呢？又没有多少座，你是有事怎么着？如果很忙，我不拦你。你要没有要紧的事，你坐下，我还得跟你打听点事情。”伙计何三闻听此言说道：“你老打听什么事？只管说了出来。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之事，不过我怕站在你老先生的面前，搅你老喝酒。”陆爷说道：“没有关系，你真要没有事，你就坐下，我也很喜欢你。”伙计何三道：“有话您说吧，我就在这里站着好啦。”陆爷闻听此言笑道：“你不坐也好，我跟你说。我自从前天跟你打听卧云山庄的老居士福临住址，你知道我到在那里有什么事吗？”伙计何三说道：“老先生酒还没喝就醉了，你老先生有什么事我怎么能知道呢？”陆爷一看又接着说道：“我不瞒你说，我是一个练武的人，我最好各处访友，大清国的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处拜访武艺高强的英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因为我耳闻着卧云山庄的福临，很是个人物，因此我特意前来拜访。也是我性好杯中物，进到你们屋里来，才跟你打听着他的住所。我又听你谈说你们老东家也是一位练家，现在我已经见过福临了，今天前来我打算会一会你们的老东家，烦你给回一声儿，现在不知他老人家此时在不在？”伙计何三闻听此言，沉了一会儿说道：“呕，你老先生打算会我们老东家吗？他老人家在倒是在了，不过可有一样儿，我说话你老可别多想，他老先生不愿跟平常人见面。就是一位练家子，还得分是怎么一位呢。像那练过三天两早晨的人们，那就不必说了，连见也不见，再说跟他老人家也说不到一块儿。他老人家所会的，都是成了名的剑侠，那才是他的棋逢对手，道义相投了。”陆爷听了，遂又说道：“伙

计，你说这话我也明白，你们老东家就是平平常常人简直的不见哪，你也不用说了。我再告诉你，我说句大话，不才我虽不敢称剑侠，像平常练武功的人，我也不客气的说一句话，我根本就不往眼里放他。话不是说到这里了？今天我来就是慕名访他来的，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我也要会会他。”伙计闻听此话，皱皱眉头说道：“本当不能叫你老先生失望才对，不过一样儿，就凭我一个当小伙计的，这个事可不是小事，我可担当不起来。再说我们老东家也嘱咐过我们大家，不叫跟别人提说这些闲事，他老人家有功夫不愿叫别人知道。前天我一时的高兴，就把他老人家会练的事跟你老言讲出来，到今天你老先生就特意前来拜访，我怎能回呀？”伙计把话说到此处，陆会元早已明白，暗自说道：听他讲话不问可知，这小子要找钱花。可是呀，无论什么事都应花几个运动费。今天我要见他们老东家，他说他担当不起，不用问，他打算叫我花几个零钱呀。谁叫我非见不可呢？我就大大方方的给他点钱，好叫他赶快回明老贼，大约非是此人所为不可。待我见他以后，如果是他，我们也好动手于他。陆爷想到这里，顺手由腰中取出纹银一锭，轻轻放在桌上，约有五两左右。遂低声叫道：“伙计，你看见没有？这块银子有五两上下，你要把话传到你们老东家那里，只要他能见我，这点小意思，我就赠送于你，你好买双鞋穿。”伙计何三闻听此言，心中说道：这是他错了。他以为我不往里报，为是叫他拿钱运动。想到这里，回转头去看了看柜上，转过来说道：“老爷子，你老千万不要这样办。这多亏我们少掌柜的没出来，要是被他看见我们这种举动，可就难免疑心，对于我们当伙计的多有不利。你老先生快把钱带起来吧。”伙计说了此话，却是实情。不想陆会元陆爷又想差了，心中暗自说道：这小子他一定是嫌钱少了。遂说道：“何三，你也不必客气，今天我的钱剩的不多，

你赶上了，事完之后，我还往这里来，我再重谢你。劳你大驾赶快给我回禀一声吧。”陆爷言还未尽，伙计何三说道：“老爷子，您这不是给我砸锅吗？我要能够给你老办这点事，也用不着您花钱。”陆爷闻听此言，心中有些不悦，遂说道：“何三，你这也太难一点了。叫你给我回一声去，你不管，我拿几个钱来，还不成吗？谁想你还是不管，你这不是成心刁难人吗？你要是再不愿意的话，请你把你们老东家的住址告诉于我，用不着你传话，我自己就可以去了。”伙计听了此话，连连说道：“老先生，你老这不是大清早晨的找麻烦吗？世界上无论什么事还有强人所难的吗？别的话我也不说了，您喝您的酒，我到旁处伺候别人去。”何三说着话，转身形便走到旁边去了。

这样一来把陆爷干到这里。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不由得心中大怒，当时站起身来，用手一指高声说道：“你这小儿，真是不知好歹！我陆某特来拜访你们东家，叫你回话，你不管，非要钱不可。给你钱你还嫌少，给你多少是多？你说个价钱。你这不是太难了吗？我今天不给你一个厉害，往后你们还不定怎样呢？”陆爷说着话把身形走过案前。这工夫伙计何三听了此话，气得无可如何，遂又上前走了两步说道：“陆爷，你老是走南闯北的人物，我也是在外找饭吃的，谁也不容易，说话不能这样说。你说这话不怕缺德吗？”陆爷一听此话，更是怒气冲冲，心说：就凭一个小孩子他就敢说我这话。想到这里，遂又高声喊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有人痰嗽了一声，只听得高声说道：“何人大胆，竟敢清晨起来搅闹我的醉仙庐？难道你也不打听打听吗？我在此处也不是一年半年了，差不多远近的邻居，没有不知道我是一个老实人的，不愿意与人争打斗殴。可有一样儿，没有事我也不找事，有事也不怕事。今天这是因为什么事，

争吵起来？”说着话已经走到跟前。何三一看，忙着说道：“你老人家听见了，方才这个人所说的话，你老人家可不要信他的。小子我素常行为，你老也不是不知道，分明这个人他是成心找寻我们。”这个工夫陆炳陆会元，闻听伙计说话的意思，再看这位老者，不由得心中暗喜，我当他不在此处居住，原来他就在里面住了。我要早知道，在那时我高声一喊，老东家也就出来了，我何必跟他争吵呢？要看他们这老东家，倒是一个英雄。陆爷心中想着，又留神看了看。不看还则罢了，他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了口气，打了一个冷战，暗自说道：我当是谁，原来真是这个老贼所为。看起来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可以算是高才了。想到这里，一时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连忙抱拳含笑说道：“老人家你可还认识我吗？原来你老人家姓李名祥，号叫百昌。”那老头儿一听，转身又看了看陆爷，遂哦的一声说道：“我当你是何人？原来是你。但不知因何又来到此处？莫非说有意报复前仇吗？”陆爷笑道：“老人家请勿多想，有话容我慢慢的说明。”老人家接言说道：“既然如此，请你随我后面谈谈。”

陆爷点头。老头儿在头前行走，不一会儿走到里边的一个院落。留神一看，里边的屋内，修饰得很雅致，虽然不是怎么讲究，倒是整洁清静。二人来到了上房，有人高打帘笼，进到屋中，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老英雄这才说道：“陆会元，据你方才所说，今天前来有事，你说不是报复前仇，那么你有什么话，请快讲来，小老儿也好明白。”陆爷闻言这才说道：“老英雄，我实不相瞒，自从那一天不才我被获，蒙你老人家不废我的性命，仗大义放我归山。我回到山中，见了我们的大寨主赵丕，我便把你老人家所说的话，一一的说了一遍。不单我个人感念你老人家的大德，就连我们大寨主赵丕也念你老的大德。

到今天秘密的派我只身一人前来，跟你老人家商量，打算请你老英雄上山，头把交椅让给你老人家。把话说完，又切切实实的跟我说，叫我跟你老先生至至诚诚的说明白了，最好不可叫你老有个摇头不允。我这才来到这里，我叫伙计何三回话。他说他不敢担这个事儿，因此才争吵起来。”陆会元说出此话，完全是一片假话，虽然是假话，被陆爷说的看着很是至诚。老英雄一看，也认为是实情，这才说道：“陆老英雄，听你所说的话我也明白。不过可有一节，请你恕我，我现在已经是年迈无能的人了，不能与你们众位弟兄共图大事。再说小老儿也没有多大的本领。在前几天我们弟兄之事，我可太失礼了，那不过是一时的侥幸。一则你地势生疏，二者又在明处，因此我才占了上风。老了，不中用了。”陆爷一听李祥李百昌说出此话，一定是不愿意上山，自己暗自说道：李百昌，你说的可倒是好，今天我这叫恼在心里，笑在面上，见着你的面儿不能不这么说，等到晚晌可就有你的乐儿了。陆爷想到这里，遂叫道：“李老英雄，千万不可推辞。我们大哥赵丕为了此事，特意的与大家商议了一回，再三的嘱咐于我，倘若是来到这里，这事没办到，你老若是不允，我回到山中怎么交代呢？”老头子接着说道：“陆老弟，我不答应，其中有几个原因，可是现在我可不能出口，老弟你还不明白吗？”陆爷一听此话，遂又说道：“你老这是怎么了？莫非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我说此话还有不妥当的地方是怎么着？我说一句笑话，我好话说了千千万，你老先生还不允，这不是叫我为难了？在我临来之际，我大哥跟我说，你老如果应允，陪到山中，我奇功一件。倘若老英雄你不答应，不愿再归绿林，那也算我不会办事。你老先生听他这话，不是把我扣住了吗？”老英雄听到此处哈哈的大笑起来说道：“这位赵爷也真太死心眼儿了。”陆爷一听赶紧说道：“你老说

他死心眼儿，他不是死心眼儿，他更有主意。他说了，如果我没能耐劝你老上山，令我把你老人家同到本稻田堡以外的那片树林内相见，他在那里等候。”老英雄一听此言，心中暗自说道：听他所说，这个赵丕，看我是一个英雄，特意派他前来约我。自己想到这里，又一转想暗自说道：慢来慢来，这个陆某要说可是跟我有仇。那天把他拿获，到现在来请我上山，听意思可不坏，看情形也不像假意。可是我不能不留神他们，这小子的话也许是假意，村子以外安人，叫我出头会见，以报前仇，也未可知。常言说的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这个事我应当研究研究再作道理，不要上了他们的当，到那时后悔也晚了。老头子这么一想，就想了好半天。

陆爷一看老人家这般情形，心中暗自说道：这老贼总是犹豫不定，我还得用话解他的疑团。要不然的话，这老儿不肯出头，我那天的仇可就没有报的日子了。想到这里，遂又笑道：“老英雄请你不要过虑了，请你老先生放心吧，不用多想，你当我是上次的气愤不出，暗自埋伏能人，打算把你老先生引出村外以报前仇？你老人家那样一想，可就错怪我了。”李老者虽有此想，并不甚往心里去，一听陆爷如此的一说，不由得暗自想道：这小子我还别不服他。想到这里遂说道：“陆老弟，不要如此的说法，要说你们弟兄另请高人也罢，埋伏也罢，老夫今天说一句大话，我是不在乎的。不过是这样，看在你们大哥的意思上，如此的重视于我，那么今天夜晚定更时分，我们就一同前去，到树林以内相会，把他约到我的家中，谈话也方便。”陆会元摇头说道：“不行不行，你老有所不知，我一说你老也明白，想那聚英山离着卧云庄很近，又屡次的犯冲突，倘若我们大寨主来到你老人家这里，此地又离着山庄近近的，要是出点什么意外，我也担不起。依着兄弟我的意思，到今天夜晚定更

时分，你老人家就同我到在那里，你们二位相见以后，把我的责任也卸了，谁叫我没有能耐劝你老？”李爷闻听此言，点了点头含笑不语。沉了一时又接着说道：“不要说了。既然如此，我们就这样办了，也不用我应允不应允了。我看天也不早了，你就在此吃了晚饭，等到定更之时，我们二人就一同前去。”陆会元听了此话，真是高兴的了不得，连连说道：“好好，要是这样，那可太好了，我就打搅你老啦。”李爷说道：“我们既然如此就不必客气了，再说你我弟兄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常言说的好，达时务者为俊杰。今天夜晚，我见了赵丕以后，如果要是意气相投，我们还要多加亲近了。”陆会元闻言接着说道：“你老人家总是如此说法，既然意气相投，归上山去，还说什么亲近不亲近了？那当然是不分彼此了。别人不说，就拿兄弟我的心理来说，像我这身份，跟你老人家在一起，您这样的重看我，也可以说我求之不得了。常言说的好，与虎同行，必无善兽。我要跟你老人家走在一起，真给我添了不少的光荣。”

陆爷与李老者说了半天客气话，天可就不早了。老人家早就令人预备了晚饭，把前面的好酒打了两壶，配上四样菜端了进来，二位喝着，一时菜饭齐上。陆爷也不客气，心中是欢喜的了不得，心中说道：这老儿，要看此时倒也不错。但是一节，不知他的心里怎样？心中又一转想，暗自又道：别看此时，这个老儿也非善类，不是我们山中的威名他岂能这样的待我？你虽然如此，想起那天的情形，我也不能忘你。今天可是有点对不过你，我这分明是虚伪的言词。可惜你这样的英雄，心眼太实了，真叫我可笑。你要是不出门老在此处，我可就一点办法没有了，到了时候你若不去便罢，你如要去了，恐怕你这条英雄要栽倒此地。我陆某虽是不成，难道说你还比的了老剑客卜华卜凤山吗？到那时我才叫大仇已报了，也叫我心平气和了。

陆爷越想越高兴。

功夫不见甚大，把饭吃完，老二位退席落座而谈。要说李老英雄真可称是大仁大义，把陆爷待如上宾，陆会元可没安好意。这时老人家并不拿陆会元当做外人看待，坐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说了，他老人家此时更是高兴的了不得。陆会元虽然口是心非的没怀好意，脸上可不敢带出一点形迹来，二人欢喜非常。这个工夫天可就不早了，陆炳说道："老英雄，我看天已不早了，大约我大哥他们也来了，我们说话就去才好，你老人家与我受累去到村外一行吧。老头子闻听此言含笑点头说道："好好，你说去，我们马上就走，我也不能驳你。"陆爷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老人家也不必忙。我也是太忙了，你老人家别听我催，好在也不算很远。"说到这里，只见老人家不作一语。在老者的心中暗想：天可是不早了，到该去的时候了，但不知这陆会元说的话是真是假？沉了一会儿暗自又道：我也不管他怎样，就凭我李百昌这点本领，我还有什么可怕他们的？但是一样儿，话虽如此，我也不能不加小心。想到这里，遂说道："我们也该去了。看他们先到，以免他们等着着急。"陆爷听了此话，心中甚是高兴，接着说道："我也是想到这里。"老人家又道："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起身吧。"李爷说着话把周身的衣服，收拾得紧衬利落，也未带兵刃，知道出了稻田堡大概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回来了。如果有那不利于我之处，就凭我这手眼，大约也没有什么要紧，还带兵刃做什么？他老人家想到这里，又站了起来说道："陆老弟，我们就此前去好了，见了你们大寨主，把我这意思说一说，一则也卸了你的责任，二来我也得请请罪。因为那天我把你拿获，未免我也是惭愧。"陆爷闻听此言甚是高兴，遂说道："那是那里话来？古人有云，大丈夫保护四方。你老人家不加害于我，我们大家就感愧至极了。"

说着话二人出离了房门，老人家头前行走，陆爷在后面跟随。走至外面柜房，有少东家站了起来问道："你老人家这是上那里去？大约这一位老者也是一同前往吧？"老人家李爷说道："我到村子外面，去去就来。你可不要出去，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看少东家那意思，要说话又不敢说的神情点头说："好吧，你老人家去吧。"

老人家头前行走，后方跟着是陆会元陆爷，二人出了醉仙庐。陆爷心中暗自说道：老贼呀老贼，你现在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你跟我出来了，那就算成了，就是现在我再把话说错了，叫你听出破绽来我都不怕了。如果说僵了动手，这工夫我们的人也能来到了。陆会元想到这里，此时二人已经来到了大街之上。老人家李祥李百昌说道："陆贤弟，你们的大寨主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等候？还是你在前边行走为是，以便呼应。"陆会元说道："好，我在前边带路。大概就在一出西村口那一片树林以内，他们要是来也是得由西边而来。"李老人家点头不语。两个人往前行走，天空中明月当头，犹如白昼。李爷说道："此地可是我的熟路，但不知大寨主现在可曾来到没有？此时可是尚未到定更时分。"就在李爷说话之际，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一条黑影。老头子一看，一定神止住了脚步便不往前行走了。就听陆会元说道："老人家走啊，这是我们山中之人，没有关系。"陆爷把话说完，遂高声一呼暗语，复又说道："前面走的是那一位？只管前来。这位老人家也不是外人，我所说的那位就是此老。"陆爷言还未了，就听有人答道，就看一纵身形，刹那之间来到面前，抱拳说道："原来老英雄到此，多有失礼，恕我不知之罪。"老英雄李百昌注意看了看，拱手答道："哦，这位英雄贵姓？"话未说完，陆会元接着说道："这位非是别人，乃是曹老英雄，姓曹名龙，号继忠，别号人称威镇江南神机子。"老人家听了哈

哈大笑说道："哦，原来是曹老英雄，我是久闻大名了。"此时陆会元说道："曹仁兄，你这是往什么地方去？莫非是赵大哥打发你前来迎接吗？"曹龙接着说道："正是这个意思，是他老人家派我前来。"会元又接着说道："曹仁兄，既然我们大寨主派你前来，你就快快的回去报告去吧，就说老英雄来了，叫他前来迎接。"曹龙答应一声："是，说得有理。"往后退着一抱拳，一转身形，一直往西而去。

老人家看此光景，心中甚是疑惑，心中暗自说道：看此情形，叫老夫我倒莫名其妙了。正在此时，就听银头铁爪白睛豹陆会元说道："老人家请随我来。方才那一位，是我们大寨主赵丕派他前来打探，你老人家也听见了，我们大寨主现在已到林中等候了。你老人家随我来好了。"老英雄点头不语，暗自留神。陆爷头前引路，老头子在后面跟随，出了稻田堡村口，不足半里之遥，老人家李百昌，此时不由得心中甚是纳闷，遂问道："陆寨主，你们大寨主现在那里？怎么还不见到来？"陆爷闻听此言暗自发笑，遂止住脚步用手一指说道："老英雄你来观看，就在那边松林以内。我们到在那里，找个高埠之处，他们在那里等候，我们大约也可以知道了，当然就可以相见了。"老人家听了点了点头，随在后面走了不远，来到松林以内，找了一块高高的土岭，二人走在了上面，彼此全都留神观看。谁想看了半天，不用说大寨主的本人，就连一点影子也看不见了。老人家李祥一看，心中更是纳闷，不免甚是不悦。

在此时二更天将过，清风徐徐，星斗满天，洁月当头，有如白昼。老人家这才开言叫道："陆寨主，天已然二鼓余，还不见你们大寨主到来，这是什么道理呢？"陆爷闻听此言，回头看了看，用手一指说道："老英雄，请你不必着急，请来观看。"老人家留神一看。老英雄不看则可，这一看只嚇得呆若木鸡，

怔怔的站在那里，有如木雕泥塑一般。此时陆爷站在旁边说道："老人家，为何如此的发怔？"李爷听得此话这才说道："哎呀呀！这也是我李某好友至诚的结果，一视同仁的报应。唉，好了。"遂对陆爷说道："前面那片火光，我不说你也知道了，那是我的家园稻田堡，此时火起，甚至这样的猛烈。听你方才所说之言，不问可知，陆会元哪，你算得什么英雄？那路的好汉呢？用这个调虎离山计。也是我李某为人心实，将我骗到此处，下此毒手，烧毁我的家园稻田堡。"陆爷闻听此言，知道老英雄明白此事，遂哈哈的大笑一声说道："老英雄，你也称得起是一位高才了，没想到你老先生还有今天，竟会失这样神了。实话跟你老先生说吧，也不瞒你，放火的是我们聚英山的人所为，也可以说是你自招其祸。"老英雄李祥闻听此言，不由怒火上冲，不由擦拳摩掌把脚一顿说道："老夫我再放你一条性命去吧。我的家园比你值的多了，我们是后会有期，待我前去救火。"

说着老人家一转身形，往回就走。只见稻田堡浓烟滚滚，火光烛天，心中忽然想起少爷李士强来，不由得心中一动，暗自说道：不知士强此时逃出没有？看这火势很大，大约贼人这是用了他们的惯技，火攻计了，如果把村放火，我儿恐有性命之忧。想到这里，自言自语的说道：陆会元哪，陆会元，我当你是一个宽宏大量人呢？谁想到你是一个嫉妒小儿。我本当把你置于一死，无奈我的家我甚放心不下，等我事完之后，我岂能与你们甘休？老人家走着想到此处，只听倏的一声，跟着一条黑影，拦住去路，口中说道："李祥，你来看，四下里安排得如同天罗地网，你打算脱逃，就比登天还难，你这要往那里去？可惜你也是一条英雄，我不忍伤害你的性命，请你跟我一同够奔聚英山，共谋大事。倘若大功告成，不失为一代的英雄，侯封禄享，位显爵尊，能有出人之功劳，加封王位，那也是有希

望的事。”李爷在月光之下留神一看，对面所站何人？见此人身材，中等的身量，虽然不高，倒是十二分的精神，海下一部白髯。老人家一看认识，此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暗自说道：不好，这个人我知道，他是聚英山山顶镇山少林寺，紫面云龙镇少林，卜华卜凤山。我真要是讲动手，我那是他的敌手？我一定也得被获，那就任他们发落了。又一想：现在家中已然被火焚烧，家中老少生死不知，莫若跟他们一死相拚，死了倒也干净。老人家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来者莫非是卜华吗？你身为剑客，行为本当正大光明，一心秉正为天职的侠义道，那才是正大光明的英雄。谁想你今天竟自叛逆胡为，辅助叛反国家之人，与贼人通同谋反，竟敢放火焚烧良民。我李某得罪你们，我那四邻与全村的住民与你们何冤何仇，下此毒手？依我良言相劝，你趁早躲开，我们是两罢干戈，各不相犯，也算你知进知退了。”卜华闻听此言，不但不着急，反倒哈哈大笑叫道：“李祥，论年岁你也不小了，不过你的心理太不清楚。我们占据聚英山，招募天下的英雄，将来共举大事，从中另有一段情由，一时之间可不能对你说明，因为我们的交情尚未到在那了。只要进山大家合为一致，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我所说的都是良言，如果忠言逆耳，你可是祸到临头后悔迟。”卜爷的话尚未说完，李百昌纵起身形就是一掌。卜爷一见不但不怒，反倒微含笑容，见掌来到，身形往旁一闪，二人可就交起手来。要论李爷的本领要与卜老剑客交手，那如何是他老人家的对手？说话之间跟卜华连十招都没过，就是一个空子。不过老人家的心气，不打算打他，意思是收服他，同归山上，也是一个有用的人物。此时过了就有二十多招，两方面堪称平手。

老人家李祥见此情形，不由得心中欢喜非常，暗自说道：我耳闻这位紫面云龙镇少林是个剑客，武功可称压倒一切。今

天叫我一看，真乃耳闻不如眼见，看来也不过如此。跟我过了二三十手，不分胜负，他也没落上风。要是这样看起来，我的功夫总算不含乎，我要再加意的留神一点，虽不敢说打倒他，反正可以延长时间，到天亮我也不能输招，巧了也许把他打倒。心中想到这里甚是得意洋洋，随着抖精神往里进手。老剑客卜华卜凤山一想，暗自说道：我这样打常了，他得几时服我呢？他再把我看成一个平常之辈，以为我与他平手。本当用火候把他靠倒了，无奈一节，事在紧急，倘若跟他延长时间，知道我的意思，是无意赢他，不知道的人，可就以为我跟他一样了，于我脸面上可就不好看了。自己想到这里，随把二臂施展开了，不亚如两条懒龙一般，把一个老英雄李祥裹到了当场。

这工夫老人家用了一手单撞掌，来打老剑客的前心。卜爷往旁边一闪，用左臂往旁边一挂，老英雄这一手可就走空了。此时紫面云龙镇少林，借着这个劲，伸右手一掌，用一手顺步单鞭，老英雄想要闪躲岂能得脱？耳中就听嘭的一声，打在了肩头，此时打算站稳身形，那能由的了自己？当时往后退好几步才倒在了尘埃。老人家双手按地，打算要坐起身形，不料想卜华卜老剑客，身轻如燕，走上前来，用脚尖一点，一下腰把老英雄的二臂一拧，用老头子的扎腰绳捆了起来。看这情形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有如缚鸡一般，捆了一个四马倒拴蹄。老剑客捆完，往旁边一闪说道："好了，老英雄多多避屈，请随我到聚英山一行，面见赵丕。"

此时老人家闻听此言，并不作声，既然是被获遭擒，生死之念只有置之度外，心中只挂念小儿士强，不知逃出火场没有？老人家想到这里，不由心绪错乱，几乎落下泪来。想至此处把心神一定，暗自又道：老夫死也值得了。儿已成人，无须我来亲自照顾，我何必如此呢？正在思想之际，只见银头铁爪白睛

豹陆炳陆会元走来，走至跟前。老英雄一见，不由得怒气上升，哈哈的冷笑两声道："陆炳，你也是一个英雄，你用这妇人之策，甜言蜜语的骗我出来，竟自般弄这无知的卜华给你使用，你算得那路的英雄？我虽被擒，不是被你这贼子所获，老夫我也不失为英雄好汉。"陆炳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抱了抱拳说道："老英雄，暂请屈尊一时。别看你老人家拿我非常的容易，今天老英雄你被擒，也不算难。"

说着话只见陆会元一哈腰，把老人家扛了起来，一转身大步在前行走，后面跟着老剑客卜华卜凤山。此时业已东方发晓，五更的时分。顺着大道，奔往聚英山而来。一路之上二人行走如飞，红日东升时分，走进了聚英山口。二人上得山来，走进聚义厅，留神一看，大寨主赵丕，以及各位英雄，全都在此等候。一见老剑客与陆爷走了进来，大家连忙站了起来，抱拳拱手的说道："师祖，你老人家，今天多多的辛苦了，快请上座，休息休息，喝茶以后，我们爷儿几个就聚在一块儿喝酒。"老剑客听了此话，连忙说道："不行不行，我可不能跟你们一块儿瞎闹。"遂又对大寨主说道："赵丕呀，你烦我这点事我给你办到了，李祥我已把他拿来，也就没旁的事了。可有一样儿，有个言语不合，商量不好的时候，宁可不放他，也不准你们伤害他。我就是这几句话，你们要记住。此处不是我久待之地，要回我的少林寺了。"赵爷闻听此言一定神说道："呕，陆贤弟扛的就是李老英雄啊。"说着话忙着站起身形又道："真乃慢待了。"走近跟前一伸手把绑绳解开，轻轻把老头子搀起，在大厅以内来回走了走。大寨主赵丕说道："老英雄，今天不要见怪，把你老人家请到山上来，并没有歹意，不过在我拜弟陆炳陆会元他夜探卧云山庄，你老人家将他拿获，蒙您把他放回山来，真乃是一位大仁大义的的侠义英雄。他回到山上，对我们大家一提，

知道您是这样的英雄，大家不但感激不杀之恩，钦佩你老人家的义气，有意派人去说合，又怕你老人家心疑，故而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真称得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叫硬打硬要的办法，这才把你老人家请上山来。凭你老的本领，我说一句实在话，可不是长你老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我们在场的人都算上，论功夫谁也比不了你老人家，才请出老剑客卜华出来。今天把你老请到了，打算跟你老要求，请您放弃了稻田堡，上得山来随我们共图大事，整理山规。如若你老人家嫌我们不恭，强无礼貌，不肯原谅我们，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弟兄情愿在你老人家面前赔礼。如果老英雄你肯点头答应辅助我们，也可以说是天赐的人材。不知你老人家意下如何？”

老头子李祥李百昌把话听完，心中暗想：看起来聚英山之上真有高人主事。不过可有一样儿，用火烧了我的稻田堡，实在是不当之极了。要论我家住稻田堡，又干此酒馆，一者不与卧云山庄联络，二来不偏向聚英山，可以说是公正无私。皆因陆炳在我的柜上打听卧云居士的住所，也是我怕这人不利福临，因此尾随在后将他拿获。谁又想添了这么些事呢？老人家想到这里，遂说道：“赵丕，据你所说的话，看你对我的意思，甚至于亲手解开了我的绑绳，这种隆情实在是重如泰山，铭感五内。本应当点头答应，共图大事。无奈一节，用火烧了稻田堡，我居家数口，现在不知生死。再者就是百余家住户，被我一人牵连，到现在大寨主你虽一片的好心，你何必放火呢？”火眼金睛赵丕连连说道：“这一事尚请你老人家原谅，不过是被事实所挤。要提起此事，我还费事不小了，不是所为请你老人家出山吗？”

书中暗表，自从把老剑客卜华卜凤山请妥以后，哥儿四个回到聚义厅，打发陆炳陆会元前往稻田堡打探虚实。计议已定，

天到日没黄昏，只要是不见他回来，就一方面派人放火，一方面请老头子卜华。没想到果然到了黄昏时分，不见陆会元回来。赵爷可就派曹龙与朱苍二人携带硫磺火硝，够奔稻田堡，只要见着陆会元，等他将老人家引了出来，可就分头放火。如若是看不见他们，天到定更就把稻田堡三面放火，留西村口一面为逃生之路。请老剑客卜华直奔西村口树林左近等候。

大寨主分派明白，各位英雄随同老剑客卜华走下山来，够奔稻田堡绕了几个圈，看好情形，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陆爷。有神机子曹龙开言叫道："老人家，据我看天已不早了，怎么陆会元我们还没见着？我想我们看得这样严密，他若出来我们不能看不见。大约陆会元又二次被擒，也未可知。如果那样一来，那我们可就坏了。我想我到里面去看看，打听打听会元的消息。"二位点头说道："也好，我们但听一报了。"

曹龙这才分手，绕到西村口。自己本打算奔往醉仙庐，才走在中途，远远的看见两个人，心中说道：这两个黑影，看头前那个一定是陆会元，这个走样像他，后面的那个不用说了，准是李老头儿了。曹龙心中想着灵机一动又暗自说道：我得与他们打个照面，问问究竟，再做道理。我就是这个主意。说着使了两三箭步，走近陆爷的面前。只见那老头儿，把脚步停住。就听陆爷闻言问道："大寨主现在那里？"曹爷有心要说大哥没来，心中一想，不可，听会元的口气，这不定怎么把他引出来的了。当时就顺口答言这才说道："大寨主就在前面树林以内了，我给他老人家送信去。"不多一会，跑到老剑客的面前把话一说。卜爷说道："我去捉拿李祥，你们两个人去到稻田堡放火。"

曹龙与朱天鳌二人并不答言，当时够奔村口而来。二人走进了村中，找了几处容易引火地方，用硫磺火硝引着。好在一样儿，这俩人也是放火的熟手，不大的工夫，火光突起，被风

一刮，当时火光烛天。

两个人一看，火势已起，赶紧各施飞行之术，跑出村外，奔大道够奔聚英山而来。进了山口，守护山口的的喽兵，见了二人说道："二位寨主，赶紧去见大寨主报告消息吧，他老人家等急了，恐怕出什么舛错，在聚义厅坐了一宵了。"二人听了此话，点头不语。来到了聚义厅见着大寨主赵丕把经过之事一一说了一遍。

火眼金睛甚是欢喜，整整的一夜未曾合眼，等候老人家。等到天光明亮之际，就见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爷扛着一人走了进来，轻轻的放在尘埃说道："老英雄暂屈一时。"说着卜凤山走进来，大家站起让坐。

此时大寨主解了老人家的绑绳，把自己的意思一说。老人家听了此话说道："大寨主，你这个意思我也明白，不过我不能入聚英山。要是大寨主恼怒，甚至将老夫置于死地，只要我不入聚英山，也算我死得其所了。要是真不嫌弃于我，叫我登山也行，必得应我大事两件。"大寨主闻听此言，甚是欢喜，连连说道："你老人家请坐，我们慢慢的来讲。如果你老人家肯其应允，助我们成其大业，所说的条件，能办到的事，我是无不应从。"

老头子坐下这才说道："大寨主，如若你能点头，请你听我说说好啦。自从我幼小的时候，也是我性好练武，曾受高人的真传，学会了一身本领。在外面闯荡江湖，数十年之久，人送的美称剑点三里。后来因为年岁到了，自己创立稻田堡，携同小儿士强，又干了一个小本经营的酒馆，外方人都知道我抱头忍了。可也是呀，人家都知道稻田堡是我所立，知道细情，说我是两袖清风，不知道的人，都以为我怎样的发财了。这是我个人的事。其次就是这回出头多管闲事，才有今天的大寨主

派遣高人捉拿至此，又把我的稻田堡放火一烧，这是打断我的念头，我也明白。我所要说的条件，也没什么难处。第一样儿，我要上得山来，得找一个清静的所在，仍旧把稻田堡立将起来；第二件，我既入聚英山，可就不能与众位共图大事了，我就在所立的稻田堡一忍。可有一节，你要听明白了，大寨主既是这样的重看我，我也不是那不识时务的一流人，我的意思是这样，如果聚英山高人众多，人才济济的时候，我就在家中一忍，不问山中之事。如果有人侵害我们的聚英山，到那时才是我李某出头的时期，也不枉大寨主今天重看我的一番美意，我必舍身效命。”大寨主赵爷听了此话，哈哈的大笑起来，遂说道：“老英雄，既然这样，就依你老所说的办法。今天不必说了，到明日清晨，我就派遣本山的头目，同着你老人家去到前山、后山各处看一看，自己选择一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好，我们就派人建筑稻田堡，老英雄你自己监工好啦。”老人家听了此话，点头说道：“那么我就谢谢大寨主了。”复又笑道：“今天已然不早了，我们的事情现在已经商量妥协。还有一样事，我要跟大寨主要求。我所不放心的就是我那小儿李士强，自从昨夜我与陆寨主出来，稻田堡起火我也没看见他的踪影，我的家产没有关系，一家大小此时我还不知死活，我打算下山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形，他们是死是活，我看一看也就甘心了。”大寨主赵丕闻听此言，暗自说道：这老儿，你说的可倒不错，我岂能叫你下山？常言说的好，放虎容易擒虎难。昨天我火烧了稻田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拿获上山，你跟我甜言蜜语的一说，我就叫你下山，说的多容易呀。倘若你不回来，叫我何处寻你去？大寨主想到这里，这才说道：“老英雄请放宽心，对于令郎李士强的安危，我早已派人前去打听了，已令他们如若见着士强，就提你老人家现在已上山来住居，请他一同上山。”老英雄

李祥李百昌听了此话，心中沉了沉，暗自说道：好一个奸诈的贼寇，你这分明是不放心我了，表面上虽然待如上宾，令我在此山中居住，这就是无形的把我监禁起来。李老英雄想到这里，有心翻脸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打出山去。又一想这几个人没有什么，不足一战，可是那个老贼卜华的本领，我李祥可较量不过。老人家想到这里心中闷闷的不悦。

就有三四天的光景，赵丕虽然说派人打听李士强的下落，到现在仍是毫无消息。老人家每天监督工程，一晃两三个月工程告竣，山上的稻田堡业已告成。

一日大寨主赵爷说道："老英雄，我有一事相商，大约是老人家你最乐意的事了。"李爷说道："大寨主请讲。"赵爷说道："我打算派人下山去到稻田堡，如有被灾的住户，无处安身的人家，可以搬到山上的稻田堡来居住。你老人家的意下如何呢？"老人家闻听此言，暗自点头说道：好一个赵丕，你真乃大胆了。老人家想到此处，遂说道："好，也可以。"赵爷听了当时派人下山，召集稻田堡居民，不必细表。老人家在山上整理稻田堡。

第一百九十七回

病太岁恩放朱天鳌

脉门弩惊走李居龄

一日火眼金睛赵丕坐在聚义厅之上开言说道："各位弟兄听了，自从我们把老英雄李祥约上山来，明着共图大事，暗着是我们把他软禁起来，也是我们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全山人等无不喜悦非常。现在山下的稻田堡已然叫我们收服，惟独卧云庄实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我们大家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把卧云庄的势力扫灭，那才是去了我们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赵爷话未说完，旁边的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站了起来抱拳说道："大哥，请不必多虑，只管放心。据小弟之见，卧云庄一事，虽然有福临把持，但是一节，比起我们山中，他可人单势孤的很了。我们聚英山可以称得起人才济济，我们究竟是没把他放在眼里。如若注重他，那怕他一个小小的山庄呢？"

曹爷说到此处，话音未落，坐在旁边的飞天神鹰朱苍朱天鳌站起身形说道："各位英雄，今天提到了此处，据兄弟的眼光来看，卧云庄也没有多少年限，我们就能如愿以偿。"大家听了朱爷此话，暗自说道：朱天鳌是个朋友，他不忘旧友。有的说朱苍袒护福临，对于山中不利。大家心思不一。此时又听朱爷

道："我想福临远韬近略足智多谋，与兄弟交称莫逆，大概各位英雄也都知道。只因我身入聚英山，与各位弟兄共图大事，不料招得福临大为不满，甚至于断了金兰之好。虽然他不仁，我朱某可不能不义，我现在还时常到卧云山庄，我打算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劝福临入山，与各位英雄共谋大事。到现在我虽然还是常去，但是我们弟兄貌合神离了。虽然这几年的工夫，不但他不听，竟自闹得离心离德，口是心非了，我心中也是很感觉不得了，如同失了左右膀臂。今天在大哥面前，据实的说吧，我的意思，我想我们要共谋大事，必须一心一德的协力进行才是。我们要这样，必须结为异姓的兄弟。结为金兰之好，才能共患难共祸福了。"

大寨主赵丕闻听此言，把头摇了摇说道："朱贤弟，此话虽然不错，但是一节，对于结拜为盟之事，提起来我很是伤心。别人先不说，就说当年方氏弟兄，与兄弟结为金兰之好，结拜之后真是一心一意的协助，大有一气告成之势。后来还不见怎么样，他们就自觉了不得啦，可就在外面借着我的势力无所不为。我自己一想，我火眼金睛赵丕虽然身入绿林，占山为王，敢说不道德不仁义的事情没做过。方氏弟兄在外面给我丢脸还不要紧，如果我们栽了，被国家所获，岂不把好朋友的前功尽弃了吗？我想到这个地方，我当时就把他们赶了出去。这个事到现在可有几年了。因为这个，提起拜盟兄弟我是很伤心了。我不愿意，我总想我们交好，并不在那一股香。"朱爷闻听此言，并未答言。

这时候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含笑说道："大哥，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有一宗，我想聚英山之上，除去上边的老人儿不算，也不跟我们为伍，我们先小人后君子，我有话当面说，常言说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曹某有什么心思你知

道吗？你一定是不知道了。这不是天鳌提到这里了吗？我早就有心跟你提说此事，皆因我知道你结拜盟兄弟都寒心了，可有一样儿，据我看这次的人位，可不比以前了，要不然今天我也不说这个话。今天既然提到此处，人又来齐了，我们如果能实行，所为是在神前盟誓，明明各个人的心理。”

大寨主闻听点头说道：“各位兄弟既然如此，为兄我是随众不随一，大家要是都愿意，我们今天就在大厅之上设摆香案，再结为异姓的兄弟。别听我这样的说，我还是愿意。”

大寨主言还未了，在场的众人同声说道：“大哥，如不弃嫌，兄弟们求之不得的愿意结为异姓的兄弟。”

火眼金睛闻听此话，哈哈大笑起来。遂吩咐喽兵，摆好香案，当中供好刘、关、张神位。大爷留神一看，在场的众人一共是九位。又想了想，没有人了。又问了问大家还有人没有？大家说道：“没有了。先是八位，又加朱爷不九位吗？”大爷赵丕点头不语。

对于排行的次序当然不必说了，就是火眼金睛赵爷年岁大，第二位就是九游龙宫翻身入海底黑龙孟璞孟蕴辉，第三位就是银头铁爪白睛豹陆炳陆会元。朱天鳌的岁数小一个月，居为第四。第五位就是拦江劫浪闹龙宫萧棋萧玉明，第六位就是威镇江南神机子曹龙曹继忠，第七位就是铁面如来佛伍当伍连芳，第八位人称神棍将军大力神巴方巴玉昆，第九位就是夜登泰岱挎花篮尹明尹善言。此人天生的跛子，也是一个出奇的英雄，就是他年岁小，排行在末。

大家商量已毕，写好兰谱。大爷亲自捻香，跪倒身形，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赵丕，今天与各位弟兄结为盟好，共患难，共祸福，有官同做，有马同骑。我要是瞒心昧己，做事不叫各位兄弟知道，叫我赵丕天诛地灭。”赵大爷把话

说完，叩了头站起身形。二爷过来叩头，孟璞盟誓说道："我若是言不应口，天不佑我。"二爷盟完誓了，三爷盟誓叩头，四爷也挨着叩头已毕，萧五爷继续行礼，六爷、七爷、八爷、九爷，大家神前参拜完毕，然后团拜。大寨主欢喜非常。当天闹喜，赏下兵卒每名干酒一斤，牛肉一盘。

由打这天起，聚英山的寨主共是九位。日久天长，外方之人无不知晓，全都知道江南聚英山的势力很大，各位寨主都是武艺精奇，艺业出众。又结为异姓的兄弟之后，广招天下的英雄，有为的壮丁。不数年的光景，把聚英山治得不亚如铜墙铁壁一般，声势浩大。

这个消息也就传到卧云山庄老居士福临的耳中，听说聚英山广招天下英雄，募集兵卒，老人家心中甚是不安，暗自说道：这不问可知，他们把兵练成，第一步一定是对待我这卧云庄了。福老居士想到这里，这才联合本庄的人物，决议以后，家家出人训练义勇乡兵，真是纪律森严，捍卫乡上的劲旅。

日久这个消息也被山上得知，从此时常派人前来窥探，两方面有如劲敌。但聚英山也知道卧云山庄的义勇乡兵不少，为首的就是卧云居士福临。福爷知道聚英山九位寨主。两方面日久天长，各自培养自己的势力，仇是越结越深，谁也要把谁扫灭了。

如此一来不大要紧，形势是越来越险，老居士恐怕山上混进匪人，这才设法，所有出入庄门的人们，得有腰牌为证。如此的严密，聚英山与卧云山庄势成对峙。

这一天就有病太岁张方、镇东侠侯庭、穿云白玉虎刘俊，和四位老人家，来到了卧云庄，因为腰中没有腰牌，庄兵以为是聚英山的匪人，两方言语不合，这才打到一起。老居士福临赶到，见了老英雄侯振远，二人一见之下，原是老友，又全是

山东东昌府的人氏，把众人让到了里面。各位英雄打听聚英山内幕，一切情形之际，才有庄兵回报，说外面来了朱苍朱天鳌朱四爷。老居士福临闻听此言，就是一皱眉，心中暗自说道：飞天神鹰朱苍，时常前来劝我投降聚英山，我是念其当初与我交称莫逆，不肯加以恶言。今天侯振远与张方率领各位英雄到此，倘若朱苍进内，有个言语透露，劝我投降之意，我福临可就左右为难了。老人家正在迟疑之际，大家一问，福爷这才把数十年前后之事，以及山庄与聚英山的底细，对大家细说了一回。

病太岁张方闻听此言，点头说道："老英雄，事实既然如此，今天也是个巧机会，果是他们的四寨主来到，请把他接到里面，听他说些什么。如若还请老人家你投降入山，你老人家只管拒绝于他。如果言语不合，动起手来更好，把他拿获，做一个香饵钓鳌之法。"福老居士闻听点头说道："张少侠，你说怎么办就怎办。如若把朱苍接到里面，我有一段大事相求。虽然你是国家大员，朱苍进来，一切行动但看我一人的神色为转移。"张方闻听此言沉了沉并不答话。老英雄侯爷说道："张方，老居士所说甚是有理。等到朱苍进来，我们大家在旁听着，我们就看老居士的神色行事。"

这工夫福临派人到前厅有请朱四爷。庄兵答应一声走出。福爷跟着来到外面，各处留神观看。工夫不大，由前厅走来的朱苍，远远看见福老居士，抱拳说道："福仁兄，好久未见。你老人家一向可好？"福爷闻听此言面带笑说道："老弟可好？许久没到舍下，实在想念的很。请到里边说话。"朱苍点头。

老居士头前带路二人来到了里面。朱爷举目观看，心中说道：今天与往常大不相同。每次来到里面，就是福临一人，不然就是与少爷玉面小神童宝儿。今天一看里面坐着人位不少，

也有年长的，也有年青的，全都是精神百倍，英气勃勃。朱爷看了心中明白了八九，这一定是福爷的知己。又一想，不然，我在此处住了好几年，也没见过。想了一想又道：唉，管他是谁。自己正在看着，就听福居士笑道："兄弟请坐。你我弟兄多日不见，今天慢慢相谈。我想今天你是奉大寨主之命前来呀，还是兄弟你特意前来看我呢？"飞天神鹰朱爷闻听此言说道："大哥要问，我就照直来说。第一是替赵大哥下山问安，二来兄弟我也是好久未到这里看望你老，心里很是想念。但不知老人家近日身体康健否？"老居士笑道："承你挂心，近日身体粗安，有劳兄弟挂念。但不知山上近日事务办理到如何程度？"

老人家问完了此话，朱爷一听，心中暗自说道：奇怪，我每次来到此处，福大哥神色安然，说话甚是沉着，怎么今天同着很多的外人，竟自问出此话？我想其中必有缘故。等一时令他与我引见引见，我听一听这几个人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再者现在我们聚英山，对于卧云庄正在相峙的局势，我屡次前来，明为看望福临，实则探听消息。也是赵大哥精明过人，此事真被他看破，看神情这几个人恐怕真是不利于我们敌人了，福临真是私结外人了。朱苍想到这里又暗自说道：事到如此的地步，应做的事办完，其余的我是一概不管。遂说道："大哥，我看你老人家也是年纪大了，我们只顾谈话，但不知今天在座的几位，能不能与小弟一见？"

老居士闻听笑道："老弟那里话来，岂有不见之理呢？"说着话老人家往后一撤步，用手一指，一位一位的各道姓名别号。正要指到张方面前，张方上前自道姓名说道："我姓张，单名一个方字，外号人称病太岁。我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之子，老剑客欧阳修的徒弟。今天路过卧云庄，福老居士老人家跟我是亲家。"老居士一听此话，就是一怔，心中说道：这是什么话？

不怪人说这小子自出世以来，就是顽皮的性子，没正经话。看这个意思还是真不假，跟我初次见面，就说我是他的亲家，真真岂有此理了。老居士想当时给他来个没面子，尚未说出，就在这个工夫，朱苍朱天鳌听了张方自报名姓，忽然想起，往后倒退了一步，手理海下的长髯，沉了一沉说道："这位就是病太岁张方？我早有耳闻了，不知是那位随同老大人年羹尧为委员……"福爷闻言尚未答话，就听张方说道："是，我从前跟老大人当差，现在前升一步，专折入都，老肃王保举，查办江南事件，官任记名副将，实授参将，便宜行事，一路上代理民情。今天到此，实话告诉你吧，我正在打听你们聚英山的底细。今天也算巧遇。你要是听我良言相劝，请把你们聚英山一切的底细，请你实话实说，将来有你的好处，我们也不能难为你。你如果不听我张某的良言相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请你来看，"说着用手一指又说道："镇东侠侯老侠客，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呢？再者就是牟老侠客春霖，吕老侠客应天，大约谁都知道，穿铁鞋的侠客没有第三个。再者就是这位老英雄单臂赛王佐田老英雄，还有这位乾坤子铁臂翁孔春孔老英雄，这都是成了名的侠客。你要说实话还则罢了，如其不然，量你也难讨公道。请你自己酌量办理好了。"四爷朱苍闻听此话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有心当面与张方较量高低，又恐怕他们人多势众。有心附和张方，就得把山中之事说将出来，那我朱某算得什么人物？自己想到这里，特意用目看了看老人家福临，想他一定出头缓和一下。等了一时，不想福爷坐在旁边一语不发，有若无事的一般。朱爷一看这般光景，不由得怒气冲天，心中暗自说道：福临，看将起来，你的心意不问可知了，你这是故意来这手，你以为埋伏了高人，小看聚英山的英雄了。

朱爷想到这里，站起身形往外就走。张方等人以为朱爷要

走，朱爷来院中说道："好你一个忘恩负义的福临！你真是人间的禽兽。跟我隐恶扬善，暗自勾结外人，故意的与聚英山为仇做对，今天竟敢明目张胆的跟我说明，你家朱四爷可不怕你这套。我朱某不给你们一个厉害，你们也不知聚英山怎么样，竟敢说此冷言大话？那一个不服赶快出来受死。"

朱爷说了此话，里面的老居士福临听了，心中不由得怒气冲天，暗自说道：不想今天这个隐患发现了。唉，什么是朋友？待我跟他理论。他若不听，那可讲不起我与你也要分个高低。福爷心中想着，便走出门外。

此时大家也随着来到院中。老居士手指朱爷说道："朱苍老弟，你说此话心中愧也不愧？你这小人见识，不顾大义的东西，竟自投降贼匪，窥探我山庄的消息，真可谓恩来无义反成仇，你还巧言欺我。"老人家说到这里，气得周身乱抖，有心上前动手，怎奈结拜一场，怎好失此身份？

正在为难之际，在旁边恼了一人。此人非是别人，正是那海上飘风铁履居士吕福吕应天。往前一长身形，用手一指说道："朱苍，你很大的年纪，真是无知已极。老居士待你不为不厚，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了。你不将恩答报，反倒胡为。今天你家吕大爷要出来教训教训你。"说到这里，吕福吕应天把一对镔铁双镢，分左右拿在手中，用镢一指朱爷，口中说道："我吕某不给你一个厉害，你也觉悟不了。"此时朱爷一见吕应天取出兵刃，也就早将自己的双镢取将出来。

在场的众人一看，也不便相拦，只有见了胜负才能解决。

此时只见朱天鳌手持双镢，一纵身形够奔应天的二目而来。此招名叫二龙取珠。应天一看朱爷的双镢来到，连忙一闪身形以左手的镢，一压朱爷的手腕，右手一镢可就够奔朱苍的真骨穴而来。朱爷缩颈藏头，躲了过去。两个人一招一式，上下翻

飞的打在一起。吕应天的二十四盘混元镢，真是山东泰山中峰九如道长真传，一时间想要取胜，降服朱天鳌也甚不易。朱天鳌这一对双镢也是运动如飞，不亚如雨打梨花，白光似闪。吕应天一对双镢亦好似白龙搅海，地滚天翻。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大家观看多时，一个个都是提心吊胆，看朱爷的本领比应天也不在以下。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吕应天把双镢一平，往后一矮身形，这招功夫叫龙蹲虎坐，镢走中盘，双手镢够奔朱苍的左右两胁便点。朱苍一看这招来得厉害，本打算再左右闪躲，此时心中一乱，闪躲未及，只可往后一坐身，把招躲开。身形尚未站稳，就见一团风相似，应天赶上前来，又用双镢在朱爷的太阳穴上用力打来。朱爷想躲这招这回可就来不及了，只有两眼一闭等死而已。大家看着俱都替天鳌可惜，准知道双镢打上，朱爷想活万难。就在这个工夫，应天不肯下此绝手，他把双镢一撤，跳起身形一脚便把他踢倒尘埃。朱爷仰面朝天，双镢扔在平川。此时早有人走上前来，一拧二臂把朱爷捆起来。

此时卧云居士福临一看朱天鳌被获遭擒，老头儿心中甚是难过，用手一指叫道："贤弟，你不听为兄之言，才有今日了。"朱天鳌听了此话，摇摇头叫道："福临，你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无用的言语。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呢？我朱某死有何惜？没有多大的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聚英山各家老少英雄的厉害，他们岂肯与你善罢甘休？到了那时，福临，你想一想，你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朱爷说到此处，，在旁边站立的各家英雄一听，一个个立目横眉，大为不悦。惟独病太岁张方哈哈的大笑起来，遂说道："各位老人家，我有几句话说。"遂用手一指朱天鳌道："你也

不必说此大话，所为恫吓我们。我们既然来到此处，就不怕是非。再说也不是为你一人而来，你算的了什么？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所为的就是聚英山。你们山中虽然人多，也不过一群乌合之众。一个弹丸之地的聚英山敢行为不轨，闹得这么大的风声，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奉旨调查江南的钦差，也就是特为剿办你们聚英山的贼匪。今天我虽然把你拿获，也是你一个侥幸的事情，我看在老居士的面上，饶你不死。可有一节，古人有言，达时务者为俊杰。我希望你回到山上，把我的话对他们众贼寇说知，就提我说的，令他们改过自新，各图正路，快把聚英山腾净，归还国家。如果执迷不悟，他们要知道，国家派遣大员，都是水旱两路的英雄，来到此地所为剿办你们。现在福临的面子，把你释放回去，也就是给他们一个自新之路。”病太岁张方说着话，上前解开了朱爷的绑绳又说道：“我说的这话，请你回去对他们大家说明，倘若能够知非改过，弃暗投明，你们亲自捉拿西安侯呈献前来，不但官方不咎你们的既往，而且有功。我奏明圣上，你要知道，皇恩浩荡深似海，圣上一喜欢，不一定得露多么大脸。这是我对你个人说的话，也可以对他们说一说，也没有关系。如果你们不改前非，等到群雄到了你们的山上，可就后悔不及了，那一个也难逃法网。”

此时朱爷早已站起身形，有心再二次动手。又一想此时人家人多势众，只有听着张方说话而已。等着张方把话说完，自己把双镢拿起。

张方又说道：“朱苍，你就逃命去吧。”朱爷听了此话，心中仍有不服之意，不由得往四外看了一看，一语不发转身往外就走。

此时大家看了俱都大笑起来。

朱爷一人出离了卧云山庄，形态甚为狼狈不堪，独自够奔

聚英山而来。

朱爷来到山上，来到警钟的旁边，亲自动手敲打警报钟。这个警报钟一响，全山人都知道，无论那个山寨，以及赵丕、西安侯都要亲临天王殿。朱爷敲完警报钟来到了殿前留神一看，一时之间，都已来到。

只见正当中帅案后面坐的就是火眼金睛赤面赛悟空赵丕，挨着两旁是各家寨主。在东面有一方桌，后面有一把椅子，端然正坐非是别人，正是西安侯十四子允禔。两个方凳坐着是陶源陶洞天、大帅厉胆侠谭天。靠西面也有一桌，后面有三把椅子，后面坐着那三位就是镇山三绝，僧、道、俗三位。当中这位就是身披鹤氅入青云老道飞剑道长李居龄，上首的和尚是头顶三宝向西来长法禅师，下首的俗家就是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关其阚公乾。

朱四爷看罢行礼，先见大哥，然后给各位行礼。

当时火眼金睛在本山中，自称为逍遥王，看罢朱爷然后叫道："四弟，旁边入座，有话慢慢的讲来，何必这样惊慌？"朱天鳌坐下，就把卧云庄的事，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大爷火眼金睛闻听此言，手拍桌案，站起身形，用手一指卧云庄，大骂福临说道："老贼，真真岂有此理！我赵某把你当个英雄，对于你的卧云山庄多所照顾。你既然小看朱某，就是小看我火眼金睛，我赵某要不把你的卧云庄踏成齑粉，你也不知道我赵某的厉害。"说到这里，看了看各位在座的英雄，叫了一声："列位英雄，那一位愿意陪同四寨主前去？今天夜晚我们要二探卧云庄。"大寨主连问数声，并无一人答言。火眼金睛看此光景，不由得啊了一声，遂说道："列位英雄，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祸到临头，在座的众人，并没有一人答言，难道说那卧云庄里面的人，我们就没有一个敢抵挡了？那怕有一个人呢，把卧云庄的人擒

来一个，我们也正一正自己的脸面。”

赵爷话未说完，当时只听一声无量佛，遂说道：“大寨主不要如此的着急，有出家人同着四寨主前去二探卧云庄。”大寨主赵爷一看，非是别人，乃是身披鹤氅入青云，飞剑道长李居龄。赵爷不由得笑了笑说道：“仙长，既然你老人家下山，同着夜探卧云庄，那是最好不过了，可以说卧云庄的人那一个也不成。”老道听了此话遂笑道：“大寨主此话过奖了，如果这样，也是借着大寨主的洪福了。但望此去一帆风顺，那是我出家人最露脸之事了。”道爷说完了此话，这才向朱天鳌说道：“四寨主同我前去好了。”朱爷点头站起身形，两个人出离了天王殿。

朱爷说道：“李仙长，晚生有两句话要与你老人家说明，尚望你老人家不要过意。卧云庄的福临是我一盟的盟兄，我是知道他，就是现在来的这几个人，都够剑客的身份，此次我们前去窥探卧云庄，请你老人家不可大意，要多留神。”道长闻听哈哈大笑，叫了一声：“天鳌，此话是你我两个人说，如果叫外人听见，岂不叫人家耻笑？不是出家人目中无人，差不多天下出名的英雄，有名的剑客，想着要取胜我出家人恐怕不能那么容易吧？要你心中万安，别看我在天王殿当着逍遥王赵丕那样说，那是我的客气话。再说在坐之中的人还有身份高的呢，我岂能说此大话？”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走出了聚英山。道长叫道：“天鳌，到了卧云庄，你也就是给我巡巡风，别的事你也不用管，无论有多少剑客出来，要是动上手，过了招，敢说这句话，他们那一个也不成。”朱爷听了点头不语。

两人来到卧云庄的北庄门，远远的见那众乡兵，把守庄门，一个个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庄门开着一扇。两个人一看，朱爷说道：“今天看这意思，他们防备得很紧，我们找个地方，越他庄墙而过吧。”李道长点头不语。二人可就够奔西

庄门而来。走近了庄墙，此时天色发黑，两个人先后越进了矮矮的庄墙，来到了卧云山庄切近。道长说道："卧云山庄才是福临的住宅了。"朱爷点头说道："是，外边是卧云庄的庄墙。"李道长与朱爷围着山庄绕了两个圈儿圈看情形。天也就有初更时分了，天色甚黑。两个人凑在一起朱爷低声说道："仙长多要留神。卧云居士可是足智多谋，一旦之间，中了他的诡计，可与你老人家的英名有关。"道长听了并不答言，略略的点头。

朱爷说罢走近山庄的墙下，一纵身用单胳膊挎住了墙头。道长一见朱爷上去，自己也施展跳越的功夫，旱地拔葱，一拧身跳上墙头，站在上面手打凉棚，自己觉着甚为得意。

此时朱爷也把身形站起，站在上面，口虽不言，心中暗想：这一次我们来探卧云庄，跟头一次大不相同，这次不是有老道李居龄吗？再说老道说的话很大，看不起天下的剑侠，这一次大概进卧云山庄也没有多大的亏吃。朱爷想到这里，心中甚是高兴，站在围墙上面。应该先叫老道往里跳下去就算对了，自己心里也有点根。这个地方他没想到，还要抢赢斗胜。自己一抖身形往下一跳，大约有个一丈三四，两脚刚要落在尘埃，就觉得脚下一软。这一来可了不得了，身形随往下一坠，两耳只听得噗通一声，朱爷可就落在了坑中。

书中代言，这可也不是机关，也没有消息，这就是卧云居士福临的一点细心，恐怕有人在夜静更深之际，前来窥探山庄的情形，倘若防守不到出了意外，对于自己的脸面不好看。故此离着护庄墙一丈八九尺宽，足有一丈六七深，上面盖着芦席，上面铺了一层土。白昼之间还可以看得明白，夜晚之时无论是谁，也得坠入坑中。今天朱爷出于不意，故而掉在了里面。

老道长李居龄一见，不由得一皱眉头，口中未言，心中暗想：朱爷说的不错，果然老儿福临足智多谋。自己有心也往下

跳，又一想倘若也落在坑里，可就栽了。因为道路生疏，我就回去，那么我干么来了？回到山上，见了众人我算怎么一回事？大家就把我小看了。再说也对不起朱天鳌。李道长想到这里，一塌身形跳将下来。凭老道的功夫，抖身一越差不多就是两丈多远，等到脚尖一落地略微的一点地，二次腾身往前一跳，这招功夫叫作蜻蜓点水。老道站住了身形，留神望四外观看，心中暗自说道：我是先救朱苍啊，还是先捉拿张方他们呢？李爷想了一想暗自又道：一时间我也找不出门路，朱爷落在坑内未必没有人知道，倘若我要搭救于他，倒把众贼人惊动出来，我倒不好办了。我如果战胜了他们，那怕福临不放朱爷呢？就凭我手中宝剑，背后的短剑与一身功夫，我今天要活捉了病太岁张方，回到山中一显我出家人的身手。李道长想到此处，复又施展夜行之术，够奔了福临的住宅而来。来到了福宅的门首一看，虽然是街门关闭，倒显着很有威风。道长暗自思想又道：此时福临的院内更得有预防了。我要是不进去，又没有人引他们。真要是进去，倘若里面再有埋伏，再有武艺高强的人把守，我与他们动起手来，一旦失败，可算是太难看了。道长想够多时，不由得自己一振精神，又一想凭我的宝剑，那怕不落上风呢？想到这里一拧身，纵到福临的门墙，这才蹿房越脊，在黑暗中留神一看，来到了大厅的中院。一看只见大厅以内，灯光明亮，侧耳细听有人说话的声音。

此时大厅以内的老居士福临，正在与各位英雄议论此事。其中有牟甫牟春霖、吕福吕应天、山东单臂赛王佐田文、乾坤子铁臂翁孔春孔昭荣、病太岁张方、镇东侠侯振远、穿云白玉虎刘俊。各家老少英雄彼此正在闲谈，议论聚英山之事。老人家福临说道："看现在聚英山的势力，一天猖獗一天，不久的他们就想独霸江湖。我的卧云庄当然是他们的障碍。最近的一二

年来，时常派人来打探，不分昼夜搔扰卧云庄。看他们的野心是非常之大，如若打不倒我的山庄，他们的大军难以前进。也是我防微杜渐的随时准备，叫他们无隙可乘，以至于今日视我的山庄如寇仇一般。”老居士说到这里，忽有庄兵头目王四，外号叫抄水燕子前来报告，向上叩头行礼说道：“回禀庄爷得知，在我们西庄墙以内护墙坑陷下一人。小子们借着灯光一看，非是别人，乃是聚英山的贼人还是那四寨主朱苍被获。请老人家发话，怎样的发落，现在外面。”老头子福临闻听此言，手理着银髯，一皱眉头心中暗道：朱老弟呀朱苍，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了。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事到如今，为兄我虽有心袒护于你，无奈一节，你现在身为贼匪，不但不知悔过，反来与国家的大员反抗，这叫我如何的救你呢？头一次被擒，放你逃生，对于我，你就应当良心发现，就不应二次前来。古人有云，君子以德报德，不能以怨报德。你真可说是小人以怨报德了。没想到贤弟你胆大包身，你还是看不起我，此时又来窥探，也是你一时的不幸，又二次被擒。这一次被擒当着大家，我福某怎能放你？你休怪为兄无情了。老人家正在思想之际，忽然又闻外面有些动作，把老英雄嚇了一怔。

正在这个时候，各家老少英雄也都侧耳一听。老人家乾坤子铁臂翁孔昭荣的座位相离房门很近，听见外面有了动静，当时站起身形，手打帘笼走到门外。不但是孔爷，此时后面跟着一位一位的轻手轻足的都来到院中。

老人家福临留神一看，心中明白一半，借着天色看见，来者是一个道士的打扮。暗自说道：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聚英山的三绝，身披鹤氅入青云飞剑道长李居龄。卧云居士福临看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说道：不好，李居龄来了，今天在场的众人，我恐怕那一位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老人家正在想着，此时老头子孔昭荣看见老道在东厢房前坡上站着，看见众人出来并不闪躲，不由得心中大怒，当时高声说道："房上之人听了，你大胆前来夜探老居士的山庄，真乃大胆妄为。既敢到此，还不下来受死，是等待何时？"老头子孔昭荣自己以为不至敌不过老道，未免就有点看不起李道长，自己扬扬得意的又道："赶快下来我们见个胜负，也不枉你来此一遭了。"

飞剑道长见此光景，一听下面说此大话，不由得火往上撞，当时念了一声无量佛，伸手撒剑只听一声响亮，抖身跳下，站在院中，不容分说，当时手擎宝剑够奔孔爷的头顶而来。此时老人家乾坤子孔爷，往左一开步闪开身形，跟着一上步照定道长的右眉头就是一掌。道长下腰一反腕照定孔爷的两腿扫来。老人家纵起身形，宝剑扫过去了。孔爷的脚刚一落地，有心一抬腿照定道长的面门踢来。只见人家的身体轻快如风，早已站起来。老人家心中一怔的工夫，只见宝剑又奔自己的头顶而来。心中一犹疑不要紧，道长的剑可就到了孔爷头顶。道长一见老人家无有闪躲的时候了，当时一反腕子把剑一横，老头子的帽子可就掉了下来。道长早已把脚抬起，照定孔爷的前心就是一脚，当时老人家倒在尘埃。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哈哈的大笑起来，口中说道："老匹夫真乃胆大包身，竟自口出狂言！我以为你有多大的能为，原来也不过如此呀。也是出家人有那好生之德，不忍要你的性命。"老道说至此处，此时老头子孔爷实在是羞愧难当，无奈站起身形，走出圈外。

正在这个时候，气恼了老英雄单臂赛王佐，当时手持一条单鞭，一指道长高声叫道："恶道，不可发此狂言。看你得意扬扬的神气，你有多大的本领？老英雄一时失神，故而当场败北。再者输赢胜负人之常情，那也算不了什么。你如果不忿，你我

二人可以较量几合。”说着话田爷一纵身形，摆军刃就要进招。老道身形往旁一躲，含笑说道：“老朋友，你不要往前出头。出家人飞剑道长李居龄，斗的是成名了的剑侠，武艺超群的人物，像你这四肢不完，六根不全的废物，就是把你打倒，我也没有什么光彩。你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就急速躲开，找个清静的地方一待，省得白送一条性命。”田文一听老道这个话，气得无可如何，遂高声喊道：“好一个恶道，竟敢口出狂言。我虽四肢不全，你也不知我单臂赛王佐田文的厉害。真乃晚生不如的小辈。来来，较量几合，叫你知道知道残废人的能为。”说着话抖身前进，举鞭就打。老道一见鞭到，往旁边一闪身形，进剑相还。两个人是各施所能。论起二人的功夫，田爷岂能胜的了李居龄？常言说的好，一人拚命，万夫难敌。故而说田爷这条鞭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也就在十招左右的工夫，田爷可就有点心慌意乱了，累的通身是汗，喘吁吁力不能支。

此时旁边的吕福吕应天看此情形，遂对老英雄牟爷说道：“老师，你老人家给我看着，徒弟不能看着田老英雄败北。”老人家牟甫点头说道：“你要多加小心。”说着话，吕福把铁鞋先脱了，收拾完毕，拿了双镢，这才大喊一声，叫道：“田老英雄闪了，休叫恶道发狂，有我吕福在此。”田爷正在无法脱身之际，一听吕应天出来答话，当时虚晃一招，拧身跳出圈外。吕爷可就摆动双镢前往进招。要说起铁履居士吕福吕应天的双镢中盘二十四手，那就算是绝艺。镢讲三盘，上盘镢比不了白泰官，地行镢比不了马四爸，中盘二十四手镢，谁也不能比九如道长。如果把他老人家抛开，就得说吕福。今天说这二十四盘镢，动上手与李道长比，吕福也有个打算，先把铁鞋脱了，所为身轻手快。此时一位一位的面面相观，准知道吕应天也不易胜这老道，真要是胜不了，在场的众人更不行了。

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站着的老居士福临一看，心中明白了八九，看这情形吕应天工夫长了也怕不是老道的对手。想到这里心中一转，暗自又道：我是卧云庄的一庄之主，我今天要是不出去动手，不免大家就要小看我，说我贪生怕死。不论如何，生死存亡我也得出去。老道能为大，把我打倒甚至于死，我也不能栽给大家。老头子将然要过去，以便换回吕应天。

正在这个工夫，只听有人大喊一声，叫道："道爷，休要得意扬扬，你来看，这是何物？"大家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吕应天与老道动手，冷不防有人一喊，大家可就不约而同的留神一看。喊声非是别人，正是小钦差病太岁张方。张方在旁边一看老道李居龄的功夫，真称得起江南三绝。不用说吕福吕应天，大概今天在场的人们那一位也胜不了人家。如果此时不把老道治死，聚英山将来必不好打。倒不如乘此机会拿出脉门弩，把他置于死地，谁叫你助匪为非？也是你作恶多端，恶贯满盈的报应了。张方打定主意，有心一语不发，暗自打去，但是老道很大的年纪，看在他年高的份上，叫他明明白白的死去。张方想到这里，这才大声的一喊。老道正在抖擞精神与应天交手，闻听张方一喊，在黑暗中看见张爷的脉门弩，心中不由己的就是一怔，准知道这种东西厉害，任何人都难以脱逃。上打飞禽落地，下打走兽难逃，就是大罗金仙也难活命。老道一看，自己思前想后，有心不走，又怕吃亏，再者天已不早。说时迟那时快，张方正要发弩，就听："无量佛，出家人与你们告辞了。"当时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叫一声："小辈们，再会吧。"说罢，老道一拧身蹿上房去，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走出了福宅，逃出了山庄。

此时众人一个个看了，都不敢冒险追赶，只可任他去吧。惟独病太岁张方，脉门弩尚未发出，只见老道身已上房，未免

不能甘心，不管众人如何，独自后面追赶。

老道李居龄不问东西南北，任意的逃窜性命。老道只顾逃窜，但是到了那一面，就听锣声震耳，声音一片，有如万马千军。老道心中甚是纳闷。

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可见老头治庄有法。白昼之间，要是有人攻打他的卧云庄，老人家早已在庄子的中心，安置一根高有三丈的桅杆，上面有一个大刁斗，斗的上面派一个庄兵瞭望四外，只要是看见那一面有人来攻打，在刁斗上面把旗子一摆，按着青黄赤白黑五色。如果东面有人来打，当然使用青旗摆动，东方甲乙木属青；要是打西面来人，就是白旗，西方庚辛金属白；要是北方来人，当然用黑旗，北方壬癸水属黑；南方丙丁火属赤，用红旗；如果打到庄子里面，中央戊己土属黄，用黄旗子。白天看旗子，夜晚看号灯，也是青黄赤白黑。要打算不叫兵卒追赶，先把刁斗上的旗子先给他撇下去，上面的庄兵也下来，把刁斗推翻，那才行的了。

今天老道受病就受到这儿了。老道无论走到那一方，总是锣声响亮。好在一样儿，老道是武艺高强，横行直撞，别看庄兵锣声响亮，庄兵们可不敢出来。老道走出了北庄门，张方还在后面紧紧的追赶。

第一百九十八回

双侠探山路遇李居龄

争虎结仇火烧罗家沟

此时天光将要发晓，老道已然逃向聚英山。张方也赶到庄外，止住了脚步，站在那里不得主意。有心追上山去，又怕人单势孤，不追吧，一弩未发。

正在此时，有人叫道："病太岁。"

张方听了留神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两位老英雄，一位是章州的白太官，一位是道秉清真马四爸。

书中代言，马四爸由打米家堡事毕，老人家看着天下的英雄各有绝艺，自己一想，暗自说道：真乃是学无止境，看来我还得用功，实在令人可怕。老人家想到这里，打算回家闭门一忍再用工夫。如果用的着，自己再施展绝艺，倘若用不着，也可以度此残年，也就完了。老头子这个思想，可就叫老友章州的白太官看破，太官说道："马四哥，不要顿生倦意，兄弟有一事要与你老人家商量，但不知你老的意下如何？"老人家说道："贤弟，你我弟兄真乃是知己之交，你怎么知道我要不出去了？"老头子白太官说道："我听你老的言语之间，有些倦意，可是呀，若论年纪倒是到了歇心的时候了。"马四爷笑道："所以呀，我

就是这意思。还有一节，你看现在这一切的老少英雄，对于功夫上真是各有绝艺。我们虽是这样年纪，可是学无止境。如果我们要是不进步，虽说是退不了多少，但是那些年青的人们，人家可就进步多多了。你想我们危险不危险呢？名誉可有了，我所怕的就是这一节。我打算用用功，以后用的着用不着，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名声。”白太官说道：“话虽如此，但是你老也未免过虑了。就凭你老的本领，还这样的小心，这真是如同那句话了，初生犊儿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啦。这个意思也说完了嘛，我要跟你老商量的，我先是打算自己一人够奔江南，到了聚英山，替国家出出力，把西安侯拿获以后，总算是替人民除暴安良了，也不枉一世的英名。再回家一忍，我也打算就不出去了。我也是这个意思，要不然我怎么猜着四哥你的意思了呢？”马四爷一听白爷此话，也很乐意。老二位计议妥当，这才起身顺道奔往聚英山而来。

事有凑巧，今日天光方亮，二位老英雄打算先到卧云庄，故而此处相遇病太岁张方，当时大叫了一声。

张方一看，原来二位老前辈到此，连忙过去行礼。老人家说道：“张方，你不在大人左右当差，来到此地做什么事情？”张方这才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然后又把卧云庄的事略略一说。马四爸马老英雄与白太官一听，各位英雄全在卧云居士这里，心中甚是高兴，当时令张方在前面带路，爷儿三个来到了北庄门。张方令老二位稍候。

张方去了一时，只见老头子福临同了各位老少英雄出来迎接。不过是各自见礼，把老二位让到里面，见过的各叙寒暄，没见过的一一见礼。老头子略微问问，聚英山里面那一人武艺高强，能为出众？老居士这才说道：“要说聚英山中有江南三绝，镇山少林寺，僧、道、俗各有绝艺。”

章州的白太官白二爷，听着心中不满有点不忿，口虽未言，心中暗自想着：天下的剑侠，也不是我自高身份，要是动上手，胜过我的恐怕没有几位。听他这样一说，聚英山的僧、道、俗，可就没有再比他们高的了，一个个本领惊人。这话未免有点小看我白太官。如此看来不如我先一人前去，探探聚英山，我就此会会里面的剑侠。如果我只身在里面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也叫卧云庄一切的老少英雄剑侠们看看，我白太官不是无能之辈。自己拿好了主意，甚至于马四爷都没告诉，跟众人说说笑笑。到了饭时一同吃喝，推杯换盏，真是酒足饭饱，残席撤去。

就在一乱的光景，老头子白太官可就走出来了。来到了北庄门，把守庄门的庄兵一问："老爷子您这是上哪去？"太官闻听一笑，遂说道："诸位多辛苦，我奉庄主的密令，有点公事，当时不能说出，你们先不必多问。"庄兵不语。老头子白太官把话说完，把身形一矮，好比一溜烟相似，闯出了北庄门。这个地方可见得白老英雄的本领了，真是行走如飞，施展夜行术的功夫，往前紧走。自己走着倒觉很高兴，暗自说道：今天凭我自己的镔铁双镢，足可以战胜聚英山所有的人。自己走着越想越高兴，常言说的好，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困睡多。老英雄也是热心为国除害的心盛。

正往前行走，忽然一看，由东面来了一条黑影，真是脚快如飞，有如急风一般。太官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飞剑道长李居龄。

书中代言，老道与朱苍两个人，夜探卧云庄。不想朱爷落坑被获，死活不知。李道长被张方赶出了北庄门，回到了聚英山。在天王殿见了各位寨主，把二人夜探山庄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回。各位英雄闻听，别人尚不理会，就是老人家紫面云龙镇少林卜华卜凤山听了老道此话，当时心中不悦，手捻白髯

点了点头说道："李居龄，我说这话可口冷一点，你们弟兄三人称江南三绝，就是山上的台柱子，你怎么带着朱苍，前去探庄，怎么你独自一人回来？朱苍那里去了？既然一同去，就应当一同回来才是，你也不怕落包涵吗？这话是我说，要是别位一说，连我脸上都无光。"此时道长一语不发。别看道爷这么大身份，卜爷说他，他就不敢强辩，因为卜爷比他大着一辈。老道听卜爷说到这里，当时念了一声无量佛，随着叫道："老人家不要生气。我刚才也说过了，朱苍被擒并非是对手比招，皆因他一时没留神，落在坑中被捉。我虽有心搭救于他，但不知人家还有什么埋伏，不好入手。故而我独自一人与他们较量了半天，叫我打倒了一个，战败了一个，我才自己回到聚英山。"老头子卜爷还要说话，此时大寨主火眼金睛赵丕拦住了话头。

李道长此时心中甚是难过，在众目之下，叫老头子审了一顿，自己这么大身份，未免不好看。白昼之间，老道一个人闷闷不乐，等到夜晚之时，自己独自一人复又下山，打算二探卧云庄。由打聚英山下一直往南，行在中途，天光就在二更。猛然间有两道白线，在眼前一过。老道赶紧站住脚步，心中说道：这一定是卧云庄有人也要探聚英山。自己说着，复又留神观看，对面的两道白线，究是如何的人物？但只见头前这位，是一个老者，面若银盆，海下白髯。后面跟着一个大身材，两撇白髯，可是齐口的须子。老道看了看，这两个人全认识。头前这位乃是久居章州的白太官，后面这位是卫辉府道传天方教秉清真西域大侠马四爸。

书中代言，他老二位，自从计议以后，老头子马四爸原打算回归自己的家园卫辉府，闭门不出，才叫白太官看破一说，老头子才活心一同够奔聚英山。

这一天往前行走，离着聚英山也就在三二十里地，有个小

小的村庄，老二位看罢，打算进到里面找个小馆。一进东街口路南，有一个清真教的饭馆。老二位来到里边，找了一个清静地方坐下。伙计过来说道："二位老客官，是先喝茶呀，还是吃饭呢？"白太官说道："先来一壶茶，我们喝着跟着就来饭。"老头子白爷要了两壶酒自斟自饮，老英雄马四爷要了几个菜，自己慢慢的吃着。

白爷喝着酒看了看管账的先生，大概有四十多岁，不足五十，那个样儿倒是很精神。白太官问道："未领教这位先生贵姓？"先生闻听此言，笑嘻嘻的说道："老人家您问我吗？我姓王，我就是此地人。"老头子点点头，跟着又问道："你们此地离着聚英山有多远？"先生闻听遂又答道："离聚英山有三十多里地。这是老先生您说到这儿了，在原先我们这个小庄子，庄名叫长竹村。您别看庄子虽小，有一种出色的东西，就连这方圆五百里地以内，所有种竹子的地方，无论怎样的种法，他也没有我们此地的竹子长的长。这也是此地土脉的关系。故而我们这小的庄子叫长竹村。你老别看庄子小，每年这个小地方的各种营业，都很剩钱，地面热闹极了。不过现在受的影响可大了。"说到这里，管账的先生又把话止住，看那神气好似后悔自己失言的意思。老英雄一看心中就明白了，当时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往屋中四下看了看很沉着的又问道："受什么影响呢？"那王先生笑嘻嘻的说道："老先生你老喝酒吧，我们一个买卖人不敢多说话，我还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说到这里，白老英雄哈哈一笑说道："不要紧，你只管往下说。好在此时你们屋中没有饭坐儿，怕什么呢？你别看我们这样儿，我们也是买卖人。我们要是此地人，还上你这里吃饭来？我是爱扫听这事，你说你的没有关系。"那管账的王先生也是爱说话，一听老头子也是做买卖的人，这才往四外又看了看低声说道："就是聚英山，无故的要叛反，

一群山贼要作皇上。那也没有什么，你们倒是别搔扰小民哪。好，他们时常到我们这个村子搅闹，闹得我们买卖也不得做。我们不得做买卖，别的买卖家也是一样，故此村中的百业凋零不景象。”说着往外面一指说道：“您看看街上多萧条。好在一样儿，还算不错，近来听说卧云庄的庄主，福老员外，联合天下的剑侠有大能为的人，抵抗聚英山。还算是不错，那个寨主，叫火眼金睛的，近来倒不派人来打搅了，现在还比较活动一点了，买卖倒是见好。”老头子白太官听了此话，点点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问道：“这个聚英山既然这样的厉害，当然有几个好本事的人了。那个大寨主叫什么精？”管账的王先生一听也笑道：“不是什么精，他外号叫火睛金睛。”

此时正在旁边吃饭的老英雄马四爷，一听白太官装痴作傻的说话，不由得也笑了。

此时大家都笑了。白爷接说道：“不管是什么精吧，一定是他的武艺高了。”王先生说道：“也不一定。我听说还有什么镇少林，还有什么三绝，还有一个什么侯十四子，这些人的本事听说都可以。”白老剑客听了，心中甚是高兴。

老二位吃喝完毕，会完饭账，出离了饭馆。要依着马四爷，打算先到卧云庄见见福老居士，以便合计合计，怎样入手，好有个预备。白太官摇头说道：“四哥，你不用管。我想你我弟兄要是窥探聚英山，虽然说不能一战成功，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马四爷一听，知道白爷的脾气，他是一个很任性的人，也就不好拦了，只好随他的意思罢了。

老二位打算夜探聚英山。不想走在中途，一条黑影行走如飞。马四爷低声说道：“二弟，你看见没有？此人的功夫不凡。”白爷点头，尚未答言，但见后面有人追赶。二人正在观看，只见后面的那人站住脚步发怔。在此光景天将发晓，老英雄马四

爷往四外一看，当时说道："唉，真是笑话儿了，这不是到卧云庄了吗？"太官一看，心中很快当时说道：后面追人的，一定不是外人，我们上前看看。说着老二位走到张方的切近，才与病太岁来到卧云庄。

大家酒饭已毕，不见老英雄白太官，马四爷心中明白，知道白二爷听了福临之话，有些不服山上贼人，一定是自己独自一人探山去了。再者他本打算先探聚英山，不用问了，他一定上山。老人家心中想着，甚是放心不下，深怪白爷任性。此时大家以为白爷出恭告便，不想去了半天，不见回来。大家一问，马四爷说道："大约此地他有点事，我知道，等一会不来我还得去看看。"大家听了并未答言，各自谈话不提。

此时老英雄马四爷心中暗想道：白二弟的性质真特别，探山非要先去不可，结果还是他自己去了，很大的年纪还是这样的任性。他一个人去不要紧，叫我很是不放心。老人家想到这里，当时站起身来说道："我去看看。"老人家福临一看说道："四弟，赶快回来，我们也不送了。"

老英雄辞了众人，出离了卧云山庄，出了北庄门顺大道，老人家甚是着急，施展夜行术往前追赶。往前正走之间，在黑暗之中只见前面一条黑影，心中一想这不是别人，大约是二弟白太官了。当时呼了一声暗语，只见那人止住了脚步。老头子也是心中着急，用了十二分的脚程，真把白爷赶上了。

说着话老二位凑近一看，白太官说道："四哥，你老人家怎么也来了？"老头子马四爷说道："我看你好半天不回去，定是要探山去，走吧。"说着话二位老英雄并不多言，复又施展飞行术往前行走。

正在行走之间，猛然看见对面来了一人。老英雄马四爷说道："二弟，看对面来者，一定是山上的匪人。"说着话只见那

人来至切近，一看是一个道士的装束，背后一把短剑。老二位心中明白，知道此人乃是飞剑道长李居龄。

老道一看，他认得马四爷与白太官，当时念了一声无量佛，遂又说道："二位老剑客，黑夜之间，这是往那里去？"太官不等马四爷答言，接着说道："道长如果要问，我们弟兄不为别事。"道长李居龄听了此话，当时哈哈大笑说道："老剑客，不必说了，我们只有心照而已。可有一节，兄弟说话可不大好听，依我的良言相劝，老二位趁早回家把兵刃收起来，享些个清福，我看倒是善策，不要多管闲事，自寻苦恼了。现在的聚英山，凭你们老二位的本领，不用说遇见少林寺的各位剑客，"老道说至此处，冷笑了一声又道："就是在下，也恐怕老二位占不了上风。"太官一听老道说此藐视自己的狂言，当时不由得气冲牛斗，遂叫道："妖道李居龄！你真乃不知自爱的东西。你身为叛逆，百姓的害虫，你家二位老人家跟你说话，给你的面子不小，不想你不知好歹，反用大话欺人！"老道闻听此言念了一声无量佛叫道："白太官！你也不必示威，打算攻打聚英山倒也不难，现有出家人在此，你要是赢了山人，随便你上山攻打。你要是没有能为赢我李居龄，太官，你想一想你命还在不在？"

老道说到这里，老英雄早已气得无可如何，当时各亮兵刃。太官亮出双镢，老道当时手捧宝剑说道："白太官，你既亮双镢，请你前来进手。"太官一看老道沉沉稳稳的并不轻浮，当时说道："请你进招。我白某自幼学艺，就学守势，不学欺人欺天下，不义的行为不敢做。"老道一听太官此话，分明这是骂人，遂冷笑一声说道："好，你这样的义气，正好，山人的剑不斩无义之鬼。"太官听了此话心中说道：好一个贼人，跟我成心玩笑。太官想到此处，只听老道说道："太官，你看剑好了。"

此时站在旁边的老英雄马四爷一看老道的行为，心中说道：

老道真乃贼人的行为，使话奚落人，他还先进手。虽然不算什么，可见他的心理，就是一个贼人的根性。

此时只见老道一剑着空，太官跟着一上步，右手的镢对准道长的太阳穴一点。李居龄一躲，闪开身形，双手抱剑，照定太官的右肋刺来。太官一闪身形用镢往外一磕，左手的镢照定老道的右肋扎来。老道一见镢到，把身形一闪，一上步白鹤亮翅，宝剑往下照定太官的脖项砍来。太官把头一甩，老道的剑落空。太官一正身形，左镢照定老道的前心一刺。老道往右一闪身，顺手腕用剑照定太官的左腕一磕。太官一见，撤回来跟着一下腰用双镢照定老道的两腿扫来。李居龄未及还招，一见双镢到，当时一提气跳起把镢躲过。等到脚踏实地，往前一上步，用了一手进步推云，照定太官前心就刺。老英雄一见自己的招法屡屡落空，此时老道的宝剑又来，老人家那敢怠慢，当时往旁边一闪身，就觉着剑到有风。老人家不由得心中暗道：耳闻老道李居龄剑法精奇，我还不敢相信，今天看起来，真是名不虚传，实在令人钦佩。老人家想到此处，手眼不敢稍迟。

此时二人打得，一个是剑舞翻飞风难彻，一个是镢走上下雨难浸。二人打得火热，一时难分胜负。白太官暗自说道：我白某自幼学艺，没少用功，所遇的对手那一个也没费这样的气力。看来李道长的功夫恐怕要比我强了，胜了他恐怕不易，我要多加小心，或者不至输给他。老人家想到这里，更是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恐怕有露空的地方，被老道打倒，一生剑客的英名可就完了，受伤还不算么。老英雄思前想后，出手持重，进手留神，恐怕有吃亏的地方。此时飞剑道长李居龄一看，心里知道老头子沉着应战，加着小心，暗自说道：白太官，我当你在章州是怎样的一个剑客呢？有多大的能为呢？今天看起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我也没有那多大的工夫跟你周旋，何时是了？

我把招法走开了，我山人挤兑挤兑，看看你有多大本领，也叫你知道山人的厉害。

老道主意拿定，口念一声无量佛，当时施展真正功夫，步法走开，一手紧似一手，一招快似一招，恨不得一拳打倒白太官，才趁了他的心意。不想天不作美，白爷乃剑客的身份，老人家什么事看不出来？走过了两招，老人家看出来了，就知道李居龄的心意，当时改变方针，入手的时候并不勉强，后来索性不进招，自己闪展腾挪，注意观看老道的招法，自己一招不进。这就叫看关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地方可就得说是经验了。知道胜不了贼人，当时看住门户，这个法子就叫以逸代劳。老道不是挤兑吗？我把气儿喘匀了，看你所会的都是什么？等到你力气乏了，然后我再进招入手。老剑客把招收了，又有五六个回合的工夫，飞剑道长一看，心中说道：太官，你太猾了！你索性不进手了，这地方我还是真佩服你，你要以逸代劳，败中取胜。——白太官你算妄想！你想能成不能成？

李居龄想到此处，正要收招缓力之际，忽然间想起，心中暗喜，暗自叫道：白太官，休怨我李居龄出此毒手。老道当时并未收招，仅把招法走慢，看了看太官，打算再找太官的空子，以便腾身纵出圈外，施展自己的飞剑。老剑客一看老道此时招法走慢，用眼又看了看自己，心中想道：看这意思，贼人一定有特别的剑法。老剑客心中正在思想，猛然间老道往前一上步，右手剑够奔太官的咽喉。这招名叫仙人指路。老人家一见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老道招法走空。老人家将要用双镢压老道的剑柄，就见老道剑交左手，跟着一背身，脚尖用力往外一纵身形，出去足有六七尺。太官一看老道抖身外蹿，背着身一抬右胳膊一摸身后的短剑，就见明亮亮一道寒光，够奔老人家的面门打来。要说老道这个飞剑，可称得起百不空发。就凭章州

剑侠白爷，一见飞剑打来，真是寒光一道，说时迟那时快，白太官微然怔神，飞剑已到，当时往右一躲身。无奈剑势如飞，老英雄虽然眼快身轻，不怔神则已，稍一怔神不要紧，老人家的耳中就听噗的一声，飞剑可就打在了老剑客左肩头。当时觉疼痛难忍，把双镢合在右手，抖身往旁边一纵，紧咬牙关，二目圆睁站在那里一语不发。

此时老道李居龄看见飞剑打中，左手合剑，右手理髯，不住的哈哈大笑说道："白太官，山人当你有多大的本领了？你在你们的章州逞雄一时，欺压那无名之人可以。不想你今天来到此地，经我出家人一看，原来不过如此，这才叫闻名不如见面了。出家人不费吹灰之力，剑中你的肩头，休怨出家人意狠心毒，这也是你自寻苦恼。"白太官把剑自己拔了下来，一咬牙关，只疼得几乎栽倒。老道一看白爷把剑拔下来往地下一扔，心中说道：白太官还可以。山人的飞剑若是中上，差不多都得站脚不住，他竟自不倒，就算很可以了，还能亲自拔剑，可见太官的功夫也算可以了。

老道心中赞美老英雄，遂用手一指说道："白太官，你虽受伤，出家人有心饶你不死，不过一样儿，留你一条余孽，还是与聚英山为仇。我且问你，你如果弃暗投明，我同你们二人上得山去，我们大家一同举事，将来还有你们的地位。白太官，你是打算怎样？如果愿意，你就随我回山。"老英雄一听此话，手抚着伤痕，呸的一声，啐了老道一口说道："好你一个贼子，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你们一群贼子，俱是乌合之众，真可谓狼子野心，一国之主，还有你们这样的人们？你家白老爷但有三分气在，也要与你们一群贼寇不解此怨。"老道李居龄一听老英雄此话，真是怒气冲天，高声说道："出家人原本要结果你的性命，一想令你将功折罪，留你残生。不想你心似顽石，

反来咒骂于我。”说着恶狠狠手持利剑奔向老英雄而来，口中说道：“我结果你的性命。”老人家一看，把心一横，有心用手分镢，无奈左肩头痛彻心骨，只用一镢应付贼人。

正在这个时候，老人家马四爷说道：“强人，不可无礼！你占了上风，也算不了真正的英雄好汉，来来来，与你家四老爷较量一番。既是英雄，我们单对单，如其不然，我早要助手，你的狗命早就休矣。”老人家说着话，两手分持镔铁镢，走上前来。老人家白爷正要二次与老道动手，只听四哥马四爸大叫一声走上前来，心中甚是欢喜，暗自说道：四哥出来，大约贼人难讨公道。他的双镢可不比平常之辈，他的功夫，双镢一对，上中下三盘，最出名的就是地形镢。老道李居龄正要上前剑杀白太官，一听马四爷出头答话，当时止住脚步冷笑一声说道：“马骏，休要逞强。虽是应当单对单，若是白太官这样的本领，就是你们两个，也不经我山人的一战。”老头子不等把话说完，大喊一声，挥动双镢动手，镢走中盘够奔老道的两胁，带定风声便刺，就听噗一声，够奔老道的前心而来。老道一见镢到，不敢怠慢，沉着应战。皆因知道马四爷的来历，人称教传天方道秉清真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爸，今天跟他动手还得加着十二分的小心。老道想到这里，他那敢大意？思想之间四爷的镢可就进来了。当时往左上步一扭身，马四爷的双镢可就走空了，跟着把宝剑往双镢上一找，随着一反腕子，剑奔四爷的咽喉而来。老剑客一看剑到，把双镢往回一收，左右一分，打算把老道剑撩出去。老道一见当时把剑撤回。四爷的双镢一合，往前一上步，够奔老道的两个户井穴点来。老道一看，当时缩颈藏头，身形往下一矮，双手抱剑猛力往前就刺，照定马四爷的前心而来。老人家一转身形，借力使力往前一上右步，右手镢照定老道的软胁便打。李居龄脚尖一使力，往前一纵身，跳出有四五

尺远近，二次抢步往里进招。老道招到，马四爷接着进招。二位一道一俗，可就打在了一处。

要说动手，这二位可称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方才老道李居龄跟白爷动手，他都留着很大的神，现在与马四爸比手，老道更加着十二分的小心。他自己明白，方才飞剑把白太官打伤，现在我要打他，恐怕他要留神了。看他的本领可比白太官强的多了，我若使飞剑，他岂能相容？我能胜他，还则罢了。如果不能胜的时候，等到我穷了招数，再用飞剑打他。老道想到这里，复把手中的宝剑施展开了，用那平生所学的功夫要取胜马老英雄。此时西域大侠马四爸与老道一招一式闪展腾挪的动手，心中也是思想，暗自说道：不怪人说他是江南的三绝，看来他的功夫很是可以，但是我还得多要小心。别的我倒不怕，就是他的飞剑，我得多要留神。真要是被他打中，我马某死于非命，倒没有什么关系，我这西域大侠的筋斗实在栽不起，怎么回到家中见乡中的人呢？马四爷左思右想，手中的双镢上下翻飞。老道李居龄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再看马老英雄的镢法，比刚才走得更新奇，当时心中就是一怔。说话之间又过了二十几个回合，两方面还是难分胜负。

此时旁边负伤的白太官，看着二人过手还不见高低，心中暗自点头说道：老道李居龄的本领真算可以了。跟我比了半天手，又与马四哥过了这么大的工夫还不败，真可谓三绝之一了。但只见寒光一道，上下盘旋的与老英雄战作一团。白二爷看罢多时，看了看此时天已然五更，东方已然发晓，二人动手还是难分上下。

正在这个时候，就看教传天方道秉清真西域大侠马骏猛一下腰，用了一手刺膝，双镢一矮够奔老道李居龄的两个虎眠穴而来。老道李居龄赶紧往旁边一侧身，马四爸的双镢可就又走

空了，看那意思老头子一见双镢未中，用力又猛，不想脚下一滑，当时咕通就倒在了平地。老道一看，有心乘此机会上前动手，当时又止住脚步口念无量佛，遂又高声的笑了笑说道："马骏，你休要如此的奸诈，出家人上不了你的当，这一手你跟别人使用，或者被你打倒。出家人不是那三岁顽童，也不是平凡的武艺，没有经验的人被你所欺，你不必跟山人来这一套欺人的把戏，赶快起来。自古以来大丈夫大英雄绝不会打那已倒的人，此时算我饶你不死。你起来好了。"马四爷闻听此言，并不答话，马四爷躺在地下，一看老道并不上前。老道李居龄看了半天，一看老人家不理，当时左手合剑把右手一抬，跟着一转身形，此时飞剑一只又打了出来，够奔马四爷的头顶而来。老英雄一看，头脚一用力，横着一跳出去三四尺，剑落尘埃。跟着又是一剑，老人家也躲开未得中上。李居龄两剑未打中马四爸，不由得大吃一惊，当时口念无量佛。

就在这般光景，有人高声喊道："阿弥陀佛！"跟着哈哈的大笑一声，叫道："李道长休要惊慌，不才阚奇阚公乾同了长法禅师来也。"老道李居龄闻听此言心中甚是高兴，当时回身观看。但只见来了一僧一俗，头前是位高僧，后面这位是一俗家，背后背着双枪。二人来到切近，那僧人用手一指高声说道："那旁的老者手擎双镢卧在尘埃，我和尚不问则知，一定是家住山东牛圈西域大侠马骏马老英雄了。请你站起身形，看看某家是谁？"

说时迟那时快，老剑客马骏听得有人报名，又一听此话，不问可知，他也是三绝之一，一个是长法禅师，一个是阚奇阚公乾。老头子后脑海一使力，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形，把双镢往左右一合，留神观看，果然是头顶三宝向西来长法禅师与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阚奇阚公乾。暗自说道：我就知道有李居龄，

就得有他们两个人。今天他们到此，也算我们弟兄的大难临头。事到此时，我们也说不上不算来，只有亮兵刃跟他们三个周旋。我就是这个主意。老英雄遂高声喊道："来者可是长法与阚奇吗？"老英雄话言未尽，当时和尚长法禅师念声弥陀佛道："马老剑客，不错，正是不才筛家。"

书中代言，他们二人由打何处而来？只因二人夜间打坐，总是不见老道李居龄返回，天将三鼓，仍不见李爷的形踪。和尚长法禅师用手扯阚公乾的衣袖道："贤弟请随我来。"阚奇不知何事，随在和尚的身后，二人来在无人之处，和尚长法说道："天到三更时分，不见仙长回来，叫我实在放心不下。他老人家的脾气我是尽知，我想他一定是独自一人又二次偷探卧云山庄。虽然仙长武术精奇，招法绝伦，所有聚英山的人，那一个也难以抵挡他老人家。可是到在了卧云山庄，常言有句话，一人难敌二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想他一人，人单势孤，不是他们的对手，倘若他们以多为胜，仙长可就吃亏不小了。"阚奇闻听此言道："老方丈说得甚是，兄弟心中也甚不安。但不知有什么高见见赐？"和尚说道："我想我们弟兄二人下山看看。"和尚还未把话说完，阚奇忙着说道："很好，我看天还不算甚晚，我们也不必与大家说知，我们暗自下山打探消息。如果道长与他们交手，我们可以给他打个接应，你看如何？"长法闻听此言说道："这个办法甚是，我也是这个主意。我们就此前去。"两个人把主意拿定，当时二人把身上收拾紧衬利落，各自带好手使的兵刃。

这工夫可就天交三鼓了，二人这才走出了聚英山，顺着山道奔往卧云山庄。二人走在路上，也不敢施展夜行术，只因怕的是仙长回来，如若脚程放快，有个疏忽，反倒往返徒劳了。二人平平常常的往前行走。此时天有四鼓有余，天光发晓，猛

听得有人说话的声音，二人侧耳一听，和尚点头说道："贤弟，听见没有？"阚奇点点头。二人随着声音走上前去，二人抬头留神一看，两个黑影。当时紧走了几步，口中喊着，来到近前。但只见在旁边站着一个老者，怀抱双镢，在那旁倒着一位也是老迈的英雄，手持双镢。二人一看道长李居龄站在那里。关爷当时哈哈大笑，和尚口中念佛，各自报名。李居龄闻听心中甚是欢喜。

此时马四爸站起身形，摆双镢又要进手。这个时候可吓坏了章州的白太官，心中暗自说道：此时三绝齐至，就是一个李居龄，我们尚且不能抵挡，何况三个人都到此？他一个人如何敌得了三个人呢？今天真乃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了。眼看四哥使用地形招，李居龄两剑未打中，两方对手看着要解决，不想和尚长法与阚奇又来。今天看此情形老人家一人难取胜，我身带重伤，更是难逃活命。太官想到此处，暗自又道：唉，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当时上前说道："李居龄，今天我白某不能与你善罢甘休。"太官说出此话，老英雄马四爸一看心中甚是着急，心中说道：二弟身负重伤，还要二次动手，焉得能成？事在紧急，这便如何是好？二位老英雄彼此对着急。

聚英山三绝一看老英雄白爷又要动手，和尚哈哈大笑，手持兵刃上前说道："慢来，二位老英雄住手。今天白老英雄身负重伤，我想你们也是有艺难伸。现有筛洒家到此，也是你们死期已至，大难当头了。今天你们打算活命，倒也不难，除非是留下你们项上的人头。"马四爷听了此话，不由得怒气冲天，摆动双镢上前够奔和尚长法头顶而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大喊一声，声若洪钟："胆大的贼寇，竟敢胡作非为！休要动手，现有太爷到此。"话言未落，只听得呛啷啷铜铃一响，工夫不大来到众人切近。大家留神观看，但

只见这位英雄生长得一表人材，甚是好看。身高六尺以外，虎背熊腰。大家看了俱都一怔。

此时老英雄马四爷与太官观看并不认识，惟独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阚公乾看了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书中代言，在云南地面，有一座高山，名叫打虎山。山中有三道沟，名虽是沟，可不是流水的沟，也是有人家住着的地方。这个地方分三个山沟，一个罗家沟，一个赵家沟，一个阚家沟。罗家沟主姓罗单名恩，号叫守愚，别号人称铃震三沟神枪小霸王。赵家沟沟主赵澜，别号人称花面金刚。阚家沟沟主就是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阚公乾。三家全以打猎作为消遣。又搭着地势好，山高岭峻，怪石横生，各种树木丛丛郁郁，各沟主每到没有事的时候，必然带着家下人等，走到山中行围打猎，满山上前前后后的开枪打野兽。要看见旁的野兽他们倒不怎么紧追，惟独看见猛虎是不放的。只要看见无论跑到什么地方，也得把他治死，或者生擒。一者虎肉可以换钱，虎皮可以御寒，虎骨可以治病；二者有益地方。因为这个，三家无论谁把老虎惊动出来，必然生擒为最妙。

罗守愚这个人性情粗野，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他虽然性子不好，其人秉性耿直，专门好说直理，也时常带着人打猎。只要把老虎惊动出来，就是别人拿住，或是打死，罗恩他也是搭着就走，连一句客气话都不说。大家知道这样的厉害，别号人称铃震三沟神枪小霸王。

这一日，也是该着有事，阚家沟沟主双枪赛文龙，带着人打猎。各处火枪一响，有老虎可就不敢在洞里待着了，听见枪声他就满山上乱跑，呼吼的大长鸣。公乾看见把猛虎惊动出来，上前便打。老虎一见不但不跑，当时前爪一用力，后腿一蹬，由上往下够奔公乾而来。双枪赛文龙也是久惯打猎的，早有预

防，知道老虎这个绝艺，只要是见着人，头一着就是虎扑子。——甚至武术之中，也有这一招，金刚八式第二式的扑虎，就是这个式子。想当年轩辕黄帝见猛虎留技艺，虎有三绝，虎有三躲六闪，查天地的气候，万物的灵气，远取于物，近取诸身，练在于人的身上，那就是武术。要谈武术的根本，无论是那一家那一门，所用的绝招，都是走兽的绝艺，飞禽的技能。今天公乾一见老虎扑过来了，赶紧往旁边一躲。老虎这一下可就扑空了，前爪尚未落地，跟着把后胯一扭，照定公乾就撞。真要是躲不开，往近里说也得撞出一丈多去，人还活的了吗？公乾是有经验的人，早就知道扑不着人，就得有这一下。看着老虎一扭后胯，当时把身形一转来到虎的背后，擎双枪要扎虎背。这工夫猛兽一见自己两下没把人扑倒，跟着把身形一转，把尾巴摇起来抽的山坡很响，然后对准公乾双腿缠来。公乾一抖身形往上一纵，公乾把虎尾躲过。猛兽大吼一声，低下头来往前够奔。常言说的好，老虎不吃回头食。三招使没使上，当时就要逃跑。双枪赛文龙那里肯舍，此时猛兽脱逃，公乾在后紧追，施展飞行之术，追至切近用双枪一刺，枪尖略沾后胯，复又大叫一声。

正在这般光景，猛然间由山上跑下一人，只听得一声大喊，说道："好好，敢情大猫在这里。我听他叫来着，今天我看你往那里逃走？"此人说着话向前冲，纵身形，来到近前。老虎正要往山上逃去，此人正往下来，那人用兵刃照准猛虎的咽喉便刺。猛兽未及躲开，那人一上步，猛兽当时翻身栽倒尘埃，打了几个滚，当时死去。那人一见猛兽死去，当时哈哈大笑，走上前去。

这工夫公乾眼看人家把虎打死，抬头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罗家沟的罗恩罗守愚，铃震三沟神枪小霸王。公乾一想，

暗自说道：这小子力量真不小。我说的呢，别人也不行，今天要不是他赶到，凭我的两枝短枪，也不能治死这个东西。我还得谢谢他，替我帮忙，费这么大的力气。公乾想到这里，赶紧上前手持双枪一抱拳说道："我当是谁，竟有如此的擒虎之力？原来是罗沟主到此。现在虎已死去，不知大哥要肉，还是要皮呢？多亏老兄助我一臂之力，如其不然，小弟这短枪的枪枝，也难于把他治死。老兄只管说话，要是用皮，小弟派人送到府上。若是用肉，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痛饮一番，以谢老兄一臂之助的美意。"公乾说到此处，罗恩把眼一瞪说道："么？你给我送皮去？这是么话？你谢我，我还要谢你了，我把虎挑死，为什么你要来分一半？"公乾一听此话，当时心中不悦，遂说道："你是不知道，这个老虎原是我惊动出来的。他正在跑的时候，被我看见，我正要打他，是他跑不开了，他还扑我来了，一下没扑着我，叫我一转身把他的后胯扎伤，这工夫你就来了。不信你来看看。"说着话，公乾走进虎旁用脚尖一指说道："你看是枪扎的枪眼不是？"

公乾说话之间，陆续着罗恩的从人们也走近跟前围着观看。

此时罗恩听了公乾此话，遂又叫道："公乾，你不用废话，什么枪眼不枪眼我不管，我就问你这个猫是谁挑死的？你要说是你挑死的，我二句话不说，当时就走。你要说是我挑死的，不要废话，没有你的事，不用说皮肉，就是一根毛也休想拿去。"双枪赛文龙一听罗恩此话，当时手指罗恩说道："你这个人太不讲理了，你仰仗自己的三招两式，要在此三沟称霸。这也是大家把你宠起来了，宠得你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凭你的响铃枪枪里加棒，等闲之人不知是如何的厉害，不敢抵挡于你。今天你这是自寻苦恼，给你面子你不懂。"公乾说到此处，罗守愚把手中的响铃枪一抖，大声叫道："公乾，不要说此大话，凭

你的本领在三沟地面也算可以，但不知你能胜过你家老子不能？来来来，与我较量几合，见个胜负。”公乾闻听此言，冷笑了一声，遂说道：“罗恩，我还怵你不成？”公乾虽然如此，可是为了小小的一只死虎也颇不值，暗自想道：我跟他动手，把虎弄过来完事。遂说道：“可有一节，我们得赌一点什么。”罗恩一听此话，想了一想说道：“好吧，你说赌什么？你要说赌银子赌钱，我此时身上没带着。你要说赌项上的人头，那倒不算什么，我要是输了，你只管来取。我要是皱一皱眉头，我算不了什么英雄好汉。”公乾闻听罗恩此言暗自好笑，遂说道：“也不赌银钱赌人头。”随着用手一指虎道：“你看见没有？我们就赌这只死虎。谁要是占了上风，就把他弄走。败了的没事，要一根毛也不行。”罗恩闻听此言，连连说道：“好吧，依着你这个主意。”

当时两个人各自拉式。公乾说道：“罗恩你进招吧。”罗守愚说道：“我不愿先打人，请你进手好啦。”公乾有心再让，又一想不必那么讨厌了，再说这个人也不是那样人。常言说的好，遇见文王说礼仪，每逢桀纣动干戈。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凭我的双枪一对，要看看他的单枪如何。公乾想到这里，面带笑容说道：“那么，你就看枪吧。”说着双枪赛文龙往前一上步，左手枪对准罗恩的面门便扎，右手枪照定罗恩的小肚便刺。神枪小霸王一见人家的双枪来到，跟着往旁边一躲，把单枪扎了出去，一扣把压住了公乾的双枪，跟着往里就刺。公乾的双枪走空，一见单枪扎了过来，赶紧一闪身形，一上步用双枪够奔罗恩的的前心而来。罗恩一撤步，用枪杆往起一架。公乾跟着把双枪一撤。二个人越战越熟，战在了一起。罗守愚的单枪，有如龙蛇缭绕，公乾的双枪，好似银线千条。两个人各施所能，皆不示弱，施展平生所学，此时就有二三十个回合，

仍是难分胜负。

眼看日薄西山，天色渐渐黑暗，公乾的家人全都带着打猎的器械，也都不敢上前解劝。

此时有山中打柴的人，山沟里汲水的妇女们，有看见的，当然认识他们两个人，有的说："二哥你看，使长枪的那小子，就是那罗恩罗守愚，浑横不讲理，外号叫小霸王。"那个说："呕，他就是罗家沟的沟主，你看，就这样我还没看见过他。那一个我倒看见过。"又一个说道："他俩我都见过。在从先我常跟他们在一块儿，都跟我很要好。"那一个说道："你不要吹了，谁信你的？你要认识他们，他们俩人打架，你去给劝劝。他们不是跟你要好吗？"那人面上臊的面红耳赤的说道："现在咱们跟人家比不上了。"那人一听笑道："那还说么呢？你不用吹，连我跟他们接近一点我都不说这话。"大家听了也是大笑起来。又一人说道："你们看。"

同时大家一看，只见公乾使了一个白蛇吐信，照定罗恩的前心扎去。罗恩用单枪往外一磕，当时把枪一拧，猛虎出洞分心就刺。赛文龙一看不好，当时把双枪撤回往下一压，打算顺水行舟往前进手。正在此个工夫，人家的单枪往回一撤，一背身倒拉枪钻，三步夜行式，只见罗恩回身一拧枪，就听，吧的一声响，就见双枪赛文龙，立脚不住，晃了两晃倒在了尘埃。只见公乾当时面红耳赤。这个地方罗恩应当上前客气一点，两个人是比武吗。谁想罗恩不是那样人，他本是一个武夫，不会虚文假饰，为什么说什么，一见公乾被他一枪杆打在公乾的肩头倒在地下，当时并不废话，一声号令说道："搭走。"众猎人听了此话，把虎抬了起来，直往山下走去。

此时双枪赛文龙一看，老虎也叫人家搭走了，自己也被人家打倒啦，心中说道：打我一下不算什么，我这是个筋斗。想

到这里心中甚是不悦。此时众家人走过来，公乾一看，站起身形，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凭我会打不倒他？"我的功夫可以呀，不想我今天栽到他手。唉，常言说的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公乾暗自想着，工夫不大来到了自己的家门。从此心中甚是闷闷不乐，在家中一待也不出门，总想自己出去实在不好看，打算远走高飞不在此地。

这一天清晨起来，家下人等还有本村的人们，来了三十多位，大家说道："庄主爷，你老人家是个圣明人，因为这点小事，还值得这样闷闷的不乐？虽然被他打倒，据我们想也没有什么，这算么？那天不是天晚了吗？比如说要是早晨起来，或是晌午的，怎么您也输不了。那天不是天黑了吗？才叫他露了脸。"公乾闻听此言，早就明白人家这是来解劝自己，其实那天虽然天晚还不算黑，这是给自己找面子。当时站起身来说道："众位请坐。"大家一看屋中虽然不小，但是三四十人也坐不下，当时家人们又拿了些凳子，大家这才挨挨挤挤的坐下。公乾说道："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这份美意，我是心领了。这个地方我是不能待。你们众位要听明白了，听我这话仿佛要讹谁似的，不是。我怎样不能待了呢？比方说，要是别人，不用说这一下，就是十下也不要紧，惟独罗恩这个人。再说我又是跟他意思上又差不离，"说到此处一笑又问道："是不是？"大家同声说道："是呀是呀，好，三大家吗？"公乾接着说道："常言说的好，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今天在座的众位，我是高高的供起，都是好乡亲，日子长了都知我被罗恩打倒，他那个人又不比旁人，他更得横行了，出了事我是管不管？我打算走一趟再说，我们是后会有期。我先远走高飞，到外边见识见识。"

话音未了，旁边有人答言："据小子我看，这个事算不了什么。我有个方法说出来您听，要是合乎道理，您就依着我的

方法办理。如若是不成，算我没说。庄主爷你老看怎么样？”公乾一听此话，看了看是本沟的头目郎兴，大家都管他叫狼心。这小子出好主意没有，要是想坏法子，比别人来的漂亮。公乾一看心中说道：这小子倒是可以，他什么主意都有，就是没好主意。有心不理他，他今天好心好意的献策，我要是不用，这小子不比旁人，他就许恼。再说罗恩那小子我得治治他。想到这里遂说道：“郎兴，听你这意思你是早给我打算了，你说说我听一听。”郎兴说道：“庄主爷，常言说的好，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惟独对待小霸王罗恩，你老就得改一个无毒不丈夫。因为什么我先跟你老先说这话呢？皆因你老这人太厚道了，惟独对待他不毒不狠，简直就不行。对待他不狠，他能说你老怕他。”公乾听到此处，不等郎兴把话说完接着说道：“你说吧，先不用说旁的了。”郎兴听了此言笑道：“不是说旁的，我怕你老犹豫不定。我想我们庄子上人，常受他们的欺侮，不是都是罗恩宠的吗？我们给他一个火攻计，预备点放火的东西，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们给四面放火，给他一个滚水煮老鼠——一个不留。”双枪赛文龙闻听此言，沉了半天点点头说道：“郎兴，听你所说，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可有一节，这个办法可绝一点。”郎兴不等公乾说完，忙着说道：“你看，是不是？又犹豫了。”郎兴一说此话，公乾也笑了，遂又说道：“你有放火的器具吗？”郎兴说道：“你老提别的小子我没有，放火所用的东西有的是。还有一样请你老放心，你老不必为难，小子我是门里出身。想当年我父亲在着的时候，我们爷儿两个，那个时候还没来到此地住，专在外边什么打杠子、套白狼啦，都干，甚至杀人啦、放火啦，要不然吃么？给他们放一把火，不是当玩儿吗？所有一切的设备你老放心吧，全有小子我一人办了。放火的硫磺火硝我家里有的是。你老人家要是放心的话，我一人前去，可以

给你老报此一枪之仇。我今天夜晚三更时分就要火烧罗家沟。”双枪赛文龙听了此言，心中一想：这个办法太残酷一点。罗恩跟我有仇，人家罗家沟所住居民，跟我无怨，叫人家跟着遭这样池鱼之殃，我心中实在不忍。想了一时又道：可是不这样办，怎样的报仇雪耻呢？实在令我想不出办法来。公乾自己思想半天，这才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安置一切，最好就在今天夜晚。我就这样办了。倘若办理完毕，我定有赏赐。”郎兴闻听欢天喜地的退了出去。他们把这个阴险的主意想好，罗家沟的人民就连罗守愚连点影子都不知道。书不多表。

天到了定更的时候，郎兴带着人携好硫磺火硝，火折子、柴禾等来到公乾的家中，见着庄主说道：“大爷，我把放火的东西完全预备好了，我们这就要马上前去。”公乾点头，当时又派了四名有武功夫的家人协助。大家又说了会子闲话儿，天可就有二鼓了。这才秘密的走出了公乾的家门，顺道够奔罗家沟。

工夫不见甚大，来到了罗家沟切近，四外完全安置妥当，也不管是房屋或是树木，完全撒好了硫磺火硝。郎兴预先发下暗号，以便号令出来，大家一齐放火。预备已定，天可就三更已近。书不重叙。等到了三更，更锣齐鸣之际，郎兴一个暗号，大家把火折子一晃，当时引着。大家一聚齐，逃出险地。就在这个时候，一看四外火起，一时间金蛇万道，火光烛天，只听得人声呐喊，鸡犬悲鸣。可叹全沟的居民，正在熟睡，猛然间全沟火起，大家东奔西逃。

此时罗恩罗守愚，不知因何起火。罗恩有个少爷，名唤罗方，生来力大，可以说是力举千斤，别号人称银面太岁。这位少爷天生来身体健壮，又有父传子受的本领，由打七八岁就练，直到而今，手中一条响铃枪，要是以资格论，真够一个上将的资格，武艺超群。他父亲罗恩罗守愚，在云南地面很有个名声，

他这位少爷的威名也不弱。他父亲罗守愚性情粗野，可以说是一个死心眼的人。他的少爷罗方可不跟他一样，对于人情世态，可比他父亲罗守愚强的多。罗方在家中，也是个少爷了，除了练功夫以外的时候，闲着就跟自己养着一个猴玩耍。他喂养的这个猴，很是少有，轻易的看不见。平常所看见的，不过是马猴，大的真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三四尺。罗方他这只小猴，是一个墨猴，皮毛是黑的，也是喂养的好，浑身起亮光。头圆长眼毛，两只小金眼。这个金眼可不是上有两道金光，不过是黄眼珠特别亮就是了。罗方爱这个玩意儿，有如掌上的珠宝一样。这个小东西也非常的灵，跟普通的猴不一样。有时候罗方打拳踢腿，猴的性质向来是有模仿性的，不过是没有规律与恒久性的，这只猴的灵性比别的猴强，他看见主人打拳踢腿，他也学着比划。罗方一看，这个东西很灵，没事的时候就引着他练武功夫。日久天长，真可以说是精通武术，差不多练功夫的，不用说跟人动手，就是跟这个墨猴走两趟，十位之中也没有一位能占上风的。今天罗方夜晚也搭着累了，躺在那里就酣睡起来，那里知道人家放火来了。

说到这里，就得说养活猴的好处了。罗方正在酣睡的时候，猛然间猴子过来照着罗方脸上，用掌就打了一爪。银面太岁罗方那里知道有人放火，当时被打惊醒，他还以为黑猴子饿了，闭着两眼连连说道："好你一个淘气的东西，我今天这么累，你还麻烦我？大约又饿了吧？"罗方把这话说完，接着又闭上两眼睡起来了。小墨猴一看可急了，当时上前用力又是一爪。这一下子罗方可睡不着了，可打疼了罗方，当时大喊一声，翻身坐起，意思是要打墨猴。不料把身形坐起来，一看窗户纸红光发亮，当时就是一怔。又喊了两声，外面并未答言。只听得外面锣鼓齐鸣，罗方大吃一惊，知道有地方失火了。他知道水火

无情，一但要着到我们的家门，这个事可不得了。赶紧将身形下了床榻，再留神往外面看了看，大概是院里有火了，跟着大叫一声："不好了，这是我们家里起火了。"说着跑到外面。小黑猴在后面跟随。

在院中一看，火是由外面进来的，自己的大门也着了，一看后边还没有火光。罗方想起自己的老父罗恩，出了这个事，这么大火，他老人家要是不知道，可就坏了。说着往后就走，恨不能一步迈到他父亲面前。

欲知罗方的父亲是否葬身火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九回

急怒攻心罗恩去世

狭路相逢罗方复仇

话说罗方一见外面着了火，因不知他父亲知道不知道，便急忙向后够奔。小墨猴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到了老父罗恩的卧房，房门儿已开，进到屋中一看，不见老父的形影。罗方一想暗自说道：大概我父亲知道外面着了火，也未便叫我，这一定是他老人家到外面看火去了。我也得出去，我要是不出去，叫我爹爹不放心。自己一想，前门儿是出不去了，只可由后面跳墙吧。罗方在前边走着，小墨猴跟在后面，跳墙而出。

工夫不大，绕到庄子外边仔细观看。罗方这一看不要紧，心中说道：这个火可太出奇了，四面八方全有火光。本村的人们救火的救火，打水的打水，人声呐喊。罗方本有心跟着救火，无奈老父罗守愚还未打探得着，自己甚是放心不下。说着东一头，西一头找了半天，又在救火的人群里找了半天，也没看见老头子的影儿。罗方心中着急万分。说着此时天也快亮了，自己越想越着急。所幸的一样儿，救火的人们也得看了，山沟里有的是水。此时火可就不大甚烈了，只有灭不能再着了，罗方略把心放下。

猛然间的一抬头，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者。罗方仔细一看，正是老父罗恩，随着高声叫道："爹爹，您往那里去了？可把孩儿我急坏了！眼看着这样大的火，我恐怕你老人家没得出来，那多危险呢。我就不明白，怎么我们罗家沟起这么大的火呢？大家遭这样的难，四外都着起来啦。"罗守愚闻听有人叫，心中甚是欢喜，遂叫道："方儿，随老父这里来，我有话对你言讲。"方儿闻听此言，不知所以，当时跟着他的那只黑猴也一同来到罗爷的面前。方儿一看，老人家的神情，看那个样儿，真是面带愁容。罗爷叫道："方儿，你来看，为父我先把起火的原因，说给于你，我已经打听明白，但是我为要见你的面儿，咱们家里说去。"方儿一听老父之言，心中不大明白，有心当时问，又一想老人家的脾气不好，只可点头答应。

爷儿两个顺着道够奔自己的家门。一时来到门口看了看，找了半天，方才看出来，大门洞烧得片瓦无存。不过罗爷的人性粗野，对于四邻不含乎，火已然灭了，大门敞着，门前有一人看守，看见他们爷儿两个来到，彼此客气了两句，道了受惊以后，爷儿两个便往里走。

此时还有街坊的人们也随着进来，看看受了多大的损失。又打算跟老人家打听打听，究竟是怎么起的火。大家来到了里面，所烧的就是前边门楼，跟着几间外书房，后边一点没动。

罗庄主把大家让到内书房。方儿开言说道："爹爹，你老人家方才所说，孩儿没听明白。"老庄主闻听此言，遂说道："唉，方儿，你那里知道，听老父与你讲来。"老庄主当时就把半月前与公乾，两下因为争虎当场动手，"被为父一枪把他打倒，到而今大约不足一月，半月有零。阚公乾恶气不出，暗地派人前来放火。在事前为父不知，到而今火已成灾，我们的性命险一险被他暗算。在火起的时候，为父去到外面观看，正赶上郎兴带

着一群人，有心将他们抓将过来，打他一顿拳，可是为父没看见人家放火，我只好不理他们了。到现在想起来，郎兴这小子不是好人，为父早有耳闻。今天要说放火，他虽然是个坏小子，跟我们没有什么过节，再说他也不敢。据为父我想，一定是阚奇的主使。好，今天放火烧了我的家门，叫老夫亡命而逃，也是我的慈心生祸害，不如那时当场把他一枪刺死，也就没有今天了。”老人家沉了一会儿又道：“最可惜的就是一样儿，本村子数十户的居民，那一家没有老没有少，跟着我受这样的损失？我一人受这样的灾，没有所怨。”少爷罗方闻听此言与各家人乡亲等人，同声说道：“你老人家千万不要这样想。虽然咱们全沟的人多少都有点损失，也不怨你老人家个人。说一句迷信话，这算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再说是不是阚公乾所为还在两可之间，庄主爷不可那么说。”罗爷听了笑了笑说道：“你们那里知道，我说是他，那定而无疑的，一定是他。”此时少爷罗方听了此言说道：“爹爹，既然如此，据孩儿我想，我们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常言说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他会放火烧我们，我们不会用火烧他吗？”罗爷听了此言说道：“不可以。他虽不仁，我们不能不义。阚奇跟咱们有仇，阚家沟的居民，我们不能一律的看待。老父我早已打定主意，我但等对你们大家交待完毕，凭老夫我的一条响铃枪，我到阚奇那里，与他决不善罢甘休。”少爷罗方闻听此言叫道：“爹爹，你老人家，不必着急。我们既然知道是阚奇，那就得了，难道说还跑的了他吗？此时你老人家正在心慌意乱之际，虽然没有可怕他的地方，孩儿我想总是不如过几天再说，当时去是不利的。你老人家把我们全村被灾的居民整理整理，调查共有多少损失，我们跟他算一笔清账，你老看好不好呢？”老庄主一听此话也对，当时派人调查本村被灾居民的损失。如若没有房子住，可以暂住庄主

的闲房，无论损失多少钱财，庄主爷照数拨还。这个话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人民，没有不欢喜非常的。虽然不好意思去领，可都是听着很痛快。

到了晚半天，老人家罗恩就觉着四肢无力，两膀酸疼，头晕耳鸣，当天晚饭也没吃，打算就寝安歇。少爷方儿心中暗道：老人家这是夜间看火，受了邪风才这样。给他老人家铺盖齐毕，叫他老人家早早安眠。不料天将二鼓，老头子忽然坐起，觉着心中一阵发乱，咽喉发甜一张嘴，由口中吐出一口鲜血啐在了尘埃，向方儿点点头。方儿见此光景，心中甚是着急，赶紧上前连连说道："爹爹，你老人家心中觉得怎么样？"罗沟主罗恩喘吁吁的说道："不要紧。可是呀，要据我们练武的说法，练功夫的，无论多大的年纪，最忌的就是失血。一旦口吐鲜血，那就是他的大数来临。"罗方闻听此言，心中更是放心不下。一夜不表。

次日清晨，方儿到了镇上请来两位医生，到了自己的家中，来到老人家的卧房。方儿把庄主爷扶起来，二位先生先后诊了诊脉，然后各开一方，又对少爷说道："据我们诊断，老庄主的病象，是由急怒所得，气冲血液，但不知见了没见？"少爷说道："二位仁兄，昨天要不吐血我还不怕了。因为昨夜三更左右，老人家口吐鲜血，才把我吓了一跳。真就是小小灾病，练武功的也没关系，好好的调养些日子也要好了。老头儿这个病，我看着实在摸不着头脑，请二位好好的给看看。"医生二人同声说道："少庄主这话甚是。但是一节，老庄主虽有武功夫，可是他老人家这病，就是暴怒伤肝过重。我们把话说到这里，吃下我们这两个方子看，今天夜里能够安神睡觉，明天派人赏信，我们再来。如果仍是不安神，请少庄主再另请旁人看看。"方儿一听此话，也是半信半疑，这两个先生也不大可靠。二人告辞以

后，走至老人家面前说道："爹爹，你老人家认识他们二人吗？"老庄主闻听慢慢说道："你那知道，这二人本事很好，他们的能耐为父我尽知。他们二人在外面说什么来了？"方儿尚未答言，老人家接着说道："你也不用瞒我，他二人要说为父我的病不好治，那就一定不好治了。我儿，你要听为父之言，赶紧给我预备后事，以免临时凑手不及。最好以节省为是，只要有衣衾棺椁也就足矣，不可大事铺张。"少爷闻听此言，心中甚是难过，不免落下几滴泪来，默默无言的沉了半天，只有遵着老庄主之言办理，沉了一时去到外面办理后事。少爷还是不死心，暗自说道：父亲之病，我看不至如此的危险，我把事全都办完之后，再另请一位医生看看。倘他老人家的病转危为安，那也未可知。方儿把主意拿定，自己遵着老父之命办理妥当以后，这才又请了一位有名大夫，给老头子诊脉开方，照方把药服下。不想一昼一夜的工夫并不见效，赶到天明老庄主病势越发见重，身体倒卧床头，一动也不动，呼吸气儿短，二目不睁，只有一口痰声作响。力举千斤鼎罗方，看此光景，不由得悲戚异常，当时手推老父的肩头叫道："爹爹，你老人家再把眼睛睁开，看看孩儿我也安心了。"连叫几声并不答言。天到上午时分，老人家闭气身亡。少爷罗方痛哭了一场，然后知会远近的亲友，左右邻居，吩咐家人办理丧事，把老头子盛殓起来，念了个倒头经，入土为安。

少爷把大事办完，把家人辞掉，所有的财产，留下自己当时应用银钱，其余的都送给本地的被灾的居民。把诸事办理完毕，自己手持响铃枪，小墨猴跟在后面，够奔阚家沟，找向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阚公乾，给老父报复前仇。

来到阚家沟，自己并不认得阚公乾的住所，找了半天跟人家一打听，才来到阚公乾的门首，叩打门环。有人出来说道：

“这位壮士前来找谁？”少爷一听此话，当时甚是和悦的说道：“有劳通禀一声，就说我姓罗名方，别号人称力举千斤鼎，先父名唤罗恩，家住罗家沟，就提我前来拜访。”那人闻听此言笑道：“原来是罗少爷到此，请到里边暂坐。你老人家来得不巧，我们庄主爷昨天才走，连同家下人等一齐都走了。”少爷一听此话，当时怒气冲天说道：“管家，此话当真？”家人说道：“这是真话，不敢跟少爷说假话。请少爷旁边坐一坐吧。”方儿有心闯到里面，把公乾抓将出来置于死地报仇，一看家人的神情，说话诚实，也就不便进去搜索了。沉了一时又道：“你家主人到在什么地方而去？你当然是知道了，请你说来我听。”老家人笑道：“少爷你是有所不知，按说主人上那里去，当仆人的岂能不知道？我要说我不知道，你老人家当然不信。有个原因我说说，请少爷听了就明白了。我是早先被辞的人，早就不在阚家了。忽然今天早晨，有阚家家人王三到我家找我，说庄主临走有话，看我上几岁年纪可靠，叫我来看家。我虽有心要问是怎么回事？你们上那里去？不想他慌慌张张的就走了，我也没得相问。来到这里一看，不用说人，就连一条狗都没有。少爷请想，我那能知道呢？”少爷听了此话，当时仰天长叹了一声说道：“”好呀，好你一个阚贼，只要我有三分气在，量你插翅也难逃。”说着一点头转身走去。心中还是不相信，又在当地打听一番，果然是携眷逃走，去向不明。方儿无法，只可在各处探访公乾的下落。

时光荏苒，业已一月有余，怎奈是毫无下落，有心回归家园，自己又觉得脸面无光。正在无计可施之际，忽然想起了自己亲娘舅，海底捞起空中月闹海蛟，龙彪龙太真，他老人家家住江南聚英山前黄龙滩，暗自又道：现在我无处投奔，又有大事在身，我何不前往黄龙滩，跟我舅父说明此事，就是他老人

家不管，给我出个主意也是好的，以助我一些阅历。外面的朋友又少，耳目不灵，上那里去找仇人的踪影？他老人家住在黄龙滩多年，无论什么事当然他老人家知道的多。就是他老人家不认识公乾是谁，或是不知他的下落，你可以给我打听打听。老人家的住处，连庄就是黑龙滩、白龙滩，二个滩主都很有名，白龙滩主是金枪白马乔太东，黑龙滩主是闻全闻序初，此人别号人称金钱浮水不沉底碧眼鳌，跟舅父他老人家为三滩滩主，在聚英山前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到那里一定打听出一点头绪来。罗方想到这里，主意这才拿定，顺道够奔聚英山而来。一路之上也不必多表，也就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

这一日到了聚英山前，好在一样儿，方儿也来过，不用打听，到了黄龙滩，来到舅父龙彪龙太真的门前，高声说道："门上有人吗？"连喊了二三声。由里面出来一人，方儿一看认识，乃是老家人高升，正要开言相问。老家人高升一见是少爷罗方，连忙说道："少爷，你这是由打什么地方来？昨天老人家对我言说，一时之间想起你来，就仿佛有多少事相似，其实又没有什么事。这不用说呀，老头子一定是心里想念，还说什么做梦咧，那也是想念你的毛病。快走快走。"罗方一听高升絮絮叨叨说话没完，一边往里走，一边横着身听，心中说道：也许有点说处，所谓之先兆也未可知。

说话之间，来到了龙爷的外书房。进到屋中一看，只见老人家龙太真坐在那里吃茶。罗方紧走几步，来至老人家的跟前双膝跪倒，放声痛哭。龙爷一见说道："方儿起来，你守孝莫非说……"龙爷问到此处，方儿哭得语不成声，站起身形说道："舅父你老人家有所不知，我父亲已经故去一个多月了。"老头子一听此话，当时站起身来问道："你说什么？！"方儿悲泣的声音答道："我父亲他老人家下世去了。"龙爷一听此言，当时

哎呀一声，仰身栽倒在座位之上。此时家下人等上前呼唤了半天，老人家才长叹了一声叫道："守愚姐丈，你老人家一死，可惜呀，孩儿罗方何人照管？"老人家悲痛异常。大家相劝，这才止住悲声问道："方儿，你是越大越糊涂，你父亲故去一个多月，怎么到今天你才前来报丧？"罗方一看老人家如此的悲痛，当时说道："因为孩儿一人办理丧事，一时的仓猝，未及给你老人家报信。"老人家一听此言，遂说道："不像话。你的家里我一概尽知，就是我这一门老亲戚。你一时事忙，你们那个老管家李二，他也不能忘了我。这你这神气，莫非是有什么情形不成？说话吞吞吐吐一定有原故吧？"罗方一听此言，遂说道："孩儿怕你老人家很大的年纪，刚哭完再生气，与身体有害。"老头子一听此言说道："我不生气，人已经没有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赶快讲来。"

罗方这才从头至尾，将罗恩怎样一枪打倒双枪将，双枪将闷不出，打算报复前仇，放火燃烧罗家沟，老父急气双攻，口吐鲜血而亡之事，以及死后自己怎样料理家中的事务，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老人家闻听此话，连连点头遂说道："好小子，这话我听着很对我的意思，家产不算什么。但不知你父亲，虽然不是被公乾贼子治死，他是被他所欺而亡，不知你有什么办法没有？"罗方强笑了一声说道："舅父大人，古人有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父亲生前，虽然秉性粗暴，遇事真理不明，但是一时讲解分明，又是一位极豪爽的英雄。不想公乾此贼，妇人之智，阴险成性，竟敢出此杀人放火的行为，气死我父，此仇不报我枉为罗门之后。"罗方说到此处，老人家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方儿，你罗氏门中才算有后了。但是一节，事缓则圆，不要着忙。你就住在我这黄龙滩之内，等候机会，几时知道此贼的下落，

你们再给你父报此前仇。”

罗方点头答应，当时告辞来到内宅拜见舅母。见着老太太方儿又是悲不成声。老人家痛哭一场，止住悲声这才说道：“儿呀，不必伤心，你父母既然不在了，你又年青幼小，无人照管，自有你舅父与我照顾于你。快快的站起来我有话问你。”罗方这才抽抽答答的一五一十从头说了一遍。老夫人也无可如何，遂又问道：“你父亲被气而亡之事，你与你舅父言讲没有？”方儿说道：“孩儿已经说过。”老夫人不等方儿说完，唉了一声说道：“你不要当时与他言讲，以免他听了有气。”方儿当时接着说道：“孩儿本打算不说，他老人家不知怎么，就看出我不肯说的神情，再三问我，我一看不能相瞒，我才说了。”老人家又接着说道：“既然说了也无法，不过我是怕他生气。”

书不多表，从此力举千斤鼎罗方罗少爷就住在了黄龙滩，没有事的时候自己出去探听公乾下落。有时候老头子龙太真，把方儿叫到跟前，看看他的武功；有时候爷儿两个坐在内书房，谈今论古，无非是说些个侠义的英雄，待时的志士，老人家用话激励罗方。

这一天也是事有凑巧，罗方正在书房之内闲谈，有家人进来报告说道：“庄主爷。”老人家问道：“有什么事？赶快讲来。”家人垂手侍立笑嘻嘻说道：“不是要紧的事，就是卧云庄的庄主福临，听说他率领庄中的义勇乡兵攻打聚英山，可是山上有三绝出头迎战。”此时方儿想起平日内总是听说聚英山三绝，可不知都是有名无名，今天乘此机会，问问家人。方儿想到这里，遂问道：“听你所说这聚英山的三绝，一定是武功高超，技艺绝伦了。但不知道三个都是姓什名谁？是那一路的英雄？”家人闻听此言，正要开口，老英雄从旁说道：“这三绝的功夫，可以说是威镇江南，无有对手，他们要真下山，可真够福临支持的。

说来也实可笑，三个人是三个门径，一僧一道一个俗家。”方儿问道：“据你老人家所讲，这三个人的本领，也是剑侠的本领了。你老人家说说，孩儿我也多得三个英雄的美名，我好知道。”老人家摇了摇头说道：“你也不必问，人家是剑客的身份，你小小的年纪，好好的用功，将来也可以身为剑客之流。”方儿听了此话，遂说道：“舅父所说的甚是，但是孩儿总不知三绝英名。”老人家不肯说出。此时家人接着说道：“这三人的名字我倒知道，头一位是老道，姓李名叫居龄，别号人称飞剑道长；第二位是和尚，法名长法禅师，别号人称头顶三宝向西来；第三位姓阚是个俗家人，单字名奇，表字公乾，别号人称九环三套双枪赛文龙。”罗方闻听此言，不由得悲喜交加。悲的是提起公乾想起老父，喜的是冤家得获可报前仇。当时站起身形说道：“管家，你再讲来，第三个他是何名？”家人又说了一回。

少爷听了哈哈的大笑说道：“舅父，你老人家错了，绝不该误我落个不孝之名。不但知而不言，反来蒙蔽孩儿，真乃不义至极。”老头子听了此话，当时说道：“方儿，你果有此志？”罗方听了不由得恼怒在心，不好发作，遂强笑了两声说道：“你老人家这不是有意放贼逃脱吗？”老英雄一看方儿如此着急，遂又接着说道：“你如有此志，孩儿你也不必埋怨舅父我。常言说的好，父既英雄，儿就是好汉。事成之后，就是我龙太真也不枉是你罗方的舅父了。”方儿一听老人家说了些不关痛痒之言，当时站起身形往外就走。这时候老英雄一想，暗自说道：孩子的意志倒是坚决，可是他正在不知世态的时候，他要是不回来，我倒成为不义的娘舅了。老头子想至此处，遂说道：“方儿，听我把话说完再走。”少爷当时站住身形，面带不悦的神情说道：“舅父只管说。可有一节，不叫我找那贼人，孩儿可不敢遵命。”龙爷听了此话笑了笑说道：“方儿，那贼人他在聚英山，老夫并

不是不知。只因我想你年幼，武功不论多好，但是你经验不足，那贼人的本领不是平常之流，你要是有个一差二错，叫老夫我如何是好？我平常对你所说的话，大约你也可以明白，我说的都是鼓励你的言词。你虽有心报仇，但是我看你的年纪尚幼，常言说的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人家话未说完，方儿往回走了两步，笑了笑说道：“依着你老人家怎样的办法？”老人家又道：“依老夫之意，你先不可着急，等候机会。同时你自己在家多多的用功，以备将来与那人动手。”老人家话言未了，方儿叫道：“舅父，你老人家所言，孩儿我俱都知道，叫我再下功夫，这是一番美意。据孩儿我看，那贼人的本领，既胜不了我父亲他老人家，凭我的功夫，有什么怕他的地方？还是那句话，那怕聚英山有锋快的刀山，滚开的油锅，孩儿我也不惧。”

把此话说完，一转身形，出离了内书房，够奔后花园，取出来手使响铃枪。小墨猴前蹿后跳的跟在左右，出了大门，顺道够奔聚英山而来。可是走在途中暗自打算主意：是那样的引他下山？我若独身闯上山去，可是凶多吉少。

自己正在行走之间，猛然往四外看了一看，在无意中，远远见那树林旁边有人。仔细留神一看，只见四五个人在那里，又不像走路的神色，站在那里不动。心中一想暗道：我前去看看，这几个人如若是买卖客商，本地的良民还则罢了，如果是聚英山的贼寇，我是有五个杀三个，有四个杀两个，放回两个活的，给贼人带信，以便与贼人动手。我就是这个主意。心中想着当时奔上前去。走近跟前一看，这才大喊一声说道：“大胆的贼人，你可认得你家罗爷么？”此时公乾正在高兴之际，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罗恩之子罗方，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此时罗方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看见公乾在此，把枪一拧，上前照定公乾咽喉就刺。公乾一见枪到，当时把双枪一

搭十字架，把枪架了出去。右手枪往外一走，上左步左手枪够奔罗方右胁扎来。罗方往左一闪身形，枪钻发力，用力一抄，打算把公乾的左手枪磕飞了。不想公乾手眼灵活，一见左手扎空，当时一看罗方的枪杆磕来，就着罗方左边空招，当时往右一撤步，一缓脚，一个箭步蹿上前去进招。两个人上下翻飞，你来我往，并不敢大意疏神，加紧往里进招。公乾双枪一对，战斗罗方。

旁边身负重伤的章州白太官、马骏马四爷，见此光景，不由的暗喜。

这工夫只见长法禅师高声念佛叫道："马老剑客，现在老僧在此，我要与公乾助拳。但是一节，今天这个事，就得说你是当事人，我不管他们，还是我们比试好了。来来来，请你前来受死。"马四爷闻听此言，气往上撞，当时摆动双镢，二次与和尚打在了一处。

此时力举千斤鼎罗方大战双枪赛文龙，真是剧战方酣，不可抵挡。一个英勇异常，手急眼快，一个是老成干练，招法精奇。但是一样儿，罗方虽是子承父业，守愚的亲传，究竟是年青幼小，要论本领，跟他父亲不相上下，可是此时已过了百招左右，还不见胜负，这可就得说火候两个字了。什么叫火候呢？比方说，要是在阵上有经验，有阅历，资格老，白话就叫火候。不论是什么事，只要是饱有经验，就叫火候纯精。此时公乾一看方儿的功夫，不由得暗自点头说道：小孩儿的本领，总算是子承父业的不含乎。不怪人家传说，罗家的枪法好，倒是不错。但是一节，我虽然不怕，可是我要取胜，也是不易之事。公乾想到这里又暗自说道：不管他怎样的英勇，我把门户一看，看他还有多少招？真要是全盘用完了，我看他还用什么招法？公乾想到这里，当时只有招架，并不进手。那少爷罗方，虽然年

幼，但是对于武功上面，也很有点阅历，一看公乾一招不进，心中暗自说道：好你一个奸滑的贼寇，今天我不使厉害的招法，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方儿想到这里，抖擞精神，又把步眼走开，紧紧的进招，把一个双枪赛文龙，赶罗得手眼身法步，一点也不敢大意，两只眼看住了罗方枪头。方儿的枪法精奇，武功纯熟，也就是公乾的功夫老练，若是换一个人，就叫这位上下齐忙的罗少爷，不用说挑死，就这一赶罗，也给赶罗死了。此时方儿紧紧的跟招，一看公乾老成持重的招架自己，一点空也不露，有心跟公乾硬磕硬的碰家伙，那怕伤不了他的双枪，给他磕飞了也好了。无奈一节，在这个时候，公乾是应付方儿，并不进手。方儿虽是有心把公乾的双枪伤损，或是磕飞，但是公乾的双枪连挨全挨不上，有时候挨上一点也使不上力，如何能伤损的了呢？

方儿见此情形，心中甚是着急，当时说道：“老贼，你既是英雄，用你的双枪进招，你家少爷被你的枪刺死，也要佩服你的。你不进手，你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双枪赛文龙听了此话，笑了一笑说道：“少爷，不要着急，请你只管进招。老夫我学的时候，就学的是招架，不懂什么叫进手。”方儿一听此话，不由得冲冲大怒，并不答言，当时拧枪扣把，照定公乾的小腹而来。公乾一闪身形，方儿这招又走空了。跟着一枪又来了，够奔公乾的咽喉。公乾当时往旁一蹲身，躲了过去，心中说道：好小子，这两手来的真猛。正在思想之际，只见罗方枪头又到，奔了自己的前心而来。公乾一转身往后一撤步。方儿一看三枪着空，跟着一回头，枪杆搭在了右肩头，转身形往外就走。这招叫作回马枪。若要是不追一点事没有，只要是往前一追，回身往后一刺，没有点经验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一手要是跟别位使，或者还可以成功，跟公乾来这一手，人家是江南的

三绝，岂能吃他这个亏呢？并且他也是使用枪的主儿。一看方儿往外一走，就知道他使的是回马枪，公乾并不追赶，心中暗道：你小子不要来这个，你打算败中取胜，你想我能上你这个当不能？

就在这么个时候，公乾一看，跟在罗方左右的一只黑猴，跳跳蹿蹿跟着也往后跑。此时一见方儿一转身形，就看那个黑猴够奔自己扑来。公乾正要用枪杆抽打，不料想黑猴天生的身体灵活，岂能来得及？跟着往旁边一躲，黑猴一伸前爪把公乾的衣服抓住。公乾用手一抓，打算把猴抓住。不想小猴身体灵活，往下一跳，跟着跳将起来，抓住公乾的肩头，右爪一伸，照定公乾的太阳穴就抓。公乾觉着甚为疼痛，当时说道："岂有此理，罗方你这算什么东西？"说着扬手又抓小猴。不想那黑猴，不偏不向，在往下跳的时候，又是一爪，把公乾的左脸抓伤。公乾与罗方战了半天，并不着急，没想到黑猴这一出头，把一个双枪赛文龙的脸抓伤，气得无可如何。公乾正在着急，黑猴跳上身来，抓住公乾的衣襟一扯。双枪赛文龙用左手正要抓黑猴，不想小猴复又跳下身形。公乾正在一怔神的时候，小猴复又跳上身来，用力一把照定公乾的胸口就抓，气势很凶。公乾疼痛异常，当时又用手抓猴，要是再晚一点儿，猴儿一爪抓到公乾的腰部，却好象开膛似的，当时血水淋漓，翻身栽倒尘埃。黑猴往旁边一跳，两爪的血肉往旁边树上一抹。

这时候可乐坏了少爷银面太岁罗方，心中那样的痛快就不用说了。

正在这个时候，长法禅师弃了马四爷，奔上前来。

马四爷正要过去追赶，白太官在旁拦着说道："四哥，不必追赶，我们看看再说。"马四爷一想也对，遂站在了一旁看个究竟。

再一看飞剑道长李居龄，看着那边正在出神。

此时长法禅师和尚来到公乾的身旁一看，一指罗方说道："小小的孽障，你这是什么英雄？用你的玩物前来打搅，这是什么道理呢？大丈夫比武讲究单对单，这你算什么东西？"方儿听了此话，不由得怒气冲冠说道："好一个凶僧，你既是佛门弟子，不修真，不养性，与那贼人为伍，竟自出口伤人，看枪。"说着一个箭步上前，枪头照定和尚的咽喉而来。只见和尚反倒笑嘻嘻的不慌不忙一转身，躲开枪头，用手一掳方儿的枪杆。少爷一看不妙，把枪往下一沉。和尚掳空，微然一笑说道："小顽童真乃大胆！"此时方儿那听那些个话，跟着进招。过了五六个回合，站在旁边的术传天方西域大侠马骏马四爸，心中说道：这个小孩子不知是谁？很是英勇。虽然枪法不坏，据我看对于凶僧他也实难取胜。方才与那个贼人动手多时，看来也好笑，小小的墨猴，一个玩物，就把三绝之一英雄，闹得手忙脚乱。此时和尚过去，看他二人功夫，恐怕孩儿不是他的对手。老英雄想到此处，当时走上前去，对方儿说道："小英雄请你退下，待老夫看个究竟，凶僧倒有多大的能为？"方儿一看有了助手，心中甚是欢喜，也不客气，虚进一招跳出圈外，把大枪一拉站在了一旁。

老英雄复将双镢分开左右说道："凶僧，你不算英雄。看着人家小小的年纪，少经验，无阅历，正在与我动手，竟自转身过来，真真岂有此理。来来，老夫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为。"和尚一看，又听马四爷此话，当时冷笑了两声说道："马老剑客，你也不必说一些无用之言，筛家也不会强词夺理，我们也用他不着。据老僧看，今天你我过手，大约你也明瞭筛家的本领。常言说的好，大丈夫一点就透。你的能为我也明白。我说此话大约老英雄你也听透了，依我之见，也不用兵刃，我们两个人

一对三掌。你要是力大把我一掌打动，老僧我就算栽。你要是打不动我，我再来打你。老英雄你看怎么样？你要是乐意的话，你我二人就较量这一对三掌。”老英雄听了此言心中暗道：凶僧技艺，施展他那头顶的功夫了。老英雄想到这里说道：“好，老夫听你的便。你既打算一对三掌，老夫也不驳你，我也看看你这头顶三宝有多大的气功。”马四爸把双镢往左手一并，右手理髯又道：“既然你说一对三掌，我虽然是没有多大的力量。”长法禅师闻听此言心中高兴，遂又道：“既然如此，你我就当时较量，分一个上下高低。”马四爷接着又道：“好了，我马某自幼练习武功，对于力气上可是差的多了。现在你当面要求，我马某随喜一二。但不知你我二人，谁先打谁？”和尚笑道：“马四爷，你来先打筛家。”老剑客道秉清真术传天方西域大侠笑道：“和尚，如此看来，你是要看看老夫力量倒有多大了。你且站好，待老夫敬你三掌。”和尚并不答言，当时骑马蹲裆式站好，口中说道：“马老英雄，你就照定筛家头顶而来。”老英雄看此光景，心中暗道：我一掌把和尚打动，也算给白二弟报仇了。老剑客想到此处，遂笑道：“高僧，你可站好，老夫可要敬掌了。”和尚听了点头不语。老英雄高挽袖面，气注丹田运用功夫，把千斤童子掌的功夫使了出来，走上前去，只听拍的一声响。老剑客马四爷，往后退了两步，手掌微觉麻木，马四爷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和尚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二目圆睁，马四爷不由得倒吓了一跳，暗自说道：不怪外号人称头顶三宝，今天看来，实在是不假。就凭我马骏这一掌，打在和尚的头上，人家纹丝不动，换一个人我这一掌谁也受不了。看起来他的气功真不含乎。第二掌再看。如果第二掌第三掌打他不动，我马骏要栽筋斗也就是今天了。老剑客想到这里，只听和尚说道：“马老英雄的掌法真乃不凡了，请来再打好了。打完筛家，老僧也好领教

老剑客的功夫。”马四爷听了此话并不发言，二次运用气功走上前去便打。

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章州白太官身负剑伤，也不知伤口的痛楚，心中甚是着急，暗自说道：马四哥的千斤童子掌、金沙掌，种种的功夫全都可以，今天打在和尚的头上，竟自一动不动，如此看来，老人说的话真是一点不假，能人背后有能人，实在不可自满。今天我们二人莫不成要栽在此地？真要是这样一来，马四爸的英名可就付之东流了。那一个不知道道秉清真术传天方西域大侠？一旦在此输招，可惜他老人家这样的年纪。太官白二爷左思右想，不由得为难万分。

此时飞剑道长李居龄站在一旁得意洋洋的心中甚喜，一看马四爷一掌打在老和尚长法禅师的头上，有若无事一般，心中暗道：马骏，今天就是你们栽筋斗日子。可是你身为剑客，虚名虽有，要是讲硬功夫的话，恐怕你要差一点了。那和尚的功夫，真可以说是童子功，又是天生的力大惊人，真有千斤的膂力。油锤贯顶那是小事，两太阳砸砖、开水浇头都不觉怎样。这样看起来，马四爸的功夫还是不成，一掌没把和尚打动，那二三掌也是白打。真要是三掌不能打动，可就看你马骏的功夫了，我看你怎样搪和尚的三掌？不谈李居龄暗自思想。

只见老英雄马四爷二次走上前去把掌高高举起，暗自用力，心中早已打算好了，第二掌要是打不动，回头和尚打我，我是难逃公道了。今天露脸与现世，就在这一掌了。老剑客想到此处，早把周身的气力运在掌上，照定和尚的顶心往下就打，就听拍的一声，声音特别的响亮。

只见长法和尚的身形晃了一晃，念了一声弥陀佛。正要说话这般光景，猛听得树林的那边有人大喊一声，声音甚是洪亮，不亚如半空中打了一个霹雷相似说道：“呔！大胆的贼人，光天

化日之下，竟敢在此聚众群殴。现有太爷在此，看你们那一个逃走的了？”话音未落，又听有人大喊，是个童子的声音说道：“好小子，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和尚也有，老道也有，老头儿也有，小伙子也有，小猴也有。”大家听了此话暗自好笑。又听说道：“就看你们各个的都拿兵刃，就都不是好人。因为什么这样的凶杀恶斗？对我讲来。快快的说来，如其不然，慢答一点，小太爷叫你们这一群死无葬身之地。”两个人说着话，来到了近前。

大家各自抬头观看。但只见来者二人，头前一个彪形大汉，生长得虎背熊腰，后面一个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大家一看，彼此面面相观，谁也不认识，来到近前未免就是一怔。

第二百回

老父死牢狱母子漂泊

顽童游庙院方丈收徒

书中代言，这个小儿不是本地的人氏，家住北京城里，姓胡名允字伯纲。他父亲胡镇国，在禁城内当武教师，武艺不甚精奇，一身的长处，就是步马刀弓石，每月得俸一百两，一家三口度着欢喜的家庭。

老师父胡镇国，生来脾气不好，对于教授一事，向来不得其门。要是遇着好徒弟，日新月异，功夫还可以进步，要是那不灵的徒弟，应当慢慢引诱着指导他才是。不想胡爷可不那样。有不聪明的，教至再三，还是不会，胡爷就加以责罚。徒弟之中有一个旗下的子弟，与胡爷学功夫，性质不甚灵敏，不免胡爷就加以白眼。可是在这个徒弟心中，不说自己笨，可就说师父不公。日久天长，旗下的弟子，就大为不满，人家走动一个门子，打算害胡爷。也是人家有势力，运动来运动去，竟自运动到八家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府之内，就把胡爷抓个小错儿禁入监牢。

胡镇国自从被那天抓走，心中明镜一般，知道是那在旗的徒弟家大人所为，此时心中倒觉可笑，暗自说道：此时要是跟

他讲势力，那当然是办不到，他们先人是随着清兵进关，也算是有功大清国的子弟了。可惜一样儿，你就这样的纵养子弟，养成孩子搬弄是非的行为，爱听孩子的话，将来你免不了有吃亏的一天。我胡镇国有什么可怕了？几个月我出去再说。胡爷把事也看开了，心中也不着急，不过就是一阵一阵的想起小儿胡允与自己的妻子娘儿两个，总不前来探监，心中甚是放心不下。想这点事也不过一会儿就过去了，并不走心。不知不觉的在狱中可就两个月有余了，堂官大人也不提也不问，生生的关在狱中。

这天胡爷正在狱中思想这个一面官司，自己也出不去，托人情倒是有，恐怕也斗不过他。尽在这里等着，也不提也不问，我这官司几时算完呢？这简直是跟我胡某开玩笑，也不宣判，也不执行，糊里糊涂把我捂起。正在想到这里，只听有人喊道："胡镇国。"胡爷应声说道："有。"只见一个狱卒来说道："胡爷，大约你们大奶奶看你来了。我看要哭似的，当然是想你呀。"胡爷笑道："你别挨骂了。"说着狱卒用钥匙把铁栅栏门开开。

胡爷带着刑具，走到一间小黑屋之内坐下。狱卒说道："你等一会，胡爷，我去请去。"胡爷说道："有累您了。"狱卒出去工夫不大，只见大奶奶领了小儿胡允走了进来。大奶奶走进了小屋之内，当时悲切切的声音说道："哎哟，允儿他爹呀，你那受过这个罪。"当时扑到胡爷的怀中，也不敢放声大哭。此时的胡爷几乎掉下泪来，自己咬住了牙关说道："你们这老娘们，真是不知事务，这算什么？我又不是贼情盗案，路劫明火，性命难保了，你这样的难过也可以。我这是什么事呀？"说着话用那带着铁手镯的两手一推胡大奶奶心口说道："起来，你听我说。"大奶奶擦着眼泪站起身形说道："看你这个样子，头发多长，脸也不洗，我多会儿叫你受过这个？自从你被抓的那天，我也不

知是为什么事，我到你们的下处打听一回，人家大众也说不清是为什么。我托何二哥那里，人家给打听了两回，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要上你这里来……”

大奶奶把话说到这里，只见另一个狱卒背着手走了过来说道：“完了吧？走走走。”大奶奶一听不由得心中不悦，强笑着说道：“等我们说完话呀。”狱卒把眼一瞪大声说道：“这不是在你们家哪，随随便便。走走走，我们是干么的？”胡爷一看又一个生人过来，这一定是要点么，当时对大奶奶说道：“允儿他妈，你少说话。你一个女人家，那明白这个？这位兄弟他也没法子，好几个伙伴都指着这点意思。”大奶奶一听心中这才明白，当时笑了笑往腰间一摸，取了出来说道：“我明白了，给您，一点小意思，也不成敬意了，这是八钱银子，您买双鞋穿吧。”狱卒接了过来一摸足有八钱左右，当时笑嘻嘻的又道：“胡爷明白我们的事，要是我自己，这点不算什么。”说着话走了出去。

大奶奶这才接着又道：“我打算上这里来看看，再问问你到底是犯了什么法了。我来了二十几趟，他们不让我进来。以后这几回才跟我说实话，说你在这里了。在先有说没在这里的，有说在这儿的，叫我很是着急。”说着大奶奶又落下几点眼泪，沉了沉又问道：“到底你是因为什么？”胡爷说道：“你要问为什么，跟这里简直是挨不上，为什么呀？就为我划到晚啦。”大奶奶听了很诧异的神情说道：“因为这个，自有你们统带过问、处罚，怎么会禁在此地呢？”胡爷笑了笑说道：“你还较那个真理做什么呢？你也不用着急，你好好的看着孩子，就是我最希望的事。你也自己想开了别生病，我心里就踏实了。我的事完了就好啦。”大奶奶听到此处，不由得心中不知怎样的难过，又要掉眼泪。自己一想，再哭又招丈夫不乐意，随着很凄楚的声音说道：“你只管放心，我对于孩子的身上你还不知道？我盼望

你好好的保重一点别着急。我想你这个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再有上一个月还不放你？”胡爷听到此处点点头一语不发，眼看着允儿心中不由得甚是难过，几乎落下泪来，暗自说道：唉，大丈夫没有看不开的事，再等几天不就出去了？我心里何必如此呢？想到这里，强做笑容的一点头叫道：“允儿，过来我看看。这小子两个小眼睛尽着看我。”允儿两眼看着他父亲走了过来。胡爷用两手摸着允儿的脑袋笑道：“这小子，你看我不像在家那样了。”父子二人凑在了一处。大奶奶此时看了不由得如同乱箭穿心一般，当时两眼落泪，有如断线的明珠。胡镇国看了看自己的小儿，一抬头正要说话，一看大奶奶这般光景，遂说道：“你怎么这样的愚呢？”大奶奶一听，当时擦了擦眼泪拉了允儿说道：“天不早了，你就安心在这里待着，不用着急，我们走了。”说着转过身来，向狱卒深深的请个安说道：“这位先生，我也不会说什么，求您多照应吧。等我们当家的出去，请你们几位到家坐一坐，也是我们一点心意。”那狱卒笑嘻嘻的说道：“没说的，没说的，我跟大哥我们一见如故，就算是难友。大嫂请放心，不用惦记着。”胡大奶奶又请了个安说道：“您分心吧。”此时胡爷站起身来说道：“家里的事你先自己办去吧。”大奶奶说道：“你不用管了，你就保重一点要紧。我们娘儿俩走了。”说着由腰间掏出一个纸包说道：“给你，这是二两，我看也够用的了。”胡爷把二两纹银接了过来，递给狱卒，说道：“你们家去吧。”大奶奶眼含热泪领了孩儿胡伯纲走了出去。

此时狱卒王六走进来说道：“胡爷，刚才我们那个伙计要钱来吧？”胡爷一笑说道：“小意思。”王六把脸一沉说道：“不行，我告诉他不准跟咱们要钱吗？不行。”说着转身走了出去。不大的工夫，王六心平气和的神气把那银包放在胡爷的面前说道：“不叫他要，他还要，我非跟他要回来不可。”胡爷一看说

道："唉，别要了。"王六说道："不行，你不用管。都要这样，我还交朋友不交了？"胡爷一看王六这点意思，心中暗道：这小子不含乎，是个交朋友的人。事情虽然不大，意思是满好。胡爷想到这里，遂说道："你给我，我身上也不能带着，你替我拿着吧。"说着胡爷迈出了那间小黑屋的门口说道："行了，工夫不小啦。"王六说道："不要紧，别处不敢说，这屋里咱们管，咱们就随便一会。简直你就不用进去了，咱们哥儿俩就在这屋一待，几时你的官司完了，你一走，咱们交个朋友。"胡爷听了甚是欢喜，走了回来又道："行嘛兄弟？我怕你落处分。"王六用大指往自己的鼻上一指说道："没关系，有兄弟在这儿，他谁也管不着。再说也不好意思的。"胡爷闻听此言，心中暗想道：他们娘儿两个一走，心中甚是难过，这小子让我很痛快。可有一节，我来了这两个多月，平常日子待我虽也不错，可不像这样的近乎，今天怎么这样的关照我呢？看起来这年轻的人，一点准头没有。遂说道："好啦，那么咱们哥俩就心照了。"王六笑道："可有一节，我们哥俩交朋友，我有一点贪图。"胡爷说道："没关系，哥俩既说到这里，只要哥哥办的到，你只管说。"王六说道："也没什么难事，我想你既是武术的教习，一定不含乎。等你事情完了，我跟大哥你学学武行不行呢？"胡爷一听此话笑道："你这说的，什么叫行不行？提别的不行，兄弟你要提这个，那不是身上带着的东西吗？这个好办。不用说别的，就看老弟你这点意思，咱们哥俩就不用说了。"狱卒王六笑道："是这么说。好，咱们就一言为定了。等大哥你事情完了，出去以后，我是一天一趟，你可别嫌麻烦。"胡爷说道："来啦来啦，这是么话呢？"王六往身边摸着笑道："笑话笑话。"说着由身边把钥匙掏出来说道："来来来，咱把这个下了。"胡爷一看说道："成吗？"王六说着把镇国的手镯下了说道："没关系，

都有兄弟我哪。再说你这又不是路劫明火、人命案，这个案子，我们一看就明白了。”胡爷一听心中暗道：“这小子他许有个耳闻，遇机会我跟他扫听扫听，我这个事究竟是谁的门子，因为这点事就押我这些日子。”胡镇国想到这里，只见王六把手镯挂在墙上，走了过来。胡爷笑道：“脚上这个呢？”王六笑道：“不行你啦。”说着二人同声笑了笑。王六说道：“今天我们哥俩喝喝，也算我拜师的好日子，你看怎么样？”胡爷说道：“不不，等我出去，或是你家里，或我那里，咱们再喝。在这里有么意思？”

说着狱卒王六走了出去。工夫不大，同着狱里一个小伙计，二人拿着酒菜一齐进来。胡爷一看，并不客气。小伙计在屋中放了一个桌子，胡爷与王六对面而坐。王六一指说道：“大哥，你看见没有？那三壶归你，我来这两壶，咱们是自斟自饮，你看怎么样？”胡爷一看笑道：“怎么你喝两壶呢？”王六笑道：“我就是两壶，喝多了不成。”

胡爷也是多日不得自由，今天把手镯去掉，就仿佛去了几百斤分量相似，心中很是高兴。此时王六早把面前的酒杯满上，胡爷把杯端了起来，一饮而尽。王六又给满上。

胡爷夹着菜说道：“六弟，我有一点事要跟你扫听扫听。刚才我听你那句话我想起来的，你说你们一看就明白我这案子了，一定你有个耳闻，你没有个不知道。”王六笑了笑并不答言。胡爷又道：“兄弟，你也不必不好意思，我跟你说，今天你既然这样，你是看的起我，我把我这意思说说。我胡镇国当教练这几年，虽然交的朋友不多，可是没得罪过人。我所要打听的，就是我这个事，因为什么把我押到这里？事后我才想起，我在家里教了几个徒弟，也许是得罪那个在旗的孩子。我想也没什么关系，一个小孩子，他笨一点，就免不了我不大喜欢他，可

是我也没把他怎么样。就是这点事。其余的我在禁军以内，以及外边的朋友，一个也没伤过。”狱卒王六接着说道：“就这一个就行了么。”胡爷听了王六这一句话，当时很注意的问道：“是不是？看起来我没猜错。”王六说道：“大哥，兄弟我是没法子，无法救你，事到如今，我也是不得已。”胡爷听了此话，很是耳生，遂说道：“你有什么得已不得已呢？”

狱卒王六说着话，把胡爷的三把酒壶看了说道：“看，还有一壶。”说着胡爷自己又斟了一杯。王六说道：“跟大哥你说吧，你太大意了，谁现在敢惹他们？他们有门子，简直的跟你说吧，现在惹不了他们。你这个事人家托到八家铁帽子王的豫王手里去了。”胡爷听到这里说道：“那我也不怕，还有什么死罪是怎么着？”王六说道：“大哥，你说他走这么大的门子，真透着有人情了，我们一个草民，叫我们死，我们还活的了吗？”话说到这里，只见胡爷用手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我在这里受的寒气，用酒一赶，我肚子很疼。”说着端起酒杯又干了一杯。

王六说道：“胡爷，你今天喝了兄弟三杯酒，总算是捧场，明天早起，我就一百两银子到手。”镇国闻听此言，当时忍着疼痛说道：“六弟，你说此话，叫我好不明白，怎么我喝你的酒，你可以得一百银子呢？”狱卒王六说道：“大哥，我们哥俩，虽然是初交，可是一见如故。今天我们又近了一层，也算是口盟了。我打算不跟你说，可是我心里太难过，不能不跟你说。在前几天有人前来找我，叫我陪着你喝酒。简直跟大哥你说吧，你喝的那酒里有东西。大哥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告诉大嫂就是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叫我们死，我们当然活不了。”

胡爷听到此处，当时站起身形，一咧嘴把桌子一推，哗啦的一声，杯碗掉在了地下，桌子合在王六的怀中。胡爷口中说道：“好王六……”这句话尚未说完身形往后仰，躺在了尘埃，

一命呜呼。

狱卒一听胡爷说话不大真切，一看这种情形，暗自说道：大约毒性发了。唉，我王六也是无法，胡教习，你死可不要怨我呀。说着转过去一看，只见胡爷把眼一睁，一咧嘴，王六一见吓得面如土色。

书不多表。可惜一个不拘小节的英雄，在无意之中得罪了权势的小人，竟遭此杀身的大祸。最可惜的就是死在监狱之中，家中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临死也不彻底的明白是谁主使。

到了次日清晨，王六回归宛平县，言说胡教习死在狱中，请领棺木掩埋。宛平县一面装殓胡镇国，一面派人传他家中的近人。

天到午正，胡大奶奶眼含痛泪，手领幼子胡允，来到了监狱之内。此时胡镇国已然入了棺木。胡大奶奶一看人已入棺，当时抢地呼天的哭了起来，口中说道："你们叫我看一看吧。"

大奶奶这一哭，可哭得狱卒们一个个呆呆发怔，当时一听赶紧把棺盖搭下来。

大奶奶哭着用手一拉镇国的手，看了看说道："想不到你死的这样屈呀，指甲都黑了。我们母子没有能耐给你报仇了，你自己有灵，你去找去。"说着小儿胡伯纲痛哭不止，走近棺木的跟前，哭不成声的说道："你老人家不必哭了，叫他们盖上好了。"母子二人哭得力尽声嘶。小儿胡伯纲又劝道："娘啊，不要伤心啦。事到如今，人已经不在了，总算是我们没人没势力，完啦。"胡伯纲止住悲声，把自己的母亲劝好。

此时王六走过来说道："大嫂，我看您也是一位规规矩矩的人，外面的事也不大明白，我跟胡大哥这几个月，哥俩总算不错，这么办，咱们先把大哥草草先入土为安。这个事我给办好了您也别喜欢，办不到也别恼，我给请请本县的县太爷，把

你们孤儿寡母所遇的事说说，再提一提现在的苦境，无人照管。”大奶奶闻听此言说道：“我谢谢你的美意，请不必费心了。现在我的人也没有啦，别的话我也不说。”说到这里由外面来了一人，走至王六面前说道：“六哥，我去啦，我把这意思一提，县太爷听了也是很可怜他们，故而赏银五十两。”大奶奶一看心中难过起来暗道：这是丈夫生命的代价。不接吧，这是人家的美意，接过来吧，实在是难以伸手。自己想到此处，王六拿着银包已经走至跟前笑道：“大嫂，还是真作脸，县太爷赏了纹银五十两，请把他带起。”胡太太正在为难，此时胡伯纲站在旁边接了过来，怒气冲冲的把银扔在尘埃，转身对自己的母亲说道：“走。”胡太太一语不发，便向两个杠夫说道：“抬走吧。”

胡太太把老头子胡镇国入土以后，家中的一切物品，变卖一空，换钱在手，母子二人眼含痛泪，走出了北京城。一日银钱用尽，娘儿两个无法，只落得挨门乞讨，一直往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就有两个多月。

这一天母子们走在中途，老人家胡太太说道：“儿呀，眼看八月中秋，天气一天冷似一天，我们母子二人如何是好？”小儿胡伯纲到了此时当然也是无法。

这一天行走之间，跟人家打听，据说此处，已是山东地界。老太太点头心中暗自说道：我们母子二人，现在好比风浪中的浮萍，不但没有一定所在，遇到了狂风巨浪，打到海底可就没有出头的那一天了，胡氏门庭也就没有再成立的日子了。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山东，那是我们的投奔呢？不由得唉了一声。小儿伯纲当时回过头来说道：“娘啊，你老人家不要这样的为难，孩儿虽年幼，我什么也不怕，谁叫我爹爹遇上这冤屈的事呢？我们娘儿两个既然是立志离开北京，我都不怕，你老人家怕什么呢？”胡太太一听小儿此话，强笑了一声说道：“到底是小孩

子呀，我有什么可怕呢？不过一节，还是那句话，往后天是一天凉似一天，这是一节；第二，我们母子二人云游，到在什么地方为止呢？我所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伯纲听了此话，走近他母亲跟前说道：“我跟你老人家说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不必为难，也不必怕，现在着急也是没有用。我们娘儿两个，就随随便便的走，有了机会再说。现在着急不是白费心思吗？你老把心放开了，最穷不就是要饭吗？我们娘儿俩就先这样云游，还是那句话，有机会再说。”胡太太一听，孩子说的也有理，现在着急也是没有用，当时展开了双眉说道：“你说的也是。可是我们母子投奔谁去呢？”伯纲笑嘻嘻的说道：“你老人家越来越糊涂了，我这里不是说嘛，等机会再说。”胡太太当时心中很畅快的说道：“好吧，我就听你的了。”小儿伯纲背着一个小包裹，随在母亲胡太太的身旁走着又道：“你老人家心里喜欢，我心里也痛快。我们娘儿俩现在不是讨要吗？我们随便到那里都成。我常听我爹爹跟你老人家说过，什么河南啦、山东啦、山西呀，什么安徽呀，各省有各省的山水呀、古庙啦，是有吗？”小儿胡伯纲一提此话，老太太听了，也搭着叫小儿伯纲用话开导得，把那身为乞丐的愁肠一时打断，当时说道：“你这孩子还是贪玩的心盛，我们现在还讲究瞻仰名胜？”伯纲不等说完，当时跳了两跳说道：“是不是？又要提这个。我们不管穷不穷，我也要看看名胜。“老太太一听笑道：“好好，我也喜欢看。我们走着打听此地的泰庙在什么地方？我真要是到了泰庙，我在神明前明誓，我那冤沉海底的丈夫，倘若叫我们母子大仇得报，我是情愿重修殿宇塑画金身。一辈办不起，传下子孙。那一世能以办到，也要还此大愿的。”小儿伯纲闻听此言，不发一语，遂又说道：“那么我们就打听着前去许愿吧。”母子二人打听着又走了三四天的光景。

这一天往前行走之间，小儿伯纲用手一指叫道："娘啊，你老人家来看。"老太太抬头，手打凉棚顺着伯纲的手一看，远远的看见一片雾气沉沉，面前的小道，都是善男信女，持香抱俑，来来往往不绝于途。老人一见之下，遂对伯纲说道："允儿，你我母子二人，现在身为要饭花子，挤在人群之内，岂不令人家讨厌我们？等到山门以外，我们不可跟人家乱挤。"

说着话母子二人挤着人群来到了山门以外。娘儿两个站在很大的一座八字影壁之前一看，真是摩肩擦背拥挤非常。正面的山门丛立，两旁的便门相衬。庙里庙外无数的古柏苍松，真是香烟万丈，钟鼓齐鸣。墙壁上四个斗方琉璃瓦的大字，写的是阿弥陀佛。老太太一看如此的光景，可就触动了乡思，想起自己的家乡，北京城里外的古刹。正在思想之际，伯纲叫道："娘啊，咱们娘俩往里走吧，此时那边便门清静。"老太太这才把那破旧的衣服，用手拍了拍说道："走吧。"

母子二人走进了山门，真好似置身北京的庙宇一般，就是没有各种的摊贩，与那老少的乞丐。头一层大殿以前真是人山人海，香火甚盛。老太太拉着伯纲站在一旁观看，看了多时，又站了一会儿，遂往四外看了看。伯纲问道："娘啊，你老人家看什么？往四外找么？"老太太说道："我看此时佛前清静一点了，我打算请香，我是找香摊呢。"伯纲用手一指说道："卖香的在那里了？"老太太顺着一看，只见东配殿的旁边一间小屋门口，摆着一个香摊。老太太手拉着伯纲，下了甬路的石阶，够奔香摊而来。老太太走到近前一看，这才由身边把钱取出，买了两股高香拿在手中。伯纲说道："这香真贵了，四个钱两股。"小和尚笑道："钱不少了，多慈悲吧。"老太太领了伯纲转身说道："这是善事，什么多少的？我们现在是没有钱的人了，要是那富足的人家，三两五两，十两八两也是几股香，这是心愿，

寒苦的给几个铜钱也成了。像这样的大庙，香火这样的盛，有钱的香客有的是。”伯纲仰着小脸问道：“那么香客得给两回。”老太太说道：“给一回钱哪，怎么给两回呢？”允儿又道：“给一回钱，那么殿里边还喊要香钱呢。”老太太听了觉得很是废话，又一想小孩子不知事务，又不能不说给他。老太太想到这里，才耐着性又道：“此地正殿门口没摆香摊。北京的庙宇大殿前都有香摊，就为是香客方便，烧完香临走的时候给几个香钱，相习成风。到现在不管香客带香不带香，也得给香钱。”母子二人说着话已经到了殿前，老人家虔心敬意进到殿里，把香引着。有人接过去插在香炉以内。老人家跪倒身形，心中说道：上座神灵听真，难女胡氏虔诚默祷：我们寡母孤儿，处此飘流境遇里，没有一定归宿，弱女携此幼儿，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实难应付如此飘流生活。倘蒙神灵默佑，不贪富贵，不望资财，仅愿大仇得报，母子的生活有着，我们母子得有安身之所，予愿足矣。如果能以大仇报，情愿重修殿宇，塑画金身。氏本身如不能还愿，也叫那后世子孙，还此大愿。谨叩神灵大座之前是愿。老太太默祷了以后，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形一拉小儿伯纲，意思是要走。伯纲叫道：“娘啊，你老人家烧完了香了，我知道你老人家的意思，这就要走不是？”老太太说道：“不走做什么呢？”允儿随着走出殿外说道：“我们也逛逛好不好？到后面看一看。”老人家心中本是不大高兴，那有心思闲逛呢？一听孩儿说到这里，有心不由着孩儿的意思，一想孩子跟着受苦，这一点小事还不许可，未免的难以为情了。老太太想到这里点头说道：“好，我同你往后殿看看去好了。可是这样，我说走，我们就得走，不准贪玩没有够。”遂又低声说道：“我们还看什么？耽误工夫大了，我们吃什么呢？”伯纲一心意的要往里去一看，一听老太太此话，连连点头说道：“我知道。

我们就到里边看看，要不然我也不想着看。孩儿我是这个意思，我们既然到过此地，日后谈起来我到过山东的泰庙，到那时候说说讲讲，你老人家这个儿子有多露脸了。”老太太听了此话，遂笑道：“这一点小事就算露脸啦？”

说着话，母子二人绕过了头层大殿，来到了二层殿的院中。东西也有配殿，各殿的神像，有坐着的，也有站的，自己有知道是供的什么神像的，也有不知道的。母子二人信步游行，一直往后走去。是有神像的地方，都要近前看看，所以就耽误工夫了。老太太也正要发言，只见伯纲在前边奔往一个很大的月亮门，慢慢的往里走去。心中虽然要令伯纲止步，只见孩儿已经走进，自己只好随在后面进入跨院的圆门。遂叫道：“允儿，我们进来的工夫不小啦，再要是耽误着，我们怎么办呢？”此时已然走到伯纲近前低声道：“过了人家的饭口，我们母子二人可就要断顿了。”伯纲说道：“你老人家忙的什么？我听着这里面，你老人家先不要忙，我们看看这个跨院，既然来到这里了。”老人家并未答言，在后面跟着，看了看心中暗道：这个地方实是另一个天地，好似仙境一般。又一看栽的各种奇花异草，黄土铺了满地。北面三间房，虽然没有茂林修竹，倒也十分的清雅。母子二人看了，不由得心中清快非常。

小儿在前面又往前走，够奔三间北房而来。走到门前往里面一看，但只见里面坐着一个出家的和尚，年在四十以外，精神百倍，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正在那里吃饭，吃得真是美味香甜。伯纲一看不大要紧，可就把他的饥饿引起来了。老太太看了看人家吃饭不由得也觉肚内饥饿，随着一伸手拉了伯纲往外就走。少爷胡伯纲一看自己的母亲，往外拉自己，也不敢再看了，遂跟着往外就走。这工夫在屋中吃饭的那个和尚可就看见他们母子了，当时不由得就是一怔，遂念了一声弥陀佛，走了

出来说道："你们是做什么到此偷看？"老太太一听后面有人说话，当时止住前行，转身形正要答言。这工夫那位出家的和尚背着两手又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来到这里？"老人家说道："我们是烧香的。"和尚一听此话，又用手一指说道："烧香请到前边去烧，这是禅堂。"老人家听了此话，正要往外行走。小儿伯纲一看和尚的神气不对，遂向和尚说道："怎么了？我们已经烧了，谁叫你们不写闲人止步了？你们这是香火庙地，还拦的了游人走到这里吗？你要写上闲人止步你再说话，谁偷了你什么了？"和尚一听此言，倒闹一个张口结舌，无言答对，遂笑了笑走近前来说道："这小孩儿，说话真有意思。我没说你那个话，那能说你偷东西呢？小孩儿是佛心，听你说话大约不是这山东的人吧？说话怎么这厉害呢？"老太太在旁边一听儿子的话问的也对，本来和尚的神气不好看嘛，想着也可气。遂说道："也不怪我们孩子说话不好听，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神气难看不难看？怎么那样的看不起我们呢？"和尚笑道："老香客不要多想。常言说的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庙里虽然是善地，你老人家可不知道，我们这庙里，一不留神，不是丢磬，就是丢炉。这不是把话说明了吗？请老香客不要生气了，因为我看这个小孩儿，我很喜欢他，才说他一句厉害。"老人家听了和尚一片话，很是服软，当时含笑说道："我们也是穷人心多，刚才一见大师傅你那神气也真不好看。不是这样吗？你吃你的饭去，我干我们的。"老人家说到这里，伯纲说道："我们走吧，我要听你老的话，这工夫早要着吃饱了。"说着话母子二人转身就走。和尚站在那里怔了怔神说道："老香客慢走。出家人不是富贵眼哪，看你们母子二人现在很是为难吧？我和尚也是募化十方，我们这庙里有的是东西。"老人家听了此话，当时面红耳赤的，有心拒绝，人家是实实在在言语，有心当时答

应，扰人家一顿斋饭，无奈一节，刚才跟人家打了半天的嘴架，实在是难以为情，腹中又饿，想到这里，当时心中一咬牙关说道："我谢谢当家的了。"说着一拉允儿的手又往外走。

正在这个时候，又听后面有人念佛说道："什么事，在此打搅？不知这是清静的所在吗？"老人家还未答言，那和尚说道："没有什么事，烧香客人很苦的，到这时候还没吃饭，就来烧香，真是老佛无灵了。我叫他们吃点斋饭，他们不好意思吃，因为这个说话。"和尚话音未落，老僧说道："你把后面的他们叫回来。"和尚当时叫道："老香客请回来。"老人家闻听回头一看。只见和尚点手又道："请回来，我们老方丈有请。"老太太正在犹豫不决的工夫，伯纲说道："娘啊，我们回去吧。"说着少爷伯纲便往回走。老太太本不愿意回去，遂叫道："允儿呀，不要骚扰人家了，快走吧。"允儿往回走着并不答言。老人家无法，只好跟在后面，心中暗想道：和尚倒是慈心的人，看着我们母子贫寒，倒叫我们非吃饭不可。老人家想着，已然来到禅堂的门口。那和尚站在门前等候着说道："老香客请到里边去，老方丈也许慈悲慈悲，给你们想个办法。"

老人家走进了禅堂一看，真是檀香扑鼻，几案上面，重叠中摆着一部部的经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金钟、玉磬，屋中特别讲究。老人家进到里间屋，只见靠山墙放着一架很大的牙床，上面两份天蓝缎坐褥靠枕，中间的小桌上面放着盖碗与茶杯，两个年老的僧人坐在上面。一见老人家进来，二人站在床前的脚踏上面说道："老香客请坐。"老人家说道："二位高僧请坐。贫妇无知，在无意中到此打搅，也是这无知的孩子嘴欠，故此才有扰二位高僧的清神。"老人家正在说话之间，两位老方丈坐在那里，把眼睁开注目的看了看。把胡氏老人家话一听说完，坐在上首的那位老僧说道："不要紧不要紧。佛说：'有心

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不要说这一点小事了。这个事情不要提了。听你们说话不是此地人吧？”老人家说道：“不是，我是北京人，流落到此处。”老和尚又看了看伯纲说道：“这个小孩子是你什么人？”老人家说道：“我们是母子。”老和尚又对伯纲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儿闻听此言，遂说道：“我们娘儿两个姓胡，我叫胡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给我起了一个号叫伯纲。”老和尚又道：“你父已然不在了？”伯纲说道：“老方丈若问，我就跟你老人家说说吧。”老和尚说道：“好好，你说说我听。”小儿伯纲说道：“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北京禁军的教习，所领的月俸，不够家中应用，就在家里教了几个徒弟，无意之中得罪了一个旗下的徒弟。人家有人情，有势力，可就暗地里托人抓个小错，把我父亲就给押起来了。在宛平县监狱里有两三个月的工夫，气急交加，可就一命归西了。抛下了我们孤独寡母，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不愿意在北京现世，给我父亲丢脸，我们母子乞讨到了此地。我母亲拈香到此，也是我贪玩心盛，来到这跨院，才与这位师傅争吵。”老和尚听到此处，遂说道：“我听说你在禅堂门口偷着看了看，一见有人你又走了，那是什么意思？”伯纲一听此话，心中甚是起火，遂又说道：“老方丈，不要这样说话。你说我偷着看，这话不合情理，又没有熟人，我说什么话，我叫谁呢？我一看有人，只好走开，怎么是偷着看呢？这话实在是没理。”老和尚听到此处笑了笑，回转头去对那老僧说道：“可以，柔中刚。”只见那位老僧点头说道：“小孩有点出息。”那老方丈转过头来又道：“我说的话没理呀？我想着也没理。”说着笑了起来，又对胡氏说道：“听你们母子的意思，很是为难了。那么由北京讨要到此，所为投奔何人呢？”老人家闻听此言说道：“当贫妇我们母子出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打算。无奈一节，贫妇的为人，心志与别

人不同，就是自己娘家，我想都不是长事。因为这个，不如不找人家，我们母子沿街乞讨，不在亲友的眼前。我们才出了北京城，来到山东地面，一无亲戚，二无朋友，我们来到此地无人可投。”老和尚听了此话，点了点头又说道：“今天也算是机缘相遇，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怀，善念为本。我看你们母子终日留连街头，他是一个小小顽童，何日是了？你又是一位妇道，又上了几岁年纪，终日讨要也不是法善，现在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娘儿两个听听，如果你们母子愿意，就依着我的意思办。如果不合你们母子的意呢，那就再说。”小儿伯纲尚未答言，这时候老太太胡氏接着说道：“老方丈，你老人家既然给我们母子设法，贫妇心中还感恩不尽呢，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呢？就请老方丈吩咐下来，我们是怎么说怎么好。”老和尚听了此话，遂点头说道：“依出家人之言，小儿年岁很小，落得这步天地，也是我佛造定的，把他收在我的身旁，做个徒弟。”老人家一听此言，心中一怔，暗自说道：胡氏门中就是这一条根，孩子没病没灾的许在庙里，我可不能答应这一层，我宁可要饭，也不能舍这个孩子。老人家自己思想着，又听老和尚说道：“我传给他一点艺业。倘若他自己承佛祖的保佑，练得艺业出众呢，还有一个出头日子。老香客你呢，我也替你想了一个办法，我派人把你老送到白衣庵去。”老方丈说到此处，小儿胡伯纲连道：“不行不行，你别说了。我们娘儿两个这就够瞧的了，再依着你的话，我们家就算完了。我做你老的徒弟不用问了，我得剃了头，当小和尚了，把母亲送到北京白衣庵当姑子去。这样一办我们母子全都出了家了，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呢？再说我们母子出了北京，又把母亲送回北京去，那可不行。”伯纲话未说完，老和尚哈哈大笑说道：“阿弥陀佛，这小孩子说话真有意思。你当是出家那样容易？你等我把话说完，你都想差了。再说白

衣庵此地也有，不仅就是北京有。傻孩子，你听明白了，我叫你为徒弟呢，总算是你祖上的阴功，你父母有德，今天你们来到这里，也是老僧我一念的机缘。我收你做徒弟，并不是叫你削发为僧，我要教你点功夫。”伯纲说道：“什么功夫？”老和尚说道：“就是练武，练把式你不知道吗？”伯纲一听，心中甚是高兴的说道：“知道知道，我父亲也会武功，我还不知道？你老人家说功夫，我不知是什么功夫，我愿意学。”老和尚说道：“你既是愿意，我说给你，你只要用心学，我这点功夫，不用说你都学会，你要学会了二三成，就够你们母子吃不尽穿不尽的。”小儿伯纲闻听此言，上前跪倒遂说道：“老方丈，你老人家要是提别的我还不怎么样，惟独练把式，我是最愿意练了。皆因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虽然教着徒弟，对于我连场子都不叫我去，不用说教我练了。你老人家既然愿意教我，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有一节，可别送我母亲当姑子去，就求你老人家在这里给匀一间房，住在这里好了，我情愿拜你老人家为师。”老和尚听了此话，很正色的说道：“唉，岂有此理。收你做徒弟是当然了，庙里不许住女人。我把你母亲安置在此地的白衣庵，不是送回北京去。这傻孩子真可笑，起来吧。”伯纲磕了头站起身形，点头说道：“明白了。”此时胡太太一听老和尚这片意思，这才放心，知道不是叫自己儿子出家，心中更是感激老和尚的美意。当时接着说道：“老方丈既是待我们孤儿寡母这样天高地厚的大恩，实在叫贫妇与那死去的丈夫在地下，感此大德了。对于贫妇本身，倒是小事，我要不是为今天，或者还许来不到这个地方，也就没有这个机缘相遇了。这也是他们胡氏门庭的微德所感，才遇见老方丈你老人家这样的善人。既是这样，更好了，我也有安身之处了。”说着上前跪倒说道：“贫妇我这里叩头了。”老和尚一见当时离了座位，向允儿说道：“伯纲，快

快替我把你母亲搀起来，不要多礼了。”老太太站起身来说道：“贫妇倘能到了白衣庵，我没有别的能耐，洗洗做做，打茶做饭，我都可以应付的下来。我有这个安身之处，我就一心一意的伺候人家。等候这孩子把艺学成，我们胡氏门中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大德。”老和尚闻听此言，满面的笑容说道：“老香客也不用客气，这也是孩子感应，我佛的慈悲。我有这点小技，倘若小孩子聪明，学成了以后，也是我艺业得传，你们胡氏门中的阴功。既然这样，这事情可就这么办了。但不知你们母子能离开不能？”老太太接着说道：“行，他可是没离开过我，我看这么大了，他还不明白？”老和尚点了点头，又对伯纲问道：“你娘上白衣庵去行了，离得开吗？”伯刚说道：“行啊，离的开了。你老人家倒是老人的心理，总看着我小，我八九岁的人了还小哇？父母没有跟一辈子的。”老和尚闻听此话，遂说道：“好好，我还怕你离不开呢。这样好极了，那么就这么办了。你们吃饭吧。”说着又向外说道：“来呀，看看厨房斋饭够不够？给他们母子预备饭。”

只见刚才那个和尚答应一声走了出去。工夫不大，和尚端进来热气腾腾的斋饭，放在外间屋中。母子二人也不推辞，坐在那里，所谓腹饥食糠甜如蜜，肚饱食蜜不觉甜，粗斋淡饭，母子二人没有多大的工夫，吃了一个适口充肠，把碗一放谢过了方丈。

老和尚点头说道：“好好，等一等，我们就到白衣庵去。”胡氏笑容满面的说道：“还劳老当家的去吗？那样贫妇我可担当不起。”老和尚点了点头说道：“不要紧。我原打算派人去，我看你这个人很诚实，是个规矩人，我把你送去，跟那边当家的我再托一托人家，人家可以高看一些，也没有什么旁的意思。”老人家一听此话，心中真是感激万分，不由得说道：“老方丈的

大德，真叫贫妇无法可报了。”老和尚点了点头说道：“不用说了，既是这样都是善缘，我也是修行了，不必客气。你们母子还在外间屋中坐坐，歇一歇，定一定神我们就去。”老人家一听，这才退了出去，坐在外间屋中等候。

老人家坐在那里，看了看自己的孩儿允儿，不由得想起了屈死亡夫，真是冤沉海底，只落得现在母子二人流落到此，眼看着母子分离，但不知这无知孩儿，能不能给你那屈死父亲报仇？老人家想到此处，有心把此话说给孩儿，又一想不可，孩子刚得一点喜事，我再与他提这话，令他心中难过，还是不说为是。老人家想到此处，不由得两眼含泪低声说道：“允儿，在你师父跟前，必须听话，好好的用功，不可招你师父生气，学成了以后，我们母子也就有出头之日了。”允儿听了此话，一见母亲这种神情，就知道母亲动了家庭之念，此时说道：“娘啊，你老人家不必多虑。孩儿虽然年青幼小，可是家中的事，我都眼见，我这么大我还不明白吗？你老人家也不必前思后想，我们是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此时着急也是没有用。”

允儿说到这里，只见老方丈由里间屋走了出来说道：“老香客，我们走吧，天不早了。胡允在这里等我。”母子二人赶紧站起身形。胡氏说道：“老当家的受累了。”转过头来向允儿说道：“我走了，你好好学。”允儿眼含热泪答道：“您去吧，我跟我师父好好的学。”说着母子二人洒泪而别。

老方丈把胡氏送到白衣庵暂当一名养僧。